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究工文辭有名
 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守
 時濟陽郡太守李俊以郡瀕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
 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東
 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

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既而卒廢濟陽以
 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為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
 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匱
 屈宰相王瓌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
 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它不暇及也源明
 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
 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
 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
 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餒求食
 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
 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
 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馱驢入宣政

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
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亾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
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眎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
今河洛騷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
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耶甚不可六也大河南
北舉爲寇盜王公以下廩稍置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
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
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
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
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
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
西狂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鬻子計日

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
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
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
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
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
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
罔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罔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
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注甫鄭
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
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
授右拾遺修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
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

子美八哀詩曰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充讀書東
 嶽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菜蕪郭恐饑浮雲嶽負
 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半照龔薪垢衣生碧
 藓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儒委文包

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
 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
 自負掾吏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宿昔研一
 麾出守還源明累遷太子諭德為司業東平太守故召為國子也黃屋朔

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
 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按祿山陷京師源明

以病不受為官黃屋車蓋也京權考功郎中知制誥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

松意再扈祠壇墀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籞篆
刻楊雄流溟漲本末淺青瑩芙蓉劔犀兕豈獨
剗反爲後輩藝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
萬手拳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
胡爲投乳贖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滎陽復
冥寞罪罟已橫罟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
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
沔尚纏漳水疾永負嵩里餞

詩中滎陽
謂鄭虔也

○宴濮陽守崔季重魯郡李蘭濟南田琦濟

陽李陵于洄源亭

天寶十二載時
源明在東平

小洞庭兮寓方舟風嫋嫋兮離平流寓方舟兮小
洞庭雲微微兮連絕崕層瀾壯兮緬以沒重巖轉
兮超以忽馮夷逝兮護輕橈蛟龍行兮落增瀾
中潮兮澹而閑並曲淑兮悵而還適予手兮非三
期將解袂兮藜予思尚君子兮壽厥身承明主兮
憂斯人

○以國子司業召須尉袁廣餞于小洞庭

浮漲湖兮莽條遙川后禮兮扈予橈橫增沃

一作
沒

今逢仙延川后福兮易一作予船月澄疑兮明空
波星磊落兮耿秋河夜既良兮酒且多樂方作兮
柰別何

鄭廣文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撮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
有窺其橐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遷京師
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
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
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
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園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
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各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
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
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
安祿山反遣張通備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竝囚宣陽里三人
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悻死卽極思祈解於圓卒免死

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理山川險
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又常爲天寶事防錄言典事該諸儒
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羶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
之禮問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
之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
位公當汗偽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
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
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諸書之外又撰用本草七卷詩中及
之子美云虔與今秘書監鄭審篇翰齊價謫江
陵故有阮咸江樓之句

子美詩云鷄鷓至魯門不識鐘鼓響孔翠望青霄
愁思彫籠養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
大夫況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
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

掌貫穿無遺恨蒼最何技癢圭臬星經與蟲篆

丹青廣

按新史皮集撰當世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彙者上書告皮私撰國史皮吞黃

焚之坐謫十年命其書為會粹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皮私撰國史出其上也神農黃石藥

纂兵沈者古書也言皮無不貫穿復游藝星經丹青之類

子雲窺未遍方朔

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

皮好書及畫恨無紙慈恩

寺貯柿葉數屋皮取書歲久皆通矣

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

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陸寡鶴誤一

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

皮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

曰鄭虔三絕

嗜酒益疎放

皮嗜酒疎放故杜常贈詩云懶得蘇司業時時與酒

錢蘇司業源明也

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凡

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

皮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材欲置左

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皮為博士皮開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詎宰相曰上增函學置

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廣文博士自若始不亦美乎

晚就芸香閣胡塵

昏泱泱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椽

泛泛浙江槩

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

市令潛以密草達靈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履穿四明雪饑拾糶

溪椽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颺颺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濶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傍江樓含悽述飄蕩

閨情

銀鑰開香閣金臺點夜燈長征君自慣獨卧妾何

曾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博覽韜畧舉進士并擢制科調義興尉雍州刺史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唐宗好音律每聽忘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

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醮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醮者因人所利合醮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買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伍不可誠意慮到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李元紘爲相不相中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遙用爲中書舍人遙校吏部判取捨與挺之異言於元紘元紘屢詰譏挺之屬言由公位相圍而愛憎反任小人平元紘申小人爲誰由宋遙也緣是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

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啓於帝俄改濮汴二州刺史所准皆
嚴威吏至重足者思會毛仲敗死帝以挺之言忠召爲刑部侍郎
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李林甫
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實不善也戶部侍郎蕭
冕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伏獵挺之曰
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冕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
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爲人凡三年非公事不造
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譏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
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
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禧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
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
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開官得

自養帝恨既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乃
自爲文誌墓道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
故人孤女數十人嘗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義卒衰
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爲偏于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
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曰挺之
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
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然數禁敕武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太
原府參軍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
赴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爲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
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
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

一日甫乘駟
不謂殿殿之
乃有此子武
志日久之曰
杜審美孫子
擬持帝
合筆皆以
徐繼之

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不遂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培亟斂閭里爲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爲武判官因小忿殺之瑄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自爲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擢之從孫綬綬丹嘗爲劔南鹽鐵青苗租庸使以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爲宜歛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物以獻召爲刑部員外郎贊佐進奉由綬始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說卒代爲節度時德宗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它命卽用軍司馬代之以和厭衆情至是帝頗憶綬所獻故擢爲河東

司馬明年儋卒卽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助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爲尚書右僕射綬旣名胃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舍桃綬見拜之爲御史劾奏綬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爲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澱州蠻張伯靖殺吏據辰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次遣將齋檄開曉羣蠻悉降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旣未有以制賊閉屯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

劉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閩鄉尉李達達不禮方飯宅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讓曰吾昔羈旅閩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恠而瘖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將元和中進賢累為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鶻泉進賢發兵討之吏稟糧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眾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以夏綬銀節度使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子美八哀詩云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昔在童

子曰已聞老成名巖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嚴武

傳武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大賢謂嚴

子陵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甫與武世契也嘗辭登武熱呼

斥其父名而武不忤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

任嫉邪常力爭武弱冠以門蔭策名哥舒翰奏充判官至德初肅宗初靖難武

挺節赴行在宰相房琯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漢儀尚整肅

時武為侍御史胡騎忽縱橫涼山之亂也飛傳自河隴逢人

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劔閣道

謁帝蕭關城

河隴劔閣蕭關城事
新舊二史皆不載

寂寞雲臺仗

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

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

特

宗兵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

二京長安東都
也二史皆不載

武收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

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

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先
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

二十三後又遷京

三掌華陽兵

華陽成都也武
以史思明阻兵

池尹兼御史大夫
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為綿州刺史遷
劍南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兩川為一道拜

武成都尹克劍南節度使入復求為方面拜
成都尹在蜀累年肆志恣行猛政威震一方京

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羣鳥自朝夕白馬休橫

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

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四郊失壁壘

失壁壘言無出戍
此美武能鎮靜也

虛館開逢迎堂上指画圖軍

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

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

報主願庶或禪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

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旄出江漢孤舟轉
荆衡虛無馬融笛悵望龍驤瑩空餘老賓客身
上媿簪纓

武年二十二爲給事黃門郎明年擁旄西蜀杜甫
乘醉言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子也武恚目久之
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
房太尉瑄微有所忤憂怖成疾李太白作蜀道
難爲房杜危之也

題巴州光福寺楠木

楚江長流對楚寺楠木幽生赤崖背臨谿插石盤
老根苔色青蒼山雨痕高枝開葉鳥不度半掩白

言絲
盛唐卷之一百
雲朝與暮香殿蕭條轉密陰花龕滴瀝垂清露聞
道偏多越水頭煙生霽歛使人愁月明忽憶湘川
夜猿叫還思鄂渚秋看君幽靄幾千丈寂寞窮山
今遇賞亦知鐘梵報黃昏猶卧禪牀戀竒響

寄題杜拾遺錦江野亭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
鵡賦何須不着鷓鴣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
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應須直到使君灘

巴嶺峇社二見憶

卧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
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
花菊對誰歧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班婕妤

賤妾如桃李君王若歲時秋風一已勁搖落不勝
悲寂寂蒼苔滿沈沈綠草滋繁華非此日指輦競
何辭

酬別杜二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

私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
 館追斗城憐舊路鍋水惜歸期峰樹還相伴江雲
 更對垂試迴滄海棹莫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
 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
 清猿醒一作憐夢思

軍城早秋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一作雲滿西山更催飛
 將追騎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史俊

嚴武作巴州賦楠木歌俊後以監察御史
 來臨是邦賦焉

題巴州光福寺楠木近郭城南山寺深亭亭奇
 樹出禪林結根幽壑不知歲聳幹摩天凡幾尋
 翠色晚將嵐氣合月光時有夜猿吟經行綠葉
 望成葢宴坐黃花長滿襟此木嘗聞生豫章今
 朝獨秀在巴鄉凌霜不肯讓松柏作宇猶來稱
 棟梁會待良工時一顧應歸法水作慈航嚴武
 作巴州賦楠木歌俊後以監察御史來臨是邦

亦賦焉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
通州刺史以辨油聞擢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
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爲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
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
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領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
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
陪瘞昭陵闕中詔可哀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爲吝歎遷刑部尚
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
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
甫陰賊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
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

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與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適之入仕不歷丞簿便爲別駕不歷兩畿官便爲京兆尹不歷御史及中丞便爲大夫不歷兩省給舍便爲宰相不歷刺史便爲節度使然不得其死

而山愍王孫天寶初代牛仙客爲左相適之未罷相也朝退每邀賓戚談諧賦詩曾云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後爲林甫所譖罷乃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朝退

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作

待如何

罷相作

本傳云適之為李林甫所構懼不自安乃上
 宰相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為免
 禍○本事云開元中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
 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雖知
 無罪謂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醉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借為問門前客今朝

幾箇來



傳李翰林

龍西成紀人字武昭王昌

或曰山東人或曰蜀

杜青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

中宗

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邑西白之生母

所謂汝
與山東
李白好
美白自
稱也

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名十歲通詩書既長疎賦

道成都賦壽感詩讀南白北道事歌浩植

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而異美鎔

李翁木集

樹招花玉粉
王術慶堂遊其面唯青美人飲却憶者上土雲川掩竹齋



之甲是子天卡英特才並以此可以相如生
善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容任城
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徕山
日沉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
吳筠善筠被召太白召至長安往見賀知

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于玄
宗召見上集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
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太白猶與飲徒醉
不市帝嘗沈香下意有所感欲得白樂章
不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類而稍解後業成

文妃惠精切無苗思帝愛其才數宴見也嘗

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摘其

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太妃輒沮止白

不為親道帝宋益驚放不自備吳知章李適

之汝陽王進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

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

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

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

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

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太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

以贖有詔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

時宗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

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米為當塗令

太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太白已卒年

六十餘太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始孰悅謝

家青山太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

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

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

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

葬立碑。身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
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徯
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
書為三絕云宋敏本序曰

後序

太

唐李陽冰序李太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
九成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為李翰林集二
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治
平元年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秩凡廣
一百四篇惜遺其下秩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詩
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哀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

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爲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

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太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旣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畫，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

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

李詩
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
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
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
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
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
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
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
者也劉全白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
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

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
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
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
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
然其辭閎麗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
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
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而豐

曹輩序

而朱子晦庵曰大白詩從容于法度之中蓋稽于詩者矣

李翰林集卷之一

春陵楊齊賢子見集註

章貢蕭士贊粹可補註

東英毛晉子晉重訂

古賦

八首

大鵬賦

并序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

士贊曰唐書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

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睿宗召至問道開元中再被召卒年八十九沈汾續仙傳以為尸解弟子葬其衣冠雲笈七籤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洞周圍五百里名上清玉平之

李詩

卷一

天上應台宿故名曰天台在台州天台縣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

極之表士贊曰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在兗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之所及神遊而已又至人上窺青天

下潛黃泉揮斥入極神氣不變淮南子入絃之外乃有八

極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于世

徃徃人間見之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

士贊曰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嚙喻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圍如削下有回屋仙人

九府治上有大一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

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鳳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

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與略揚脩答曹植書

曰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其少作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及讀晉書觀阮

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士贊曰晉書阮脩字宣子咸

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麟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連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增舉背負太清

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腹存手集豈敢傳諸作

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于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

奇言士贊曰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漆園吏

唐書志天寶元年詔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楚辭下崢嶸而無地今上寥廓而無天又心飛揚兮浩蕩漢張

釋之傳上曰甲之母甚高論此徵至怪于齊諧談北

冥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鯤化成大鵬質

凝胚渾脫鬢鬣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莊子道遙遊北冥

有魚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運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其下視也亦若是則已矣郭璞江賦類匪渾之未疑宋玉對楚王問曰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恭鬢于碣石木華海賦巨鱗揮雲鬢鬣刺天淮南子以恬養性以

門其詳又見下注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士

日揚子渤澥之島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渤澥應劭曰渤澥海別波也齊江朝請涑水曲曰春流豈難越淮

南于扶木在陽州日之所噴註云扶木扶桑也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扶桑在碧海之中地多林木葉皆如

桑又有樛子樹長者數千丈徑三千圍樹兩兩同根

偶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南子曰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楚辭暾將出兮東方註曰始出東方其容暾暾盛貌也謝靈運詩晚見朝日暾

輝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士贊曰按炬赫當作輝赫

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輝赫千里世本作炬字傳寫者作此炬字之誤人解不得遂作炬字今就釐正

之淮南子絃宇宙而章三光註云四方上下曰宇宙

往今來曰宙左思吳都賦大鵬續翻翼若垂雲殷動

宇宙胡可勝源左傳馮陵我城郭淮南子經紀山川

蹈騰崑崙排闥闔天門注云崑崙山在西北其高

萬九千里河源之所出闔闔始升天一鼓一舞煙朦

之門天門上帝所居紫宮之門也

沙昏士贊曰揚子鼓舞萬物者其惟五嶽為之震蕩

風雷乎王僧達詩黃沙千里昏

百川為之崩奔士贊曰五嶽泰衡嵩華恒也莊子白

波若山海水震蕩木華海賦五嶽鼓

舞而相颺又噓吸百川驚浪雷奔吹浪
則百川倒流謝靈運詩塢岸屢崩奔
爾乃蹶厚地

揭太清亘層霄突重溟士贊曰張衡思玄賦蹶白門

蹋也詩云謂地蓋厚張平子東都賦豈徒弱厚地踣
高天而已哉淮南子臺簡以遊太清孫綽天台賦或

倒景於重溟李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士贊曰水

激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並見前班彪王命
論未見得崛起在此位者也顏師古曰崛起特起也

崛音其勿反孫綽天背業逆法切太山之崔嵬翼舉長

雲之縱橫士贊曰莊子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

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詩云維山崔嵬鮑照蕪城
賦蟲若長雲宋玉高唐賦縱橫相追魏文帝詩云天

漢迴西流三左迴右旋條陰忽明士贊曰傅玄鷹賦

復迴旋於天庭晉天文志天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
轉譬之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走磨疾而蟻遲故

不得不隨磨歷汗漫以天矯塌閭闔之崢初耕

而右迴焉切歷汗漫以天矯塌閭闔之崢初耕

切士贊曰淮南子徙倚于汗漫之宇又吾與汗漫期

于九垓之外郭璞江賦吸翠雲而天矯註天矯飛騰
貌閭闔見前天門註楚辭下崢簸鴻蒙扇雷霆斗轉

而天動山搖而海傾士贊曰莊子雲將適遭鴻蒙註

易曰鼓之以雷霆揚雄羽獵賦上下砰磕聲若雷霆
李蕭遠運命論天動星迴而北極猶居其所瓊瓊輪

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揚雄羽獵賦天動地吸後漢桓
譚傳曰欲搖太山而蕩北海董卓傳論曰殘寇乘之

倒山傾海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鬚鬣其形

士贊曰老子曰搏之不得名曰希語君子無所爭楚辭思故舊以想像謝靈運詩想像岷山姿楚辭時鬚

髯以遠見今精皎皎以往來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達合

切拖揮霍翕忽士贊曰淮南子鴻鵠翔乎忽荒之

連軒以鳳踰終宛轉而龍躍木華海賦曼離離樵鶴

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洩淫淫隋僧智果評書云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

沓掩而不可耐木玄虛海賦云長波溶漣池延八裔張景陽七命翕忽噴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

揮霍雲迴風列士贊曰馬融笛賦氣噴勃以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布覆淮南子舒之懷於六合

註云上下四方為六合楚辭層冰峩峩飛雪千里孫綽天台賦邈彼絕域東方朔神異經北方荒中有石

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莊子乃今將圖南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颺而長

驅士贊曰隋魏彥深鷹賦逸翰用燭龍銜光以照物

而暫歛楚辭躡天衢而長驅

列缺施鞭而啟途士贊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

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又名燭龍天不足西北無

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謝惠連雪賦

爛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山揚雄羽獵賦靈籟列缺吐

火施鞭應劭曰列缺天際電照也淮南子電以為鞭

策塊視三山杯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士贊

曰列子地積塊耳又曰王俯而視之其宮衝若累塊

積蘇焉三山海中三神山也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

上此言小視之也周禮曰揚州其浸五湖註云太湖

李詩

卷一

五

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

作木仰

之長吁

士贊曰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鋸沒而下驚揚

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輝赫千里任

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潮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

厭若魚者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非遊賀

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

射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

射至今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

漫莫半切士贊曰傳玄鷹賦雄姿邈代逸氣橫生史

記曰斯事天下之壯觀淮南子鴻鵠奮翼凌乎浮

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漢書蕭何傳天漢註曰河漢

也古詩河漢清且淺物理論星者氣發而升精華上

浮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東方朔七言曰折

羽翼兮摩蒼天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沈約詩歸

漫流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嘆

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

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

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

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

於一立於三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鮑照

燕城賦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尚書分命羲仲宅

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

賦續紛繁驚之貌

賈誼過秦論有并吞八荒之心

頽師古曰八荒四方

荒忽極遠之地也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

當胃臆之掩晝若混芒之未判

無虧缺於胃臆之

中矣莊子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濬漠焉

淮南子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象未生寂

然

然

詩

詩

卷

卷

六

六

然澄清莫忽騰覆以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王贊曰木華海賦岑

嶺飛騰而反覆傳玄西都賦迴風轉謝靈運詩來流駭迴轉西都賦浮沉往來雲集霧散然後

六月一息至于海湄欵翳景以橫楮章移切逆高天而

下垂王贊曰此兩句語意並見前憩乎泱以兩切湔母

切之野入乎汪湟之池王贊曰司馬相如上林賦邊

郭璞江賦澄澄汪汪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渭巖

巒紛披士贊曰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揚雄長天吳

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躩梁龜切踞女夷切土贊曰山海

天吳是謂水伯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色木華海賦天吳乍見而髣髴楚辭令海若舞馮夷張平

子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注曰海若海神也李尤詩

羅賦以蜿蟺領若動而躩躩躩動貌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而下

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蓋

乃造化之所為士贊曰列子天閭篇五山之根無所

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吳都賦巨鼇

鼉屬首冠靈山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

小者長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

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

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

眼為明月珠張衡思文賦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

以自糾周易繫辭上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知變

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楚辭因氣變而遂曾舉

鯨亦控鬣也列子老聃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
謂之生謂之死莊子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張
華鶴鶴賦何造化之多豈比夫蓬萊之黃鶴誇金衣
端兮播羣形於萬類

與菊裳耻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御服于靈

仙又馴擾于池隍士贊曰西京雜記漢昭帝始元元
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

上壽上為歌曰黃鵠飛今下建章羽蕭蕭今行踰踰
金為衣今菊為裳唼唼荷荷出入蒹葭今自顧薄德

今愧爾嘉祥池隍者城池之問精衛殷勤于銜木鷄

言黃鵠與玄鳳為人之所羈也

于元鷄切悲愁乎薦觴王贊曰述異記昔炎帝女
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

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山海經發鳩之山
有鳥名精衛是炎帝之女往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
故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國語海鳥曰鷄鷄
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

越哉臧孫之為政也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
典難以為仁且智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廣川之鳥獸
常知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冬暖莊子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
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飲一杯三日而死

天雞警曉于蟠桃跋

七倫切鳥晰之切耀于太陽士贊曰郭璞江賦其羽族
也則有晨鷄天雞爾雅翰

天雞孫炎曰黑身一名莎雞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樹
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
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淮南子曰中有陵

不曠蕩而

縱適何拘攣而守常士贊曰張平于南都賦若夫天
封十孤列仙之隙上平衍而曠

蕩下蒙籠而崎嶇王褒洞簫賦臨延曠蕩陳琳檄吳
文曰聖朝開弘曠蕩晉書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
或謂之曰卿乃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翰曰使
我有身後名不知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曹褒

李詩

卷一

李詩

李詩

傳尋察拘學班彪西征賦陋吾人之拘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比

方王贊曰莊子逍遙於天地之間又曰萬物莫不比方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

而行藏士贊曰漢書臣衡疏曰勇猛用疆者戒於大暴郭璞江賦順時而往還論語用之則

則藏行舍之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以充腸士贊曰列子

神不死是謂玄化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盧

諶詩處其玄根窮焉磨結靈光殿賦含元氣之烟熅戲陽谷而徘徊馮炎洲而

抑揚士贊曰尚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陽谷注曰陽

云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漢息夫躬絕命辭曰鷹

隼橫厲鸞徘徊今東方朔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班固漢書俄而希有鳥見

謂之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極左翼

蔽乎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網以恍惚為巢以虛無

為場士贊曰莊子偉哉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

張平子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前漢律歷志玉衡杓建天之綱也老子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孟子下

者為巢淮南子虛無者道之舍又堅守虛無之宅

我呼爾遊爾呼我翔于是乎大鵬許之欣然相隨此

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士贊曰楚

辭上寥廓而無天選宋玉對楚襄王曰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青天翱翔乎杳冥

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岷嶺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擬恨賦 文選江淹嘗嘆古人遭時否塞有志不伸而作恨賦太白此作終篇擬之云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 士贊曰五

山一名岱宗張說封禪頌太山者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總人靈之府漢書武帝五子傳蒿里召今都門

閱顏師古曰蒿里死人里事物紀原漢武帝時李延年分挽歌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

庶人于寶搜神記田橫門人挽歌其二云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

知爾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浮生可嗟大運焉何遜詩行路一空墳路成墳已毀

同此 士贊曰莊子其生也若浮鮑照詩浮生急馳電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倏戾 於是僕

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歿 士贊曰揚子也羽獵賦壯士忱憤殊鄉別趣曹孟德詩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江淹恨賦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

伏恨而死又自古首有 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

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劉孝標辨命論曰觀湯武之龍躍

劍叱咤指揮中原 陸機辨亡論曰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史記高帝紀上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後漢皇甫嵩傳閻忠說嵩曰將軍指揮

足以及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 東馳渤海西漂崑崙

斷蛇奮旅掃清國步 士贊曰湯解嵬嶮並見大鵬賦

斷蛇奮旅漢書高帝紀為縣送徒驪山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

壯士行何畏迺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

不見詩云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握瑤圖而倏昇登

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 士贊曰選張平子西京賦高祖應錄

受圖順行天誅漢書紫壇有文章綵錢黼黻之飾高帝紀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此用其字楚辭思久故之親身因編素而哭之

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泣

挫雄威騅中葵切今不逝於鴛切噫烏路切何歸士贊曰切

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今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

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自度不能脫乃自刎而死詩云中心有違史淮陰侯傳信曰臣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噫噫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噫噫懷怒氣也

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讎始皇擬報

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士贊曰史刺客傳燕太子質于秦亡歸見秦且滅六

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刺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

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搵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環柱而走羣臣驚愕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

鑿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

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史鄉陽書曰荆軻慕燕丹之義欲刺秦王其精誠上感於天

乃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

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草能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

委絕思君王之有違

士贊曰漢書外戚傳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孫嬰為唐邑

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

宮江淹詩華月照芳池列生金殿側詩云衣錦裝衣恨賦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又攀桃李今不忍別注曰

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

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嶺猿

于救切

之啾啾永埋

骨於淶水怨懷王之不收

士贊曰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

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察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子蘭為令尹勸懷王入秦而不反屈平既嫉之雖放流

堪顧楚國繫心懷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平至江濱行吟澤畔託辭於魚父曰寧赴湘流而葬江魚腹中於

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江淹別賦意別魂之飛揚又骨肉悲而心死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哀莫大于心死

楚辭九歌嫋嫋兮秋風又援楸楸兮猿夜鳴阮籍詩

淶水揚

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

天執愛子以長別嘆黃犬之無緣

士贊曰趙高譖殺李斯事詳見史記

本傳其畧云二世元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譏斬咸陽

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右

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

哭而夷三族江淹恨賦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又

左右兮魂動親友兮淚滋別賦黯然銷魂者惟

別而已又送愛子兮沾羅裙西京賦喪精士魂

或有

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邊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

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枝

武粉血霑衣

士贊曰史本傳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曹植詩良人行

從軍漢高祖紀上卒皆謳歌思東歸虞羲詩瀚海愁

雲生選古詩浮雲救白日江淹恨賦或有孤臣墮涕

尊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泪起

血下霑衿又別賦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

乎又灑泣共訣拔血相視選江淹書履影弔心酸鼻

痛骨潘岳寡婦賦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沓歌

鐘書誼亦復星沉電滅閉影潛魂

士贊曰楚辭大招

只揚雄解嘲歷金門註云即金馬門也三輔黃圖金

馬門宦者司之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司馬

門以為名國語公錫魏絳女樂二八歌鐘一律鮑

明遠詩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張景陽七命舉戈

林竦揮已矣哉桂華滿今明月輝扶桑曉今白日飛

王贊曰庚信月詩星橋視桂華佛書月中蟾桂地影

空處水影也阮嗣宗詩明月耀清輝淮南子日出于

暘谷浴于咸池拂玉顏滅兮螻螿聚碧臺空兮歌舞

干扶桑是謂晨明玉顏滅兮螻螿聚碧臺空兮歌舞

稀士贊曰宋玉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曹植洛神

賦轉盼流精光潤玉顏莊子在下為螻螿食與

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王贊曰江淹恨賦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司

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鮑照蕪城賦天道如何吞聲者多又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又莫不埋

深幽石委骨窮塵易繫天下殊途而同歸

惜餘春賦

天之何為令非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

王贊曰公羊傳曰斗

指東方曰春鶉冠子

水蕩漾兮碧色蘭蕙蕤兮紅芳

王贊曰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又見紅蘭之受露阮籍詩蕩漾焉可能蜀都賦敷葉葳蕤楚辭上蕙蕤以防

試登高而望遠極雲

海之微茫

王贊曰高唐賦愁思無已嘆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碎史天官書凡望雲氣仰而

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 蒐一去兮欲斷

淚流頰兮成行

王贊曰江淹恨賦一旦魂斷

吟清風而詠滄浪懷

洞庭兮悲瀟湘

王贊曰詩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孟

濯我纓輿地志瀟水與湘水合而為洞 何余心之縹

緲兮與春風而飄揚

王贊曰靈光賦忽縹緲以響

景景福殿賦

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

王贊曰楚辭心

從風飄揚 平原萋兮綺色愛

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

王贊曰晁錯傳

平原易地楚辭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 漢之曲兮

江之潭把瑤草今思何堪

士贊曰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江淹詩瑤草

正翁純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晉桓溫曰

木猶如此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恨無極今

心氤氳目眇眇今憂紛紛

士贊曰列仙傳鄭交甫嘗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

粧佩兩明珠大如荆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

于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了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

抽也我盛之以筭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奉之以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佩二女曰橘是袖也我盛

之以管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而去行數

十步視珠空懷無珠二女忽不見詩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禮自防人莫敢犯况神仙之變化乎

峴山在襄陽十里楚辭湘夫人歌帝子降兮非渚目

眇眇今愁子嬋嬋今秋風洞庭波今木葉下氤氳氣

合而不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

士贊曰詩竹可散也

也適異國而不見春思而能以禮者也泉源在左其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宋玉高唐賦序昔者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所謂朝雲者也昔

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

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台之岵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而視之如言故為立

廟曰春每歸今花開花已闌今春改歎長河之流速

送馳波於東海

士贊曰隋李德林傳浩浩如長河東注謝朓臨楚江賦馳波鬱素駭浪浮

天尚書大傳曰春不留今時已失老衰颯今逾疾恨百川赴東海

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

王贊曰陸士衡嘆逝賦時

飄忽今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楚辭劉向九嘆遠逝篇云昔鴻濛以東竭今緝六龍於扶桑此二句即向之意特造語之不同耳

曹植詩白日忽西匿若有人今情相親去南國今往

西秦上贊曰楚辭若有人今山之阿孝經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曹植七啟公

以罪命於西秦秦在西方故曰西秦也見遊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人

士贊曰沈休文詩處絲映空轉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

將遠看征鴻之稍滅士贊曰漢古詩馳情整巾帶沈吟躑躅左大冲詩哀歌和漸

離江淹別賦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

士贊曰楚辭心悲悽而悲生悲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不知愁心兮誰向誰是魏文帝柳賦柔條婀娜而掩

望夫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

王贊曰楚辭望夫君兮未來阮籍詩

豈復嘆咨嗟蘇武詩努力愛春華

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士贊曰

曰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

士贊曰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江淹賦春草碧

蕩漾惚恍何垂楊旖旎

引綺切乃倚切之愁人王贊曰江淹詩

北者有帝子蕩漾不可期老子恍兮惚兮詩云綺旎其華楚辭窈悲夫蕙華之曾敷今紛旖旎乎都房又

羌愈思而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

士贊曰莊子宇泰定而天

光發王羲之蘭亭序天朗氣清鮑照詩天色淨綠氣妍和晉天文志凡海傍屢氣象樓臺綵翠兮

肝眠雲飄飄而相鮮

士贊曰揚雄甘泉賦曳紅綵之流離今屬翠氣之宛延楚辭遠

望今肝眠謝玄暉詩肝眠起雜樹抱杵子曰玄雲

飄飄玉液霏霏郭璞詩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漾兮寅綠窺青苔之生泉

士贊曰顏延年詩衍漾觀綠疇吳都賦黃綠山岳之

思崔豹古今注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

青或紫一名絳錢張景陽詩青苔倚空牆縹緲今翻

綿見遊絲之縈煙

士贊曰陸機雲賦輕翔縹緲穠叔夜琴賦縹緲飄逸沈休文詩遊絲

轉映空魂與此今俱斷醉風光兮悽然

士贊曰江淹恨賦一旦魂斷謝

眺詩風光草際浮向

若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

士贊曰

漢書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坻註曰三秦

記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

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

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飄然曠野漠楊柳傳家李秦

也能為秦聲注曰李斯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拊箏而呼鳥鳥快耳者真秦聲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

於郢中者其始也下里巴人國中者和者數千人呂延翰曰下里巴人曲名也此言隴水之鳴咽如秦聲江

上之猿啼如巴人之吟也明妃玉塞楚客楓林

明妃去時向天嘆息呂延翰曰王昭君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漢元

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願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後觸晉文帝諱

改為明妃漢邊有玉門陽關故曰玉塞江淹詩楚客心悠哉張銑註曰楚客屈原也宋玉招魂賦湛湛江

水兮上有楓既嗣宗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

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而傷心

士贊曰登高望遠見

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

蘇子卿詩俛仰內傷心

如雪士贊曰宋玉招魂賦目極千里今蕩春心枚乘七發曰陶陽氣蕩春心兼萬情之

悲歡茲一感於芳節士贊曰易咸卦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鮑明遠

詩開芳及雅節若有一人今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士贊曰楚辭悲憂窮歲今獨處廓有美一人今心不釋張平子

詩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楚辭飄風屯

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漢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

鄒陽傳曰無因而至前也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

於情親士贊曰蘇子卿詩淚為生別滋陸士衡長歌尺波電謝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鍾

會懷士賦寄遠念於與波鮑照詩惆悵憶情親若使

春光可攬而不滅今吾欲贈天涯之佳人士贊曰淮南子曰天

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恍惚不能攬其光高誘曰天地廣大手雖能徵其恍惚無形者不能攬日

月之光也江海詩君行在天涯張孟陽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悲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士贊曰山海經曰

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湘中記曰九疑山

在營道縣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之曰九疑山

陸上衡樂府清川含藻景旗延年詩三湘淪洞庭七

澤藟荆牧江淹詩悠悠清川水郭璞山海經註曰巴

陵縣有洞庭波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

三湘蓋謂三江也楚辭荒忽今遠望觀瀟水今潺湲

水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救天士贊曰尚書大傳曰

也吳都賦百川派別歸海余以鳥道計於故鄉今不

知去荆吳之幾千上贊曰沈約懸塗賦雲遠以知

趾郡治龍編縣自興 鳥道四百里楚辭廓抱景而獨倚今超來思乎故鄉 于時西陽半

規映鳥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王贊曰爾雅山西曰夕陽謝靈運詩

遂峯隱半規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 念佳期之浩蕩渺懷

燕而望越王贊曰楚辭登白嶺今聘望與佳期今夕張謝玄暉詩佳期依何許楚辭怨靈脩之

浩蕩意太白時在荆湘故懷燕而望越 荷花落兮江色秋風嫋嫋今夜

悠悠王贊曰陸韓卿詩歲暮寒騰及秋水落芙蓉楚辭嫋嫋兮秋風又去白日之邪昭兮襲長夜之

悠臨窮溟以有羨思釣鰲於滄洲無脩竿以一舉撫

洪波而增憂王贊曰莊子窮髮之非有溟海者天池也木華海賦翔天泓戲窮溟董仲舒策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列子湯問龍伯之國有大鰲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

負而歸國灼其骨以數焉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滄海之外別有圓海繞山圓水色正黑謂之黑海無風而

擊洪波百丈海賦歸去來今人間不可以托些吾將採

藥於蓬丘王贊曰楚辭大招曰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陶淵明歸去來今請息交以絕遊江淹

詩採藥白雲隈東方朔十洲三島記蓬丘即蓬萊山

劍閣賦送友人王炎入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王贊曰賈山至言起咸陽

而西至雍即長安也唐建都於此蜀都賦經途所亘

五千餘里謝靈運詩滅跡入雲峯詩云維山崔嵬爾

雅石載土前謂之崔嵬有劍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王贊曰鄧道元水經

注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上則松風蕭颯瑟

李詩

颶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

驚雷土贊曰王家登樓賦風蕭瑟而並與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司馬相如送佳人兮

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沉吟兮嘆息

土贊曰稽康詩佳人不在于能不永嘆淮南招隱賦王孫兮歸來楚辭望夫君兮未來安極者無所極止也

魏武帝短歌行但為君故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

西匿土贊曰淮南子禹鑿龍門開伊闕决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後魏崔孝伯傳浩浩如長

河東注曹植詩鴻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土贊曰王

白日忽西匿天志秦雲如行人選虞義詩瀚海愁雲生謝康樂

哀四子講德論甯戚商歌以于齊注云商秋聲也晉

詩林壑若明月出於劍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相憶

王贊曰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謝玄暉詩馳輝不可接何况隔兩鄉

明堂賦按唐史武德初定今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五帝配五人帝五官並

從祀說于貞觀之末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

于園丘行事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

明堂內出九室之樣顯慶元年禮官議太宗不

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以高相躬受

天命奄有神州為國始相抑有舊章太宗道格

上玄功清下甄極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

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

復議立明堂或云九室或云五室以議不定又

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
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宮天授二
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
文王及武氏先考妣配百祀從祀祠並于壇位
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
百餘尺始造為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
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
而盡未幾復今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
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儀以
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圍繞施鐵渠以為辟雍之
象天册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為通天宮四月
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
月又享于通天宮開元五年幸東都祥行大享
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垂典制遂拆依舊
造乾元殿太白此賦
想在本拆之先也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

時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邁

士贊曰昔在帝

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乾封元年
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為元獻書曰
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五經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
者受命易政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
始交代之處又羣嶽之長唐書禮祭志高宗時改元
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
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幣幕為
之與公卿臨觀而議亦不一乃下詔率意觀其制度
至取象黃琮上設鴻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
立詩云經始靈臺魏都賦締構之初山海經曰窮山
際有軒轅丘射者不敢西向長黃帝之威靈也禮天
子曰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此言遐邁者即登遐之義
也

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不

業

士贊曰唐禮樂志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
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皆不足記其後火

石言

使之既而又復立詩云經之營之
庶民子來陶潛詩奚止千萬祀
蓋天皇先天中宗

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
士贊曰易曰先天而天弗

註曰布其重臣白美頌恭惟述焉
士贊曰詩大序頌

以其成功告其辭曰
於神明者也

伊皇唐之華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

以首之
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史記曰武王革殷受

天明命制元者開創基業體元以居正也通鑑晉元

帝紀劉琨勸進表曰陛下抗明威以肅不羣仗大順

以號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畔換開混茫
士贊曰八

見大鵬賦註列子遠在八荒之外楚辭暉余身乎九

陽王逸註曰九陽謂九天之涯也漢高祖紀敘傳曰

項氏畔換顏師古曰畔換
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
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

而日月張
士贊曰漢書音義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

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漢東方朔傳

願上泰階六符以觀天變註孟康曰太階三台也每

台二星月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太階

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

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

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

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

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揚雄傳

欽若太宗繼明重光
士贊曰

漢郎顛傳白虹貫日者侵太

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

宣二祖之重光善顧命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日書欽若昊天漢兒寃傳日宣重光

宣二祖之重光善顧命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張景陽七命繼明代照配天光宅易廓區宇以立極

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綴蒼顛之頽綱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區宇又寧班固賓戲超荒忽而驟昊蒼顛師古曰

顛頽天也元氣發汗故曰顛天其色蒼含故曰蒼天

文中子關子明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

立人極范甯穀梁集解序云拯頽綱以繼三五

淳風沕切穆鴻恩滂洋士贊曰

曰降潛翳上盡贊曰三五道邈淳風曰盡唐張蘊古

大賢箴武皇撫運窮以淳風漢賈誼傳沕穆七閭頽

師古曰沕穆深微貌漢司馬相如封禪書湛思慮鴻

漢禮樂志歌曰福滂洋洋濟江歲頽師古曰滂洋饒廣

也洋音羊又音祥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先合沓乎無疆

上贊曰揚雄羽獵賦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

詩云海外有截又九有有截又無此疆爾界揚子旁

覆無疆揚詩據今烜今烜字當作烜字爾雅釋詩者

曰烜今烜今烜儀也郭璞注云貌光宣陸德明音義

曰赫火格反烜吁遠反烜者光明宣者今並作烜字

唐宋以前詩之烜字皆此烜字作烜字者後緣宋朝

舊譚故遂改之耳予嘗疑此烜字因註及之

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

休傍臻瑞物咸薦士贊曰七啓神應休臻屢獲嘉祥韓詩外傳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

元符剖今地珍見既應天而順人遂登封而降禪王贊曰長揚賦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太山之高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班固東都賦握乾符

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曰登封降禪齊乎黃軒

之未輯今乘白雲於帝鄉士贊曰上句見題註列子封人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今中宗以欽明克昌士贊曰詩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李詩

卷一

書曰欽明文思詩云克昌厥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上

耿光以揚武王之烈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

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於萬室贊

曰漢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齊南人公

玉帝上黃帝時明堂圖天子從之黃帝名軒轅廣雅

曰御曰羲和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張平子東都賦奉政利

膏長距思專其侈乃備阿房起甘泉征稅盡

乃準水

泉

攢雲樑

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泉

又曰漢若案梁之承天

磬玉石於隴坂空瓌

材於瀟湘

固西都賦因

巧奪神鬼高窮昊蒼

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

於我皇

瞳矐乍明乍蒙太古元氣之結空籠

杳若鬼若業

今石差義張平子西京賦狀崔嵬以岌業似天闢地門之開闔士贊曰揚雄甘泉賦

天闢決兮地垠開東爾乃劃崖士伯額以嶽立切

郁穹崇而鴻紛士贊曰木華海賦啓龍門之岸嶽司

冠百王以垂勳燭萬象而騰文並起而穹崇靈光殿

切賦光瑛譎而鴻紛懔懔恍以洞啓呼嵌士贊曰西都賦紹百王之荒

又比乎崐山之天柱轟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榼乎黃道岌岌乎紫

微景福殿賦仰崇山而垂雲於是結榼乎黃道岌岌乎紫雲潘岳詩託慕九霄中

微士贊曰何晏景福殿賦結構則脩梁彩制下塞上

何晏景福殿賦岌岌岑立崔嵬絡句陳以繚垣闔闔

闔而啓扉士贊曰班固西都賦周以鈞陳之位鈞陳

然王者亦法之淮南子闔闔天嶢嶢疾陵疑魚其

粲宇宙兮光輝士贊曰說文嶢嶢高貌文中于上下

萬物生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士贊曰詩云維山

配帝居之方圃今象太一之威神夫其背泓黃河垠

何晏景福殿賦張聖王之威神夫其背泓黃河垠

灑清洛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大行却立通谷前廓

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

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張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

平子東都賦大谷通其前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

寺

門以開關

士贊曰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西

南縣西征賦胷中豁其洞開沈約撰齊安陸昭王碑

文曰幽關洞開尚書璇璣鈴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

玄注曰龍門山名也點翠絲於鴻荒洞清陰乎羣山

之世聖人惡之江淹詩清陰往來及乎煙雲卷舒忽

遠註曰也沈休文詩虛館清陰滿

出乍没上贊曰西都賦雲相連並商子

倚日薄月士贊曰孔安國曰伊水出陸渾山揚雄羽

相倚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伍

鼓之以雷霆衆沓陰陽相摩天地

相薄雷霆奮之以風雨

擊金龍之蟠蜿挂

天珠之肆兀勢拔五嶽形張四維

士贊曰五岳泰華衡恒嵩

也四維乾坤艮巽西也

創規有三千六百軸木華海賦又以地軸挺拔而爭

迴漢廣誦傳盤根錯節莊子和之以天倪樓臺崛

闕嶽區金而救虧

峯敬義雅贈魄碗司馬相如珍樹翠草含華揚蕤

草商都賦芙蓉含華吳都賦羽毛揚粲目瑤井之熒

熒拖玉繩之離離士贊曰春秋運斗推曰北斗第七

詩其實離離

士贊曰晉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

覆大帝之坐也又大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漢天

文志太微為五帝之庭明
堂之房選詩列宿正參差
京賦武庫禁兵設以蘭綺晉天文
志曰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
獻房心以開鑿瞻

少陽而舉措
士贊曰史天官書東官蒼龍房心房心
為明堂漢郎顛傳房心者大帝明堂布

政之宮後漢五行志房心為明堂前漢律曆志少陽
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於時為春景福殿賦規矩既

應乎天地舉措
又順乎四時
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

括以辰次火木之數
士贊曰禮冬官考工記夏后氏
世室室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

三四步四五尺九階四旁兩夾窓自盛門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注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

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又殷人重屋
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計重屋者正宮正堂

若大
寔也壯不及奢麗不及素
士贊曰東都賦奢
不可踰儉不能侈層簷岬

其霞矯廣厦鬱以雲布
士贊曰郭璞江賦吸翠霞而
大矯潘正叔詩廣厦構象材

木華海賦氣似
天霄發謂雲布掩日道遏風路
士贊曰前漢天文志
日有中道中道者黃

道一曰光道吳都
賦逕路絕風雲通陽鳥轉影而翻飛大鵬橫霄而側

度
士贊曰蜀都賦義和假道於峻坂陽鳥回翼
亦名陽鳥詩云翻飛維鳥近則

萬木森下千宮對出
士贊曰張景陽詩木落柯條
森左思蜀都賦里閤對出熠

乎光碧之堂
古通切乎瓊華之室
士贊曰東方朔十
洲三鳥記嶼嶠山

北戶承端山有墟城金臺玉樓相映
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
錦爛霞駁星錯

波湖
千結切七贊曰詩云錦衾爛兮靈光駭賦霞駁
雲蔚若陰若陽木華海賦飛勞相映激勢相切

劉良曰湖浪相拂也言
大波之飛相摩激也
颯蕭寥以颼颼窅陰鬱以櫛

密士贊曰左太冲吳都賦與風廳廳含佳氣之青蔥

吐祥煙之鬱律爾雅曰青謂之蔥甘泉賦翠玉樹之

以霧香時鬱律其如煙九室窈窕五闈聯帛士贊曰

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五闈即五室也見前

註靈光殿賦旋室嬾娟以窈窕注窈窕深也西京賦

縹緲飛楹磊砢走拱寅綠士贊曰靈光殿賦萬楹叢

之岳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桶攢鬱而仰天士贊曰王

采雲氣以為楣西京賦繡栢雲楣皓壁畫朗朱甍晴

靈光殿賦高徑華蓋仰觀天庭皓壁畫朗朱甍晴

鮮頰欄各落偃蹇霄漢士贊曰靈光殿賦飛梁偃蹇

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翠楹迴合蟬聯汗漫士贊

孝標論升之霄漢非其悅翠楹迴合蟬聯汗漫士贊

都賦蟬聯丘陵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士

漫字見大鵬賦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士

日爾雅穹蒼天也張華鷦鷯賦或托絕垠之外景福

殿賦備皇居之制度曹植表曰情注乎皇居西都賦

軼雲雨之太半漢書音義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

照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

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祭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

而晷換士贊曰西京賦叛赫戲以輝煌又彤庭輝輝

白日西靡蜀都賦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曹植洛神賦

遠而望之皎若大陽升朝霞迫而祭之灼若芙蓉出

綠波景福殿賦遠而望之若摘朱霞而耀天文迫而

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張平子東都賦瑰異詭譎

燦爛誇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士贊曰西都賦

蓬萊起乎中矣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羣岳之

長也漢馬第伯封禪儀記曰泰山東名曰觀雞一鳴

三寺

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也泰山記東南南岩名曰日觀言鷄初鳴時見日出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也黃河去岳三百餘里望見之如

猛虎失道潛虬登梯詩潛虬媚幽姿經通天而

直上俯長河而復低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之臺月令記曰明堂者上通於天象

日辰西京賦通天諒以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

月於璇題士贊曰揚雄甘泉賦屏玉女而却宓妃又攀璇璣而下視今行遊昆乎三危楚辭宋

玉招魂網戶朱綰玉逸曰網戶綺文縷也鮑明遠詩璇題納行月揚雄甘泉賦於臺間館璇題玉英應劭

曰題頭也椽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藻井綵錯以舒蓬天牕絕**

遠方切**翼而衝霓**士贊曰西京賦藻井常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

也西都賦徽道綺錯靈光殿賦天牕綺疏景福殿賦飛宇承霓**扶標川而罔足擬跟**

絳而罷躋復聯說文跟足踵也公羊傳曰躋若何躋

升也**要離歎矐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士贊曰呂氏春秋曰要離

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

慶忌王子慶忌粹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

要離不死歸吳矣**亘以複道而接乎宮掖**入

精視事未詳出處**西樓是爲崑崙**士贊曰史天官書濟南人公玉帶上

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前疑**

西南入命曰崑崙前相如賦全入會宮之嵯峨

後丞正儀躅以出入士贊曰尚書大傳天子四隣前

日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

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承
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九夷五

狄順方面而來奔
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戾南

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

國東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
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

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
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

告至此周公**其左右也則丹陛嚮嚮彤庭煌煌**
曰西

京賦金肥玉**列寶鼎敵金光**
士贊曰漢書武帝時祠

階形庭輝輝**流辟雍之滔滔**
景今歌浮雲寶鼎現今色紛紜煥其炳兮披龍文呂延濟註曰景光也

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龍
變承休無疆也班固寶鼎詩岳修貢今川效珍吐金

像環海之湯湯
尸牟切士贊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
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雍以水象教

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班固東都賦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又辟雍詩乃

流辟雍辟**闢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太**
雍湯湯

廟處乎中央
士贊曰唐禮樂志其青陽總章玄堂大
廟左室右室皆路寢之名記月令中央土

天子居大廟大室祭也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
所以崇禮其初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

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
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大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

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
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

面水環如璧則曰辟雍**發號施令采時順方**
士贊曰

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施令罔有不臧張平子東都賦乃營三宮布政頒常
規天矩地授時順鄉三輔黃圖明堂順四時行令也**

其間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士贊曰三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

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度筵列位南七西九

士贊曰禮冬官考工記夏后氏

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室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大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註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

堂高九尺殷三尺夏二尺矣

白虎列序而躩踞青龍承隅而蚺蟻

士贊曰靈光殿賦伏虎攫擊以梁倚佗奮豐而軒鬻虬龍騰驤以蜿螭頷若動而躩踞李尤辟雍賦萬乘

躩踞以攫擊

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燁掌火招拒司金

靈威制陽汁光摧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

士贊曰唐禮樂志冬

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燁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

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在壇之

第一天皇大帝非辰非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五帝

座並差在行位前

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

異模勢若飛動瞪眄睢盱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

興滅表示賢愚

士贊曰詩熠燿宵行書以五采彰施

靈光殿賦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

載寫其狀託之丹青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

烈士貞女賢愚成教靡不載敘意以誠世善以示後

於是王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轡蒼螭臨

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

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

展乎國容輝乎皇儀

士贊曰前漢胡建傳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傍瞻神

東都賦究皇儀展帝容又明堂詩抑抑皇儀

臺順觀雲之軌 周曰靈臺後漢明帝贊登靈臺觀雲章

帝紀宗祀明堂禮 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 清廟祀文

王也又思文 欽若聆嚮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燦煌歲

后稷配天也 魏都賦虹旌攝麾以就卷祀祭統朱

糝 士贊曰書欽若昊天天子虛賦聆嚮布寫甘泉賦聆

子東都賦 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 五服即甸侯綏

羽蓋葳蕤 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 張龍旂與虹旌

攢金戟與玉戚 魏都賦虹旌攝麾以就卷祀祭統朱

千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 延五更進百辟舉珪瓚

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切 **獻琛帛** 王贊曰唐禮樂志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

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具牢饌皇

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以次進珍羞酒

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諭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

言善行漢書明帝詔曰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

更注曰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書百辟卿士記

王制諸侯錫珪瓚然後為嘏又明堂位禮月玉瓚大

圭詩云來獻其琛張平子東都賦具惟帝臣獻琛執

贊唐禮樂志雅樂四曰肅和登歌 顯昂俯僂儼容疊

以奠玉帛于天神此言琛即玉也 跡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執劉孝標廣

絕交論曰影組雲臺者 乃潔菹醢修粢盛 記郊特牲

記天子親耕案盛 **奠三犧薦五牲享于神靈** 士贊曰左傳昭

和宅以祀上帝 公二十五年五牲三犧注祭天地宗廟謂之犧 **大祝**

東都賦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正辭庶官精誠** 士贊曰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

鬼神張平子東都賦曰然後以獻精 **鼓大武之隱** **麟張鈞天之鏗** **錡** 士贊曰詩武奏

大武也注曰大 **鏗錡** 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禮春官歌夾鐘舞大武以享

先祖于虛賦隱麟變嚙張平子東都賦習習肅肅隱 **孤竹合奏空桑和鳴** 士贊曰周禮孤竹

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二代之樂禮記 **盡六變齊九成羣**

子夏曰鐘聲 **神來兮降明庭** 士贊曰禮春官大司樂凡六樂者文

琴瑟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 **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

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書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甘泉賦選巫咸兮神帝闡闢天

庭兮延羣神假暗萬兮降 **然後臨辟雍宴**

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羣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餐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

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

海歸兮八荒會喙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

揖讓而退 士贊曰東都賦觀明堂臨辟雍又萬樂備

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燭調元氣書 **保合太和揚子鼓舞萬民者其豈令乎禮王畿千里**

書乃賡載歌孟子天油然作雲雩然下雨漢禮樂志

李言 福旁洋澤汪濊揚雄甘泉賦蜀都賦誼諱鼎沸則呢

聒乎宇宙註曰國語管子曰四人雜處則其言嗻莫

江反說文曰聒歡語也公遠切詩云既醉以而聖主

酒既飽以德儀禮曰若四方賓燕揖讓而升

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

夕惕若厲无咎淮南子下揆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

泉上尋九天蓋上下察之意也

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

情狀鬼神陰陽也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明詔班舊章振窮之散放倉毀玉沉珠卑宮頽

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

之粟以振貧弱萌隸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漢禮食其傳放倉天下轉輸久矣

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莊子摘玉毀珠小盜不起

班固東都賦沈珠於淵漢五行志禹早宮室上林賦

命有司曰領牆墳帝躬乎大田后親於郊桑素末

使山澤之人得至焉

反本人和時康

春辛亥享先農遂以耕籍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

五推尚書卿九推籍田之穀歛而鍾之神倉以擬家

盛及五齊三酒稌藿以食牲唐禮樂志皇帝歲祀一

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皇后採三條命婦一品

採五條二品採九條唐高宗紀永徽四年丁亥耕籍

田又顯慶元年三月皇后親蠶班固東都賦遂令海

內煮木而反本建翠華兮萋萋焉玉鑿之缺缺

林賦建翠華之旗淮南招隱賦甘草生今萋萋萋草

聲歲歲和遊乎昇平之圃憩乎清之堂

鈴缺缺

賦文帝躬自菲薄致升平之德司馬遷傳於穆清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

鷄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旁欣欣曰莊子堯治天下

傳天下皆新詭馬師古曰新讀與人樂其性賈山

穰甘泉賦猶暗藹兮降清壇瑞穰分今委如山漢書

志曰自尹至柳謂之鷄首之次秦心分也楚陵者巡

幸諸陵也唐玄宗紀開元元年十月癸卯講武於驪

山封岱宗今祀后土掩栗陸而包幽唐志開元十二

年有事太山詳見題注栗陸氏陶氏皆古帝王之

號即史封禪書所謂古者封泰山煙梁父七十二家

之二也陶邀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土贊曰莊子

唐帝堯也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官

民平海內之為又堯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於天

然喪其天下在於崆峒之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

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

上故往見之而問至道

馨香貴理國其若夢幾華會之故鄉士贊曰楚辭

今款正陽而含朝霞陵陽子明經冬飲沆瀣者北方

夜半之氣也西都賦鮮顯氣之清英史律言萬物皆

成有滋味也莊子曰聲色滋味不待學而樂之菴康

養生論滋味煎其五臟書至治馨香甘泉賦猶彷彿

其若夢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

無師長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黃帝既悟怡然自得

召天老力牧大山稽告之又廿九於是元元澹然不

知所在若羣雲從龍眾水奔海士贊曰吳錯傳元元

內澹然淮南子來不知其所之周易曰雲從龍風此

從虎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焉川歸之而不盈此

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士贊曰漢書平帝

四時出教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崇臺

李詩

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

觀之不足稱也况瑶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王贊曰張

平子東都賦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

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史記秦始皇作前殿阿房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

五丈旗越絕書曰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高見

二百里史記越伐吳敗之姑蘇漢書伍被曰子胥云

將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姑胥即姑蘇也左傳楚子

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散之史記趙武靈王起叢

臺太子園之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汲郡池中古文冊書曰築作傾宮飾瑤臺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何天開兮龍力孔從則孔鴻濛構瓌公回

材兮偃蹇垩烏朗切璘母黨切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及魚

靈臺兮士贊曰江賦微如地裂豁天開靈光殿賦

岑峯密疑駢從崔嵬校獵賦鴻濛沆萍西都賦因瓌材

而究奇西京賦山谷原澤決滌無疆詩赫奕日噴風

云陟彼崔嵬西都賦降周流以徬徨赫奕日噴風

雷宗祀於蠶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士贊曰樂記

奮之以風雨煖之以日月班固明堂詩於昭明堂明

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子虛賦於蠶王化復行漢明帝詔曰光武

前注詩雲漢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漢明帝詔曰光武

恢弘大道被之八極班固幽通賦威振八荒司馬相

如封禪書上暢四門啟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

九垓下沂八埏士贊曰尚書四門穆穆甘泉賦八荒叶兮萬國諧尚

書休徵孔安國注曰敘美行之驗也東都賦靈臺詩

曰爰考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悠哉士贊曰景

休徵福殿賦備

皇居之制度見前張孟陽劔閣銘作鎮作固魏節賦雖踰千祀而懷舊益於遐年詩云悠悠然哉

大獵賦

唐書禮樂志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眾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

之野建旗於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入旗下贊明幣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今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欽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欽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筋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布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逆驅之騎止然後有射獵凡射獸自左而射者達於右膈為上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膈達於右膈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

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七從謀呼諸得禽獸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美歸博達

士贊曰白者太

白自稱也班固兩都賦序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雅雅雄心壯之不

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

士贊曰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

告於神明者也又而相如子雲競誇詞賦歷代以為動天地感鬼神

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畧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

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

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

士贊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又烏有先生曰且齊東者巨海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梁滄海渤澥遊孟諸左與肅慎為隣右以賜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務復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胃中曾不芥蒂周禮天官大宰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曰三農者平地山澤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左傳鄭子駟請息肩于晉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本是公訖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則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也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也所以禁淫也又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田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其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
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

士贊曰上林賦曰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羽獵賦序云廣開上林周袤長楊誇胡設網為周法放麋鹿其中以搏攬

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園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

為雄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於角齷訓角之甚也上贊

曰漢書揚雄傳孝成時羽獵雄從作羽獵賦明年又作長楊賦序云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民入南山西自褒邪南歐漢中張羅網且采捕熊羆麋麋猪虎豹狎獲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羆以網為周陸今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雄館還上長楊賦即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餘林以為主人于墨以為客卿以諷詩靈臺篇云王在靈囿羽獵賦帝將田于靈囿揚雄傳其十二月羽獵服虔註曰土負羽也羽獵賦爾乃虎路三變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

三詩 卷三

李詩 卷一

殿門羽獵賦序云遊觀侈美窮妙極麗張平子西京賦獨儉嗇以饜飮漢書注饜小節也但王

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

眾庶異之士贊曰漢書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選張平子西京賦聖王奄四海以為家漢宣

帝紀箋曰仁可以子萬姓羽獵賦放維免收置不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而臣以為不能

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之小竊為微臣之

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士贊曰盧謀詩登高眺遐荒西

京賦於是鳥獸殫日龍窮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上下四方為六合以孟冬十月

大獵於秦士贊曰通典開元三年亦將耀威講武掃天

蕩野豈荒淫侈靡非三驅之意邪士贊曰班固西都賦爾乃盛饗遊之

壯觀奮大武乎上固因茲以威戎夸然耀威靈而講武事國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揚雄羽獵賦序云然

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備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臣白作

頌折中厥美士贊曰羽獵賦序云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諷

之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挈天地而襲氣母今粲五葉之葳蕤士贊曰

曰莊子徐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張平子蜀都賦敷榮葳蕤五葉者唐興至玄宗凡

五世詩云昔在中葉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

六聖之光熙士贊曰開元玄宗年號史天官書曰斗

必受斗極揚雄長揚賦曰於是上帝眷顧高祖奉命

順斗極運天關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

李詩 卷一

玄宗而六也詩敬之

學有緝熙于光明 誕金德之純精兮漱玉露之華

滋土贊曰禮記月令立秋盛德在金白雉詩容絜朗今於純精按唐玄宗御製西岳華山碑銘其畧曰

皇天眷佑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遠乎六葉郊天地望

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威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

王秩進荒金天若是何者亦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

歲丙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嘗

寤寐靈岳盼音神文玉帛幽贊必先意而啓敬醮雖

薄景福來應期而集玄感昭賽可一二而道耶觀此

則知此賦所謂誕金德之純精者此也班固傳武帝

建章宮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還古

詩曰綠樹 文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

而為師土贊曰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

制作侔鬼神梁元帝纂要天地曰二儀以人參之曰

三才易繫辭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老子衆妙之門盡

主善 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遠而不施王贊曰漢翟

十有二牧所以廣應燭幽隱也晉劉琨表陛下明

利澤施 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王贊曰周

三驅夫前禽王注云禽趣已則捨之班固東都賦然

後舉鋒伐鼓申令王驅呂向注曰擊逐也三驅之法

背已及左右馳者皆逐之向已者捨之故曰三驅順

生殺於四時者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有制也郭

璞曰蒐搜取其不任者苗為苗稼除 若乃嚴冬慘切

害爾順殺氣也狩得獸取之無所擇 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土贊曰記月令寒氣

而不奸疏云不周風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

也史律書太史公曰十月不周風居西非主殺生禮

記月令孟冬之 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

月其神玄冥

士贊曰國語曰本見而草木解節本氏也謂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左太冲吳都賦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解節鳥獸騰膚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宋王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谷盛怒上囊之口李善註曰土囊大穴也又曰荊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地理志蜀郡郫州臨邛縣西南八里有火井塩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其家火投之須臾際隆如雷聲焙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爲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今無復見矣靈帝時瑯琊井中冰厚尺餘是月也天子史書之以爲灾鮑照詩冰閉寒方壯

處乎玄堂之中滄八水兮休百工
士贊曰記月令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又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今是月也以直冬盛德在水明堂八面皆水故曰滄八水也漢書繡陽

傳欲湯之滄註
考王制今遵國風樂農人之閑隙今
日倉音恰寒也

因校獵而講戎

士贊曰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獵三田詳見前註國風者詩序云騶虞

蒐田以時仁如騶虞班固東都賦若乃順時節而蒐符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漢書成帝紀從胡客大校獵顏師古曰校謂以木相貫穿爲欄校校人職云六廐成校是則以遮欄爲義也校獵者大爲欄校遮禽而獵取也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欄校以養馬耳故呼爲名也非以獵馬故稱校人記王制糾祭獸
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
士贊曰

曰張景陽七命此蓋希世之神兵乎前五行志闕門號令所由出也西都賦罽網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
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
士贊曰班固

虞人修其營表漢百官表水衡都尉張晏註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易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禮

獸人掌器田

千騎颺掃萬乘雷奔

士贊曰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

騎東都賦曰千乘雷起萬騎紛

紅西都賦震震煥煥雷奔電激

指扶桑而拂火雲兮

刮月窟而搜塞門

士贊曰扶桑見大鵬賦註隋盧思道納涼賦涼風洩其長扇火雲赫

而四舉揚雄長楊賦曰西歷月窟服虔曰月窟者月所生也

赫壯觀於今古業搖

蕩於乾坤此其大畧也

士贊曰史司馬相如封禪書曰斯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

與波搖蕩後漢桓譚傳曰欲搖大山而蕩北海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畧也

而內以中

華為天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荒裔

而盡取

士贊曰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西馬曰北極之下無毛之地地理書山以草木

為髮戰國策頃子曰禪天下之咽喉也李尤函谷關銘襟帶咽喉班彪西征賦胷中豁其洞開賈誼過秦

論有并吞八荒之心左

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

而奔走

士贊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

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

得飲赴飲河渭河涓不足將走非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

焉張景陽七命夸父為之投策策杖也顏延年詩振策曉東路

足跡乎日月之所通

囊括乎陰陽之未有

士贊曰史帝營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莫不服從漢賈誼過

秦論曰囊括四海羽獵賦囊括其雌雄淮南子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於是別為陰陽離為八極

君王於是撞鴻鐘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

飛龍歷神州之層岑

士贊曰羽獵賦天子乃以陽晷始出乎玄宮撞鳴鐘建九旗尚

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楚辭鳴玉鑿之
 秋秋濟曰鑿玉佩也郭璞曰鑿鈴也羽獵賦序曰營
 建章鳳闕東都風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
 龍唐書車服志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
 也青質玉錦朱木輅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唐書
 百官志飛龍殿日以八馬入宮門之外張平子南都
 賦駟飛龍兮駉駉振和鑿兮京師史記孟野傳騶衍
 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
 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
 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如赤縣神州者九
 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神滄海深之人民禽獸其能相
 通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滄海環
 其外天地之際焉左思魏都賦故
 將語子以神州之路赤縣之畿
 遊五柞兮瞰三危
 挾細柳兮過上林
 士贊曰漢書盤屋有長楊五柞宮
 三危山在西裔揚雄甘泉賦攀璇
 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上林賦登龍
 掩細柳郭璞曰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方攢高牙

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

士贊曰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又黃帝出軍訣曰五

色牙旗隨天氣四時也詩崇牙樹羽楚辭紛總總兮九州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罕卓馬之衆盛矣於是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

噫兮增雄

士贊曰長楊賦橫巨海滌崑崙提劍而叱圖天為蓋長劍耿令倚天之外崑崙叱兮可倒宇宙

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河漢為之却流川嶽為之生風噫一戒切又音蔭

山紅

士贊曰東都賦羽毛揮霓旌旗拂天淮南子下揆三泉上尋九天又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

方曰陽天枚乘七發冥火薄天乃召蚩尤之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

師走風伯賦今飛蒙茸而走陸梁山海經蚩尤作兵

戈韓子曰黃帝駕象車與方並擊蚩尤稜威耀乎雷

居前淮南子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清塵

霆烜赫震於蠻貊士贊曰李廣傳威稜憚乎隣國李

九錫又稜威南厲羽獵賦上下砰礚擊若雷陋梁都

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士贊曰孟子見梁惠王

大池沼西京賦狹百堵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

作陸士贊曰周禮荊州之鎮山曰衡山并州之鎮山

趙東接河海之問木華海賦衡霍磊落以連鎮上

林賦江河為陸泰山為櫓注依山山谷半馬園曰陸夾

東海而為壑兮拖西冥而流渠士贊曰玄中記天下

若英於西冥謝莊月賦麾九州之珍禽兮廻千羣以全蕭放入

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士贊曰淮南子天

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

戎州曰滔土正西兪州曰井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

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

正東陽州曰申土漢書并吞八荒顏師古曰八荒者

八方荒忽極遠之地書旅葵珍禽奇獸雲羅高張天

網密布且罟繇原峭格掩路士贊曰江淹詩曠哉宇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陳孔璋檄吳將部曲文不知天

罟罟蟻芒結過而猶礙子饒蟻飛而不度

李贊曰宋玉小言賦憑納皆以顧盼附蟻蝶以遨遊

爾雅蟻蝶郭璞曰小蟲似蚋喜亂飛莊子其德醜雞

與郭象注曰醜雞者甕中之蟻蝶列于江浦之間生

廢其其名曰焦蟻羣飛而集於蚊虻而相觸也蟻蝶

焦蟻皆重之至微細彼層霄與殊榛罕身鳥與伏兔

者以喻縞之密也西京賦超殊榛漢中山玉傳

羽翻飛肉顏師古曰鳥之所以能翔者以羽翹扇揚

也從管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

士贊曰西京賦彌皋被虹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

馬光景一匹長耳故後人號為一匹漢書李廣利為

武師將軍伐大宛國得汗血馬名蒲梢作天馬之歌

禮樂志大宛舊多善馬馬汗出如血賜石有使五丁

跡具蹄堅利一日千里遼垣綿聯見前注

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頽深平險谷

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有養

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使便金蜀王以為為然即發卒于

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置三枚於成都春得道通

石牛力也後遣張儀等遺石牛道代蜀宋玉招魂賦

曰一夫九首擺樁括開林叢噶噶

奔突於場中

芬葩蔭映方言曰噶通也而田疆古冶之疇烏獲中

黃之黨

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乃醜之二桃令三子計功而

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痛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

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
 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
 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軍濟河流百步噉流九里得
 柱之一流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噉流九里得
 龍而殺左操馬尾右揭龍頭鸚躍而出津若右之功
 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耻功不逮而自殺
 亦自殺烏獲奈力士也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好戲力
 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鬻絕贖中
 黃伯者中黃國之有勇力者也尸子曰中黃伯曰余
 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離虎張平子西京賦曰乃使
 中黃之士**越崢嶸獵莽蒼嗚哮**乎交**囁**乎敢**風旋**
 育獲之僑**越崢嶸獵莽蒼嗚哮**乎交**囁**乎敢**風旋**
電往士贊曰楚辭下崢嶸而無地張景陽七命於是
 莽蒼草野之色漢書韓信曰項羽嗚嗚叱咤左太冲
 吳都賦毗則挺劍啣鳴則變弓曹子建七啟哮囁
 之獸張牙**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步結**俊**先九
 奮鬣池

手猿挾三挈兩

士贊曰莊子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

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曹子建七啓曰生抽約尾分裂龜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現熊碎掌拉虎

摧班王文考靈光殿賦玄熊蟬蛻以斷斷爾雅後麋如羆貓食虎豹郭璞曰卽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

疎勒王來獻羆牛及獅子穆天子傳曰後狻猊日行五百里西京賦盧狻猊批狻猊後爾雅蒙頂狻猊狀狻猊善

援郭璞曰卽蒙貴也狀如雌而小紫黑色可畜徒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皆出之狻猊亦獼猴之類**旣**

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

士贊曰西都賦脫角挫

命舉戈林竦揮鋒電滅楚**行虺**胡甘**號以鸚睨今氣**辭國殤矢交墜今士爭先

赫火而敵煙

士贊曰爾雅云虺白虎鸚屬此言**拳**赫火而敵煙

封獠

梯端**肘巨獬**獸似豕而肥揚雄羽獵賦斯巨獬

李詩 卷六

搏玄媛張平子西京賦鼻赤象鬣巨梟羊應叱以斃

延注延塵也怒走者為延謂能戾也

切毗至 陪必默 𧠦於點 𧠦翼汝 亡精而墜巔士贊曰爾

人被髮迅走食人郭璞曰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

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山

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淮南子亮

時有猥偷為民害堯乃使羿下殺猥偷爾雅猥偷類

猶虎瓜食人迅走 或碎腦以折脊或歎普悶 髓而飛

西京賦喪精亡魂 延士贊曰淮南子雲臺之高墜者折脊碎腦 窮遐荒

蕩林藪扼土狗白駕 殪天狗士贊曰張景陽七命絕

名似狼楚辭招魂土狗九約其角鬻鬻些王逸曰其

身九屈有角鬻鬻觸害人也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

名曰天犬其所下處有兵天狗之光飛天流而為星

日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叛時

吠過梁野陰山有獸狀如狸白首名 脫角犀頂探牙

日天狗食蛇其音如猫佩之可禦凶

象口士贊曰西都賦 脫角腥脰徒博獨 掃封狐於千

里振力計 雄虺之九首士贊曰宋玉招魂賦 蝮蛇恭

來倏忽吞人 咋則格 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士

以蓋其心些 而騰爾雅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 君王於

是我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士贊曰唐書禮樂

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驪十
二首旄珠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綉玉犀管導羽
獵賦立歷天之旄曳指星之旃江東賦奮雷電
鞭駮雷輶淮南子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 觀壯士
之效獲顧三軍而欣然曰士贊曰子虛賦云楚王乃

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白虎通國有三
軍者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也漢李固傳四海欣然
歸服
聖德夫何神扶鬼標之駭人也士贊曰羽獵賦神又

命建夔鼓勵武卒士贊曰帝王世紀黃帝殺夔雖躡

良乃轆切之已多猶拗於六怒而未歇士贊曰上

之所轆轆西都賦蹂躪其集赤羽兮照日張鳥號兮

滿月士贊曰孔子家語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

地由雷一隊而敵之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之銅鑄
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鬚鬚下迎黃帝帝上騎
奉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
迺悉持龍鬚鬚拔墮黃帝之弓百姓迺抱其弓與
龍鬚號故後世因名其弓曰鳥號又古史考曰拓樹
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所起彈鳥鳥乃號呼此枝為

弓快而有
力因名也
戎車轘轘以陸離發士贊曰詩云戎車嘒嘒又大車轘轘韻通作轘上林騎煌煌面奮發

賦牢落陸離爛熳燁燁遠遷漢馮唐傳設騎萬三千匹顏

師古曰發張弩
也詩明星煌煌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士贊

都賦鷹犬倏忽尉羅絡幕東都賦飛者不及
翔走者不及去西京賦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攫麇凡

切麇古瑕之咆哮蹂豺貉易各以挂格士贊曰麇屬郭

璞曰今江東呼貉為狹狹爾雅狄鹿牡麇牝麇其
子麇其迹速絕有力又豺狗足郭璞曰脚似狗膏

鋒染鈔填巖掩窟士贊曰上林賦飾而死者他觀殊

材舉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士贊曰司馬相如諫獵書

曰卒然遇軼材之駭張景陽
七命翕忽揮霍雲迴風烈
別有白貂音飛駿窮奇

羆音瞞士贊曰山海經邽山有獸狀如牛羆

義曰羆本亦作羆芒牙如錯劍鬣如叢竿口吞爰時

切延市延目極槍櫓士贊曰張景陽七命鼓鬣風生

碎琅瓠攬玉弩射猛羆透奔虎士贊曰河東賦攬天

玉山有獸狀如猴四耳虎毛牛尾音如大吠名曰長

賦窮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士贊曰長楊賦唳銜

人詩一雖鑿齒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觀

鑿齒商南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晉周處傳南山白額猛

獸為害處入總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士贊曰

大狡獵師古曰校謂以木相貫穿為端校校人聯云

六廩成校是則以遮關為義也校獵者大為關校以

遮禽獸而獵取之也子虛賦天子校獵八校者亦八

而遮關之義趙充國傳校獵不絕其義則一史記伍

子胥求勇士專諸見之公子光使專諸置匕首炙

魚之中以進食乎匕首刺王僚敵交於曾漢書西域

志武帝幸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之戲李奇曰都盧

體輕善緣者也又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大康

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西京賦趨丘妖喬林撒匹

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趨而究升趨丘妖喬林撒匹

絕壁抄獬白威獬戶吾攬莫白獬音國士贊曰

末獲漸稠超亦敵於峻崖頓殺管隻獲木

殊捺帶飛九縛於穿石王贊曰爾雅鼯鼠郭璞曰今鼯似鼯赤

殺鬻豕也爾雅獲父善顧郭璞曰豹獲也似獼猴而

養由發箭奇肱飛車

士贇曰左傳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史記周紀楚養由基

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張華博物志奇效國之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久奇眩人車至於豫州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遣歸其國去玉門之西一萬里巧聒更羸妙兼蒲

落鴻鴈於紫虛捎鷓鴣

千唐切 且墜鷓鴣之欲鳴 鳩漂鷓鴣彈地廬與神居

任贊曰戰國策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其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曰其飛也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

久失聲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後音烈而高

飛故瘡預也今臨武君嘗為秦擊不可為拒秦之將

也魏都賦控弦簡發妙擬更羸注亦精反鏡曰古之善射者也鷓鴣山鳥也郭璞注曰似鳥而小赤背完

乳出西方列子且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

之運雙鷓鴣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蒲且子古

之善射者子虛賦土于青雲毛萇詩傳大曰鴻小曰

鷓鴣鷓鴣鷓鴣水鳥也爾雅鷓鴣鷓鴣郭璞曰雀屬也

飛則鳴行則搖魏都賦天宇駭地鷓鴣木華海賦惟

神是宅亦祇是肅劉良注曰宅居也言神祇之所居

也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

音區士贇曰長楊賦東震日域顏師

古曰日域日所出之龍伯釣其靈鰲任公獲其巨魚

處也爾雅北陸天墟龍伯釣其靈鰲任公獲其巨魚

著白波若山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士贊曰

海木震蕩術數窮天地制作俾造化張平子東都賦瑰異詭譎

怪變名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士贊曰揚子法言

狀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雨獸擄草葢地願師

古曰言殺獲之多如天雨獸也山海經大荒之中又

似乎積禽為山下崩於林穴無毛類林無材詳積獸

如陵飛陽鳥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士贊曰

七命陽鳥為之類羽廣雅曰日亦名陽鳥後漢張衡

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士贊曰

太白繼云綠髮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五

伯應是想秋胡令滋不悅太白恐棄去隱居戴

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蕤亦節士

有氣善為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

學歲餘未達成都賦春風詩云茫茫南與北道

未也未也微時募縣小吏入令臥內嘗驅牛經

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面
 倚欄鈎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必問牽牛
 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日賦山火
 詩思乾不屬太白從旁綴其下句令詩云野火
 燒山去人歸火不歸太白繼云焰隨紅日遠煙
 逐暮雲飛令慙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溺死
 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
 誰家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上翠魚弄口旁珠

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利順以覆溟質直以素朴司馬
 相如封禪書肇自顛寧頹師古曰顛氣顛汗也寧乃

形穹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士贊曰禮斗威儀曰
 若乘土而王其政太

平則河海夷晏陸佐公新刻漏銘曰河海夷晏風雲
 律呂史天宮書黃帝行德天宇為之空東都賦萬方

輻湊詩云四方攸
 同又淮夷來同雖秦皇與漢武今復何足以爭雄

士贊曰此言雖秦皇漢武帝皆窮奢極侈之
 君不足比擬也張衡東都賦曰七雄並爭儼而君

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安思危防險戒逸士贊曰上

林賦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茫然然而思莊子曰孔子愀
 然變容後漢戴良見黃憲歸恍然若有失也江淹詩

恍焉若有失左傳魏絳曰書曰居安思危思則
 有備有備無患王褒洞簫賦嗟逸豫戒其失斯馳

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士贊曰老子曰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列子曰均天

下之 且夫人君以端拱為尊玄妙為寶士贊曰唐馬周上疏曰天

至理 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為老子 暴殄

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記儒行忠信為寶

天物是謂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

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雖剪毛而不獻豈割

鮮以焯輪士贊曰魏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

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史記湯出見野

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

矣乃命去其三網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

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淮南子橫廓六

合高誘曰上下四方為六合子虛賦割鮮染輪又將

割輪焯幸昭曰焯謂割鮮焯輪也郭璞曰焯染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此即題注

所謂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之意

解鳳凰與

鶯牛角鶯自各切 今旋駒虞與麒麟士贊曰書鳳凰來儀注云雉曰鳳雖

日鳳瑞應圖曰鳳凰者仁鳥也淮南子黃帝治天下

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詩云于嗟乎騶虞注云義

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詩麟

之趾端獸也草木疏云麟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

渭濱士贊曰羽獵賦追天寶出 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

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羆而不知其名遂逢二童子

曰此名積弗述積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為寶雞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積弗述遂二童子化

為雉雄止陳倉化為石雌如楚止南陽積浮渭切史

齊太公世家呂 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

伯西伯將出獵上之 曰所獲非龍非豸非虎非羆所

獲霸王之輔於是周 西伯獵果得 於是享獵徒封勞

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為師

李詩

李詩

李詩

李詩

李詩

李詩

李詩

李詩

李詩

李詩

李詩

苦軒行魚騎酌酷韜兵戈火網罟

士贊曰西都賦陳輕騎以行魚騰酒

車以斟酌西京賦割鮮野饗犒勤賞功酒車酌醴方駕受饗多魚影清酌效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

疲韜藏也火焚也以示不用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

士贊曰抱

朴子曰其高則冠乎九霄司馬相如上林賦置酒乎吳天之臺此言九霄者均喻其高也淮南子曰四支

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許慎曰八紘天之八維也

開日月之肩關生

靈之尸聖人作而萬物覩

士贊曰西京賦日月於是出入後漢郎顛傳陛下

開日月之明晉慕容盛傳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

岐與狩敖何宣成之足數

士贊曰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詩云建旌設旄搏獸

搏獸于敖既瓊瓊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晒穆王

之荒誕歌白雲之西母

士贊曰列子周穆王不恤國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

驅馳千里升嘔喻之丘遂賓於西王母賜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適觀日之所入

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予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歎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

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遐焉仙傳拾遺周穆王冬滿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

傲黃帝焉乃乘八駿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山川間之特子母死尚

能復來王咨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曷若飽人以

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

士贊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王褒四子講

德論曰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長楊賦且人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

士贊曰樂記陰陽相摩鼓之以雷霆

吸日月之光

虞乎神明狃於道德

士贊曰羽獵賦創道德之固弘仁義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固覽

觀乎羣臣之有仁史楚世家三王弋道德場子學行篇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享也

張無

外以為置琢大朴以為杙

逸尺切士贊曰東都賦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

之無外爾雅兔罟謂之置郭璞曰置猶遮也淮南子明白大素無為復朴阮籍通老論君臣垂拱大素之

樸爾雅檝謂之杙郭璞曰檝也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

士贊曰老

子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七咎於是頓網從網魚獠若延邁通歷文王出畋十得賢人果明呂望子謂濱

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木蕃殖

士贊曰漢書諸侯王

表海內晏如顏師古曰晏如安然也孟子草木暢茂禽獸蕃殖

六宮斥其珠玉百姓

樂於耕織

士贊曰唐玄宗紀開元二年焚錦繡珠玉於前殿東都賦女脩織維男務耕耘寢

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

士贊曰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列子周穆王簡鄭衛

之處子娥靡曼者以樂化人注靡曼柔弱也

天老掌圖風后侍側

士贊曰

帝夢遊華胥之國既悟召天老力牧大山稽告以所夢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焉史本

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天鴻後漢匡衡傳風后察三辰於上然後天步有常周公錄職黃帝受命風后

後圖割地布九州也

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

士贊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

階者天之三階也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粒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謂大平孟康曰泰階三台

也每台二星凡六星詳見明堂賦注晉牽秀黃帝論曰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

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

大小哉

詳見上注

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

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於杜首豈與乎七十

二帝同條而共貫哉

土贊曰文選序曰式觀無始妙觀玄風楚辭遠古之初長楊賦

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太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生號唐禮樂志乾封元年封泰山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如圓丘之禮祀封玉冊置石函聚五色土封之明日又封玉冊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杜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立登封降禪新觀之碑以紀瑞焉開元十三年有事泰山皆如高宗之制東封還詔張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誇成功唐高宗紀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杜首羽獵賦序云其辭曰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得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漢董仲舒策制曰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而共貫與

君王於是迴蜺旌反鑾

理上真曰上林賦拖雲旌靡雲

旗西郁賦乘鑿與備法駕

訪廣成於至道問大

隗之幽居

土贊曰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

道之精又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高驟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闌浴楷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余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警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寰城之野今予病少瘳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哉黃帝曰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寧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云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使圜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

李詩

如也

士贊曰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契詭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罔象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以得之乎淮南子曰來莫知其所之也

李翰林集卷之一



李翰林集卷之二

東吳毛晉子晉重訂

古風

身十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山贊曰詩大序曰有小雅

什註曰自此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逮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雅兩都賦序王澤竭而詩不作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記王制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贊曰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詩野有蔓草鄭國風



也乎王東遷以後之詩孟子題辭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戰國者周末秦韓魏楚燕趙齊號為七雄後悉為秦所并潘岳詩荆棘成林

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賈曰揚子雲曰美哉斯文聆清和之正聲嵇叔夜琴賦

平之作雜騷蓋自怨生也揚馬激頽波閃流蕩無垠

賈曰揚馬者司馬相如揚雄也揚雄傳雄好辭賦先是詩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

每作賦擬之以為式本傳贊曰賦莫深於離騷反而

而馳騁云頽波者莊子注波流頽靡之義屈原九章

揚渺渺之無垠兮莽茫茫之無儀垠岸也言無畔岸也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賈曰詩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賈曰文

選有曹子建父子兄弟及魏中七子之詩劉公幹詩長太息綺麗不可忘聖代復元古

垂衣貴清真賈曰文中子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易繫辭黃帝垂衣裳而

天下治首書庚亮臨薨疏稱王羲之清真有鑒焉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賈曰左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謝朓詩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陸文中子關子明曰文質遞用世運相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賈曰記表記虞夏之

不勝其文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尚書璣璣鈴曰帝堯煥炳龍興可觀張

景陽七命皇道煥炳帝載繼烈司馬相如長門賦觀眾星之行列兮揚雄羽獵賦煥若大星之羅爾雅秋

旻曰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賈曰孝經序子曰

孔子刪詩為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彥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朓離德賦吹萬化而不喧

李詩

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之
 倏忽安事人間之舒舒也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序云雅者正也言王
 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文衰矣平王東遷
 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振戰國迭與王
 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人心澆中正
 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為離騷軒翥詩人之後奮飛
 詞家之前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屈平之
 後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頌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闕
 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夸尚
 綺靡摘章繡句競為新奇而雄辯之氣由此萎蕩至
 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
 自任矣覽其著述筆力翩翩如行雲流水之乎自然
 非思索而得豈欺我哉士贊曰李蕭遠選命論曰孟
 軻孫卿體于希聖從容正道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
 未之至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春秋序仲尼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絕筆於獲麟之一

句有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按本事詩話曰李曰
 才逸氣高與陳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
 齊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我而誰觀此詩則太白之志可見矣斯其所以為
 有唐詩人之
 稱首者歟

其二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
 顯譏之遂廢武妃進册為惠妃欲立為后潘好禮諫
 止之太白詩意以屬乎此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食
 於蟾蜍許慎曰蟾蜍蝦蟆月以况皇后蟾蜍以比武
 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
 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王贊曰史記天
 宮書日月薄蝕注云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
 傳曰日月赤黃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

往迫之為薄，虧毀為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注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楚詞：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曹植詩：迎風蟬螻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高中天，圓景光未沒。

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賢曰：紫微帝居也。蟬螻淫也。毛詩：蟬螻在東，莫之敢

指曰：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示之蟬螻，人乎紫微，則大明傷矣。大明日也。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大明以喻君也。夷傷也。月蝕於蟾蜍，日夷於蟬螻。則兩曜隔絕，萬象皆昏亂無主。秦苻堅幸慕容垂夫人，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卽此意。上贊曰：毛詩云：蟬螻在東，註：蟬螻，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爾雅：虹，蟬螻也。俗名爲美人。晉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漢書：光初元年四月丁巳，客星出東方，在胃八度，長三尺，歷闕道入紫微，留四十日滅。此用其字。唐五行志：永隆元年，虹蜺亘天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脅王者，易明入地中。明夷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廣雅：日月謂之兩曜。後漢

李邕明堂論如北辰居

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

而翠星拱之萬象翼之。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長門宮，司馬相如爲長門賦，以感信。漢武后得復幸，皇后謫在長門，則君心爲忿怒，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士贊曰：楚辭：風娘，娘兮木蕭蕭，漢外戚傳：陳皇后擅寵，驕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爲皇后，巫蠱祠祭，咒詛罷，退歸長門宮。

花不實天霜下嚴威

賢曰：按楚詞：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手葵菜石崇

婢翔風詩云：桂兮從有露，天愛在蛾眉。言桂味辛，不當有露，如皇后至尊，不當有間之者。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爲之永嘆哉。天霜天子之威也。士贊曰：前漢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蝸虫也。此用其字。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爲人所羨，亦爲人所憐。漢書：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唐書：玄宗皇后王氏帝爲臨淄王聘

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皇后又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有恩終無肯諂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言即死后凡守一懼為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非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廢為庶人賜守一死當時王誣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
帝亦悔實應元年追復后號

沾衣
田贊曰選何敬祖詩勤思終遙夕古詩淚下沾衣裴承蟾餘薄太清月為之鍾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為王后之靈也蟬竦入紫微而大明夷朝輝以喻武妃既得幸而玄宗卒為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昏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蕭蕭長門宮者王后事全與漢武陳后事迹相類二后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推原其由實衛子夫武惠妃爭

寵有以激之也陳后之廢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王后之廢王誣亦作奉羽帳賦以諷帝先後一致太白引以此證最為切當桂蠹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語天霜下嚴威者事發覺時帝自臨劾也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者白意若曰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况臣子之疎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其三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

齊王曰始皇立二十五年定荆置會稽郡二十六年虜齊王建初并天下過秦論云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顧至尊而制六合西都賦秦以虎視江文通恨賦云秦帝按劍諸侯西馳秦在關西齊楚燕趙韓魏皆在關東故云西來王贊曰史秦始皇紀初并天下議帝號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

昧死上尊號王為太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太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莊于天子之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明斷自天啓大略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
天下定矣

谷正東關
齊賢曰左傳天誘其衷故救邑心前漢贊雄才大畧史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吏名民曰黔首牧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函谷關在今陝州為秦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矣士贊曰秦李斯傳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左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謝玄暉詩文明固天啓括地志云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秦函谷關也圖記云西去長安四百餘里

銘功會稽嶺騁望瑯瑯臺
齊賢曰史路在谷中故以為名

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寂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還過吳從江乘度並海上北至琅琊東至之采射殺一巨魚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於沙丘初始皇以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乃並渤海以東過黃雜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德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瑯瑯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瑯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

刑徒
齊賢曰吏

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死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吏

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刑徒者七十餘萬人分作何房官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鳩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曰蓬萊方文瀛洲仙人居之請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藥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

之草生瓊田內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
 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不乃使徐
 福發童男女各三百人率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
 反列子仲尼篇子貢茫然自失莊子目茫然無見色
 若死

連弩射海魚長鯨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

齊賢曰史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

雲雷鬢鬣救青天何由覩蓬萊
齊賢曰史秦紀方士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滎成山弗見至之宋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士贊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長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

逃匿莫敢當者**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泉**
詩云維山崔嵬

下金棺瘞寒灰

齊賢曰漢書注應劭曰船上旄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卽位治驪山穿三

泉下銅而致棺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王贊曰白意若曰仙者清淨自然無爲而化秦皇之所爲若此求仙者豈如是乎宜其卒爲方士之所欺而不免於死也後之爲人君而好神仙者亦可鑒矣

其四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况也賈誼作吊屈原賦鳳凰翔

於十仞今覽德輝而下之山海經丹穴山有鳥狀如鶴五綵名曰鳳春秋元命苞曰周成王時鳳凰來舞於庭王贊曰韓詩外傳鳳延頸奮翼五色備舉漢書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園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文子曰色有五章左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注曰青與赤謂之文赤

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五色備謂之纁纁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
銜書且

虛歸空入周與秦見大赤鳥銜冊書集周社橫絕歷

四海所居未得隣齊賢曰史記漢高帝為楚歌曰鴻

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增繳尚安所施王贊

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

者也此六句是嘆美韓衆侯生盧生徐市輩吾營紫

能見幾而作如鳳高翔遠舉卒遠耽燕之害

河車千載落風塵齊賢曰范杵子曰丹砂可為金河

車可作銀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陰

道書蓬萊修棟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鑄

中以火炎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燒女次謂

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

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曰藥物秘海嶽採鉛青

黃芽郭璞遊仙詩高蹈風塵外

溪濱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

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賜黃金珠砂

雌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輕體郭景純遊仙

詩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李善注云庚仲雍荆州

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去影颺車絕迴輪

濟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佑容發大樓知君在秋

浦則大樓當在秋浦羽駕言乘鸞駕鶴颺車言御風

載雲王贊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

也浮丘翁授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於緱氏山頭

乘白鶴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此用其

事潘尼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葛洪神仙傳王

遠字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從天上下不從道行漢枚

乘書曰景滅跡絕仙傳西王母所居宮闕在龜山崑

崙之圃閨風之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尚恐

丹液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齊賢曰抱

朴子曰考久視之方莫不以還丹金液為大要丹液之願既不獲申則攬鏡徒見白髮羞彼仙人之控鶴

者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士贊曰選古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謝元暉詩清鏡悲曉髮桃李

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境長與韓眾親

齊賢曰鮑

照詩艷陽桃李節此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楚辭造旬始而觀清都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

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眾否曰聞

之神人曰我是也士贊曰阮嗣宗詩天天桃李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史秦始皇紀侯

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舉以刑殺為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

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大怒曰吾前召文學方術士其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以求奇藥今聞

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巨萬計終不得藥徒效利相告曰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

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

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謫發徙邊此篇遊仙詩太白自言其志云

其五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齊賢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錄異記金星之精墜於漢南圭峯之西號為太白其精化為白石士

贊曰雲笈七籤太白洞周延五百里名真德之天是鬼谷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有祠堂今在長安名曰

玄德洞天仙人張季連治之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曹子

建詩山樹鬱蒼蒼選古詩仰觀眾星中有綠髮翁披列陶潛詩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

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

齊賢曰郭璞遊仙詩中有冥寂

士謝靈運詩披雲臥石門士贊曰郭璞詩中有一道
士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老子不笑不足以爲道論
語子不語怪力亂神鮑照詩沉吟不語若有意左思
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

琴
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以鍊藥

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

齊賢曰許慎註淮南子曰真人真德之人古詩

長跪問故夫穀梁子曰軍人策皆笑何休註盛笑呂
氏曰三軍露齒之狀太白金陵送權十一序云吾希
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爲三十六帝之外臣四
明逸老余呼爲謫仙人蓋寶錄耳淮南子若士與盧
敖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
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視不見乃止文子曰
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七命曰揮鋒電滅王贊曰莊子
曰古之真人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又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

君者吾未嘗啓齒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

啓玉齒抱朴子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霓

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

齊賢曰葛洪求爲勾漏令就求丹砂士贊曰詩云瞻望不

及涕泣如雨爾雅春爲蒼天郭景純曰萬物蒼蒼然
生此言五情蒼然而生也蒼青也猶今人有觸於中
青色見於面也謝玄暉詩平楚正蒼然莊子五情好
惡古猶今也又子其內熱歟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
砂木精得金乃并孝經緩神契仙藥之上者丹砂陶
潛詩念之五情熱太白少遇司馬承禎謂其有仙風
道骨可與學仙太白亦有志焉凡方外異人圖錄丹
訣無不參表其四其五兩詩非泛然之作蓋亦一時
紀實之辭也

其六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齊賢曰韓詩外傳曰詩云岱馬依非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潘安仁詩徒懷越鳥志眷戀巢南枝淮南子曰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王贊曰董仲舒策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左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

飛雪迷胡天

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班固燕然山銘攝冒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注云單于祭天所也蔡琰胡笳云疾風千里兮揚沙又悲憤詩云陰氣凝兮雪夏零王贊曰漢書秦築長城置鴈門郡唐地理志代州鴈門郡中都督府有三府東治鴈門有守捉兵上有東陁關西陁關一說代山高峻鳥飛不越唯有一缺門鴈來往向此缺中過人號曰鴈門山出鴈鴈過多被鷹捉而食鴈欲過皆樹待而不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退缺中鷹見鴈銜蘆拒之不敢捉楚辭飛雪千里

蟻蝨生虎鵠心魂逐旌旃

齊賢曰嚴安曰介冑生蟻蝨鵠勇雖其聞無已一及

乃止故趙武靈王爲冠以表武士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縣旌終無所泊爾雅注旄首曰旌因章曰旄周司常全羽爲旄析羽爲旌通帛爲旛雜帛爲物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

宣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廼

召拜廣爲北平太守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載不入界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後三歲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將四萬騎圍廣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天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胡虜益解明日復力戰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廣軍自當亡賞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廢

下口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
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從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
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
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班固曰
武帝廣開三邊李善曰三垂西方南方東方羽獵賦
序割其三垂說文垂遠邊也士贇曰史記荆通說韓
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此篇感
諷之詩於時必有所為而作也

其七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齊賢曰廣記桓闓事陶弘景為執役之士辛勳十餘
年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庭中桓服天衣
駕白鶴升天而去真君傳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
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
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無自
然玉皇治化江淹詩日暮碧雲合士贇曰抱朴子曰

行則逍遙太清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琅邪阜鄉人
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
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
置去留書以赤玉馬一量為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
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
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云
贊曰寥寥安期虛質高清真光適性保氣延
生聊悟秦皇遺寶阜亭將遊蓬萊絕影清冷
兩兩白
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送天聲舉手遠

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齊賢曰天文志

三台六星兩兩而居玉童仙人侍從樂善王子晉之
笙其制象鳳翼亦各參差竹管於緜氏山月下吹之
莊子天籟注言天聲甚詳史類云流星言去之速也
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
花正黃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
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丸士贇曰選甘泉賦

天聲起兮勇士厲曹子建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方朝霞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道經雲乎夫人宴坐于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而謂曰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亦謂之大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吾所受寶書可以出火入水燼光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入視存身與天相傾也此篇亦遊仙詩體恐是贈答之詩非泛然之作也

其八

咸陽二三月官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百鳥鳴花枝玉翹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實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

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子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實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羊棊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主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土人翁飲大噉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實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實自董偃始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非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騎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賦達身已老草玄鬢

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爲此輩嗤齊賢曰魏楊修答曹子建書曰吾家子雲

老不晚事前漢揚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為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揚賦以風哀帝時下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雄用心於內而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王莽時劉歆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于茶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茶四裔辭所連及便救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請問其故迺劉茶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漢書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選古詩焉者變情費但為後世嘔王贊曰子雲白以自况也此詩感賦也

其九

莊周夢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曰莊子云昔昔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必有一辨矣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堅牢哉王贊曰莊子聖人達網繆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齊賢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齊賢曰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昔時為侯今為園任緣而已

終日營營復何求哉毛詩營營青蠅又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士贊曰莊子無思慮營營此詩達生者之辭也然意却有二節謂忽然爲人化爲異物忽爲異物化而爲人一體變易尚未能知悠悠萬事豈能盡知乎况又何能知桑田滄海之變乎故侯種瓜富貴者固如是也既燭破此理則尚何所求而營營苟苟以勞吾生哉

其十

齊有個僮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

却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願向平原笑

齊賢曰江淹詩光曜世所希此篇蓋慕魯連之爲人排難解紛功成而無取也按史記其畧曰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個僮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合趙尊秦爲帝乃

見平原君曰將余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則仁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六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丘新垣衍安在哉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即爲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利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無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君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煩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假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以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君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

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遂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
 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
 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
 虞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
 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
 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
 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
 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
 魯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
 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
 下之士者為人排患解難得綸亂而無取也即有取
 若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終身不復見唐書釋音備黨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
 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耀天下人所
 同仰曹子建詩大國多良才譬海出明珠曹贊曰張
 景陽詩魚目笑明月注明月寶珠也漢司馬相如傳
 笑聲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齊賢曰澹蕩猶放蕩
 也左傳叔向拂衣從

之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李善曰謂鑿
 音和士贊曰太白平生豪邁視權臣浮雲富貴此
 詩蓋有慕乎仲連之為人也
 鮑照詩春風澹蕩俠思多

其廿一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齊賢曰太白之意謂若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
 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不改柯易
 葉自非眼煉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
 仙哉博雅云黃河出崑崙崑崙山東北隙入東海離騷云
 指西海以為期王逸注引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
 四海言皆迫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
 逐國鳥逐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
 萬仞方八百里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士贊曰禹貢導河入於
 海博物志云東海謂之溟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左太

沖詩白日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

貌豈長在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

也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士贊曰

劉向列仙傳子英贊曰遂駕雲螭超步大極郭景純遊仙詩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選古詩剡車駕言

蕭愨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

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太白此詩亦此之意古詩欲用世而留名太白則欲學仙以離

世其見趣又出乎流俗矣

身廿二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
齊賢曰毛詩何彼懷矣華如桃李太白謂松柏挺然

孤直不能如天桃艷李嫣然媚人也王贊曰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荀

卿子曰桃李情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闊長

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

學及光武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

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為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

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上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

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

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

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難焉漢書酈食其長揖不拜王贊曰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漢書東方朔曰一當萬乘之主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陸機詩昭昭清輝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冥棲

巖石間 齊賢曰張景陽詩清風激萬代謝靈運詩清辭灑蘭藻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曹子建詩光景不可攀陶潛詩歌竟長歎息王贊曰漢書王貢龔鮑傳序揚雄論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太白亦有高尚其事之意此詩有所慕而作

其十三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

齊賢曰鮑明遠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漢書王

貢龔鮑傳序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繁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策為言與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闕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揚雄少學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李強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誦強以為不然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王贊曰此兩句意出於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之意謂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為

騶虞不虛來鸞鷲有時

此天地之平道德之賢也

鳴齊賢曰騶虞白質黑文尾長于羶不食生物不履

生草可謂有仁心也毛詩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玉篇鸞鷲屬之屬說文鸞鷲鸞鳥也周興鸞鷲鳴于岐山王贊曰此乃喻聖賢不虛生其出也有時

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沉寘賢

曰博物志昔有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濱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造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者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為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贊曰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檣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客星犯牛女檣機石為東方朔所識河圖記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李陵詩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漢書曰蜀嚴湛冥父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深沈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江淹詩誰能

測幽微此詩評史詩其自負之意亦深矣大意與詠子陵詩意同

集十四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

齊賢曰胡關胡虜之關若鴈門關玉關陽關之類諸胡出入之門史記漠北地平無草木多大沙毛詩何草不黃土贊曰易通卦驗曰異氣不至則大風揚沙鮑照詩寒風蕭索一且至竟得幾時保光華莊子終古不忒按木落元本作歲落齊賢本作木落木落理差順今從齊賢本禮記草木黃落 荒城空

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嗟峨菽榛莽齊賢曰

北方流沙也史記匈奴傳趙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漠杜佑通典大漠國在鞠國非與骨師相接正觀二十一年通杜預注左氏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左傳凡邑有宗廟

先君之主曰都無日邑千霜千年也如杜詩七暑三
 霜云上林賦崔嵬嗟峨服虔注漢書榛木叢生也蘇
 城賦灌莽杳而無際王贊曰唐初以葛羅祿候部
 置大漠州都督府又析大漠州置金附州都督府並
 隸非庭都護府潘岳關中
 詩所腦塗地白骨交衢

赫怒我聖皇勞師事鼙鼓

齊賢曰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漠北有強

胡強胡者天之驕子也毛詩王赫斯怒聖王玄宗也
 玄宗承國家富庶後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相李
 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為患左傳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樂書鼙鼓者所鼓司馬五鼓推而上
 之主執路鼓鼓之尤大者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鼓
 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
 鼙鼓既勞師於鼙鼓之間則陽和生物之仁盡變而
 為殺僇之氣矣士贊曰古詩借問歎者誰記樂記衆
 君子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

萬人哀哀淚如雨

齊賢曰騷動也悲也按唐書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

六萬討閣羅鳳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後遣
 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為
 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騎卒二十萬天下究
 之則三十六萬當為二十六萬士贊曰禮記仲秋之
 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蔡琰胡笳十八拍云聞是
 漢家天子兮布陽和詩云哀哀父母又泣涕如雨

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關山苦

齊賢

曰毛詩孝子行役論語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史
 記晏敬齊人戍隰西戍猶守也王褒燕歌行無復漢
 地關山月古有度關山謝子贊曰毛詩嗟予子行役
 夙夜無已顏延年詩嗟予怨行役蔡琰胡笳十八拍
 云關山阻脩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盧子諒詩李牧鎮

今行路難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
 備匈奴匈奴小入佯非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問

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為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
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越邊豺虎指匈奴七
詩盜賊如豺虎今以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張度陀
為雲南太守可以戢豺虎哉七贊曰此詩專指北邊
而言當是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
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
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高固吐蕃舉國守之今
頓兵其下非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
意不決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
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
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而
卒八載上命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
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
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檣木及石唐兵
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
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亡畧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
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古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
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

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
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以李牧比忠嗣漢張
耳陳餘敘傳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

身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棄
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
在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
士謂之黃金之臺王隱晉書曰段匹磾石勒進屯故
安縣攻燕太子丹金臺上二說不同并存之其後樂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與秦楚三晉合
謀伐齊齊敗潛王出亡士贊曰鮑照詩將起黃
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奈何

青雲士棄我如塵埃

齊賢曰伯夷傳云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

能施於後世哉毛詩不我遐棄士贊曰古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左思詩

曰視之如塵埃

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

齊賢曰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

歌笑則不惜朱王之費至于賢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

而不肯輒下士贊曰史平原若傳李同曰若之後宮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淮南

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後漢鍾離意傳藥菘河內人

家貧為郎嘗獨直無被枕止食糟糠頭宗夜入臺輒見松問其故其嘉之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此

醢蓋譏時相好色而不好德者

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

齊賢曰鶴一作鶴楚

辭黃鶴之一舉今知山川之行曲再舉今睹天地之闊方臨國中之衆人今託回颺乎尚羊王逸注賢者

亦宜高望遠慮以知君之賢愚也蘇子卿詩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士贊曰韓詩外傳田饒曰夫黃鶴

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梁若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雞有五德君輕之以其近也飛來雙白鶴篇曰

五里一反顧十里一徘徊太白少有高尚之志此詩豈出山之後不為時相所禮有輕出之悔歟不然何

以曰方知黃鶴舉千里獨徘徊可讀其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慨

身十六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

一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

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晉書張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

傲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
 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
 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
 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
 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
 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
 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
 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墜水使人沒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燿紫有文章沒者懼
 而返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
 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吳王以歐冶
 子所作劍五純鈞二湛盧三豪曹四魚腸五巨闕
 示秦薛燭燭善相劍見純鈞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
 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
 水溢於塘列士傳眉間尺者眉間廣一尺楚人干將
 莫邪之子楚王夫人抱鐵柱心有所感後產一鐵楚
 王命莫邪鑄為雙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此雌進

楚王劍在匣中常常悲鳴士問羣臣羣臣曰焉知憶
 其雄王怒改莫邪殺之士贊曰按此篇是用吳越春
 秋楚昭王問風胡子及晉書張華答雷煥書之事而
 成詩其間芙蓉字却出越絕書今子見所引張華事
 是矣而所謂吳王問劍於薛燭者不載出處詳味似
 是越絕書語句復爾非說豈當時率爾不經詳對邪
 抑不祖越絕而它有傳記如此邪雖然二書者不家
 有之因詳錄全文于后吳越春秋曰吳王有女滕玉
 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玉前嘗半而與女女
 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閻問痛之葬於
 國西闔門外鑿池積上文石為梓題漆為中金鬲玉
 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
 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
 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
 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玉湛
 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
 人非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
 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

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
 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已送其死女今湛
 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
 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
 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
 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
 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奇氣
 託雲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
 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
 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
 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洲其直者有市之齋三
 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亦董
 之山已合無雲若仰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冶
 死矣雖隕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室而况有
 市之鄉駿馬千足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
 以爲寶越絕書外傳記寶劍篇曰昔者越王勾踐有
 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
 曰亦有寶劍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

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豪曹薛燭對曰豪
 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已墮
 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
 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王曰然巨闕初
 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遇者
 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穿銅釜絕鐵鑊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鉤
 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陛而深惟簡衣而
 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瓠爛如
 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
 如瓊石觀其木煥煥如冰釋釋此所謂純鉤耶王曰
 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
 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
 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籥
 龍持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
 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
 曰純鉤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閭之
 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

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
 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
 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
 閭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
 閭使專諾為秦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其
 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
 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牽神不下歐冶即死雖復傾城
 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
 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張景陽七命光如散電
 質如耀雪形震薛獨光駭風胡或馳名傾秦或夜飛
 去吳盧湛詩緇成飛沉鮑照詩雙劍將別離先在匣
 中鳴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澤無底楚關有
 崇高一為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
 千祀倘還并太白之詩似擬此作故全歸之

其十七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
 洪縣蔚藍洞天存焉婺州

亦有金華山葛洪神仙傳皇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
 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
 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
 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十乃問之曰吾
 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
 所在願道君為言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
 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
 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
 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
 無數遂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
 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
 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何
 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
 平其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
 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畧盡
 乃復還去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平改字
 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
 者數十人焉郭璞遊仙詩駕鴻乘紫煙士贊曰劉向

列仙嘯父傳贊曰丹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士贊曰史

火翼輝紫煙成蓋記留侯世家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沈休不

知繁華子擾擾何所迫文詩所願從之遊史記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

崑山採瓊藥可以煉精魄賢齊

曰阮嗣宗詩昔曰繁華子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崑

山崑崙山也西京賦居瓊藥以朝餐陸士衡詩上山

採瓊藥江淹詩憑淪駐精魄士贊曰選古詩極宴娛

心意感感何所迫淮南子樹崑崙以下地中有曾城

九重珠樹在玉樹瓊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

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瓊樹在其北楚辭屑瓊藥以為

椽准南子愛養其精神撫節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

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此亦遊仙詩其間微寓嘆世之

意而已

月十八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為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齊賢曰斷腸花猶唐明皇以千葉桃為銷恨花任昉

以萱草花為療愁花之類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

熳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為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

落隨逐東流之水左太冲詩云俯仰生榮華咄嗟復

凋枯人於斯世正如是耳士贊曰天津按三輔記云

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端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

都象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

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

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齊賢曰古詩云新人工

持比素新人不如故士贊曰江德詩織素以縑

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雞鳴海色動謁

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樓齊賢曰海色曉

天色珠明如海氣朦朧然毛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西

京記上陽宮西有西上陽宮湖宮夾谷水架虹橋衣
以通往來王仲宣詩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輝

冠照雲日朝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賢

曰選詩春色滿皇州漢馬太后詔曰前過濯龍門上
見外家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古詩日出東南

行云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士贊曰謝靈運詩雲
日相輝映鮑照詩表裏望皇州又詠史詩鞍馬光照

地行人皆辟易志氣橫嵩丘齊賢曰項羽傳人馬俱
驚辟易師古曰開張而

易其本處懷舊賦不歷嵩
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 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羞

齊賢曰劉孝標辨命論曰開東閣列五爵周禮珍用
八物士贊曰選古樂府入門各自媚蜀都賦日吉辰

良置酒高堂家語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
鍾列鼎而食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 香風引趙

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齊賢曰南
都賦齊僮

唱今列趙女座南歌今起鄭儷曹植文華相行曰齊
派楚舞紛紛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美漢於其山

下紫園殿水養紫鴛鴦齊賢曰齊
相離士贊曰任彥片表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呂延翰注曰趙女歌舞妓也潘岳詩蕭管悲且清張
元帝慕要齊歌曰詠吳歌曰飲楚歌曰豔淫歌曰哇

宋禮樂志鴛鴦齊賢曰
十二器列自成行 行樂爭晝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

不退自古多愆尤齊賢曰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
行樂耳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

也齊賢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如
此士贊曰選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李少卿

詩三載黃犬空歎息綠珠成纍齊賢曰嶺表錄異
為千秋齊賢曰嶺表錄異

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
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秀矯詔殺崇正當

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
於宮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士贊曰李斯黃犬事兒擬

李詩

恨賦

何如鴟夷子散髮掉扁舟

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耻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富至巨萬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贊曰鍾會遺榮賦散髮掉臂永絕一丘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此詩之作其有所諷歟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閣人亦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斯石崇之禍乎何如范蠡之勇退為高也

真十九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齊賢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白日升天古詩纖纖出素手玉逸津楚辭芙蓉蓮花也洞仙傳茅濛入華山修道白日升天先邑中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大清又孫文陽

王文上與呂文敬曰我三人皆太清大和仙人採藥以成新學者士贊曰爾雅華山為西嶽高書曰巡狩至於西岳注曰西岳華山華山記曰山頂有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焉古詩迢迢牽牛星集仙錄明屋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中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階級玉女祠前有五石曰瓠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尺焉淮南子臺簡以游

霓裳曳廣帶飄拂昇天行

齊賢曰鮑照昇天行

士贊曰楚辭青雲衣兮白霓裳古樂府攬衣曳長帶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衛叔卿中山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問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堅然不應忽不知所在上贊曰謝靈運詩高揖九州外唐開元記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嵒起

神仙傳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

李詩

卷三

三

年八月壬辰老武皇帝閉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
 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
 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
 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
 本意謂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問云是朕
 臣也於是帝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在帝甚
 悔恨即遣使伯梁求見其子度世之華山尋之到其
 處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
 鬱於其上白玉為牀有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
齊賢曰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
 數仙人執節立其後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
齊賢曰 恍恍與之去駕鴻凌紫冥
 曰郭璞遊仙詩駕鶴乘紫煙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
 太白為翰林供奉道不合辭去浪跡天下已而祿山
 反籍流洛陽則太白真能全身遠害矣 **俯視洛陽川**
王贊曰 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 **俯視洛陽川**
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齊賢曰 孟子曰登太山而
 小天下蓋登秦華山而望之則俯視洛陽矣戰國策
 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揚子

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曹植詩豺狼當路當李善
 曰豺狼以喻小人也安史亂離之際朝廷借回紇兵
 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曹賞功不分流品
 故曰豺狼盡冠纓也太白此詩似予紀實之
 作豈祿山入洛陽之時太白適在雲臺觀乎

其二十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齊賢曰 按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卻克戰于鞏
 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
 府舊為齊州爾雅荷芙蓉郭璞曰別名芙蓉士贊曰
 按系欽水經濟水入東非華不注山鄒道元注曰單
 拔秀澤不連陵以目高虎牙綠立孤峯特拔
 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 **蕭颯古**

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齊賢曰 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常
 居西王母石室中周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
 鹿而行王贊曰列仙傳衛叔卿乘雲駕鹿傳于華山
 石上追之不可得又呼千先者漢中閔下卜師壽百
 餘歲臨去呼酒家媪令急裝便有仙人持二茅狗來
 至于先持一與酒媪因各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常於
 山大呼曰子先酒母在此
 此用其事以伸已意也

含笑凌倒景欣然願相從

齊賢曰沈休文詩一舉凌倒景凌陽宰實于明經曰
 倒景烝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士贊曰陶潛賦
 曰舍言笑而不分淮南子所忻然常自以為治運
 則食其傳曰吾所願從沈休文詩所願從之遊江
 與親友別欲語再三咽

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

多零落選古詩一彈再三嘆
 齊賢曰陸士衡詩嗚咽辭密
 雪齊賢曰北山移文青松落蔭白雲誰侶蘇子卿努
 力愛春華士贊曰尚書勗哉注曰勉也鮑照詩願

君松柏心採照無窮極禮記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必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劉孝標絕交論援青松而示心指白水而旌信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世路多險艱白

日欺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
齊賢曰王仲宣詩悠悠世路亂

離多阻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士贊曰顏延年詩首路踟躕險艱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散又紅顏零落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江淹別賦曰造分手而銜涕謝宣遠詩分手東城闌古詩離家千里客蘇子卿詩去去從此辭江淹詩遊子何時還
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度空聞紫

金經白首愁相誤
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古詩服食求神仙

多為藥所誤王贊曰鮑照詩丈夫生世會幾時陶潛歸去來辭曰寓形宇內復幾時局不委心任去留又詩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孫子兵法曰速如飄風抱朴子曰鄭生唯見授金丹之經謝惠連詩毋貽白

首撫已忽自笑沉吟為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閒余

步齊賢曰阮籍詩膏火自煎熬曹子建詩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士贇曰曹孟德詩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楚辭王逸九思怨上曰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沈約詩聊可閑余步終留赤玉鳥

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王贇曰列仙傳安期生留赤玉鳥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詳見第七首詩注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江淹詩太谷晦蒼蒼此篇遊仙詩意分三節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鳴咽第三節是泣別之際忽

翻然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為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為名利煎熬耳於已分上事初何所益未四句是決意遠遊之辭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為親友之戀哉此詩恐其是一時與親友話別者故中言不能忘情之詞未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其是

能忘情之詞未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其是

能忘情之詞未有永訣割斷之語也

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傳

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陸士衡詩遺響入雲

葉吞聲何足道歎息空凄然齊賢曰張負與崔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寡婦賦撫衾禍而歎息王贇曰鮑照詩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踟躕不敢言江淹恨賦莫不歎恨而吞聲陶潛詩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漢薄姬傳漢王心悽然於薄姬此篇感嘆之詩也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不遭能不讀其詩而為之吞聲嘆息也與

肯吞聲寡婦賦撫衾禍而歎息王贇曰鮑照詩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踟躕不敢言江淹恨賦莫不歎恨而吞聲陶潛詩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漢薄姬傳漢王心悽然於薄姬此篇感嘆之詩也高才者知遇之難卑汚者投合之易古猶今也士負才而不遭能不讀其詩而為之吞聲嘆息也與

不遭能不讀其詩而為之吞聲嘆息也與

李詩

李詩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躑躅長嘶鳴

齊賢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毛長詩傳咽憂不能

息感舊賦胡馬仰朔雲嘯賦奏胡馬之長嘶向寒風

乎非朔楮白馬賦望朔雲而躑躅足士贊曰隴頭水事

見一卷注魏武帝詩非風聲正悲選古詩胡馬作北風鮑照詩胡風吹朔雪千里渡龍山

我心緬然含歸情齊賢曰張景陽詩感物多所懷沈

日緬然貌王贊曰曹植詩感物傷我懷陶潛詩日緬然踈層丘

昔視秋蛾飛今見春

蠶生嫋嫋桑柘葉萋萋柳垂榮齊賢曰毛詩昔我往

思雨雪霏霏曹子建詩昔我初遷朱華未稀今我旋止素雲雲飛太白意同此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

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華如結柳條爭榮猶未待歸士

贊曰沈休文詩寧憶春蠶起楚辭嫋嫋兮秋風王逸

日嫋嫋風吹木動貌謝玄暉詩桑柘起寒煙

急歸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

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齊賢曰王逸楚辭注謝去也

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士贊曰

曹植與吳質書日不我與曜靈急節孔子家語日

文泊卒敬姜日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日揮涕不哭以

手揮之也江淹別賦去復去兮長河浦又寢與何時

平此篇別情之詩其亦感物與悲觸景傷懷也歟

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曰庭綠庭草也張景陽詩晚節悲年促郭泰機

詩天寒知運速士贊曰江淹賦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李詩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詩野有蔓草零露團方注云傳
 溥然盛多貌溥本作團徒端切謝惠連詩團團滿葉
 露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相

續齊賢曰張景陽詩人生苦海內忽如鳥過目又蕩
 於於邪志何為自結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
 山止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士贊曰列子齊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
 鬱芊芊若何滴滴者步邱切或作滂滂去此國而死
 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柯艾孔梁紅據皆
 從而泣曰豈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鴛馬稜
 卓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
 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
 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
 守之則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
 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
 簞笠而立乎賦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
 君入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

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詭謀之
 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與鵠
 自罰罰二臣
 者各二鵠焉
物苦不知足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

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當秉燭
齊賢曰光武
 燭奉彭書曰

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魏公苦寒行羊腸坂詔
 屈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干營曰三萬六千
 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雖太白造詞如此然其意却
 相於左傳絳縣人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師曠曰
 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三萬六千六百有六旬此所
 謂奪胎換骨使事而不為事使者歟此篇大意謂人
 生在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猶春而夏夏而秋秋
 而冬四時代謝功成者夫理之常也奈何畏死戀戀
 斯世常懷不足之嘆而謬用其心哉既如此不知止
 足則百年之內惟當夜夜遊宴以留連
 光景而已識者觀之豈不大可笑歟

其二十四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齊賢曰毛詩大車檻檻劉公幹詩廣路揚埃塵天台賦義和亭午風俗通南非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史蘇秦既為從長佩六國相印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漢書音義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選詩王侯多第宅甲宅猶甲第也 王贊曰漢田蚡傳路逢聞雞者冠蓋何輝赫治宅甲第田園極膏腴

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齊賢曰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民聞雞走狗陳思王名都篇聞雞東郊道左太冲詩冠蓋陰四術鼻息干鼻也劉劭趙郡賦煦氣成虹蜺孟人皆有怵惕測隱之心王贊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聞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賈者或弄木雞又陳鴻撰東城老父傳云賈

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解鳥語昔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即位治雞坊于兩室聞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上好之民風尤甚諸王外戚公主侯家傾帑破產以饋雞直狎中男女以弄雞為事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傍召入為雞坊小兒衣食右龍武軍昌三尺童子入雞羣如狎羣小壯者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能知之舉二雞喂而馴使之如人護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試殿庭皆中帝意即日為五百小兒長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東封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屍歸葬雍州縣官為葬器車乘傳洛陽道十四年三月衣闢雞服會玄宗于溫泉當時天下號為神雞董時人為之語曰生兒不用議文字闢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綉衫隨軟轡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治道澆喪車八月五日千秋節賜天下酺或酺于洛元會

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
 從昌冠鵬翠金華冠錦綉繡袴執鐸拂導群雜敘
 立千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矚吻磨距
 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
 決強者前弱者後隨昌鴈行歸於雞坊角觝萬夫跌
 劍尋撞蹴毬踏繩舞千竿顛者意索氣沮已遂巡不
 敢入豈教綠擾龍之徒歟太白此詩似為此等而作
 西都賦冠蓋如雲荀子曰月不高其輝不赫曹植七
 故慷慨則氣成虹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齊賢曰
 堯尚書休惕惟厲琴操云
 堯大許由之志神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
 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
 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士贊曰逸士傳巢父
 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
 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
 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
 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
 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

牛還耻令牛飲其下流也史記陰傳謂通曰跖之犬
 吠堯非其主也此篇諷刺之詩蓋為賈昌輩而作末
 句謂世無高識者故莫知此等之為跖行而
 太白輩之為賢人也亦太白不遇而自嘆歎

其二十五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齊賢曰莊子曰唐虞始為

子注澆薄也梟與澆同王逸注楚辭桂樹芬芳以興
 屈原之忠良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墜惡木之
 枝離騷華木根以結菹芳貫薜荔之落藻李廣贊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士贊曰莊子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相喪矣晉武帝紀制曰武皇制奢俗以變
 儉約正澆風而反淳朴選王簡栖撰頭陀寺碑文澆
 風上派淳源下噴愛流成海情塵為岳古詩蘭芳無
 人采淮南招隱賦攀援桂枝芳聊淹留陸士衡詩

不息惡木陰

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

無窮門

齊賢曰淵明詩日入羣動息莊子黃帝見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夫百物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王贊曰史天官書曰亦有天運願延年詩飛奔互流綴宋玉招魂曰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此篇謂世不知有道者之可道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淳源為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莠枝者以比有道者不見用反摟惡木根者以比不道者反見用焉此兩句伸上世喪道之意也所以批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比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然焉耳此兩句伸上

道喪世之意也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澆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汨汨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蟲鳥獸之爭飛奔而已可勝嘆哉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為有道者之歸廣成子乃上古有道之人黃帝之師故托廣成子而言也吁讀此詩者百世之下猶有感激

真二十六

碧荷生幽泉朝日豔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

齊賢曰翠芙蓉芍木末王逸注芙蓉荷也生水中玉篇荷芙蓉蓮荷實粒預注左傳美色曰豔曹子建詩朱華冒綠池謝莊詩秋榮冒水潯景福殿賦朝日耀而增鮮陸士衡詩密葉成翠幄曹植詩被服麗且鮮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

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

齊賢曰張衡七辨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艷陸士衡樂府秀

色若可食尚書至治馨香七命曰飛霜迎節士贊曰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王康瓠詩

霜周結根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齊賢曰古詩結根大

朱顏有華池陸士衡詩移居華池邊士贊曰陸機詩結根

與且堅孟子得其所哉魏文帝詩夕宴華池陰此篇

荷與華池比也興謂君子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

其二十七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羅敷豔歌秀

色若可食陸士衡詩飛陸躡雲端王贊曰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文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淮西

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

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

齊賢曰艷歌淑貌耀皎月美女篇曰容華耀朝日漢書李

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班婕妤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亦

此意士贊曰莊子眉目顏色之好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江淹詩閨草含碧滋

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齊賢曰陸

機詩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美女篇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左傳嘉耦曰妃

又曰齊大非吾偶江淹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陸士衡詩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士贊曰詩云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曹植詩結髮辭嚴親來為君子仇此詩比興與二十六首同意謂懷才抱藝之士惟

恐未見用之時而老之將至思得君子而附離與共爵位而用世也士有志而不遇者讀之能不一唱三

李詩
嘆而有餘
悲也邪

其二十八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

士贊曰陶潛詩東方有一士常有好顏容孫子兵法

日速如飄風

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士贊曰張景陽詩秋草含綠滋春秋

元命苞曰霜以殺草記哀公問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

蓬古來賢聖人一一誰成功

齊賢曰人之容色易變如時景易過草綠俄白

且晝俄夜不覺蒼鬢颯然成衰蓬矣劉備見劉裏肉生慨然流涕曰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其士贊曰古詩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
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
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士贊曰造化權輿所載作周昭

王商征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齊賢曰莊子廣成子曰我脩身千二

百歲吾形未嘗衰又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綉約若處子吸風飲露乘雲氣駕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沈休文詩賓至駕輕鴻士贊曰神仙傳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漢武帝內傳曰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此言人暫少忽老光景易流于變萬化未始有極然不若仙化之為高也

其二十九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

齊賢曰三代之末分為戰國韓魏燕趙齊楚秦號為

七雄春秋孔演圖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班固賓戲七雄慮闕分裂諸夏前漢天文志秦以兵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士贊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宜亡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王

李詩

卷三

三

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

齊賢曰王風王國之風黍離以下是也王贊曰詩太序亂

世之音怨以怒又關雖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淮南子曰苦繁紛拏以相交持又苦繁亂澤巧偽紛拏至

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齊賢曰

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古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四十里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中以長生之專授喜喜又請教戒老子語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道德經乃與喜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之所終王贊曰淮南子夫至人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抱朴子曰故箴警在平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陸士衡詩輕舉來紫霞唐以老子為祖太白乃與聖皇帝九世孫故植吾祖
聖賢共淪沒臨岐胡咄嗟
齊賢曰古詩聖

賢莫能度左思詩咄嗟復凋枯抱朴子曰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隸終與塵壤之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王贊曰此詩其作於安史亂離之後遭難被黜之時乎不然何有羨乎古人之高飛遠舉者耶其志亦可哀矣

其三十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

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古大道淪喪不可復還

世之人以榮枯得喪為一身之損益惟名利是趨王贊曰江淹詩玄風空外慕庾元規表曰沐浴玄風梁昭明太子文選敘曰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莊子曰道喪世矣江淹詩遊子無擾擾季葉人鷄鳴趨四關
齊賢曰孟嘗君入時還釋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如食頃秦追果至

鮑明遠詩雞鳴關吏起陸機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東成臯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結客行云升高臨四關于贊曰鮑明遠詩擾擾遊宦子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而起莘莘為利者跡之徒也

馬門誰知蓬萊山

齊賢曰史記宦者門旁有銅馬故謂金馬門馬援傳武帝時相馬者

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認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金馬門蓬萊山見其上注上贊曰三輔黃圖金馬門武帝

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司馬門因以為名東方朔

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此言人但知人間

之富貴而不知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閑王贊曰左

海外之仙景也似不任乎羅綺綠酒晒丹液青娥凋素顏齊賢曰抱

昔從鄭君受丸丹及金銀液經晉大康元年為醜屎

酒于太廟宋高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曜青娥

方言秦晉間美貌謂之娥王贊曰陶潛大儒揮金椎

珠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齊賢曰莊子

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禮

儒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

布種死何含珠為獲其鬢學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

徐別其類無傷口中珠淮南子凡海外三十六國三

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

其東南方曹植詩山樹蠶蒼蒼士贊曰此詩太白感

時憂世之作也意謂古道日喪季世之人不復返樸

泪没于名利聲色之場至死不悟所謂儒者又皆假

經誤世之人借儒術以行其竊取之心漢諺所謂懸

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者皆是也彼豈知大道

無為自然之化哉三珠之樹喻大道也雖蒼蒼在前

乃如之人目冥然無見安能攀而至乎憂憤之意微

身三十一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

璧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

齊賢曰史秦始皇紀三十

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卿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流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注云服虔曰鎬池君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索隱曰按服虔云水神是也江神以璧遺鎬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相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
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

率避之入桃花源中與斯世隔絕矣漢書云吾屬無患矣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源中武陵漁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忽逢桃花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盡水源便得一山有小口捨舟從口入豁然開明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見漁人驚問還家設酒殺雞作食自云先世避秦時亂來此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停數日辭去既去得其船便扶向路處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迷不復得路後遂無問津者士贊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明哲保身之道也太白亦深羨夫避秦之人是幾而作卒能全身遠害者乎太白始遭永王璘之逼迫繼而不能自白竟遭竄逐之禍懼憂而有羨其志亦可哀也已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此兩句是暗指史所謂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樂以刑殺爲威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之事脫胎換骨了無斧鑿痕跡非聖於詩者孰能與於此乎

身三十二

葦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左傳蔡墨曰少暉之子曰重曰該曰脩曰熙

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

宜杜預注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山海經西方神蓐收

左耳有蛇乘兩龍人面有毛虎爪執鉞金神也郭璞

詩葦收清西陸漢書日行西陸謂之秋曆書晦朔弦

望初八日上弦二

十三日為下弦

秋蟬號階軒感物憂不歇

齊賢曰陸士衡

詩感物百憂生謝靈運詩遇物難可歇杜預注左傳

歌盡也士贊曰記月令孟秋寒蟬鳴古詩秋蟬鳴樹

問曹植詩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古歌行感物懷

駭所思謝靈運詩感感感物嘆謝惠連詩念離情未

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

齊賢曰阮嗣宗詩良辰在何許士贊曰謝靈運詩序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何晏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

天寒悲風生夜久衆

星沒

江贊曰選占詩海水知天寒楚辭哀江介之悲

風李少卿詩遠望悲風至選古詩云愁多知夜

長仰觀

惻惻不忍言哀歌逮明發

齊賢曰謝靈運詩

明發不寐顏延年詩明發動愁心士贊曰歐陽建詩

惻惻心中酸劉琨詩哽咽不能言王粲詩不忍聽此

言左思詩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王景玄詩哀歌

送苦言鮑照詩笙歌待明發此詩悲秋者之詩也自

古志上感秋而悲者何益天道一歲之運猶人生一

世之期也時至于秋歲功成矣老之將至功業未建

名聲不昭能不感此而興悲耶

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齊賢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周書禹濞七十川以利天下尚書大傳百川趨於海木玄虛海賦魚則橫海

李詩

卷三

四三

之鯨突机孤遊喻波則洪連跋踏吹滂則百川別憑
流士贊曰此詩首尾莊子事詳見一卷大鵬賦注

陵隨海運輝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齊賢

曰王仲宣詩鶴鳴摩天遊王贊曰左傳馮陵我城郭
莊子曰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擊倅鬼神
慄赫千里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今摩蒼天古鳥生
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此詩言志之作也

具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為
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

事曰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漢制計戶點兵
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有
事則命中都官將之制越則發會稽豫章兵擊胡則
發齊遼東開西南夷則發巴蜀文帝二年初與鄯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
留京師左以與之嚴助傳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

虎符發郡國兵王贊曰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
下兵于虛賦奔星注類神古曰流星也晉書志曰流

星天使也古詩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齊賢曰晉
載記云荷

堅入寇妾張氏諫曰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秋冬
以來寒雞夜鳴王贊曰史歷書曰戰國並爭在於強

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曹植詩邊城多警急莊子鴻
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

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此言一
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齊賢曰甘氏星經紫微宮一十四星在北斗北注云

東垣七西垣七主大帝之坐書三公變理陰陽故漢
有日食地震水火之災則策免三公非斗第一星為

大樞第二星曰瘡第三星曰璣第四星曰權第五星
曰衡第六星曰闕陽第七星曰招搖光老子云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書曰承

清四海士贊曰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晉天文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書茲惟三公論道經邦漢天文志南宮朱鳥權衡揚雄借問此長楊賦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何為登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齊賢曰漢書高

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地志瀘水出牂牁郡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戎瀘之間有渡瀘亭又戎州對江山下趾下臨馬湖蠻江路蠻自江水必至戎下疑是渡瀘遺跡按沈黎志亮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此林南是芭部三程至舊雋州十程至瀘水自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地唐開元末皮邏閣逐河蠻取大和城天子賜名歸義歸義以利啖劍南節度求合南詔為一巖以驕大冊為雲南王治大和城天寶七年歸義死閣羅鳳襲王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下忿少方畧故事南詔嘗與妻謂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

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元二十二年仲通自將出靖州羅鳳遣使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因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羅鳳遂非臣吐蕃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使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計之輦餉者尚不在數涉海而殺死者相踵於道宓敗死於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兵傾中國驍騎二十萬天下究之士贊曰史世家孔子曰吾何為於此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無為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質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及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敘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國忠困時頗資給之故以此報德云已上見唐書南詔及楊國忠等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士贊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炎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選詩離

家遠行遊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

無聲齊賢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征戌

父母悲慟之至感動天地日月為之無光王僧達詩

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嗚呼痛哉江淹獄中書泣

盡而繼之以血士贇曰韓非子曰卞和獻玉璞於楚

不宮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

血江淹上書曰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

以血也潘岳寡婦賦痛切但以摧心兩無聲者謂父

母別子之時心摧而無言可發也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

一回投軀豈全生齊賢曰左傳困獸猶鬪謝玄暉詩

殺龜報明主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齊賢曰尚書

身死為國殤階上旬有苗格士贇曰尚書帝曰咨禹有苗弗率汝

祖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舞

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太白此詩蓋謂雲南特作

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而言五句至八句是

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澤地寧海內澹然四郊無警

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為哉九句至十二句乃白問

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蠻子亡去之罪也十三

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謂調之兵不堪受甲

悲號而別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如以困獸當虎窮

魚餌鮮吾見餌之世而不見師之人也未二句則比

南詔為有法而深嘆夫堂國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

身三十五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齊賢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

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

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陸德明曰愛頴曰
 曠士贊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
 匍匐而走南史垣崇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齊賢
 曰論
 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齊賢曰韓子曰燕
 不為也
 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
 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對人曰臣為棘刺之母
 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人宮中不飲酒食肉雨
 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
 因養漸人而不能觀其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
 王曰臣則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
 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
 刺之沐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
 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功成無所用**
 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楚楚且華身

齊賢曰列子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
 楚三年而成莊子朱泚漫學屠龍于支

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裳
 楚楚士贊曰莊子云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

支身無**大雅思文王頌聲又崩淪**

齊賢曰詩大雅首
 於文王士贊曰班

固賦序昔王澤竭而詩**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齊賢
 不作成康沒而頌聲寢

曰莊子曰郢人墮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
 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乎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贊曰此篇蓋識世
 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

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誦
 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齊賢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
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
玉人曰石也則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
使人攻之果得寶玉士贊曰韓非子卞和者楚野民
也得玉璞於山中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玉以
為欺謾則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玉立和復獻之平王
王又以為欺則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復欲
見之悲是言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繼之以
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玉王使剖之中果有
玉乃剖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墨子曰和氏之璧
所謂良寶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
為羣齊賢曰莊子太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醜
勝傳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

自銷尚書滿招損揚子獨莊沉冥易天道虧盈而益
謙士贊曰金樓子曰蘭含香而遭焚謝靈運詩沉冥
空別理西都賦大雅宏達於茲為群東海沉碧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

柱史可以躡清芬齊賢曰史魯仲連見辛垣衍曰秦
為帝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
碧水老子西入關關令尹喜占雲氣當有真人過物
色得老子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
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
不鹹苦正作碧色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里有
仙官變化萬端劉向列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
陳人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
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
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
授之後喜與老子俱遊流沙之西莫知所終關尹內
傳關令尹喜關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
有紫氣喜曰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漢武帝內傳曰

西王母乘紫雲之輦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此篇感嘆之詩也前四句爲士不遇知己者嘆也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者爲才士用世知進而不知退適以自累其身者嘆也於是翻然悟曰虧盈者天之道也曷若沉冥隱晦效魯連挂史之高舉遠蹈與道爲羣以保其身也哉

身三十七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齊賢曰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許祭酒注淮南子曰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証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呼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擊景公之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江文通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室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

士贊曰鄒陽上書曰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

豈不哀哉繆襲詩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生此言風霜雷電皆造化之所爲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示警焉

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

任贊

曰魏文帝燕歌行爾獨何辜恨河梁鄒陽書曰日者謬得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側身局禁者乎李白傳天寶初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當塗令李陽冰序文集天寶中皇祖詔召就金馬降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文集樂府序翰林在天寶中賀秘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番書思若懸河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齊賢曰晉載記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紫闥猶官也士贊曰史龜策傳日月之

明時較於浮雲曹植表注心皇極結情紫闥崔駰達
旨曰攀台階闕紫闥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
太陽雖不為回光齊賢曰群沙穢明珠眾草凌孤芳齊賢曰
然向之者誠也齊賢曰詩簡珠墜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王贊曰淮
南子河水欲清沙壤穢之楚辭君弗度而弗察芳使
芳草為藪又欲荼薺不齊賢曰同畝芳蘭芷幽而獨芳
曰魏武帝樂府云延頸長嘆息又云淚下沾衣裳齊賢曰
實曰鮑昭樂府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潘岳詩撫
衿長嘆息元淹詩零淚沾衣裳太白此詩其遭高力
士懷脫靴之耻摘清平樂詞之語讚於貴妃放黜之
時所作乎前八句引輿述專浮雲北方力士紫闥比中
宮白曰比明皇其意謂力士讚之於貴妃明皇復信
貴妃之言而疎之難回光者上意卒不可回也羣沙
眾草以喻小人明珠孤芳以喻君子古來共歎息流
淚空沾裳者此乃太白自解慰之辭謂君子為小人
所護者自古皆然豈獨今之世哉夫如是則惟有空

自流淚霑裳以寄吾曉戀之意云耳吁哀而不傷怨而不誹太白此詩蓋得之矣

月三十八

孤蘭生幽園眾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

齊賢曰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一潭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楚辭有春蘭秋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陸士衡樂府詩以春輝蘭以秋芳王贊曰琴操孔子遯谷中見蘭獨茂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香蘭也楚辭哀衆芳之蕪穢曹植詩云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齊賢曰飛霜早淅瀝綠艷恐休

齊賢曰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楚辭之祭屈原文曰飛霜急齊賢曰若無清風吹香氣為誰發齊賢曰節潘岳詩流芳未及歇

詩云穆如清風曹植詩為誰發結齒此亦比興之詩也首兩句謂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謂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孤寒之士亦如是而已矣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

齊賢曰爾雅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甯戚歌

長夜漫漫何時旦王贊曰阮籍詩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沈休文詩歸海流漫漫

霜被群物

秋風飄大荒寒

齊賢曰鮑明遠荆門行蒹甲被胡霜秋霜注曰秋霜肅殺於物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曹植七啓隱居大荒之庭

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

齊賢曰楚詞及榮華之未落王

逸注榮華喻顏色陸士衡君子行翻覆若波瀾謂榮華如東流之水晝夜不停萬事如波瀾忽生忽滅王

贊曰抱朴子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掩徂輝浮雲無定端

白日

士贊曰江淹詩寒陰籠白日魏文帝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楚辭蹇充焜而無端

今泊莽莽而無根白日君象浮雲喻小人也

梧桐

巢燕雀枳棘棲鴛鴦

齊賢曰楚辭葛藟繫於桂樹今

高位貪佞升為公侯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鴛鴦棲之亦此意王贊曰詩云鳳

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云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仇覽傳曰枳棘非鸞鳳所棲此亦喻

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之意也

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

齊賢曰陶

來辭馮驩彈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無以為家王贊曰史孟嘗君傳馮驩彈其劍而歌曰長劍歸來乎出

無與樂錄曰行路難古樂府名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士知時世之昏亂也
霏被詳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曰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但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為姦臣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為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鴛鴦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劍歌行路難者喻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其四十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食

齊賢曰宋玉九辯曰驥不驟進而求服乎鳳不貪餒而安食此意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

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
康詩朝食琅玕實屈原卜居云將與雞鶩爭食乎
臣曰雞鶩喻讒夫爭食爭祿也王贊曰江淹詩靈鳳振羽儀戢戢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朝

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
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上過崑崙之瑞圃飲砥柱山在河

東縣東南居河中猶住焉王贊曰韓嬰詩外傳黃帝召天老問鳳象何如天老對曰鳳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頤而雞喙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丘見則天下安寧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在西海戌地北海亥地天帝君治處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唐太宗鳳賦云晨遊紫霧夕飲玄霜桑欽水經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形故名曰砥柱也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王贊曰詩云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仰瞻凌霄

水一寺
卷三

鳥羨爾
歸飛翼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

齊賢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

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

十年後乘白鶴在緜氏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去王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齊賢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

齊賢曰劉公幹詩感慨以長嘆上贊曰曹植詩中夜起長嘆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太白雖帝族非凡輩

可儕然孤寒疎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企譽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第四十一

朝弄紫沂海夕披丹霄裳

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

歸何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滿流朝發中還何云經年七贊曰此篇人多疑

兩句為不類起句殊不知正是取法選詩體如朝發

黟都橋暮濟白馬津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朝日

發陽厓景落憩陰峯之類皆起句也而其文法則又

皆自楚詞中來如朝發朝於天津兮夕余濟乎西極

朝馳乎馬乎江皋夕濟乎西揮手折若木拂此西日

澁是也此篇自為一首無疑

光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若木

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

日所入處生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水有十

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

也然則若木有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士贊曰劉琨

詩揮手長相謝離騷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

羊此乃遊仙詩恣意大言倏而東

雲臥遊八極玉顏

忽而西政不辨是折何處若木也

已千霜

齊賢曰鮑明遠升天行云雲財恣天行淮南

子八紘之外乃有人極神女賦苞溫潤之玉

顏士贊曰列子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

飄飄入無

聞青天

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飄飄入無

飄飄入無

飄飄入無

飄飄入無

飄飄入無

飄飄入無

飄飄入無

飄飄入無

倪稽首祈上皇

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屈原東皇太乙云穆將愉兮上皇王贊曰曹

植七啓曰飄飄焉燒燒焉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臨下上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又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

齊賢曰列子太素者質之

始招魂云華酌既陳有瓊漿郭璞遊仙詩空成揮玉盃 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

去天外恣飄揚

齊賢曰賈誼惜誓曰念我長生而久仙今不知及余之故鄉宗慈願乘長

風破萬里浪王贊曰陸機詩長風萬里舉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此是遊仙詩然以此與觀之亦有深意

其四十二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

寄形宿沙月公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齊賢曰謝靈運詩搖裔起長津謝玄暉詩迴瞰滄江流張華詩低飛雙白鷗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謝玄暉詩喧鳥覆春洲易曰聖人以此洗心莊子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王贊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鮑照詩曰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詩意實相乎此雲中之鶴乃供仙官控御者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乃與野人狎戲者以喻閑散之人也太白少有放逸之志此詩豈供奉翰林之時忽動江海之興而作乎

其四十三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

李詩
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曰沈休文詩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懼悞人

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正與此意同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宮觴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班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此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覲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宮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星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瑤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跡成蔓

草徒悲千載魂

齊賢曰神仙傳茅君學道能使金梭玉杯自來人前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欹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士贊曰封禪書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瑤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詩云野有蔓草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

其四十四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

齊賢曰詩類弁蕙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

蘿也郭景純詩綠蘿結高林楚辭上葳蕤而防露注盛貌魏明帝悲歌行女蘿亦有託士贊曰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生而枝

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

正青蜀都賦曰敷葳蕤艱 何天桃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曰毛詩梳之天夭毛長曰夭夭少壯也谷風云采葍
采非無以下體孫炎曰葍蔓菁菲土瓜此二菜者皆
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以其
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
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太白意類此詩鬢髮如
雲又曰素絲五純士贊曰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
姝今苞溫潤之玉顏
江淹詩庭樹發紅彩
韓卿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古詩曰君亮執
高節賤妾亦何為士贊曰江淹詩君子恩不畢零落
在中路此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
中道絕矣尚何言哉詩有比有興所以抒下情而通
諷諭也當時君臣夫婦之大倫不合於禮義而
不克終者無所不有太白此詩必有為而作也

其四十五

八荒馳驚颺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頽陽洪波振大壑

齊賢曰曹子建詩云驚風飄白日古詩浮雲蔽白日
海賦擘洪波指太清楚辭上至列缺今降望大壑列
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土贊
曰揚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陰陽萬物權輿於內
徂落於外謝宣遠詩頽陽照通津頽陽落日也日君
象以比昏君殷仲文表曰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
拂野林
無靜柯
龍鳳脫罔罟飄飄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

詠場藿

齊賢曰龍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
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

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注馬五尺以上為駒
王氏曰白駒以况潔白之賢人言宣王之時賢者有
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
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士贊曰東漢陳留父老曰龍
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陸機演連珠
曰頃網深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曹植作
王粲誄曰我願假翼飄飄高舉鮑照詩羈客離嬰時
飄飄無定所謝靈運詩去去情張暹詩白駒刺宣王

也注曰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采今夕予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最指蕭關山之亂來與摧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惟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太白亦人中之豪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真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

齊賢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謂熾盛貌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醜宴三川鄜州地理志注華池水黑水洛水數會三川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乃涇渭洛非此三川戰國策三川周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河洛伊故曰三川此河洛三川也士贇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漢書注應劭曰三川在今河南郡
王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齊賢曰尚書洪範卿士惟月庶

民惟星西都賦煙雲相 鬪雞金宮裏蹴鞠瑤臺邊齊賢曰

向別錄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林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金宮猶云珠宮楚辭望瑤臺之偃蹇芳苑有妓之佚女陸士衡樂府 舉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北徵瑤臺女

忽失路長棄捐齊賢曰唐書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張景陽七命翕忽揮霍班婕妤好怨歌

行棄捐篋笥中士贇曰陸機平魏武帝文曰夫以迴天到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後漢皇甫嵩傳曰指揮足以展風雲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 獨有揚執雲失路者委溝渠選古詩棄捐勿後道

戟閉關草太玄齊賢曰夏侯湛誅執戟疲揚謝靈運詩又兩子雲閣執戟亦以疲文中子

劉伶古之閉關人解嘲序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十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漢書東方朔傳曰位不過侍郎官不過執戟蓋
 執戟者侍郎之職也 雄解嘲曰位不過侍郎擢纔
 給事黃門則執戟者其職也曹植與楊脩書曰昔揚
 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贊曰此篇前六句意出自
 梁鴻五噫歌大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
 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為延賢
 之地今乃為調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天日以比
 其言調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
 皆禪足以動搖主聽也當塗何會忽者以喻得其蹊
 徑而依附之者可以倉忽而暴貴也失路長棄捐者
 以喻不得其蹊徑而不依附之者終於棄捐而不見
 用也惟儒者獨有定守閉門著書而已此詩刺時之
 作也亦有所感而發歟

其四十七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質

齊賢曰既籍詩東園桃與李鮮明遠詩艷陽桃李豈無

佳人色但恐花不實

齊賢曰晏子春秋齊景公謂宴

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衣素至
 海而孫其布破黃布故水亦蒸故華而不實公曰吾
 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楚辭九辯何曾華
 之無實考從風雨而飛颺七贊曰後漢五行志章帝
 曰桂林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 齊賢曰張景陽七
 命龍火西類漢書

東宮蒼龍房心為大火故曰龍火龍火飛猶云西

類西類則秋氣昇在實零落矣詩幽南山如竹

荀矣如松茂矣既籍詩零落從此始士贊曰鮑照詩

紅顏零落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沉史天官書東宮
 蒼龍注角亢氏房心尾箕也又東宮蒼龍房心又周
 禮冬官注曰大火蒼龍宿之心又詩云七月流火注

曰大火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詎知南山松獨立自
 寒暑退江淹詩曰零落在中路

蕭颺

齊賢曰七命蕭瑟虛玄潘岳詩松柏拍搏蕭瑟王

贊曰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又莊子曰樹木固有立矣李善文選樹木何蕭瑟揚雄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今此興詩也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其寵衰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其意却祖荀子桃李倩榮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以此見古人作詩皆自學問中來也

其四十八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

齊賢曰始皇年二十二冠而帶劍親苑曰秦帝按劍

海右驅石駕滄津

齊賢曰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三

而坐詩王赫斯怒士贊曰江海恨賦秦帝按劍劍諸侯西馳何晏原福賦賦張聖主之神威

出夷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建立幾疑東傾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遑神輒鞭之

征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

齊賢曰始皇三十二年發兵三十萬北擊馬三

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營塔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柱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五十萬人守五嶺土贊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巧所造海神為之整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形既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馳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鳥春力

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使韓眾侯公石生求仙人不

光之藥詳見前詩註左傳九鳥為農正注口處有九種也春處如鶴夏處竊玄秋處竊藍冬處竊黃棘處竊丹行處啗啗宵處噴噴桑處竊脂老處鸚鵡以九處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處專作焉

李言
王寶曰此詩於時亦有所諷借秦為喻云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豈曰小補之哉

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

齊賢曰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陸士龍詩皎皎彼姝

子灼灼懷春繁西京雜記卓文君臉如芙蓉蓋士寶曰詩灼灼其華曹植洛神賦迫而察之灼灼若芙蓉出綠

波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

眉

齊賢曰楚辭大招朱唇皓齒以誇辛氏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環

鄒陽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寶曰陸士龍詩巧笑

發若函江淹詩終觀紫芳心曹植詩齊俗薄朱顏為誰發皓齒史天官書中宮太白星其一明者大乙常

居也旁三星二公或曰子屬後勾四星木大星正如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晉載記苻堅滅燕慕容暉妹清河公主年十四有

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宮弟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

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官人莫進長安歌曰一則復一

雄雙飛入紫宮此雖非用其事謾載于此離騷衆女

嫉予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揚雄反駁知衆媿

之嫉妬方何必颺纈之蛾眉宋南歸去瀟湘沚沉吟

平王白紵舞曲佳人舉袖曜青蛾歸去瀟湘沚沉吟

何足悲齊賢曰曹子建詩夕宿瀟湘沚毛長詩箋曰

爾感士寶曰此太白遭謗擯逐後之詩也去就之際

際曾無留難雖然自後人而觀之其志亦可悲矣

其五十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晒趙王璧

趙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

齊賢曰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

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華價十重中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

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
 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
 緇王賢曰秦豈秦操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
 和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瑤古
 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盧諫詩趙
 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齊賢曰禮記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
 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珉之
 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以
 玉焉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此詩
 譏世之人不識真儒而假儒之人反得用世而非笑
 真儒焉辭簡意明切中古今時病讀之者其將有感
 於斯詩也歟

其五十一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菽蕘盈高門
 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嬖女類空嬋媛

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齊賢曰太白意以商紂比懷王屈原同此干竊嘗論

之微子箕子比干皆商之宗臣馬融謂微子紂之庶
 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祿位豐盛社稷所寄焉者其
 心慨然知紂之不可扶周之不可過各自靖以獻于
 先王微子抱祭祀以歸周心主於存宗祀也箕子佯
 狂為奴心主於傳大法也比干強諫而死心主於紂
 之改行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
 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元和姓纂屈楚公族半
 姓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原序其譜屬率
 其賢良以屬國士人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監察群
 下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
 之王疏屈原原作離騷以諷諫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令張儀事楚王與懷王會原以秦

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王卒行秦因留王其子
 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放在草野作九章
 援天引聖以自證終不見省義不可以他往遂赴汨
 羅自沉而死蓋亦比干之志也人誰不死得其死為
 難原與比干真得死者矣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
 牧許慎注夷羊上神商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
 難駭云實蕞蕞以盈室方判獨離而不服注蕞蕞蔡
 也某王芻也蕞泉耳也三物皆惡草以比讒諂盈室
 喻滿朝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離駭經曰女嬃
 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曰女嬃屈原姊嬋媛猶牽
 引也補曰說文嬋女子也音須前漢有女嬃取此為
 名水經引袁宏云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
 今自寬全鄉人真其見從別名曰姊歸縣北有原故
 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土贊曰史殷本紀曰紂愈亂
 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少師太師謀遂去比干曰
 為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虎口事如史記秦二世
 拜叔孫通為博士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

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之類此謂比干以諫死是
 陷於虎口矣何所為而婉變如是哉詩云婉兮婉兮
 注曰皆顧慕貌陸機詩婉變岷山陰注曰婉變有恩
 貌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鮑照詩
 孤績誰復論此意謂時無彭咸可與論比干屈原之
 心者誰哉此詩比與之詩也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
 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滿中野謂國將
 亡而妖孽乃出蕞蕞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
 也比干屈平之寔死喻當時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
 貶責者也虎口何婉變者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之
 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為而然哉亦
 欲其君改行而國類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
 女嬃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
 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而作
 詩云詩云章句云乎哉

其五十二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

齊賢曰江賦驚波飛薄爾雅夏為朱明士贊曰江流

詩青春滿江皋潘安仁詩驚湍激巖阿買詩騁賦萬物回薄震蕩相轉

不忍看秋蓬飄

揚竟何托

齊賢曰說苑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士贊曰曹植詩轉蓬離

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晏景福殿賦從風飄揚

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

齊賢

曰示玉招魂曰光風轉蕙元崇蘭些九辯曰秋既先成以白露芳冬又申之以嚴霜注光風謂雨已日出

而風草木有光也

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王贊曰楚詞結微情以陳詞兮

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差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又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此篇詩意全出於此美人况時君也時不我期老將至矣懷才而見棄於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為六卿分

姦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齊賢曰春秋之後號為戰國言日事攻戰也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聞

秦王善為秦擊請奉盆釵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辱為一擊瓶罷歸拜

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

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周制大國三

卿晉時豎六卿為軍師中軍上軍下軍尉并佐凡六人皆卿魯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昭公二十八年三卿誅公族各使其子為大夫周定王元年左傳終定

王盡二十八年而考王立盡十五年而威烈王立二
 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而晉分
 魯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為田氏應劭云始
 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完卒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
 夷生湜孟莊孟莊生文子無須事齊莊公卒生桓子
 無宇卒生武子開齊釐子乞乞事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稅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由此得眾心宗族益強
 魯昭公三年晏子使秦與叔向私語曰齊其為田氏
 矣晏子卒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
 德於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
 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
 與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立荼是為孺子景公
 它子陽生奔魯陽生素與田乞歡乞與鮑牧攻高昭
 子殺之國惠子奔莒乞使人迎陽生為悼公遷孺子
 殺之任為相專齊政卒子常立為成子弒悼公立子
 壬為簡公魯衰四年常執簡公于舒州殺之春秋書
 曰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是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太白謂姦
 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真行春秋之旨矣王贊曰漢
 書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
 魏氏趙氏韓氏也史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
 室早頃公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
 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
 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
 中行智伯相繼亡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
 滅晉後而三分其地莊子曰田成子一日殺齊君而
 盜其國殺音弒按史記齊世家畧曰初簡公即位闕
 子為政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闕不可並
 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為子我臣幸於子
 我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
 必禍子行舍于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
 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官者禦之子行殺官
 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
 追殺之郭歸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
 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弒簡公于徐州田常乃立

李詩
簡公弟鷺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
劉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
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
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于天下太白
此詩其作于天寶間乎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
士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
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誰敢議之者上不悅豈
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欲諫不可故作是詩
引古喻今以諷其上歟太白
愛君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其五十四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

齊賢曰宋玉曰長劍倚天
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高

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士贊曰曹植詩高臺多悲風
李善注高臺論京師也宋玉大言賦曰長劍歌介倚
天之外新語曰高臺百仞詩云悠悠我
心謝玄暉詩出沒眺樓難速近送春日蒼榛蔽層丘

瓊草隱深谷

齊賢曰玉篇榛木叢也潘安仁詩荆棘
成榛離騷云索瓊茅以筮導今命靈芬

為余占之注藁茅靈草文選藁作瓊士贊曰高誘准
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詩云深谷為陵

鳳鳥鳴西海欲集無珍木

齊賢曰嵇康詩靈鳳振羽
儀戲京西海濱士贊曰瑞

應圖鳳凰者神鳥也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鸞斯

得所居蒿下盈萬族

齊賢曰阮籍詩鸞斯蒿下飛毛
長詩傳鸞斯鸞居鸞居雅鳥也

鸞音預士贊曰詩云并彼鸞斯歸飛提提鸞斯本鸞
鳩也莊子鸞鳩翱翔于蓬蒿之間注曰本作鸞音預

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哭

齊賢曰毛詩晉國風十二
篇其十一篇皆刺止無衣

一篇美武公耳則晉風日頽可知此意譏晉昭公不
能晉用賢才親睦九族封成師于曲沃曲沃盛強國
人將叛而歸之曲沃武公卒伐晉侯潘滅之盡以其
寶器獻周釐王王命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至此而

後哭其國亡特無益矣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士贇曰晉謝安傳史臣論曰頽風已扇雅道日淪此篇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嚮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頹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毋乃見事之晚乎嘗以唐史考之魏知古上疏諫睿宗爲城西隆昌二公主造金仙玉真觀亦有今風教頽替日蓋甚之語則知太白此詩以古喻今無可疑者

身五十五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

齊賢曰齊立國于東秦立國于西東吟西音猶晉侯與楚囚鍾儀琴儀操南音曹子建詩秦箏發西氣齊

瑟揚東謳漢揚琴曰荒淫無度士贇曰魏文帝詩琴箏洞簫慨齊瑟和且柔高唐賦使人心動履絳詩儀

倜傥彼美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璧再歌千

黃金齊賢曰琴操玉昭君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

璧一雙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鮑照白紵曲千金顧笑買芳年列女傳

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替不顧王曰蘇吾與女千金士贇曰東漢崔駰傳迴眸百萬一笑千金珍色不貴道詎惜飛光沉安識

紫霞客瑤臺鳴素琴齊賢曰論語書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前綴聲歌曰輕舉乘紫霞

士贇曰楚辭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佞女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嵇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此詩興也刺世之流遠光景貴色而不貴道若有道之士高尚其事者又豈世人之所能識哉

身五十六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齊賢曰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後漢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

比境先時守宰貪穢詭人探求珠遂徙交趾郡界嘗

到官未踰歲去珠復還士贊曰謝靈運詩越客賜今

斷曹植速遊篇夜光明珠下照金沙採之誰遺漢女

湘娥洛神賦或採明珠或拾翠羽記幽清輝照海月

禮長者與之提携越在南地故曰南隅

美價傾皇都齊賢曰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揚帆

云海月大如鏡白色呂向注云石華附石生海月如

鏡皆中食乃采拾之此言明珠之輝清海月宜其美

價傾鴻都也士贊曰阮嗣宗詩明月濯清輝此海月

非江賦王琬海月之謂乃清輝照耿如月出于海也

顏延年詩美價難克九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

植詩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

齊賢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

劍相盼左傳懷璧其罪士贊曰論語懷其寶而迷其

邦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齊賢曰張景陽詩魚目

憂心煩紆王逸曰紆屈也士贊曰洛書曰秦失金鏡

魚目入珠虛湛書曰夜光報於魚目沈休文詩寸心

於此足詩意蓋謂真儒不遇於世而假儒衣冠者反

得位而哂笑焉真儒之心其煩憂從可知矣此乃太

白譏世之作也

其五十七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齊賢曰蜀都賦羽族紛泊

播群形之萬類士贊曰莊子曰是特犯人之形而猶

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始有極也又况萬

物之所係而一化之對待乎又窮髮之非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

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

過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
過數仞而下舞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且奚
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宮行比一鄉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鄉 周周

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

齊賢曰說

文凋零也竹包切楚辭鷓鴣鳴而悲鳴韓詩外傳
云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士贊曰周周鳥也
事出韓子今子見引鷓鴣雞爲注非也按韓子曰鳥有
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顧乃銜羽而
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
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蚤蚤亦念
飢劉向新序鴻脩 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 齊賢曰
六翮而凌清風 詞曰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遊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
屏營士贊曰晉書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
諸人皆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安歸
邪此詩全祖莊子韓子二事之意以鳥爲喻言小大

各有所依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飲今
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力者猶言在野之賢望
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若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
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拔者茫無所歸唯有嘆息而已
余因發而明之以愧當世在
位之賢不能引拔同類者

其五十八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

女仙廟即巫山神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遊地襄
陽舊傳云赤帝媿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
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遊雲夢
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
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
之女爲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
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漱芳

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士天空綵雲滅

地遠清風來士贊曰史天官書赤帝行德天牢為之

神女知己久襄王安在哉齊賢曰江

淹詩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王贊曰神女賦京楚

夜王寢夢與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詩三楚多秀

士朝雲進荒淫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

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曰下承賤此篇是太

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未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

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素絲路岐有南北素絲易變移

齊賢曰淮南子曰揚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

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毛

詩哀哀父母士贊曰歐萬事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

賢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嶮巖士

且田賢者實嬰田蚡也按漢書曰實嬰孝文皇后從

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

言事多效士史越勢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實太

後崩因與蚡爭權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論棄市春

門易軌田實相奪移陸機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

云人亦有言 **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 齊賢曰名都篇美酒斗十

千廣雅曰諾應也白馬篇一朝許人諾注諾相然許

之辭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徐庶曰方寸亂矣士贊

曰漢書張耳傳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又

曰貫高能自立然諾灌夫傳已然諾師古曰謂一言

謂人必信之也沈 **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 齊賢曰

約詩寸心於此足 **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 張耳陳

餘為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

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

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

也士贊曰漢書張耳陳餘傳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

刎頸交後有隙故傳曰張陳之交遊如父子携手遂

秦附真俱起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耳又蕭育傳育與

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故曰 **眾鳥集榮柯**

火滅星離也傳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

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權客勤問何所規 齊賢曰陶潛

詩眾鳥欣有

詩左太平詩塊若枯池魚臣贊曰曹顛遠詩晨風集
茂林棲鳥去枯枝此詩幾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為
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
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徒有一類失權之客勤勤
問勞亦何所規益乎觀此詩
者亦可以知人心之不古夫

李翰林集卷之二

註俱不寫

李翰林集卷之三

東吳毛晉子晉重訂

古樂府

遠別離

齊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齊詩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

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齊賢曰大司命

離王賢曰謝朓詩何為遠別離漢書班婕妤好賦美皇

英之女虞兮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野堯

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即

班妃死為湘水神按地志黃陵廟在潭州湘陰縣北

李詩

卷之三

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

何補齊賢曰慘慘無光冥冥暗貌蜀都賦猩猩夜啼注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呼也王贊曰王粲登樓賦步棲遲以從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山鬼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差畫海東風飄兮神靈雨鮑照蕪城賦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

今欲吼怒齊賢曰寡婦賦曰仰皇穹兮嘆息注天也左傳震電馮怒杜預曰馮盛也方言口馮怒也天問曰康回馮怒王贊曰楚詞所非忠而言之今指蒼天以為正又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

堯舜當之亦禪禹齊賢曰孟子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士贊曰禮記禮器也堯授舜

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齊賢曰楚詞神

龍失水兮為螻蟻之所裁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東方朔客難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士贊曰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老子輕則失臣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

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

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劉向上封事曰人臣操權秉持國政未有

或言堯幽囚舜野死士贊曰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

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

書云舜因堯後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書舜典注曰舜即位五十年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九疑聯縣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齊賢曰漢紀望

祀虞舜于九疑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在蒼梧馮乘縣師古曰蒼說是也其下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山以今郡縣考之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兩漢之營道師古是文穎之說而馮乘實今江華富川之地去九疑甚遠春陵圖志九疑山亦名蒼梧山一曰朱明峯二曰石城峯三曰石樓峯四曰娥皇峯五曰舜源峯六曰女英峯七曰蕭韶峯八曰桂林峯九曰杞林峯聳然於羣峯之間望之大縣相似茲其為九疑乎漢書舜重瞳子王贊曰後漢地理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郭璞山海經注曰其山九窟皆相似故曰九疑湘洲營陽郡記山下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疑山海經曰蒼梧之丘其中有舜祠故老相傳舜登九零陵縣界湘中記九疑山在營道縣北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 **帝子泣兮綠雲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 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 王贊曰帝子即娥皇文英也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目

眇眇兮愁予鮑照詩垂綵綠雲中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偪天子可為慟哭者此也楚辭荒忽兮遠望觀流水 **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齊賢曰今潺湲 崩川竭後漢志零陵陽朔山湘水出以今郡縣考之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海陽山秦史祿自鐔笥分一派南下謂之灘水湘水自海陽下全州下永州與瀟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州以入于洞庭博物志曰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 王贊曰此篇前輩咸以為上元間李輔國張后矯帝制選上皇於西內時大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為是說者蓋未嘗以全篇詩意觀之比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作其在干天寶之末乎按唐史高力士傳曰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問宰相耆老不獲付諸將宰不暇和方士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非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

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又帝嘗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自是國權卒歸于林甫國忠軍權卒歸于祿山舒翰太白此時孰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比其君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程程啼咽是齋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嘆之辭謂時事如此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我為忠而適以取憎于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于此所引竹書事持起興爾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者白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山水而無窮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肺腑非識時憂世之士懷存君忠屬之心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公無渡河

行亦曰篋篋行其始義見崔豹古今注又琴操九引有篋篋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篋篋

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披髮携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妻乃援篋篋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墮河而死當余公河聲者漢陰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篋篋寫其聲聞者莫不嗟淚太白此詩亦祖此意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

齊賢曰山海經

淮南子桑欒元諸書皆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潛流地中受眾澤濁故色黃河自積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西河關縣與洮水合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郡東轉渠搜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定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至龍門自積石至龍門三千

餘里士贊曰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山桑欽水經崑崙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阪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貫以西南流成公綏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登龍門而南遊今拂華陰與曲阿凌砥柱而激湍今喻汭洛而揚波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

高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

害乃去茫然風沙齊賢曰堯典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民其咨海賦禹也啓龍門之峯巖巖嶺嶺而斷鑿羣山既畧百川潛濶禹娶于塗山幸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子昂子禹貢桑土既蠶生民詩蘇麥懔懔則洪水既平之後九州始蠶麻之驗矣王贊曰善高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于乘四載隨山刊木暨蓋奏庶爾食于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

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于弗子惟荒後土功注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故泣聲不暇子韻以大治度水土之功前溝洫志禹湮洪水諸夏又安江淹詩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場迥對驗曰哭氣不至則大風揚沙

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臨流欲奚爲旁人

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搏河難馮公果

溺死流海湄齊賢曰論語暴虎馮河士贊曰事見題注有長鯨白齒若雪

山公乎公乎掛臂於其間笠篔所悲竟不還齊賢曰鮫魚見

二卷注雪賦雪山峙於西域海賦或屑沒於龍鱗之定或掛臂於岑巖之峯注曰言被漂溺及非一所也漢書塞南越檇祠太乙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因以其姓號爲坎侯蘇林曰作笠篔上贊曰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天之作孽不可追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

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足恤也矣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諷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為喻云耳

蜀道難

一贊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八曲內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齊賢曰廣

為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易於履平地以依韋臯舉大喜賜緡八百匹劉向說苑校乘諫吳王曰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難於上青天

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齊賢曰揚雄

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鳥蒲澤開明是時人民稀髻唵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成都記蠶叢之子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鳥皆蠶叢之子魚鳥治導江縣嘗獵蒲山得道乘虛

而夫杜宇遂繼魚鳥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冰穿兩江為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

橫絕峨眉巔

齊賢曰太白山名南中志交趾郡治龍

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九載志峨眉巔去嘉州西九十里峨眉山隸焉士贊曰太白山在洋州真符縣四百五十里山面隸鳳翔府山背屬真符圖經大峨山峨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峨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

梯石棧相鉤連

齊賢曰昔秦欲伐蜀無路通遣人告

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取其國號所開路曰金牛蜀王本紀曰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宛中五丁共引蛇山崩朕殺五丁秦見一大蛇入山宛中五丁共引蛇山崩朕殺五丁秦

女皆上山化為石漢書張良說燒絕棧道王贊曰與地廣記大劍山在劍門縣亦名梁山山有小石門穿山過道六丈有餘昔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負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梁州圖經云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與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間護陰編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郡國志褒城縣非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衰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棧道即此地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道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齊賢曰秦日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坂陽鳥回翼平高標上林賦橫流逆折轉騰激烈王贊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黃鶴之飛

尚不得過猿猴欲度愁攀援

齊賢曰顏師古曰黃鶴舉千里非白鶴也爾

雅曰猿猴善援郭璞注便攀援五臣注文選曰猿猴輕捷之獸王贊曰後漢地理志曰南中志云朱提縣西南二里有棠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崔豹古今注馬援式溪深曲曰鳥飛不度獸不能臨此句意出於此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猴最便捷者尚不得度則其為險絕可知青泥何

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

齊賢曰九域志興州有青泥嶺山頂常有煙霧蔽雪其嶺

上入蜀之路言青泥之路縈紆百步而九折耳王贊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

歎齊賢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有井絡謂岷山之精上為天之井星也甘氏星經曰參十星玉

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捫參必歷乎井也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其已死乃撫膺

而恨士贊曰楚辭據青冥而撫虹兮遂倏忽而捫天
注猶摸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鵠首之次天
官東井與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宋玉高唐
賦放戰脅息漢嚴延年傳豪強脅息顏師古曰脅歛
也屏氣而息曹植詩中夜起長嘆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

攀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遊士贊曰漢書傳終軍步
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合

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曹植詩攬
衣起西游江淹詩遊子何時還劉孝和詩高枝不可

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

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

顏齊賢曰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
死後魂化鳥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

規為皆曰望帝也王康瑞詩凝霜凋朱顏王贊曰樂
府雜子班古詞云維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婦

來飛從雌視江淹雜三言訪道經懷此書今望空山
空山隱轉今第釋鵲照詩聽此愁人今余何處也
臨水得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

望流爭喧逐砾屋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

之人胡為乎來哉齊賢曰杜詩注城南韋杜去天尺
五江賦砾巖鼓作注砾水擊岩之

聲賦音水切上林賦燭石相擊砾礧礧若雷霆之
聲士贊曰木華海賦磊磊剝剝而相逐注逐擊也越絕

書春申君傳李園曰有遠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

道客詩云胡為乎泥中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

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齊賢曰關道
元水經注小

劍去大劍三千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

左思蜀都賦曰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張孟陽劍閣銘
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
夫趨趨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士贊曰楚辭下崢嶸而

無地今呼嶻高貌爾雅石莪土謂之崔嵬漢韓安國傳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張耳陳餘敘傳據國爭權遂如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賢

曰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鶴棲陸士衡猛虎行曰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左傳吳為對豕長蛇揚雄長楊賦曰饕餮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吮狙究切嗽也史天官書秦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王贊曰陸機詩錦城雖云樂不

如早還家士贊曰圖經成都名錦城也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陸機詩錦城雖云樂不難於上青天

本自對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嘆歎四號為謫仙人

此詩與蜀道難行似有客困洪駒父詩語云

大字寫

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館以故宰相為部內

刺史武驕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

作蜀道難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據范攄雲溪

友談言之耳按唐書攄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

未甚振因以所業贊詞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

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

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沖蜀歲月懸遠嘗見

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說章仇兼瓊也考其年

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非詳考耳沈

存中筆談云前史補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

作蜀道難按孟榮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

請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乃在

至德以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訛

今子以何說為是乎子曰以臆斷之其說皆非也史

李詩

卷三

九

警劔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拳拳然欲其嚴劔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章仇兼瓊也嘗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為房瑒杜甫章仇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劔閣之險復及所守則親化為豺狼等語哉引喻非倫以是知其不為章與房杜也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馮鬼父老適道諫曰宮闈陛下家若夢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主建寧王俊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比至城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巳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鳥開國

何茫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者言巖嶺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我眉巔者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我眉之巔非人迹所可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若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塞通今焉安處於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者言其險上際于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者言鳥獸猶憚其險人其可知也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繁巖密者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捫膺坐長歎者蓋參與井為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歎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歎而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也何時還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中原而為生靈

之主也畏途巉巖不可攀者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
於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但見悲鳥號古
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者言
朝夕之間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迹之稀少
從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者言其
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獨朱顏者
此乃太白自述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峯去天
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壑碌厓轉
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難之狀也嗟
禽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者以喻疎遠之臣若白者
雖欲從君於難胡為而能來也鋤鬪呼嘯而崔嵬一
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豺與豺者言贊
帝幸蜀者不遇謂有劔閣之險而已然大白私憂過
計謂險則險矣守關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反噬是
未可知此則尤可憂也朝廷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
血殺人如麻者言蜀與羌突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
當避之或者變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
云樂不如早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中來言蜀

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
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不足故三
言之以致吾睠戀之意云耳吁詩意亦微而顯者歟
客曰是則然矣上皇西巡南京歌胡為而作和乎曰
蜀道難是初聞上皇倉猝幸蜀之時太白見得事理
不便者如此情發於中不能已於言也西巡南京歌
是事已定之時代人致頌之詞也或事不說遂事不
諫朝廷處分已定太白不在其位可復更為異議乎
客又曰太白為宋中丞撰請都金陵表胡為稱美蜀
都欲使上皇安居之耶予曰此亦代人之作也操辭
者太白也命意者宋中丞也太白方依於中丞敢不
從中丞之意而自為異論乎此又不待辯而自明矣
梁甫吟
曲內有梁甫吟行意始於諸葛亮後惟

太白繼

身府詩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

齊賢曰漢武登封泰山至
于梁父九域志兗州有梁

南城諸葛亮嘗登鄧州獨樂山作梁父吟曰步出齊
 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
 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
 讒言二桃殺三士諸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士贊曰
 楚辭無衣裳以御冬兮恐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
 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
 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
 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
 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齊賢曰朝歌在衛州戰國策
 姚賈曰太公望老婦之逐夫
 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呂尚為老婦所逐賣
 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天問曰師望在
 拜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在列肆文王
 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中屠屠因文王喜載與歸
 史記西伯將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雉所
 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尚父於渭陽與語大

悅曰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歸而為
 師易曰大人虎變左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注八尺
 曰尋倍尋曰常士贊曰史游俠傳呂尚困於棘津漢
 書地理志太公尚困於棘津城在瑯琊海曲水經
 河水西又東經棘津亭南劉澄之云燕郡鄆縣東北
 有棘津亭故邑呂尚所困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
 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
 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於渭濱行年九十
 身為帝師易曰君子以經綸或問曰三千六百釣何
 謂也予臆曰三千六百釣以指太公八十釣於渭十
 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
 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矣禮記禮運人藏其
 心不可測度也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
 入門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
 二指揮楚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

羣雄

齊賢曰：酈食其，高陽人。沛公畧地，陳留麾下。士適食其里中。子酈生謂曰：若見沛公曰：臣里中

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謁沛公。

方倨，沫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龍顏，左傳：郤至見楚子，免胄而趨風，注：疾如風，漢書

酈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餘食，其家貧，落魄，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鄭音薄，士贊曰：史記酈食其初謁沛公，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何如，人曰：狀貌類夫

儒衣，濡衣冠，側注沛公，使謝曰：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食其曠目按劍叱曰：吾高陽酒徒也，使者

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沛公遽延入，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

喜，賜酈生食，問計，號為廣野君。劉孝標廣絕交論：馳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史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

老之符，三畧之說，以遊卒雄。我欲攀龍見明主，雷

公矸，句震天鼓。

齊賢曰：後漢書：攀龍附鳳，翼士贊。巨班固敘傳曰：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王充論衡：圖雷之狀，繁繁如連鼓形。又圖一人，帝傍若力士，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

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閨

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闔者怒。

齊賢曰：前傳拾遺，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噤。噤，注：噤，噤，開口而笑，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

開山流，光今電是也。左傳：陰陽風雨晦冥，毛詩：風雨如晦，招魂：虎豹九關，注：言天門凡有九重，使神虎豹

執其關，閉離騷曰：吾令帝閭闔，關今倚闔闔而望余。注：闔，天門，淮南子：排闔闔論天門注：云闔闔始升

天之門，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說：文云：闔天門，闔門，扇楚人名，門曰闔闔。

精誠祀國無事憂天傾。

齊賢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于飲食。士贊

精誠祀國無事憂天傾。齊賢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于飲食。士贊

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爲尋常落魄之人猶遇合如此則爲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乃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呼曰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條燦晦冥起風雨以喻權姦女謁用事而政令無常也關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闔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于權近也白曰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者乃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綠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契倫磨牙齧人肉騶虞不折生草聖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爲政害民有如狡偷磨牙齧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雖生草不復况肯以人肉爲食哉手接飛猱搏雕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意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爲國出力刺姦擊邪不憚勤勞如接

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耳今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而爲愚乃爲人豪世不我知謂爲真愚而輕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思古來三壯士之功力如此一併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哈爾爲徒勞者此又自深自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爲用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鯉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岬當安之者此乃申言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會風雲之神矧之會合有時也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曉况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又德充符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烏夜啼

王賓曰按樂錄烏夜啼者清南曲也

也其辭始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元嘉中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

魏馬六

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舉大擢妓妾聞烏
夜啼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
史因此作歌故其詞云籠蔥牕不開烏夜啼夜
夜望郎來蓋詠其妾也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詞
不同

耳
耳
耳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

齊賢曰啞於雅切不啞也

格切笑聲士贊曰淮南子黃泉之埃上為機中織錦

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牕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

房淚如雨齊賢曰鮑明遠詩峨眉救珠攏玉鈎隔瑣

君婦聞中婦居獨宿有貞名詩云泣涕如雨

○鳥棲曲

贊曰樂錄鳥栖曲者鳥獸二十一曲之一也

其府詩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

齊賢曰太平廣記曰賀知章見

太白烏栖曲嘆賞曰此詩可以泣鬼神越絕書曰吳王起姑蘇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漢濟南王傳注

姑蘇臺一名姑胥臺故胥門外有九曲路乃闔閭遊姓也有東施家西施家越絕書曰勾踐得採薪二女

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外紀曰初闔閭起臺於姑蘇山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

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為長夜飲造千石酒鍾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

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檻檻皆珠玉飾之士贊曰史記吳破越越

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王得西施多遊姑蘇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

為麀鹿所遊王不聽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

半邊日齊賢曰上林賦吳歛蔡謳奏大呂注吳蔡國名歛謳皆歌也歛音俞招魂宮靈震驚發歛

李詩 卷三 七

楚五臣云激急也楚舞舞賦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
漢書高祖謂戚夫人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王贊
曰樂錄清商曲
有子夜吳歌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

東方漸高奈樂何賢曰鮑照觀漏賦曰起攻階而

寫視驚箭之登殺項羽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王贊
曰詩云東方明矣此詩維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
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
者自見觀者其母忽賀知章見之曰此詩可以見鬼神矣

戰城南賢曰戰城南者漢短箫鼓歌二十二

葬鳥可食此言野死不得葬為鳥鳥所食願為
忠臣義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皆體
此意魏曰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也吳曰克皖
城言孫權勝魏武於此城也晉曰景龍飛言景
帝也梁曰漢泉流言克魯山城也北齊曰立武
定言神武立魏主遷都於鄴而定天下也後周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

齊賢曰漢地志代郡

曰克沙苑言太祖得齊軍十萬於沙苑神武脫
身遁也太自此作則又指當時之事而言也

厥戰後漢書注葱嶺山名其山生葱故名唐地志安
西郡去葱嶺七百里言與吐蕃戰王贊曰唐書王忠
嗣傳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羅
武漢北高會而還李嗣業傳初討勃律道過葱嶺水
經曰河水又南入葱嶺山麓道元注曰河水重源有
三非為二也一源西水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出休
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郭義恭廣志曰
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又遲難兜國非非接休
循西南去罽賓
國三百四十里
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齊賢曰九域志安西都護府領月支條支部落唐條

支都督府以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置漢武帝紀
注天山即祁連也匈奴謂天為祁連西域傳天山冬
夏有雪士贊曰漢書條支國臨西海又霍去病傳至

通典唐置北庭節度防制突厥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非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王贊曰後漢西域傳陳忠疏曰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漢嚴助傳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詩闕宮箋曰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匈奴以殺戮

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齊賢曰蔡琰胡笳十七拍曰塞上黃蒿今

枝枯葉乾沙場白骨今乃痕箭鏃王僧達詩黃沙千里昏王贊曰史匈奴傳匈奴無城郭常耕田之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王粲詩白骨平原滿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

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齊賢曰始皇

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居之漢光武紀修烽炬注曰前書賈誼傳音義文穎曰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

樂府詩集卷三
作桔槔頭上有篲笮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火廣雅曰篲笮籠也唐六典曰鎮戍烽火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者築城以致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每月初夜舉一炬謂之平安火餘則隨寇多少為差王贊曰史匈奴傳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漢書烽火通甘泉宮野戰格鬪死敗馬號

鳴向天悲鳥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

莽將軍空爾為齊賢曰相抱而殺之曰格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云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拂鬱長城道陶潛詩馬為仰天鳴王贊曰此兩句是採摘古戰城南詞中語漢蕭何傳曹參有野戰畧地之功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司馬相如檄曰乃知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王粲詩惜哉空爾為

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齊賢曰太公六韜曰聖人號兵為凶

器不得已而用之王贊曰史越世家范蠡曰兵者凶器也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關元天寶中上好邊功征伐無時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

齊賢曰將進酒者漢短箫簫歌二十二曲之一也魏曰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

定關中也吳曰章洪德言孫權之德也晉曰因時運言時運之變聖德潛施也梁曰石首篇言平京城廢東昏也北齊曰破侯景言清河王在珍侯景復河南也後周曰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唐時遺音尚存太白墳之以伸已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倒海不復迴

齊賢曰曹植詩

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

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齊賢曰陸機詩素華王贊曰王尹丞

融詩云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

月

齊賢曰江文通詩玉柱空掩露金樽坐令霜士贊曰漢王褒頌曰其得意如此鮑照詩人生貴得意

懷願待君申列子曰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聚酒千鍾積麴成封子產以為戚因告以禮義之言朝曰

吾知之矣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

念哉而欲尊禮義以誇人吾以此為非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不遑憂聲

名之醜也此篇詩意全出於此後漢趙孝趙禮顯宗嘉元弟篤行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

對飲相對盡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

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揚不逾

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曹植詩烹羊宰肥牛上贊曰晉孫登曰人生而有才而不用

其才果在於用其才史貨殖傳曰范蠡之陶為朱公
 善治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
 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
 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漢揚惲書曰烹羊炮羔斗
 酒自勞古詩有
 云為樂當及時 **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

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
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
 唱和且有詩云岑生多新語

性亦嗜醇醪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太
 白有元丹丘山居詩序曰元丹丘家潁陽新
 其地北倚馬嶺連峯高丘南瞻鹿臺極目汝海
 贊曰記孔子聞居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鐘**

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
齊賢曰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即時一杯酒士贊曰語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古詩萬歲
 更相送賢聖莫能度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謝玄

得詩世紀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謹謹主人**

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齊賢曰曹子建封陳
 王為名都篇曰歸來

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注平樂觀名詩善戲謔今箋云
 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又酌言
 嘗之酌言獻之酌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齊賢曰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
 直千金天下無雙西京雜記相如

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悶以所著鸚鵡裘就揚昌
 貴酒為歡又賀知章一見太白以金龜換酒與飲東
 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士贊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
 如九花三花之類老杜詩亦曰五花散作雲滿身又
 个个五花紋其義並出于隋丹元子步天歌曰五个
 吐花王良星注云王良五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
 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故曰王良策馬車
 騎蒲野謂馬之紋上應星宿也杜注無舉此者故并

及之五臣文選曹植詩絃歌蕩思誰與銷愁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

齊賢曰行行且遊獵即征十五曲中之枝獵曲也

李府詩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趨胡馬秋

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

齊賢曰長楊賦永無邊城之災南史沈慶之手

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西都賦趨悍虓豁趙充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曹子建七啓曰忽躡影而輕驚注影曰景也躡言疾也尚書驕淫矜侈王贊曰非齊應潛與弟子遠少爲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古詩胡馬依非風漢明帝欲征匈奴實固曰塞外草美馬不須穀鞭拂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

雙鶴迸落連飛翮

齊賢曰翮音管鞭也劉表刺史荆州築臺名呼鷹周禮近郊十二

遠外二十而三弓引滿如月之圓發而必中西都賦雙鶴下兩程下落也鶴呼交切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鶴尾鶴箭十二枝士贊曰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西都賦曰機不虛倚中必疊雙注曰不虛發也列子蒲且子之也也羽弓纖纖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飛翮鳴鏑也釋鶴箭音許交反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

下帷復何益

齊賢曰漢書注辟易言開張而失其本虞唐書音義曰水中石曰磧沙州有

磧長五百里廣五十里西都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白馬篇曰遊俠兒董仲舒下帷讀書士贊曰漢書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選西征賦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蔡邕撰庚侯碑曰英風發於天骨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張英風於海甸阮籍詩英風截雲霓漢書曰秦地豪傑則遊俠通姦班固西都

賦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
孟之徒也漢書獻帝詔曰耆儒結童入學白首空歸
漢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
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古詩虛名復
何益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
罕得進用太白號為儒者亦自嘆云耳

飛龍引二首

齊賢曰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
曲之一此詞專言黃帝鼎湖丹成

騎龍上
昇之事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

清家雲愁海思令人嗟

齊賢曰史記黃帝採首山銅
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

鬚舞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
龍乃上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抱朴子曰黃金入火
百鍊不銷聖之界天不朽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
服此一藥令人不老不死又仙經曰朱砂為金服之

升仙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中士也食食草木
于處以還下士也又曰服神丹令人壽無窮乘雲駕
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曰此道至重必以受
賢苟非其人雖積金如山勿以告之士贊曰史封禪
書李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
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
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黃帝是也漢義詩瀚海愁雲生

飄然揮手凌紫霞

齊賢曰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劉
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紫霞

見上士贊曰鮑照詩神仙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
明璫宋玉神女賦綵女如花陸機詩揮手如振素劉

傾詩奮翅
凌紫氛 從風縱體登鑿車登鑿車侍軒轅遨遊青

天中其樂不可言

齊賢曰離騷鳴玉鸞之啾啾韓詩
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鸞鳴則和應許慎云鸞以象馬之聲五臣云車鈴也
黃帝姓公孫始作車天下號之為軒轅士贊曰張衡

西京賦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
羅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其子

鼎湖流水清且閑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

間齊賢曰九域志鼎湖在陝州史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墜黃帝之弓抱朴子黃

帝日擇亡日至七十日夫七十日還葬喬山陵崩墓穴無尸何劍為在士贊曰古臨高臺詞云臺下清水

清且寒陸機詩惠心清且閑列仙傳曰軒轅自擇亡日與秦臣歸還蓋橋山崩棺空唯有劍馬在棺焉

又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蓋

其衣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煙亦不還齊賢曰文選云垂條

嬋娟齊賢曰江淹詩畫作秦王女乘鸞何煙霧王粲詩揮涕獨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闕

造天闕聞天語齊賢曰史天官書曰北辰一名天關

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行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

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非單行得仙之由也楚辭攀天階而下視東漢書皇后紀攀天而上晉天文志牛六星天之闕梁又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

一日天高天之闕門主闕梁又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其內天庭也曹植遠遊詩靈鷲戴

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長雲河

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齊賢曰大人賦曰排闥闥而入帝宮今載玉女而與

之歸紫皇紫微宮大帝也士贊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曰中一星曰天皇大

帝即所謂紫皇也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凋

三光

齊賢曰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搗藥王
贊曰古詩云採取神藥高山端白兔搗蝦蟆丸
漢武帝內傳西王母謂武帝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寶
雲子王津金策有得服之後天而老周三光者言三
光有時獨落而此
之真身則長存也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

霜

齊賢曰周穆王觴王母於瑤池之上大人賦曰吾
乃今日觀西王母矐然白首士贊曰大人賦張揖
注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
首蓬頭鬋然白首詩螭首蛾眉

天馬歌

漢郊祀樂歌亦有天馬之歌乃元狩
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及太初四年誅宛
王獲宛馬作太白此辭其製恐不出此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

蘭筋權奇走滅沒

齊賢曰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
至肩頓單于攻破月氏肩頓卒子

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衆小者不能去保南山先號
小月支長楊賦西壓月窟漢天馬歌驕驪駿驥虎脊
龍文武帝時西域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

蒲梢安識書曰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漢書天馬歌
曰志似鷹精權奇縮自馬賦曰雄志倜儻精權奇今
又曰駉驚迅於滅沒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

若亡若失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曰蘭玄中者目
上陷如井字整蘭筋見選孔璋書士贊曰漢西域騰
贊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廣門騰

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

齊賢曰漢郊祀志天馬來
窮西極離騷曰朝發朝於

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士贊曰漢志渥洼神馬歌天
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蕪草徑千里

循東道天馬來開遠門竦子身逝岷
嶺天馬來龍之媒遊閩闔觀玉臺雞鳴刷燕晡秣

越神行電邁躡恍惚

齊賢曰楮白馬賦曰日刷幽燕
晝秣荆越魏都賦刷馬江州毛

詩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士贊曰李尤七
 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也赭白
 馬賦窮神天馬呼飛龍趨目明長庚臆雙鳧尾如流
 行之乾蹄

星首渴鳥口噴紅光汗溝珠齊賢曰渥注馬樂章口
 今安匹龍為友赭白馬

賦曰欲登樓以鴻驚時羨畧而龍養西京賦萬騎龍
 趨楚辭長庚以繼日長庚太白星也謂眼如長庚星
 有光耀安驥書曰雙鳧兩邊肉如鳧鳧間所開視
 之如雙鳧欲向上又曰頰宜少肉如刺兔頭口中色
 欲鮮明舌欲方而薄長而大色如朱李蘭刻漏法曰
 以銅為渴鳥渴鳥猶利兔云傳玄乘與馬賦曰頭似
 削成尾如植髮赭白馬賦曰虜門沫赭汗溝走血士
 贊曰赭白馬賦水軼驚鳥言頸項如急也後漢張讓
 趙忠說靈帝作翻車渴鳥施於橋西用澗南北郊路
 注曰翻車設機以引水渴鳥為曲筒氣接水上此用
 其字謂馬昂首如渴鳥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虜門
 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用口噴紅光易其字

也 曾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

九區白壁如山誰敢沾齊賢曰易曰時乘六龍以御
 天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王

逸曰韞在口為韞絡在頭為羈曹子建白馬篇曰白
 馬飾金羈說文曰羈絡頭古日出東門行曰黃金絡

馬頭赭白馬賦曰兩權協月相馬經曰權頰權欲滿
 如月燕城賦稜稜霜氣士贊曰易曰何天之衢亨梁

元帝紫駟馬詩全絡飾連錢論語有美 回頭笑紫燕
 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但覺爾輩愚齊賢曰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
 斯常驪紫燕西京雜記曰文帝有良馬

九匹一名飛燕驪士贊曰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
 有紫燕蘭池赭白馬賦將使紫燕駢衛綠蛇衛轂

天馬奔戀君軒踈躍驚矯浮雲翻齊賢曰漢武紀李
 廣利斬大宛王獲
 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
 前肩膊出汗如血魏志曰駑馬戀棧豆踈荀勇切鮑

明遠東武吟曰復馬戀君軒王贊萬里足躑躅遙瞻

閶闔門不逢寒風子誰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

遠崔嵬齊賢曰司馬紹統詩曰撫劍起躑躅說文躑

闔觀玉臺士贊曰仙傳拾遺周穆王乘八駿之馬駕

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遠

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易山川丘陵也詩維

山崔嵬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

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齊賢曰

曰戰國策騏驎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

幕之騏驎於是斃而嘯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伍

子皆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非史慮思道

曰翦拂吹嘘長其光憤絕交論曰翦拂少盡其力老

便其鳴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善相馬

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悲齊賢曰韓詩外傳曰

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

子方喟然歎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束帛

贖之窮士聞之雖有玉山不能療苦飢齊賢曰七

知所歸心焉命曰大梁

之黍瓊山之禾李善注瓊山即崑崙山山海經曰崑

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士贊曰鮑照詩誠不

及青鳥遠食玉山禾古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

推河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齊賢曰

樂曰我善教馬編之阜棧司馬彪音義曰棧櫪也阜

也若櫪牀施之濕地史記造父取桃林驂騮馴獻

之穆王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於瑤池之上

士贊曰沈約詩秋風生桂枝魏武帝云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遂賓于西王母

觴于瑤池之上鮑照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

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此篇蓋為逸羣絕倫之士不遇知己者歎亦白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也歎

行路難

齊賢曰晉山松傳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

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士贊曰行路難者古樂府道路六曲之一亦有變行路難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齊賢曰曹子建詩美酒斗十千

晉何曾日食萬錢王贊曰曹植樂府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醑詩云清酒百壺

張衡詩何以贈之雙玉盤南都賦珍羞琅玕充溢圓方

停杯投筯不能食拔劍

四顧心茫然

齊賢曰古詩四顧何茫然王贊曰鮑照詩拔劍不能食擊柱長嘆息列子子貢

茫然自失莊子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世說衛洗馬初渡江云見此茫然不覺百端交集也

欲渡

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閒來垂釣碧溪上忽

復乘舟夢日邊

齊賢曰廣河至冬寒即凍徹底九域志太行在懷州澤州歐陽堅石詩不

上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晉明帝曰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後人遂以日邊為帝都士贊曰鮑

照舞鶴賦冰塞

長川雪滿羣山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齊賢曰列

子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士贊曰列子揚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揚子之豎追之揚

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

吾不知所以反也揚子戚然變容者移時不長風破

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齊賢曰南史宗慤傳願來長風破萬里浪士贊

曰古詩菟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海賦掛帆席馬融廣成頌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幃成公綏

嘯賦浮滄海以游志

身于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

狗賭梨栗彈劔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齊賢曰杜

預左傳注曰二十五家社九域志京兆府治長安萬年二縣南都賦侯桃梨栗史記馮驩彈其劍而歌曰

彈缺歸來兮食無魚鄒陽曰餘固隱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淮陰市井笑韓

信漢朝公卿忌賈生齊賢曰史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劔性

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勝下一熱視便出勝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

鮑明遠詩營營市井人漢書天子誼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士贊曰史賈生名誼文帝召爲

博士是時賈生最年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

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

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君不

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

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更掃

黃金臺行路難歸去來齊賢曰史記燕昭王問郭隗

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

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衍既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

而受業江文通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上谷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南十八里古有行路難詩陶潛有

行路難詩陶潛有

歸去來辭士贊曰鮑照詩時起黃金臺李善引王隱
晉書曰段匹彈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
臺鮑照詩明慮自
天斷不受外嫌猜

其三

有耳莫洗頰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齊賢曰琴操先
大許由之志禪

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逸士傳曰堯遜
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史記伯
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
武王平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
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
華山之非河曲之中詩曰山有藜薇
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士贊曰選蔡邕撰陳太丘碑文
合光醇德為士作程老子曰無
名天地齊賢曰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史記蔡

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為秦孝公明
法今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率裂
楚地數於千里持戟百萬白起一戰舉鄢郢以燒夷
陵再戰并蜀漢以越韓魏攻強趙坑馬服功成矣而
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平滅大臣之威
重罷無能廢無用南收揚越北并齊秦破橫合從功
已成矣而卒被解大夫種為越王澤謀遠計以亡為
存因辱為策報夫差之讐卒擒吳越成霸功已彰
而信矣勾踐為魚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
於此士贊曰商潛詩曰賢達無奈何老子曰功成名
遂身退天
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齊賢曰伍

子胥諫王釋齊而先越大宰詔受越路讓子胥賜屬
纒之劍子胥告舍人曰必抉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
之滅吳乃自剄王聞之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
之江中應劭曰鴟夷革槁形以馬革為之屈原見上王
贊曰史屈原名平今子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時顏

色憔悴形容枯槁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

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齊賢曰陸機

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颺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非中郎將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官人孟玖譖機於穎穎怒使牽秀密收機機神色自若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史李斯楚上蔡人西說秦王為丞相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奉騎以千數李斯喟然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問巷之黔首立不知其驚下遂獲至此當今大臣之位無居巨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及二世元年具斯王行論便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子俱執顛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索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

族韓子曰衛靈公至僕水之上稅舍而收李軌曰稅舍也

君不見吳中張翰

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

載名

齊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齊王問辟

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朝觀望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葦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長相思

贊曰樂府怨思二十

世庸詩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簾色寒

孤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

端齊賢曰張平子四愁詩我所思今在太山炙穀子

曰格律莎雜古今注曰促織一名絡緯以其鳴如

詩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宋

玉神文賦美貌橫生上有青冥之長天天下有淥水之

波瀾齊賢曰楚辭據青冥而攬虹兮遂倏忽而捫天

選王儉文集序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天長路

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齊賢曰

疏曰關山阻脩今行路難歐陽建詩曰痛哭摧心肝

上讀曰張衡思玄賦天長地遠歲不留選古詩路遠

莫致之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

能得見敏於夢中往但行至半途即迷不知路遂回

如此者三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上留田行齊賢曰王僧虔技錄曰上留田行者

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

字其孤弟者隣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

悲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齊賢曰古今注上留田地

其孤弟者隣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

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王贊曰何遜詩行

路一孤墳路成墳已毀崢嶸高貌梁簡文帝借問誰

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向余言言是上留田

齊賢曰七哀詩

借問誰家墳顏師古曰死人之里謂之高里或云下

里士贊曰崔豹古今注田橫門人蒿里歌曰蒿里誰

家地聚歎精魄無賢愚諸葛亮梁父吟步出齊東門

遙望墓田陰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墳

白蓮寺逢科馬鬣今已平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

此舉銘旌齊賢曰禮記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

於于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

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

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馬鬣封

之謂也檀弓曰銘者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

其旌識之上贊曰此篇主意正在此昔之弟死兄不

葬他人於此舉銘旌兩句然與古今注一鳥死百鳥

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

征齊賢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征飛也于贊曰禮記

三年問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

越月踰時焉則必過其故鄉鄉回焉鳴號焉躡躑焉

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啜嚅之

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

人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忠邪淫之人與則

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

夫馬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後漢書地理志永昌郡

北蘇樛榆計云廣志曰有馬鳥山縣西北八十里在

阜山衆鳥千百羣共會鳴呼嗚嘶每歲十月八日晦

望至集六日則止歲凡六至雉雀來弔特悲其方人

夜然火伺取無噤不食者以為義鳥則不取也俗言

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劉向說苑孔子晨立堂

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

子出而弟子有吽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

而吽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

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
送之為是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
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
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

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頽西枝榮無

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 齊賢曰續齊諧記
京兆人田真兄弟

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花甚茂共議破
為三待明截之忽一文謝印枯死真見之驚謂諸弟
曰木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况人兄弟孔懷而可離
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交柯之木出珉
山安都縣兩樹相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
傷生俱枯也左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
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十人曰實
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皆高
辛氏有二子曰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
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於商丘主

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實尤於大夏主參唐人是
因以服事夏商其季出口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

夫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冀將與之唐屬諸參而
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士管口曹植詩倉
卒骨肉清漢書燕王旦問今王骨肉至親蘇武詩曰

骨肉緣枝葉經交亦相因李善曰骨肉
謂兄弟也揚雄長楊賦曰天兵四臨 孤竹延陵讓

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 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

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世家吳二

十五年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
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

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
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若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

李詩
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欲立之季札棄其
室而耕乃舍之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
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
之美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
號曰延陵季子韋昭注國語曰緬猶遜也王贊曰尺
孝經安親揚名晉陶潛傳史臣曰激清風於來葉尺
布之謠塞耳不能聽齊賢曰史孝文時淮南厲王長
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况第二人不相容上聞之乃嘆曰堯舜放豸骨肉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
貪淮南王地耶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城而追尊謚
讓國揚名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
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啖延
瑞李成式皇甫統華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
反面執殺之太白日擊
其詩事故作是詩歟

春日行

齊賢曰春日行者時
東二十五曲之一

樂府詩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牕弄白

日絃將手語彈鳴箏

齊賢曰玉帝吟曰上景發晨揮
金雷鬱紫清楚辭扶秦箏而彈

徵士贊曰鮑照詩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牕繡總金
蓮花柱柱玉盤龍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
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古詩盈盈樓上女曖曖春風吹
皎當牕牖又曰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樓臺

蹙沓波浪驚

齊賢曰鮑明遠樂府有升天行蓬瀛蓬
萊瀛洲也漢武於建章宮北治大地漸

臺高二十餘丈名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
象海中神山士贊曰選古詩誰能歌此曲樂府升天
行鮑照作言學仙者
莊子南溟者天池也三千雙蛾獻歌笑搗鐘考鼓宮

李詩

卷三

三

殿傾萬姓聚舞歌太平我無為人自寧

齊賢曰雙蛾眉也後漢

齊賢曰老子曰我無為民自正士贊曰莊子獻笑不及排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書萬姓悅服詩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莊子曰鼓歌以舞之又曰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董仲舒策制曰三

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翻下雲軒帝不去留鎬京

齊賢曰

曰太白送權十一序曰吾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雲軒以雲為車也毛詩王居鎬京士贊曰三十有聲鎬京祥雍注云武王作邑於鎬京 安能為軒

轅獨往入宵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垂鴻名

齊賢曰軒轅黃帝名帝鑄鼎成乘龍上天宵冥杳冥也毛詩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士贊曰莊子黃帝問

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宵冥之門也至彼至陰之原也禮記小臣廉司馬相如封禪書前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

前有樽酒行

齊賢曰前有樽酒行者即樂府陽酌十曲之前有一樽酒也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淥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

多美人欲醉朱顏酡

齊賢曰江文通詩金樽坐含霜曾子建樂府曰金樽玉杯不能

使薄酒更厚吳都賦曰飛輕軒而酌淥醖湘川記湘州臨水縣有醖湖取水為酒宋玉招魂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士贊曰鮑照詩春風太多情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醖盛弘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郡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井官取水為酒與湘東郡湖年常獻之世補酡醖酒鮑照詩暉暉朱顏酡韻釋飲而面赭曰

醖青軒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

齊賢曰謝叔原詩良遊常

蹉跎士贊曰江淹詩桃與李今嬌上春逸詩人壽幾何曹操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選古詩流光正徘徊世說周處嘆日年已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

如絲歎何益士贊曰漢書酒酣上自高歌起舞又莊舞項伯亦起舞祖逖傳劉琨因起舞詩

云日之夕矣漢書李廣意氣自如匡衡傳曰意氣未能平也古詩虛名復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齊賢曰九域志龍門縣在河中

府東北百八十里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琴擊斫斬以為琴注擊師擊選詩清如玉壺

冰士贊曰周禮大司樂龍門之琴於宗廟中催絃拂奏之詩云清酒百壺曹植詩美酒斗十千

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士贊曰侯瑾箏賦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鮑照詩

催絃急管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為君舞

君今不醉將安歸齊賢曰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相如與俱之隔邛盡賣車騎買酒賣乃令文君當壚

師古曰賣酒之處以土為壚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

面高形似煨爐俗學者皆謂當壚為對溫酒火爐失

其義矣詩歌馭夜飲不醉無歸士贊曰神女賦須臾之問美貌橫生燻乎如花温乎如瑩曹植詩羅衣何飄飄洛神賦被羅衣之璀璨兮古詩被服羅衣裳當

戶理清白漢書息夫躬絕命辭玄雲決樂府變將安歸晉謝安曰如此將安歸耶

夜坐吟齊賢曰夜坐吟者樂府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齊賢曰傷歌行曰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謝惠連詩沉吟為爾感詩焉得讓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士贊曰古詩天寒知夜長曹操

詩沉吟 至今 冰合井泉月入闈 金缸青凝照悲啼 金缸滅

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 齊賢曰：缸，古雙切。西都賦：金缸，銜壁。漢書：孝成趙皇后弟。

為昭儀居昭陽殿其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函藍田壁。贊曰：鮑照詩：軍井冰晝結。土馬。種夜重。西都賦注。

呂延濟曰：金缸，燈盞也。潘岳笙賦：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 歌有聲妾有情

聲合兩無違 士贊曰：詩：大序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

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

梁塵飛 齊賢曰：陸上衡擬古再唱梁塵飛七畧云：漢興魯人虞興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士贊曰：鮑照詩：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前有樽酒行夜坐吟三篇。鮑照樂府白紵詞體也。老杜所謂俊逸鮑參軍者是矣。

野田黃雀行 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樂奏也。晉曰：伯益言赤鳥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王受命神雀來也。雀一作鵲。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 吳宮火起焚巢窠 炎

洲逐翠遭網羅 齊賢曰：吳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注。巢子大未飛便取之。出交趾。鬱林郡六帖云：秦始皇時吳宮守吏以火照燕巢因燒吳宮。東方朔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有火林山。鄭康成曰：獸若曰置罟鳥若曰羅網。士贊曰：郭璞翠贊：翠雀鷓鴣鳥越在南海羽不供用肉不足宰懷璧其罪賈害以采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西宮在長秋周一至二十六步秦始皇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詩曰：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巢。蕭條

兩翅逢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 齊賢曰：莊子斥鷃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兩翅逢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兩翅逢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兩翅逢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兩翅逢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兩翅逢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翔翔蓬蒿之間爾雅鷹鵠鷓鴣屬晨風也詩云
鷓鴣彼晨風士贊曰左傳如鷹鷓之逐鳥雀也史項羽
詩曰虞兮虞兮奈若何

筌篲謠

賢曰古今注筌篲引者朝鮮淳卒霍
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士贊曰琴操五十
七曲九引內有筌篲引亦曰公無渡
河亦曰筌篲謠太白此詞用其名

攀夫莫登龍走山莫騎虎

士贊曰楚辭攀天階而下
龍鱗附鳳翼其隨獨孤后純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貴

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

齊賢曰宋弘曰貧
賤之交不可忘翟
公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東漢嚴光字子陵一名遵
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
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后齊國
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

文種遺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具
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
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人固
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
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帝從
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遷
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曰太史秦客星犯御座甚急
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
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焉
周公稱

大聖管蔡寧相容

齊賢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
太姬文王正妃其長子曰伯邑考
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
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武王崩
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蔡疑公不利於成王
乃挾武庚作亂周公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
漢謠一

斗粟不與淮南春

齊賢曰漢文帝淮南
王事見前上留田注
兄弟尚路人

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

齊賢曰徐庶曰本與將軍

圖霸王之業者以此方寸地耳王贊曰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曹植求通親表曰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察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其於路人隔門之異殊於胡越詩云他人有心又豈無他人又謂他人昆莊子吾見子之心矣

友對面九疑峯開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

士贊曰九疑峯見前

注荀卿子曰桃李蒨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管鮑父已死何人繼其蹤

齊賢曰史記曰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叔終善待之

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

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因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

齊賢曰昔今注曰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徐處士溪宣年五十無妻出新於

野見雉雖雄相隨石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士贊曰琴操世言齊宣王時處士牧犢子作也年七十無妻採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飛乃仰天而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不得援琴而歌其聲中絕魏武帝有官人盧女者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與為新聲能傳此曲至魏明帝出降為尹更生妻放得此聲不絕按揚雄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姓當喪喪畢不肯歸

大字寫

三詩

八卷三

三

終之以死傳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
 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傳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
 言味不異俱飛而起不復所傳母悲痛援琴作
 是說易今太白所作亦但祖犢牧子事韓昌黎
 亦然無迹雉之說者但韓集犢牧子作牧犢耳
 恐傳寫之訛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

齊賢曰枚乘十發作子牙歌云

麥秀勃兮雉朝飛埋蒼日斬麥芒慈歛切選詩麥隴
 秀秀色射雉賊麥漸漸以擢芒辨鷺鷥而朝雉鷺鷥綺
 翼而隨獨灼繡頸而家背徐爰曰逸羣雉異之雉不
 但欲糧一場又挾兩雌也士贊曰壯子逸詩曰青鳥
 於陵陂續漢書成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
 飛振羽翼專錦衣繡翼何離襪犢牧採薪感之悲春
 場挾兩雌

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雄關死繡頸斷

齊賢曰

且莊子澤雉十步一豕百步一飲士贊曰潘岳射雉賦灼綉頸而家背繡頸朝飛詩列綉頸碎錦臆

雉子班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椀

齊賢曰樂府有雉子班曲士贊

且鮑照詩催絃急管為君舞

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

彈絃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

不利節康成曰夷與稊同徒落切繫辭曰言不盡意應德璉詩身殞沉黃泥

上雲樂

齊賢曰樂府神仙二十支曲中右文康士贊曰樂府神仙二十支曲中

有上雲樂亦日洛濱曲

樂府詩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

齊賢曰西方為金故西曰金天王贊曰淮南子西方曰昊天許

慎曰吳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吳也又西方金也其帝少昊許慎曰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

骨齊賢曰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都門正街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

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楊賦曰西歷月窟巉巖高聳貌戍削清臞貌士贊曰

莊子太山巉巖陸士衡詩窈窕多容儀司馬相如子虛賦粉粉排排楊袍戍削張揖注曰戍削裁制貌通

鑑晉安帝紀王羲之風骨清舉上林賦曳衡蘭之榆被影闊易以戍削郭璞注曰戍削言刻畫作之也宋

孝武紀曰風骨瞻視非常士也宋高祖紀曰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同上桓玄曰劉裕風骨不恒蓋人

傑也齊賢曰碧玉碧玉吳吳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

嵩嶽臨上唇下靦詭譎貌豈知造化神齊賢曰碧玉吳吳言眼色

碧而有光北夢瑣言孝德國人黃髮綠眼又堅昆部人髮黃鼻綠詩曰卷髮如蠶相書曰眉為華蓋其眉長覆目鼻為中嶽其鼻下侵唇

士贊曰繆襲詩造化雖神明莊子道與之貌天成之大道是文康之嚴父

元氣乃文康之老親齊賢曰莊子道與之貌天成之

天地生寂兮寥兮今獨立而後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君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晉孫楚石人銘曰大

象無形元氣為母杳兮冥兮陶治衆有撫頂弄盤古

白虎通曰地者元氣生萬物之祖也

推車轉天輪齊賢曰徐整三五曆紀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

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曰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

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木

華海賦狀如天輪呂氏春秋天地云見日月初生時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

三詩

鑄冶火精與水銀陽鳥未出谷顧鬼半藏身

齊賢曰火精日

也水銀月也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者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陽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則又有厥利維何而顧鬼在腹注夜光月也士贊曰淮南子天文訓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廣雅曰日一名陽鳥女媧戲黃土團作

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

此胡是仙真

齊賢曰山海經女媧之腸化為神處粟

日七十變其腸化為此神淮南子曰黃帝生陰陽上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齊賢曰

日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花名曰若木日所入處崑崙

崙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

其華照下地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

長數十丈大二千圍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九日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戴鳥郭璞曰扶桑也天有十日

迭出暹照士贊曰淮南子地形訓扶木在陽州日之

所贖許慎曰扶木扶桑也中國有七聖半路頽洪荒

任陽谷南陽州東方也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齊賢曰秦

京光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

之崇等欲戮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

由是號赤眉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

盆子立為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對春陵

節侯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以春陵地勢下濕上
 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徙封南陽白水鄉九
 域志白水隸鄧州東京賦龍飛白水是也士贊曰東
 漢光武本紀論曰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
 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
 叱咤四海動洪濤爲簸揚舉

足躡紫微天關自開張齊賢曰韓信曰項王啗嚙叱宅千人皆廢晉志燕之揚之

糖批在前天文志紫微大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關王贊曰仲長統傳曰豈可鞭笞叱咤惟我所爲者乎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倡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

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齊賢曰梁周捨

上雲樂風鳳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漢烏弋山離國出師子孟康注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

茸毛大如斗形音而形類旁毛師古曰即爾雅後狔也博物志魏武伐踰頓經白狼山逢師子格之師子

哮咆左右咸驚忽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輒

其師子將至此物跳上其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

得其一子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犬皆伏無鳴

吠者士贊曰後漢章和元年安息國獻師子形似騏而尾角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師子帝珍其遠命

虞世南作賦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九苞鳳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鳳凰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莊子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傅毅舞

賦鳳合并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

素手拜龍顏獻聖壽齊賢曰維摩詰經云會中有一

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空大弟子便著不墮於是一切弟子皆以神力去花終不能去士贊曰此數句模

寫其一時之威儀舉措耳釋迦譜云菩薩下生時墮蓮花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作師子吼曰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此借用其事以形容老胡之狀也漢高紀隆準而龍顏莊子華封人請祝聖人壽

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

齊賢曰詩

云如南山之壽不崩

夷則格五白鳩拂舞辭

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拂舞曲也王贊曰

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鳩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被晉楊泚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符也白鳩舞即白鳩舞也白鳩之辭出於吳本歌云平平白鳩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羯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亡國之前所作惟白鳩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鏗鳴鐘考朗鼓

齊賢曰鐘華鐘楚辭注鏗撞也考擊也王贊曰詩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歌白鳩引拂舞

齊賢曰白鳩引拂舞詩有白鳩濟濟獨漉獨

石淮南王五篇並施殿庭蓋出自江左驗其歌皆非吳辭也舊謂之吳舞觀楊泓序拂舞自到江南見白鳥舞或言白鳥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豈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屬晉耶

白誰與隣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

噎性安馴

齊賢曰毛詩鳴鳩刺不噎也其一章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鳴鳩結鞠也鳴

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曹子建責躬表曰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鳩不噎之鳥王贊

曰孟子云白羽之白歟

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

齊賢曰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注鳴鳩飛且翼相擊耄農急也又曰鳩搏穀也左氏鄰子

曰祝鳩氏司徒也賜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

鳴鳩氏司空也賜鳩氏司事也五鳩鳩鳴者杜預注縣道皆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鋪之以糜

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白鷺之白

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德無司晨胡為啄我

葭下之紫鱗鷹鷂鷓鴣貪而好殺鳳凰雖大聖不願

以為臣齊賢曰莊子鷺不日浴而白韓詩外傳田饒曰雞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

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烹而

食之劉孝標演連珠曰雞善司晨雞陰晦而不輟其

鳴爾雅葭蘆也郭璞曰葦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

在哉齊賢曰天問曰隅隈多有誰知其數爾雅厓內為隈外為隈淮南子曰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

謂懸車注曰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薄於隅淵義和至此而迴天問曰角宿未旦暉靈安

藏注東方未明是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玉質曰莊子曰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文中子曰出乎地萬物著

息易時乘六龍以御天晉傳玄日昇歌義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阮籍詩梁正安在哉其始與

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

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與歇

皆自然齊賢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莊子夫道伏羲得之以襲氣母日月得之終古不

息鄭玄注周禮曰終古猶言常也司馬彪氣母元氣之母易既曰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

是太初太乙也前漢律歷志曰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

落何謝何怨潘安仁詩曰四運紛可喜干寶曰選仲春令月百草滋榮宋玉九辯秋之為氣也草木黃落

李詩

而變衰老子曰天

義和義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

魯陽何德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齊賢曰山海經曰東

南海外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義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義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

是立義和之宮以立四時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邁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九域志汝州

魯陽關即魯陽公揮戈退日處尚書矯誣上天王贊曰廣雅日御曰羲阮籍詩朝雲進荒淫詩云忘我實

多 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

齊賢曰賈誼過秦論曰囊括四

海莊子大塊噫氣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滓鴻濛濛莊子若然者豈見堯舜之教民

溟滓然弟之哉郭象注溟滓甚貴之謂也王贊曰易括囊無咎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

山注云大隗大道也在宥篇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墜爾形

體黜爾聰明明淪與物忘大同乎溟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鬼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混混

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溟溟司馬彪云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

錄試索觀之則見矣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元氣之自然人力

不能與乎其間也

胡無人

齊賢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

齊賢曰出自割北門行曰嚴秋

筋竿勁虜陸精且強注竿筋幹公旦切王贊曰梁元

帝篡要冬月厲風嚴風寒周禮冬官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

瀾鮑照詩何甲獨精堅古詩胡馬依北風漢家戰士

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

齊賢曰史記關頰之役漢馬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

紀事之此詩及月

四萬匹糧重不與焉朔方之巡武帝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此漢兵至盛也亦未至三十萬而太白云爾豈合步騎言乎抑討祿山之師自有三十萬乎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病為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嫖匹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票姚之字耳今讀書者音飄搖不當其義詩人限於韻既有二音姑從其一王贊曰票姚字音

流星白羽腰
辯見第五卷塞下曲第三首末句下注

間插劔花秋蓮光出匣
齊賢曰陳孔璋賦曰飛兔流星注言疾也家語曰白羽若

月上林賦曰穹蒼弱滿白羽王贊曰魏文帝典論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淬以清漳光似流星名曰飛泉崔豹古今注吳有白蛇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劔吳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劔吳王取純鈞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澹郭元振劔歌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鑣金環生

明**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

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折

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有玉門縣玉門關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王贊曰西域高昌傳正觀四年侯若集討定高昌先是國語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不殄滅東漢西域論曰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又撤宮論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

齊賢曰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西陽雜俎曰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入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王贊曰此詩必作於上元之間據太史之占而言也按唐書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掩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非八月丁卯又掩昴後漢天文志曰太白主奎婁胃昴畢紫參又主邊兵又晉天文志曰昴七星又為旄頭胡星李白統言之以太

白也自茲數年之後安史相繼滅亡恢復兩京即此詩而驗諸史蓋可知矣

履胡之腸涉

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紫塞長城土色皆紫

漢塞亦然故曰紫塞士贊曰劉向新序曰野人之用

南

李

樂府載此詩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漢家戰士三十萬

將軍兼領一作霍嫫姚流汗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

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

交廻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

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無人漢道昌陛下之壽

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胡無人

漢道昌一本無此六字

去後人具正法眼
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

樂府有時景二

樂府詩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且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

北風號怒天上來

齊賢曰淮南子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而龍

身而無足注龍銜燭以照太陰身長千里視為晝暝

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又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

之山曰寒門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天問曰日安不

到燭龍何照士贊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

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

齊賢曰唐地志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媯州本北燕州朱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與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嘉瑞軒轅黃帝名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應劭曰在漢上谷郡涿鹿縣土

李詩

白也自茲數年之後安史相繼滅亡恢復兩京即此詩而驗諸史蓋可知矣履胡之腸涉

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

漢塞亦然故曰紫塞士贊曰劉向新序曰野人之用

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或

曰紫塞者岱山有紫壇城城傍有草草生紫色故曰

塞胡無人漢道昌士贊曰左傳子母謂秦無人漢文

寢昌之道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壽三

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今守四方一本云

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兄之必不肯輕致不識

理之請矣東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

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已

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

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

之類瀆直致譏焉是亦足以定二蘇之優劣今遂則

去後人具正法眼
藏者必蒙賞音

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

北風號怒天上來齊賢曰淮南子燭龍在鴈門非救

身而無足注龍銜燭以照太陰身長千里視為晝

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又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

之山曰寒門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天問曰日安不

到燭龍何照士贊曰天不足西北無陰陽消息故有

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也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齊賢

曰唐地志幽州范陽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媯

州本北燕州宋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

莊下殿雪集木白上以為嘉瑞軒轅黃帝名黃帝與

五詩

卷三

四

賈曰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淮南子地形訓汾出燕京注曰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幽州思婦十二月停

歌罷笑雙蛾摧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

別時提劍救邊去遺此虎紋金鞞鞞中有立雙白羽

箭蜘蛛結網生塵埃齊賢曰王景元詩思婦臨高臺雙蛾蛾眉也戰國策齊王孫賈

毋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陸士衡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北

戍長城阿苦寒行曰劇哉行役人慊慊常苦寒史記尚祖曰吾覆三尺劍取天下出自劉北門行曰分兵

救朔方鞞鞞箭藏也家語白羽若月張景陽詩蜘蛛網四壁士贊曰史五帝紀肇十有二州注馮融曰禹

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長

賊事見前注鮑照詩留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

忍見此物焚之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

恨難裁齊賢曰朱浮責彭寵曰以漁陽結怨天下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毛詩北風其涼雨

雪其雩士贊曰韓非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

俠客行齊賢曰樂府俠遊二五曲中有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齊賢曰莊子說劍篇趙太

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本曠目而語難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

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其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

請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

十釁成二鉤王乃舉衆鉤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應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大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存中曰銀鞍照白馬吳鉤乃各刀彎今南蠻用之曰葛黨

颯沓如流星

齊賢曰徐敬業詩汗馬躍金鞍陳孔璋賦曰飛颯流星注流星疾也士贊曰辛

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煇燿鮑照詩賓御紛沓颯駿馬光照地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

留行

齊賢曰鄒陽與王書曰兵不留行莊子說劍篇莊子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史贊曰江淹詩拂衣釋塵務

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

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

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齊賢曰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

曰侯嬴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嘗置酒會客坐定從車騎曰迎侯生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

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睨故文立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就車至家坐上坐酒到

公子起爲壽罷酒侯生謂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史贊高爲人能自立然諾曹植詩季

布重然諾揚揮書酒後耳熱拍缶而呼烏烏士贊曰定記游俠傳曰布衣之徒設取與然諾千里誦義死

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盧諶書曰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選七落曰慷慨則氣成虹霓司馬相如大

人賦垂絳幡之素蜺**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

赫大梁城縱使俠骨香不慙世上英

士贊曰史魏公子無忌傳魏安

釐王二十二年秦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

萬象枚趙留軍壁鄴名爲枚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讓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壁
 上臥內竊虎符奪晉鄴軍使朱亥袖四十斤鐵徒
 殺晉鄴公子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
 鄲存趙初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
 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鄴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詩誰能書閣下白
 云徐方震驚爾雅隸兮頌兮威儀也

首太玄經 齊賢曰漢書楊雄傳雄按書天祿閣上又
 曰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咸
 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李翰林集卷之三

李翰林集卷之四

東吳毛 晉子晉重訂

樂府

關山月

上贊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
 曲之一也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齊賢曰吳氏語錄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
 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蓋一世學者能
 熟味之自不隔淺矣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
 宗慤曰顯乘長風破萬里浪緩聲歌曰長風萬里舉
 玉門關在唐沙州墩煌郡壽昌縣西北天山至玉門
 關不爲太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於天山至玉門
 以天山爲度也上贊曰漢書霍去病遂至祈連山顏
 師古曰卽天山匈奴呼爲祈連蒼茫雲海見一卷註

萬衆枚趙留軍壁鄴名爲枚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讓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壁
 上臥內竊虎符奪晉鄆軍使朱亥袖四十斤鐵徒
 殺晉鄆公子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
 鄲存趙初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
 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鄆軍之日北向自剄以送公子
 公子遂行至軍侯生果北向自剄詩誰能書閣下白
 云徐方震驚爾雅隸兮頌兮威儀也

首太玄經

齊賢曰漢書楊雄傳雄按書天祿閣上又
 曰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咸

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
 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李翰林集卷之三

李翰林集卷之四

東吳毛 晉子晉重訂

樂府

關山月

齊賢曰關山月者樂府鼓角橫吹十五
 曲之一也王褒詩云無復漢地關山月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齊賢曰吳氏語錄曰太白詩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
 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皆氣蓋一世學者能
 熟味之自不隔淺矣天山在唐西州交河郡天山縣
 宗慤曰顯乘長風破萬里浪緩聲歌曰長風萬里舉
 玉門關在唐沙州墩煌郡壽昌縣西北天山至玉門
 關不爲太遠而曰幾萬里者以月如出於天山至玉門
 以天山爲度也士贊曰漢書霍去病遂至祈連山顏
 師古曰卽天山匈奴呼爲祈連蒼茫雲海見一卷註

漢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齊賢曰史記韓

王信降匈奴引兵至晉陽城下高祖往擊之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四十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

徐廣注平城在鴈門唐書哥舒翰築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繁龍駒鼻吐蕃不敢近青海隋西域傳吐

谷渾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士贊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嚴助傳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

戊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

息未應閑齊賢曰恨賦曰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曹子建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

愁思婦悲嘆有餘哀邑一作色閑一作還士贊曰史漢高紀士卒皆歌思東歸曹植詩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潘岳詩撫琴長嘆息

獨漉篇齊賢曰獨漉篇即拂舞歌五曲中之獨漉篇也特太白集中祿字作漉字其間

命意造辭亦模倣規擬特古詞為父報仇太白則為國雪耻耳今錄古詞于題下曰獨獨祿祿

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噫噫雙鴈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遙輕

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床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纈誰別偽真刀鳴削中倚床無施父冤不報

欲活何為樂府注

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

越鳥從南來胡鷹亦北渡我欲灣弓向天射惜其中

李詩

卷四

二

道失歸路齊賢曰晉志獨漉篇曰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漉盧谷切古詩越

鳥巢南枝士贊曰曹植詩妾若濁水泥孟子越人灣考而射之左思吳都賦喧鳴則彎弓阮籍詩黃鸝遊

四海中路落葉別樹飄零隨風客無所托悲與此同

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齊賢曰傳玄詩落葉

隱風摧謝惠連雪賦曰從風飄零蘇子由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葉其詩曰羅幃卷舒

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士贊曰宋玉風賦躋于羅帷經于洞房鮑照詩羅帳空卷舒鮑照

詩願適明月入若懷雄劍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

左傳曰耦俱無猜齊賢曰列士傳曰眉繡澀苔生國耻未雪何由成名問尺者眉間闊一尺

楚人于將鏖邪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

於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鏖邪鑄為雙劍

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鏖邪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

在匣中常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鳴

其雄王怒收鏖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王子淵頌

曰水斷蛟龍陸剝犀兕士贊曰王子年拾遺記頌頊

高陽氏有畫影劍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赴

指其方則射未用時在匣中常如龍虎吟鮑照詩雙

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蝶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世

語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陸斷犀象未足稱雋唐太

宗詩曰雪耻酬百神鷹夢澤不顧鴟為為君一擊鵬

搏九天齊賢曰左傳楚子田于江南雲夢許慎注淮

文王少時雅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

一鷹曰非王鷹之儔王見其殊常故為獵於雲夢之

澤毛羣羽族爭噬共搏此鷹獨睨目遠瞻俄而雲際

有一物翺翔飄飄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便竦翮

而升臺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洒如雨良久有一

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邊有黃象莫

李詩

李詩
能知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文王乃厚賞之
此詩此與之意謂士之用世則常為國雪耻立大功
以成名猶神鷹之不顧凡
鳥而但擊九天之鵬也

登高丘而望遠海

王贊曰此題樂錄及解題並無前聞太白此詩不過引秦

王漢武巡海求仙之事以通諷諫耳

樂府詩

登高丘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流安在

齊賢曰魏文帝十五

歌曰登山而遠望列子五山一曰岱輿二負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其根無所連著隨潮波上下帝命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時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流扶桑半摧折白日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萬計扶桑在碧海中士贊曰山海經齊賢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士贊曰山海沉光彩

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淮南子曰出於陽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景明登于扶桑爰將始行是謂朏明王粲賦曰白日忽其西銀臺金闕如夢中秦

皇漢武空相待

齊賢曰郭景純遊仙詩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注齊威王使人入海求

方丈蓬萊瀛洲此三神山者神仙及不死之藥皆在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鍾山在北海子地始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地之治處也史始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言海中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史孝武本紀李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居久之求

李詩

卷四

四

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精衛費木石鼉鼉

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無所憑齊賢曰博物志有鳥如鳥之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女名女姪遊東海溺死其

神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士贊曰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鼉鼉

以為梁江淹恨賦秦皇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方駕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太白詩蓋

祖江淹賦也君不見驪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

盜賊劫寶玉精靈竟何能齊賢曰始皇葬驪山漢武葬茂陵劉向傳曰始皇冢

見發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藏擲漢高祖項羽掘始皇塚收其財典論曰喪

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王柙金鏤張孟陽七哀詩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士贊曰史本

紀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請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錮

而致棹宮觀百姓奇器珍怪徒藏滿之漢武帝建元二年置茂陵邑後葬茂陵虞世南諫山陵厚葬書曰

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

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漢劉向諫厚葬疏始皇葬於驪山之

可下錮三泉上崇三墳其高十丈間回五里有餘石棹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鳳珍

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厚又多殺官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

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瑩宇往往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

火燒其藏棹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窮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窮

兵黷武今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齊賢曰黃帝鑄鼎於湖邊因名鼎湖

鼎成乘龍上天士贊曰荀悅漢紀論曰武帝窮兵極武百姓空竭鼎湖飛龍黃帝事見三卷注張衡西京

李詩

卷四

五

賦曰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此言二君窮兵黷武如此若黃帝之上仙安可得也唐明皇亦好神仙喜邊功者此詩其有所諷

陽春歌

田籍田歌錄陽春歌楚曲也即時景二十五曲之一

樂府詩

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煙垂裏風披香殿前花始

紅流芳發色繡戶中

齊賢曰西京賦後宮則有蘭林披香士贊曰班固西都賦曰後

宮則有掖庭椒房披香發越注云長安有披香殿曹植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潘岳詩流芳未及歇鮑照詩曰文曉繡戶垂羅幕

夫人絕世歌聖君三萬六千日歲歲年年奈樂何

齊賢曰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漢書李延年故倡也女弟得幸號李夫人初夫人兄延年善歌舞武帝愛之延

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王因言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昌邑王士贊曰西京雜記漢孝成皇后趙飛燕體輕弱行步進退色如紅玉擅寵後宮漢書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張衡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

楊叛兒

齊賢曰樂府詩集亦曰西曲楊叛兒

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謔詭轉婆為叛也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

齊賢曰九域志新豐故驪

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酹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為權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

六言

李詩

卷四

五

冠子翁故也高祖少時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
 還立焉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
 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
 途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
 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

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沈香火雙煙一氣凌紫

霞齊賢曰魏志張逸傳呂布自稱徐州刺史太祖征

布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即此地阮

嗣宗詩良辰在何許古楊叛曲暫出自白門前楊柳可

藏烏懼作沉水香濃作博山爐漢故事諸王出閣則

賜湯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士贊曰西京雜記長

安巧工丁緩者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

怪獸皆自然能動陸機詩曰輕舉乘紫霞

雙燕離雜曲中有雙燕離

梁府詩

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牕繡

戶長相見士贊曰鮑照詩雙燕戲雲崖江海詩願寄

方朔十洲記崑崙山上有玉樓十二鮑照詩文牕繡

戶重羅幕幾伯陽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

柏梁失火去因入吳王宮吳宮又焚蕩雖盡巢亦空

齊賢曰漢元鼎二年作柏梁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

以香柏為之太初元年柏梁臺災虞氏家記吳白門

闔廡作至秦始皇守宮史燭燕窟失火燒宮而此樓

故存士贊曰柏梁臺災師古曰天火曰災吳宮燕見

三卷 憔悴一身在孀雌憶故雄雙飛難再得傷我寸

心中齊賢曰謝靈運詩華雌戀舊侶南史王整之妹

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誓不嫁所住

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

李詩

卷四

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思既重不忍復雙飛士
節曰逸詩云無棄樵悴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寡婦不
婦高誘曰寡婦曰婦漢李延年詩佳人難再得謝靈
運詩寸心若不亮毛詩我心憂傷此篇其太白自嘆
之作乎前四句是喻其待詔金銜得幸時也栢梁失
火去逾遭變於還時也中三句喻從承王璘璘敗以
累遭責時也未四句是白嗟嘆之語謂於逐之餘思
君而不得再見安得不為之傷心乎吁亦可哀也已

山人勸酒

其一曰山人勸酒

樂府詩

蒼蒼雲松落落綺皓

士贊曰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劉

落窮巷上綺皓乃高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
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
遠迤嶇靡紫芝可以療飢瘡虞世遠吾將安歸馮馬
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惡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
入商洛山以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
待天下定

亦秀眉雪
松蒼靑
髮長美

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

勸酒相歡不知老

士贊曰張景陽詩曰借問此何時

今葛洪神仙傳伯山甫在華山精思服餌不老以藥
與外生女服時年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阮籍詩
曰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莊子曰避世之士論語
曰不知老之將至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
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歛起佐太子漢王乃復驚

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

齊賢曰史留侯世家上欲

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
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早辭安車固請來
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
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早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
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其愈欲

李詩

卷四

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忘匿竊聞太子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虛啼涕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留侯木招此四人之力也上贊曰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高士傳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譬猶禽鹿少見則肯則服教從詭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鯁餐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劉孝標雜命論曰候草木以共影與麋鹿而回死班固答賓戲曰於是七雄虺鬣

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歟起字見北史崔浩傳云宋武帝祖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縹其貢使今死乘喪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伐之雖得之不令也

觴酌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

曰史記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恥之逃隱子登箕山上有許由冢九域志曰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巢父臺王贊曰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穢汝光非吾友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耻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楚辭衆人皆濁我獨清陶潛詩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東漢吳漢傳意氣自若鮑照詩曰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此意謂巢由之矯潔不若四皓之

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為哉太白蓋為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毋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毋失踐頗快快惠妃女婿楊洵揣妃旨伺太子短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探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洵復構瑛瑤瑒與妃之兄薛鑄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為祟因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說不詳妃死崇亡明皇之時慮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逸稱或召至闕庭或遣問政事徒耳高談闊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末

句曰浩歌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歟其意微而婉矣

于闐採花

贊曰樂錄于闐採花者蕃胡四曲

世之君子不遭明君賢不肖易置如明皇之恩張九齡雖遭祭曲江竟何補哉此詩規意皆自

國風中來

讀者毋忽

于闐採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漢地多明妹胡中無花可方比

域傳于闐國王治西域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竟寧元年匈奴請壻漢氏

元年以齊國王寡女名嬌字昭君妻之單于大喜石

季倫王明君序王明君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

焉王贊曰漢書匈奴傳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入朝

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嬌字

昭君賜單于單于懽喜乃上書願保塞江淹賦曰無色類之可方

丹青能令醜者妍

無鹽翻在深官裏自古妬蛾眉胡沙埋皓齒

齊賢曰西京雜

記曰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畫人醜好老少必得真元帝官人頗多嘗令畫工圖之有欲呼者按圖以召故毀其形狀後匈奴求美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悅之而名字已去遂不復留帝怒殺毛延壽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為人極醜皮膚若漆行年四十嫁不售齊宣王燕於漸臺無鹽詣之召見為陳四殆王立拆漸臺拜無鹽為后離騷曰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枚叔七發曰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士贇曰楚辭朱唇皓齒豐肉微骨嫋日宜笑蛾眉曼只此篇是借事引喻以刺時君昏瑣借聽於人而賢不肖易置者讀之令人感嘆

鞠歌行

齊賢曰王僧虔扶錄有鞠歌行陸機序漢宮閣下有舍童鞠室靈芝鞠室士贇

曰王僧虔宴樂技錄和歌平調七曲有鞠歌行太白此詞始則傷士之遭讒廢棄中則羨乎四賢之遇合有時終則重嘆今人不能如古人之識士也亦借此自况云耳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

多連城白壁遭讒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為刑

足鬼

齊賢曰漢書卷李不言下自成蹊張景陽詩魚目笑明月白頭吟玷自信青蠅韓子曰楚人和

氏得璞玉於楚山中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則其左足成玉即位和又獻之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文王即位和又抱璞哭於楚山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尹文子曰魏有田父得玉徑尺不知玉弃之野鄰人盜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王問其價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三郡聊可一觀王立賜獻者食上大夫之祿士贇曰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詩云營

李詩

卷四

上

營青蠅止于樊箋云興者謂蠅之為虫汗白使黑汗
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陳子昂詩青蠅一相點
白壁遂或竟聽曲知窳戚夷吾因小妻齊賢曰通鑑外紀

窳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
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斨從昏飯牛溥夜半
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賜衣冠與語大悅遂授以政管仲字夷吾類上人也
姬姓之後管嚴之子仕齊論語管氏有三歸士贊曰
管子云齊桓公使管仲求窳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
育乎管仲未悟其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
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注魚水喻配偶也窳戚有統
匱之思故陳此詩又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
妾也窳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
門之外桓公因出窳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
之使管仲迎之窳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
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
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

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胡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
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
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
可老耶夫伊尹有妾氏之賤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
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畢子生五歲而替
禹由是觀之少可少邪駮駮生七日而超其母由是
觀之弱可弱邪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諸子
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窳戚窳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
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
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儵儵之魚
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窳戚之
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
齋戒五日見窳子因以為佐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倩
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頌曰
桓遇窳戚命管仲之窳稱白水管仲憂疑妾
進問焉為說其詩仲喜報公齊得以治云云秦穆五
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齊賢曰

齊賢曰
晉滅虞

虜虞君與百里奚後為穆姬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鄰
 人得之秦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楚不與以五殺羊
 皮贖之穆公釋其囚與語大悅授以國政史須賈曰
 不自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曹植詩君如清路塵
 妾若濁水泥士贊曰呂氏春秋百里奚未遇時販牛
 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謬公謬公用
 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劉向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
 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殺羊之皮使將車
 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
 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
 先後之以身是以肥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
 浴為衣冠與坐公太深異日與公孫枝論政公孫枝
 大不寧曰若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
 曰然吾悅天奚之言彼類聖人也以為上卿史伯夷
 傳曰閭巷之人砥名立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也哉朝歌鼓刀叟虎變

碯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識

此老翁

齊賢曰九域志朝歌隸衛州紂所都唐汲郡

縣東南十八里有棧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毛詩閔
 宮曰遂荒大東注荒奄也士贊曰史齊世家太公望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
 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虬非虎非雉所獲霸王之輔於
 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
 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武
 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
 地志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呂氏春秋太公釣
 於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碯谿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
 為障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
 迹罕及東南隅有后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
 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迹猶存是碯
 谿之稱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念

李詩

卷四

三

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日子姑復釣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
 下得鮪次得鯉剖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
 知其異楚辭天問呂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
 喜又思美人呂望屠於朝歌尚書大傳周文王至磻
 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曰尚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
 呂佐符子曰太公釣隱磻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
 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太公跪后隱崖且不
 餌而釣作詠備吟及暮而釋 **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
鴻 士贊曰潘岳詩命也可奈何管子法三篇桓公在
 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嘆曰仲
 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
 而至焉唯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
 嵇康詩目送飛鴻手揮五絃此詩蓋深嘆今之人無
 知人之鑒卒之無可奈何唯有目送飛鴻以寄興耳
 太白負才而不用於
 時豈亦有感而作乎

幽澗泉

樂府幽澗泉者

樂府詩

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愜兮流泉深

齊賢曰琴譜

書曰昔人祥之日常彈素琴素琴瑟陶潛不解音聲而
 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士贊曰江
 淹賦濁醪夕引素琴晨張張籍
 康詩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善手明徽高張清心寂**

歷似千古松颼颼兮萬尋

士贊曰楊維禪解難曰絃者

高張瑟欲下聲類延年詩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
 江淹山中楚辭風颼颼今永道寒廬思道絃涼賦曰
 動颼颼 **中見愁猿弔影而危處兮叫秋木而長吟客**
 於翠帳

有哀時失職而聽者淚淋浪以霑襟

齊賢曰嵇叔夜

以流離士贊曰江淹賦弔影慙竟吳都賦猿父哀吟
 顧子長嘯楚詞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尸子曰

曾子每讀喪禮淚下沾襟

乃緝商綴羽潺湲成音吾但寫聲發情

於妙指殊不知此曲之古今幽澗泉鳴深林

士贊曰詩大序

清發於聲選歸田賦彈五絃於妙指此謂澗泉松風之聲猿鳴客愁之狀皆寫於琴聲之中也

王昭君二首

贊曰樂錄王昭君亦曰王嬙亦

文選后崇樂府王明君辭序曰王明君者本是

王昭君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馬昔公主嫁烏孫

亦必爾也其遺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

昭君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

齊賢曰唐沙州壽昌縣西北有玉門關蔡琰胡笳曰

天無涯今地無邊士贊曰玉門陽關見前注古詩相

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漢月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來日

曰陶潛詩素月出東嶺總照詩曰君不見城上日今

入黃泉太白是用其意而易其辭謂漢月西沒猶

有東升之時若明妃之西嫁則無東歸之日矣燕

支長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沒胡沙生之黃金枉圖畫

死留青塚使人嗟 齊賢曰燕支山及圖畫並見前注

謂達曰將為漢將為胡曰為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

其二

昭君拂玉鞍上馬啼紅頰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

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馬嚼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暗室中常照十餘丈如畫日士贊曰胡地見前注此二篇蓋借漢事以詠當時公主出嫁異國者

中山孺子妾歌

王贊曰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王曾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

中山孺子妾特以色見珍雖不如延年妹亦是當時

絕世人

齊賢曰孺子宮人也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曰賤妾終已矣君子定何如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士贊曰李延年妹事見陽春歌注

桃李出

深井花豔驚上春一貴復一賤關天豈由身

齊賢曰

廷尉賓客皆去書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士贊曰選樂府南國有佳人容華笑桃李江淹賦羅與綺今嬌上春列子揚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賢曰芙蓉老秋霜團扇羞網

塵

齊賢曰王逸楚詞注芙蓉蓮花也傳玄鷹兔賦曰團團似明月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張華詩玉臺

生纒絲七贊曰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詩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李善注云爾雅曰荷芙蓉也釋義曰別名芙蓉也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樂器王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或云珉與婢婦謝芳有情嫂鞭撻過苦婢善謳而作此曲其辭曰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

共悲辛

王贊曰漢史呂皇后傳高祖崩呂后為皇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春戚夫

人春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迺欲倚汝子邪迺召起王使人持鴆飲之趙王死太后遂斷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

○ 荆州歌

王粲曰樂錄都邑三十四曲有荆州樂又有荆州調注云今荆南府也

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荆州麥熟鰲成

蛟縹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柰妾何

齊賢曰白帝城公孫述所

築寰宇記曰灑源堆在夔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在州東一里冬水淺石屹然露一百餘尺夏水漲沒水中十丈其狀如馬舟人不敢進唐志江陵府本荆州南郡有荆門縣發穀布穀項羽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士贊曰按元和志白帝即夔州城所據與赤平山相接初公孫述殿前并有白龍出因號白帝

山寰宇記曰公孫述據蜀土自稱曰白帝更魚復曰白帝城南都賦云白鶴飛兮繭曳緒翰曰猶鸞曳絲

設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辭

齊賢曰雉子班漢

曲之一也亦曰鼓吹曲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洽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禽齊王於青州一舉定山泉也按吳說所引古辭云雉子高飛止黃鸝高飛已千里雉飛來從雌視以為始作之辭然樂府之題亦如古詩題所謂關雉葛覃之類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初無義也後人卽物卽事而賦故於題有義據此古詞無雉子班之語往往雉子班之作復在此古詞之前吳兢未之見也如吳均可憐雉子班又後人所作也

辟邪伎作鼓吹驚雉子班之奏曲成喔咿振迅欲飛

鳴扇錦翼雄風生雙雌同飲啄趨悍誰能爭乍向草

中耿介死不求黃金籠下生齊賢曰樂書梁三朝樂有車輪折脰伎辟邪伎

青紫麗仗吳均雉子班口可憐雉子班羣飛集野甸者岳射雉賦逸羣之偶擅場挾兩注逸羣雉異之雉

不但欲擅一場又挾兩雌也宋玉風賦曰此大王之雄風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西京賦趨悍唬

豁射雉賦耿介之專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拾遺錄曰魏禪晉之歲北閣下得一白燕以爲

神物以金爲籠置之宮內王贊曰一詞卜居嗛嗛唯能爭也南史劉裕曰

不復能草間求活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善卷

讓天子務光亦逃名所貴曠士懷朗然合太清齊賢曰老

子天大地大善卷壘在沅州柱山下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

日衣葛絺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又曰湯與務光天下

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於窾水諸侯弔之淮南子曰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注云清靜也太

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而不逆天暴物寂寞不擾民士贊曰易繫彖犧氏始作八卦以類萬物

之情莊子讓王篇湯伐紂克之以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

光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

試其士況尊我乎吾不忍父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曹植詩曰小人自鬻鬻安知曠士懷鶻冠子曰

上及太清天實之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太白此詩其有所諷歟

相逢行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清調六曲有相逢狹路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

相逢行樂府詩

相逢行樂府詩

相逢行樂府詩

相逢紅塵內高揖黃金鞭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

齊賢曰西都賦曰紅塵四合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羅敷艷歌曰俯仰終阿那

有所思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二十八曲內有所思又漢短簫

鏡歌二十二曲其一曰有所思亦曰嗟佳人註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朝以此樂

樂府注

我思仙人乃在北海之東隅海寒多天風白波連山

倒蓬壺

齊賢曰士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莊子曰白波若山海賦曰波如連山列子曰歸墟中

有五山一岱輿二員嶠三方壺四瀛洲五蓬萊士贊曰仙傳許遜隱西山作醉思仙之歌詩云我思古人

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一萬里復得碧海廣狹浩汗與合東岸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

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百星上有大上帝太真王父

無所形或有分形為百身十丈者長鯨噴湧不可涉

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有鳥東飛去願寄一書謝麻

姑齊賢曰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承華殿忽有一青鳥從西來集殿上上問東方朔朔

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頭王母來紫雲車而至有三青鳥如鳥大夾侍王母妾神仙傳王遠字方平漢桓帝

時棄官入山嘗降蔡經家遣人召麻姑至一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頂上作髻手爪似鳥王贊曰長鯨見

一卷注儀禮婦人拊心不哭陸機詩撫心痛荼毒郭璞詩臨川哀年邁芳心獨悲吒山海經青鳥者西王

母之使也人首鳥身衣青衣而飛行曰青鳥陶潛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

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又仙傳麻姑自與王遠會

李詩
後卽於海州東海哀王山坐化至今
有紀異觀奉其肉身觀有女道士焉

又別離

費曰樂錄別離十九曲之一

樂府詩

別來幾春未還家王牖五見櫻桃花况有錦字書開

絨使人嗟

士贊曰錦字是用竇滔妻蘇氏織錦作回文詩贈夫事見織錦回文詩序

至此

腸斷彼心絕雲鬟綠髻罷梳結愁如回飈亂白雪

齊賢

日鮑照詩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曹植詩何意回飈舉

去年寄書報陽臺今年

寄書重相催東風兮東風爲我吹行雲使西來待來

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

齊賢曰宋玉高唐賦序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

且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士贊曰魏文帝秋胡行朝與佳人期日久殊不來張景陽詩青

空牆

白頭吟

士贊曰樂府白頭吟始於卓文君事見詩內註

樂府詩

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寧同萬死碎綺翼不忍雲間兩分張

齊賢曰古今注曰鴛鴦水鳥是

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射雉賦鴛鴦綺翼而賴過王贊曰錦水卽成都錦江

橋之水也鮑經曰汶江一名流江經縣南七里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既因萬頃蜀中謂流

江爲竿橋水此水濯錦鮮於他處晉符堅載記民謠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詩云鴛鴦在梁注止則

相偶飛則成雙

此時阿嬌正嬌妬獨坐長門愁日暮但願君

恩顧妾深豈惜黃金買詞賦相如作賦得黃金丈夫

李詩

六卷四

七

好新多異心

齊賢曰漢武故事景帝問兒欲得婦否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外戚傳曰陳皇后長公主

標文曾祖陳嬰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尚長公主生

女武帝立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即位立

為皇后十餘年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

怒策罷退居長門宮士書曰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

成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士能文奉黃金百斤為

相如文君取酒因下譚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

主主皇后復得幸按唐書王履后傳始后以愛弛不

自安乘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麴

為生召湯請耶帝憫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後云

壽是父乃廢時一述作羽儀賦帝未幾卒後官

思慕之帝亦痛王淫之賦與相如事絕類太白可謂

善於引喻矣古樂府長曉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

雖云好未若故人妹後漢竇武一朝將聘茂陵女文

別夫書曰本不厭新人不厭故

君因贈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條羞故林

齊賢曰樂府解題曰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妻文君作

白頭吟以自絕古樂府長歌行曰百川東到海何時

復西歸士贇曰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

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曰曉如山下雲皎若雲

間月良人有兩意故與相訣別又曰今日斗酒問明

日清冰頭蹀躞滿水上瀟水東西流又曰淒淒重淒

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相如感之

乃止不聘妾焉何遜詩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

雨滴空階曉

兔絲固無情隨風任傾倒誰使女蘿枝

而來強繁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

齊賢曰爾雅

唐蒙女蘿女

蘿兔絲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

附女蘿毛萇詩傳女蘿松蘿也

莫卷龍鬚席從他生

齊賢曰古今注曰孫

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

與公問世稱黃帝乘

李詩

卷四

七

龍上天群臣援龍鬚鬚墮地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
 曰無也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如今有虎鬚
 草江東亦織為席號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
 而隱其鬚乎江淹詩玉臺生網絲宋武帝慕懿寧州
 宮獻琥珀枕時將北伐以琥珀療金瘡帝悅命碎分
 賜諸將士贊曰晉東宮舊事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
 皮席花席經席唐地理志秦州天水郡丹州丹陽郡
 上貢龍鬚席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
 陽殿遺后三十五條內有琥珀枕

迴 齊賢曰後漢何苗謂兄進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
 實玄舊妻與玄書棄妻斤女敬白實生士贊曰莊

子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古來得意不相負 祇今惟見青陵臺**

日韓憑戰國時為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使
 舍人築青陵臺夫人作詩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
 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鳥鵲雙飛不樂鳳皇妾是庶
 人不樂宋王遂自縊韓亦死王怒埋之宿夕木生墳

有為焉 栖其上音聲感人化為蝴蝶臺在開封士贊
 曰王褒頌曰其得意如此此詩其為明皇寵武妃廢
 皇后而作乎其事詳見二卷註唐詩人多引春秋為
 魯諱之義以漢武北明皇中間此義引事讀者自見
 蓋正皇后乃元宗為臨淄王時所聘龍鬚席則晉東
 宮事意有在矣琥珀枕則皇后事意謂一控遊仙之
 時夢中或者相遇否則無再合之期矣辭枕意悲
 國風好色而不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詩得之矣

其二 贊曰按此篇出入前篇 語意多同或謂初本

錦水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

作萬乘忽欲凌雲翔聞道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要

君王 齊賢曰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蜀人揚得
 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

李詩

卷四

三

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
 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
 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天子以為郎
 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神仙因曰上林之
 事未足美也因奏大人頌天子乃悅飄飄有凌雲氣
 游天地之間意士贊曰司馬相如傳相如遊獵賦成
 奏之天子以為郎後通印符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
 節往使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
 太守以下郊迎幣令負弩天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
 卓三孫臨叩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驥卓下孫
 唱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
 女也與男等初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仙橋題其柱
 曰不乘駟馬車
 相如不憶貧賤日位高金多聘私室
 茂陵妹子皆見求文君歡愛從此畢淚如雙泉水行
 墮紫羅襟五更雞三唱清晨日頭吟長吁不整綠雲

鬢仰訴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誰道士無心東流

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

齊賢曰蘇秦煨謝秦曰見李子位高金多

也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趙岐註二人齊大

人死於戎事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士贊曰司馬相

如傳相如客游梁歸而家貧無以自樂後於臨叩通

卓文君夜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乃與

又君之臨叩賣酒市中卓王孫耻之不得已分與文

君僅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歸

成都為富人茂陵事見前篇注劉琨詩淚下如涼泉

五起者五更而起也漢書曰雞三號天平明琴操杞

梁妻嘆者齊邑杞殖之妹所作也殖戰死妻泣曰上

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

長號把城為之頽投水死其妹悲之

為作是操梁乃殖字詳見左傳註

頭上玉燕釵是

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

李詩

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鷓鴣裘在錦屏
上自君一挂無由披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
照新人雙對可憐影覆水却收不滿杯相如還謝文
君迴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惟有青陵臺齊賢曰越后妹名合
德有紫玉丸雛釵西京雜記相如居貧愁懣以所着
鷓鴣裘就市人楊昌貫酒淮南子注鷓鴣長脰綠色
其形似鴈一曰鳳皇之別名也秦女弄玉吹簫樓上
得仙故曰秦樓古詩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異死
曰蜀賓國王得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懸鏡照之窺影
悲鳴一奮而絕王贊曰曹植詩云頭上金爵釵西京
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官府庫珍寶尤異者有方鏡廣
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
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人疾病在
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

瞻張心動秦始皇嘗以照宮人瞻張心動者殺之後詩中事雜見前篇註更不重述

採蓮曲

齊賢曰秦川唱采蓮歌今荒渡船唱齊楚引笛唱採虹十船頭刻為獸頭起齊

若耶谿傍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妝水底

明風飄香袂空中舉

齊賢曰采書採蓮之舞衣紅繪短袖疊裙雲鬟髮乘綠船持花

士贊曰越絕書薛燭對越王曰若耶之溪網而出銅今在會稽縣東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梁羊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甚有新致姬妾列侍古樂府江南詞曰江南可採蓮曹子建詩曰清風飄我岼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紫駟嘶入落花去見此踟躕空斷腸

李詩

士贊曰詩云搔首踟躕辛延年羽林郎詩銀鞍何煜燿翠

蓋空脚賦魏文帝詩
念君客遊思斷腸

臨江王節士歌

中贊曰樂府遊俠曲二十
中有臨江王節士歌

洞庭白波木葉稀燕鴻始入吳雲飛吳雲寒燕鴻苦

風號沙宿瀟湘浦

齊賢曰楚辭湘君曰洞庭波兮木
葉下士贊曰月令仲秋鴻鴈來圖

經湘水自陽海發源至零陵而管水會之二
水合流謂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深之名也

節士悲

秋淚如雨白日當天心照之可以事明主壯士憤雄

風生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齊賢曰臨江節士失其名唯古樂府載

送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
挂若木長劍竦雲端宋玉風賦曰此大王之雄風又

大言賦曰長劍取介倚天外士贊曰韓詩外傳壯士
悲秋感陰氣也詩云泣涕如雨左思詩皓天舒白日

史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漢書趙廣漢見事風生晉明帝紀曰斬鯨鯢而拜園

司馬將軍歌

中贊曰樂府遺聲曲
司馬將軍歌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

將如雲雷手中電擊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

齊賢曰九

域志章華臺在江陵府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
云在南部華容縣漢龔遂曰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
潢池中甘氏星經曰北落門節一星在羽林軍西南
星明而角則軍安寧小暗則天下兵起謝萬曰四座
皆猛將士贊曰晉載記論曰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意
此時必有盜弄兵於荆楚者故朝廷遣兵平之也魏

文帝詩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彩五色
一何鮮隋賀若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王粲刀銘

李詩

卷四

七

曰陸剌犀兕水截鯨鯢

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揚

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

齊賢曰晉王濬為益州刺史作大船

長言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出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咸熙五年伐吳以濬為龍驤將軍與巴東將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人穀梁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周禮司常建九旗以待國事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上將曰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爾雅釋名熊虎為旟將軍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身居玉帳臨河魁

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為嬰

齊賢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大將軍有此河魁在孩九星為文曲楚辭惜誦曰冠切雲之崔嵬漢文六年匈奴大入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

下騎出入迎送已而之細柳先驅至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曰我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上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曰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拜亞夫大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笑笛橫吹

阿鞞迴向月樓中吹落梅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

聲動九垓齊賢曰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虞子陽詩羌笛隨頭鳴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

自西域傳法於張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晉桓伊善笛撰折楊柳落梅花尤盡巧妙漢高祖紀項莊請以劍舞淮南子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士贇曰樂錄鼓角橫吹十五曲內有梅花落注云胡笳曲也阿鞞迴亦曲名也

史頊王曰獎會曰壯士也晉書祖逖與劉琨同寢中夜聞荒野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史頊羽紀楚兵呼聲動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上暢九垓

像麒麟臺

齊賢曰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教凱歌司馬法曰得意

則禮樂所以示喜也漢宣帝甘露三年恩中與功臣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題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士贊曰禮樂師凡軍大獻則教其凱樂師有功則左執律右執鉞以先凱樂獻于社

君道曲

齊賢曰太白自注云梁之君歌有五篇今作一章

樂府詩

大君若天覆廣運無不至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土校可成牆積德為厚地齊賢曰禮記如天之無不覆尚書帝德廣運列子曰黃帝召天

老方牧太山稽漢贊爪牙信而賈誼策天下之執如身之使臂小白齊桓公名夷吾管仲字劉備曰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士贊曰軒后黃帝也常先太山稽黃帝之將相事見一卷註詩云予王之爪牙疏云鳥用爪獸用牙以防害已身管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詩綿箋云築時者桴聚壤士盛之以累而投諸版中校者以木為闌義見漢書注淮南子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誘曰山仁萬物生焉故為積德詩云謂地蓋厚

結襪子

齊賢曰古樂府曰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命相許也士贊曰樂府遺聲遊

使二十一曲

樂府詩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鉛魚隱刀感吾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齊賢曰史燕世家秦滅燕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人

備保匿作於宋久之乃出其筑與其善衣擊筑而歌
客無不流涕聞於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
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稍益
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射秦皇
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吳世家公子光與上僚爭
國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請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
炙魚之中以進食推匕首刺王僚鉞交於胷遂弑王
僚公子光竟代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
為卿應劭曰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西征
賦筑聲厲而高奮徂潛鉛以脫矐論衡曰漸離擊筑
擊秦王中矐秦王病瘡死郭璞三蒼解詁曰矐膝等
矐黃各及士贊曰漢書司馬遷曰人固有一死死有
重於太山或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

結客少年場行

齊賢曰鮑明遠有結客少年場
報怨洛止印士贊曰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
中有結客少年場注云取曹植詩結客少年場

報怨洛止印為題始自鮑照文選李善注云范
曄後漢書曰祭遵為吏部所候結客報之也李
周翰曰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
而無成故有斯作也今太白之詩全和此意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

齊賢曰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紫燕顏延年頰
白馬賦曰紫燕駢銜綠蛇衛駘相馬經曰成人者行
千里張良傳曰平明而往士贊曰紫燕古駿馬名見
三卷注楚辭鳴玉鑿之秋啾啾叔孫通傳先平明李尤
馬鞍銘曰驅驚馳逐騰踊踐曹
植詩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印
少年學劍術凌轢

白猿公珠袍曳錦帶七首挿吳鴻由來萬夫勇挾此

生雄風齊賢曰越有處女能劍術越王聘之處女將
止見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曰吾聞子善劍

術願一觀之處女曰惟公試之袁公即跳於竹林擣
折墮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

三入因舉校擊之袁公飛上樹化為白猿而去禮記
 居士錦帶荆軻得趙人徐大人七首取之百金士贊
 曰袁淑詩荆軻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史荆軻傳魯勾
 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
 術者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史記曰楚靈王其強凌
 轢中原珠袍凡俠客皆有之亦服制如此矣鴻鈞名
 事見三卷注書萬夫之長
 宋玉賦此大王之雄風也
 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

士贊曰劇孟事見三卷注漢書地理志新豐驪山在

南宮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見前揚叛兒注
 鮑照結客少年場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讐殺人都
 市中似是暗用郭解客殺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

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舞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齊賢曰史記荆軻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不復還士贊曰鄒陽傳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自

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亡質於秦始皇
 遇之無禮丹去故厚養荆軻朝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
 自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
 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微曰吾事不
 成矣後聞荆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燕丹子曰
 荆軻與秦舞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既鼓鐘並
 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荆軻
 刺秦皇事見前卷注可互觀之

○長干行

長干行長干地名也圖經長干里去上

凡縣 樂府詩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

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

齊賢曰殷浩傳桓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

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吳都賦長干延屬
 注云江東謂山岡間為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

吏民君之號為千中有大長千小長千皆相屬韓詩
 考築在于地下而廣曰千士贊曰後漢書郭伋行部
 到西河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
 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繞床字晉
 書劉毅傳毅率衣繞床叫左傳耦
 俱無精飽照詩曰不受外嫌猜
 十四為君婦羞顏

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

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齊賢曰望夫臺在忠州南十里士贊

曰陸士衡挽歌今為奴與塵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

十六君遠行瞿塘灩澦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

齊賢曰古樂府曰灩澦大如服瞿塘不可觸灩澦在夔州西南二百步今夔移治去二里許士贊曰圖經

瞿塘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塘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灩澦堆在瞿塘峽

蜀江之心水經註曰白帝城西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沒名灩澦堆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人以此為水候蓋五月水漲時不可行船也荆州記曰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

聲淚沾裳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

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

坐愁紅顏老齊賢曰張景陽詩曰房櫳無行跡庭草

曰端莊月賦綠苔生閣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漢武帝詞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隴南歸陸

機詩落葉後秋衰鮑照詩別業早辭風張景陽詩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鮑照詩人生亦有命安能行

嘆復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

風沙齊賢曰渝州記闔白二水東西流三曲如巴字是為三巴又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

李詩

卷四

臨江為永寧郡。昫忍至魚復為國陵。郡後再以太寧為巴郡。固陵為巴東。徙龐義為巴西太守。謂之三巴。長風沙。諫池州。蓋江行地名也。

其二。長十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憶

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處妬尚書。李十郎者。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者。猶暗吟。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入他人作者。略有三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憶妾深閨裏。煙塵不曾識。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

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

齊賢曰。九域志。岳州巴陵郡。治巴陵縣。洞庭與岷江會于岳陽樓前。東下鄂渚。以趨于揚子。揚子。縣。真州。

所治舊為揚州。末貞縣。王贊曰。巴陵岳州之治也。潯江記云。昇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鮑照詩。九月寒陰合。悲風斷君腸。圓經揚子江。在真州。揚子縣左。與鎮江分界。去來悲如何。

見少離別多。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昨夜狂風度。

吹折江頭樹。森森暗無邊。行人在何處。齊賢曰。湘潭縣在潭州南。

九十里。士贊曰。湘濬詩。去來何依依。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選詩。會少別日多。寰宇記。湘潭。湘鄉。相源為三湘。在今潭州。郭璞。江賦。察之無象。尋之無邊。好乘謝靈運詩。搔首訪行人。陶。不明詩。今復在何處。

浮雲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蒲上。翡翠錦屏中。自憐十五餘。顏色桃花紅。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齊賢曰。漢

李詩

卷四

三

渥注馬樂章曰蘭浮雲曉上馳謝靈運詩美人遊不
 還佳期何由教曹植詩朝發鸞臺夕宿蘭渚公孫乘
 月賦鵝雞舞於蘭渚古樂府文彩雙鴛鴦說文翡翠亦
 雀翠青雀也古詩今為蕩子婦士贊曰虞世南史略
 北齊盧士深妻崔義林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洗
 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
 紅花與兒洗面作光華取雲
 曰取華紅與兒洗面作顏容

台朗月行

齊賢曰鮑照朗月行曰朗月出東山
 士贊曰樂府遺聲時景二十五曲中

有朗月篇及朗月
 子亦曰朗月子

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在白雲端

齊賢曰應邵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離騷曰望
 瑤臺之暇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吳兢解題曰何當大
 刀頭破鏡飛上天士贊曰陸機詩比微
 瑤臺文京房云日似彈九月似鏡體 仙人垂兩足

桂樹作團團白兔搗藥成問言誰與餐

齊賢曰仙人

每所歟合士贊曰太平御覽虞喜安論俗傳月中仙
 人桂樹令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
 生焉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曰兔搗藥 蟾蜍蝕圓影大明夜已殘弄昔

落九鳥天人清且安

齊賢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
 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

目中九鳥皆死士贊曰蟾蜍蝕日見一卷注海賦大
 明鏡鑿於金樞之穴翺陽駭逸於扶桑之津李善曰
 大明月也言月將夕也尚易曰縣象著 陰精此淪惑

去去不足觀

齊賢曰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士
 贊曰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

獸象兎考靈曜曰月為陰精曹植詩 憂來其如何悽
 去去不復道論語其餘不足觀也

愴摧心肝

齊賢曰顏延年詩悽愴山陽賦士贊曰曹
 植詩憂來無方人莫我知詩云夜如何其

庭場詩惻愴心哀傷歐陽建詩痛酷摧心肝按此詩
借月以引興日君象月后象蓋為安祿山之叛兆於
貴妃而作也玄宗自天寶後內嬖貴妃妃復私祿山
傾動天下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
計誅國忠國忠死兵不解帝使力士問故答曰禍本
尚在不得已與妃訣引去繼嗣下此即所謂蟾蜍食
圓影大明夜已殘也至於拜昔落九鳥天人清且安
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謂時無能誅祿山之入
掃清國步也陰精此淪惑去去不足觀者謂貴妃以
淫亂召禍言之耻也固不足觀矣然天下由此而亂
乃白之所深憂而心肝為之摧也其忠
憤之意溢於辭外亦哀而不傷者歟

上之回

道後數游幸馬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
國月支臣何奴服蓋誇時事也魏武克官渡言
曹公被袁紹於官渡也吳曰烏林言周瑜破魏
武於烏林也曹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業也梁曰
道亡言東昏失道義師起樊鄧也其齊曰珍關

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
也後周曰平實泰言太祖討平實泰也

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遙閣道步行月美人愁煙空

齊賢曰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上林賦離宮別
館彌山跨谷上贊曰漢郊祀志曰武帝作通天之臺
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註曰甬道
通閣復道也鮑照詩殿題緒行月
恩踈寵不及桃

李傷春風淫樂意何極金輿向回中

齊賢曰書罔滌
干樂史記始皇

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道西中憲劾曰回中在安定
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史何奴傳使騎兵入燒回
中官士贊曰史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還之史正
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咸陽雍縣西四十里七
層情放意蕩淫樂未終史記
為之金輿總衡以繁其飾
萬乘出黃道千旗揚彩

虹前軍細柳北後騎甘泉東

齊賢曰天子曰萬乘曰
行黃道以人君動法於

目也楚辭建彩虹以招指沈休文詩標峰綵虹外劉
向思古曰襄江旗於玉門細柳在長安西北甘泉在
馮翊雲陽縣史記始皇作信宮渭南自信宮道通驪
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成陽屬之梁簡文上之回
云前旆拂回中後車隅挂宮士贊曰萬乘見一卷注
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日君象故天
子所行之道亦曰黃道王沈賦曳招搖之修旗若綵
虹之垂天史闕奴傳孝文時匈奴大入上郡雲中殺
掠乃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鋒大通於甘泉長安又侯騎至
甘泉注云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
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
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齊賢曰渭川老呂望也望
茶皇帝以來祭大典兵處 豈問渭川老寧邀襄野童
但慕瑤池宴歸來樂未窮齊賢曰渭川老呂望也望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山至襄城之野七聖
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周穆王乘八駿升崑崙之丘

遂嶺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觀日之所入一日行
萬里乃嘆曰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
數者過乎穆王幾神人哉此窮終身之樂猶百年乃
知世以為登遐焉士贊曰此詩言秦皇漢武之幸回
中者不過溺志於神仙之事而已豈知求
賢哉詩明皇亦好神仙其諷諫之作歟

獨不見

士贊曰樂府遺聲怨思
二十五曲中有獨不見

白馬誰家子黃龍邊塞兒

齊賢曰曹子建詩曰白馬
節金編連翻西北馳借問

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契丹有黃龍府士贊曰唐書傳
室室美丹別種東胡之北蓋丁零之裔裔地據黃
龍北傍遼趙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
突厥南契丹北頽海又地理志契丹州十七府一注
日唐萬歲通天元年以乙室活部
落置信州僑治范陽曉縣屬黃龍 天山三丈雪豈是
遠行時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士贊曰
史匈奴傳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

西河舊事曰白山即天山祈連恐非也唐兵志唐初兵之戍邊者大口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寢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四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更曰大都督

秋草莎雞鳴西池風摧寒櫻響月入霜闌悲齊賢曰詩六月

莎雞振羽陳翥曰即今紡緯促織也其鳴聲切類紡緯或謂紡緯青如促織而大則促織紡緯不同也謝惠連詩霄月臨中闈士贊曰

古詩傷彼蘭蕙花將隨秋草萎憶與君別年種桃齊

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淚空

自知齊賢曰詩蠶首蛾也詩終然永滅士贊曰晉書桓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太白亦此意也潘岳笙賦歌曰棗下朱纂朱實離離定其死

美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為謝眺詩故心人不見

白紵辭齊賢曰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鳥歌有白鳥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

鄉水因自多鳥鶯故與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在吳歌為白紵在雅歌為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古辭云白紵白質如輕雲色似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右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為紵在晉為子夜歌故梁武木白紵而為子夜四時歌後之為此歌者曰白紵則一曲曰子夜則四曲今取白紵於白紵取四時歌於子夜其實一也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

長袖拂面為君起齊賢曰曹子建詩誰為發皓齒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宋玉登徒

子好色賦序曰天下之佳人莫如楚國楚國之麗者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子晉排歌曰皎皎白縵節節為雙唐禮樂志曰白紵吳舞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西京賦奮長袖之飄纒蜀都賦紆長袖而屢舞士贊曰陸機詩洪崖場清歌呂氏春秋韓子曰長袖善舞古白紵辭皆此句法也

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玉顏滿

堂樂未終館娃日落歌吹濛

齊賢曰陸士衡樂府玉顏作黃髮方言曰吳有

館娃宮謝元暉詩再遠館娃宮士贊曰顏延年集胡風南埃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宋玉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楚辭蒲室方美人阮籍詩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那勝志靈巖山在平江府城西二十四里吳王之別死在焉有館娃宮琴臺響屨廊西施洞太白此詞全篇句意闕架並是擬鮑明遠者今錄鮑辭于后可參看之朱唇動素袖東洛陽少年郎鄭女古稱綠水今白紵催茲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

葉黃北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杜少陵所謂俊逸鮑參軍者其此之謂歟

其二

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

齊賢曰鮑照白紵辭絃瑟管清絃曲曰千金顧

笑買芳年士贊曰鮑照白紵辭絃瑟管清月將入東漢崔駰傳同許百萬一笑千金垂羅舞毅

楊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

齊賢曰七啓曰被輕毅之纖羅士贊曰鮑照詩月幌

垂霧羅詩大序亡國之音哀以思陸機詩口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韻作陽春白雪事見二卷註子夜

吳歌動君心動君心冀君賞願作天池雙鴛鴦一朝

飛去青雲上

齊賢曰晉志子夜造此歌莊子南溟者

夜吳歌見題注樂記樂者心之動也史范唯傳須買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揚眉轉袖若雪

飛傾城獨立世所稀

齊賢曰古今註吳大帝有寶刀

彭長安有狹邪曰麗服鮮芳春短歌曰類以春暉王贊曰鮑照白紵舞歌辭吳刀楚製為佩褱列子拭背

揚眉而望之傾

激楚結風醉忘歸高堂月落燭已微

玉釵掛纓君莫違

齊賢曰枚乘上發激楚之結風上林賦激楚結風七命曰激楚迴流

風結飛燕外傳趙后手抽紫玉九纒釵為趙昭儀笑

聲也成公綏嘯賦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鮑照白紵辭車高馬頰客忘歸陸機詩置酒高堂悲歌

臨觴按此三篇句意字面皆與明遠者相出入豈此曲體製常如是邪抑擬之而作也會有知言者矣

鳴鴈行

齊賢曰樂府遺聲已歌十一曲十有鳴鴈行

樂府詩

胡鴈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

齊賢曰後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十餘

里淮南子曰鴈籠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

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鴈門鄉王贊曰謝靈運詩噉

激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淮南子曰北方曰積水曰委

羽高誘曰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漢書

鴈門郡有樓煩縣邊塞故一一街蘆枝南飛散落天

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

齊賢曰淮南子曰鴈銜蘆而

蘆劉滂亦註曰銜蘆以禦矰繳今不得載其翼王贊

日說文岱山高峻鳥飛不越惟有一缺門鴈來往向

中鷹過皆相待兩兩相隨口中銜蘆一枝然後過缺

客居煙波寄吳凌霜

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君

更彈射何為乎齊賢曰周禮矰矢也鄭康成曰結繳

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

中音響一何哀問于遊何鄉哉翼正徘徊言我塞門

來將或鶴陽樓往春羽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

雪毛羽日摧頽戰國策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

鴈下柱陽郡有白鶴降于城樓上或彈之鶴以爪攫

板成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

公若彈何為士贊曰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於無下

有鴈雙飛東方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至此

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徐其瘡痛也嗚悲者久失

也故痛未息驚心未去故聞弦意而下雀豹古今

註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

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常銜

長蒿可數寸以防矰繳矰音曾繳音酌周禮毋得春

夏探師彈射飛鳥按此詩其太白遭難避禍而作觀

其辭亦可哀矣

妾薄命樂府佳麗四十七曲中有妾薄命亦曰惟日月曹植有妾薄命篇其意

出於漢書許后傳曰奈何妾薄命當此遇竟寧前

今太白則為漢武廢后陳皇后而作末章詩句

漢帝寵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

齊賢曰王逸註天問曰東方暉天東南陽天南方赤

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

天中央鈞天士贊曰阿嬌陳皇后小名事見前註後

漢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

蘭蕙化

寵極愛還歇妬深情却踈長門一步地不肯

暫迴車王贊曰漢陳皇后傳后擅寵嬌貴聞衛子夫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得幸幾死者數焉後罷退歸長門宮長門賦

奉虛令以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以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齊賢曰後漢何苗謂兄進曰覆水不收宜深思之士贊曰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王粲詩曰一別如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齊賢曰王逸註楚辭芙蓉蓮華也說苑曰安陵纏寵

於楚共王江乙謂纏曰以財毒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王贊曰陶

潛詩曰昔為三春榮今作秋蓬房意出於此特易其字耳漢書李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幸於上夫以

於國風往往寄興深遠欲言時事則借古喻今此詩

雖言漢武之事而意則實在於明皇三后之二后事迹前後一轍雖各以無子巫蠱厭勝廢然究其所原

幽州胡馬客歌

幽州胡馬客綠眼虎皮冠齊賢曰尚書流共工於幽州九域志幽州九域志幽

州大都督范陽盧龍兩賊節度士贊曰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本涿郡天寶元年更名笑拂兩

隻箭萬人不可干彎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雙雙掉

鞭行遊獵向樓蘭齊賢曰樓蘭國後改為鄯善治杆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士贊曰

蜀志張飛雄壯威猛萬人之敵也史匈奴傳土能彎弓盡為甲騎謝元暉詩雲端楚山見漢書都善國名樓蘭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出門不顧後報國死何難天驕五單于

齊賢曰匈奴傳單于遣漢書曰胡者天

狼戾好克殘

之孺子神爵中呼韓邪單于使人告右

賢貴人令殺右賢王都降前因與右賢王共之日遂

王為屠者單于發兵擊呼韓邪呼韓邪敗走屠者信

譏殺右賢王父子於是呼韓王恐時去自立為

呼揭單于右與韓王開之自立為車犁單于烏籍都

亦自立為烏籍單于凡五單于上贊曰古詩遊子不

顧返史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天驕見

二卷註漢宣帝紀三年詔對匈奴分為五單于更

相攻擊書取彼凶殘歐陽堅石詩念皆備凶殘

散北海割鮮若虎餐

齊賢曰漢書匈奴傳蘇武北海

上無八處使牧徙蜀都賦曰割

芳鮮酌清醑于虛賦割鮮宋輪士贊曰漢匈奴傳匈

奴居于北邊適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

羊史匈奴傳單于大怒留詔吉不歸遷之並

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割鮮是一卷註

雖居燕

支山不道朔雪寒婦女馬上笑顏如頰玉盤

齊賢曰

軍將萬騎出隴西過馬支山于餘里藝文類聚曰漢

李詩

飛

胡

星

明帝宴群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群臣月下視

之盤與桃同色群臣皆笑是空盤士贊曰燕支山是

契丹之境按唐書地理志契丹州十七府一註云威

州本遼州武德二年以內稽鄆洛置初治燕支城史

記正義曰焉耆煙塔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

丹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祈連燕支二

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

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

歌曰亡我祈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

我婦女無顏色古詩燕

趙

翻

飛

射

鳥

美者顏如玉

翻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

飛

維

鳥

旄

頭

四

光

芒

爭

戰

若

蜂

攢

齊

賢

曰

蜂之聚叢也士贊曰史天官書昴曰旋頭胡星也正
義曰昴一星為旋頭胡星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且
至其兵大起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
見皆憂兵之象也選任彥昇集序曰昴宿垂芒

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齊賢曰尚

書餘波入于流沙班固曰張掖居延澤乃古流沙魏

大武分四道出西域一自玉門流沙西行至鄯善一

自玉門度流沙北行至車師自鄯善西至且末七百

里而遙且末國有大流沙數百里齊賢曰非一地矣

士贊曰揚子或問名將曰曠凡兵及將所不為也隋

宇文歆嘗謂所親曰自古名將齊賢曰衛霍為美談

徐敬業詩數奇良可嘆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陸機詩春遊良可嘆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

曰晉氏星經曰狼一星芒角動變兵起色青黑赤兵

起楚詞舉長矢兮射天矢士贊曰史天官書參東有

大星曰狼狼身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正

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為野將主侵掠去非其處則人

相食色黃曰而明吉亦兵起金木火災亦如之弧

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以伐叛懷遠又主備賊之

知姦邪者弧矢向狼動移多盜明人變色亦如之矢

不直狼又多盜引滿則天下盡兵也楚辭天地四方

多賊姦些像設

君室靜聞安些

公言

卷四

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李翰林集卷之五

東吳毛 晉子晉重訂

樂府

門有車馬客行

王粲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琴
第三十八曲有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賓金鞍耀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

呼兒掃中堂坐客論悲辛

齊賢曰陸士衡樂府門有
車馬客行曰門有車馬客

駕言發故鄉陳平門多長者車轍白日行曰白馬黃

金鞍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張景陽詩朱軒耀金

城又門有車馬客行曰借問那族間慟愴論存亡與

此同意鮑照野鵝賦曰對鐘鼓之悲辛王贊曰左傳

左輪朱殷楊子赤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劉向

傳今王氏朱輪華轂鮑照代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

車馬客問客何鄉士捷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士贊

步往相訊果得舊鄉里對酒不嘆我萬里遊飄飄三

能酬鮑照詩停觴不銜欲誰須齊賢曰結客少年場日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

十春齊賢曰結客少年場日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

閑居三十載士贊曰江淹詩渺然萬里遊漢馮奉世

傳要功萬里之外曹植七啓曰志飄飄焉曉曉焉若

狹六合而隘九州鮑照詩空談帝王略紫綬不挂身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齊賢曰陳登曰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

百官公卿表曰候金印紫綬前漢書曰丞相金印紫

綬士贊曰前漢叔孫通贊語曰帝王之功非一士之

略史蔡澤傳結紫綬於腰後漢與服志公侯將軍紫

綬二雄劍藏玉匣陰符生素塵齊賢曰戰國策曰蘇

采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王贊曰雄劍見二卷

注唐書藝文志集註陰符經一卷註云太公范蠡鬼

谷子張良諸葛亮李淳風李筌半鑿李銳楊晟注又

李筌驪山母傳陰符玄義一卷注云筌號少室山達

觀于於嵩山虎口巖石壁得黃帝陰符經本題云

魏道士寇謙之傳諸名山至驪山老母傳其說廓

落無所合流離湘水濱齊賢曰宋玉九辯曰廓落兮

愧獨立也士贊曰莊子云飄落無所容謝靈運詩序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借問宗

黨間多為泉下人齊賢曰爾雅有宗族有母黨妻黨

厭厭如九泉下人士贊曰古詩落窳黃泉下千生苦

載不復見繆襲挽歌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百戰役死託萬鬼隣齊賢曰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

四民宅今託萬鬼隣士贊曰山海經云東海北風揚

中蟠桃其甲枝問曰東北鬼門萬里出入也

胡沙埋翳周與秦大運且如此蒼穹寧匪仁惻愴竟

何道存亡任大鈞

齊賢曰劉公幹詩曰涼風吹沙礫

賈誼曰大鈞播物塊北無垠士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周秦者東西二都也何晏

景福殿賦乃大運之攸戾陶潛詩天運苟如此又死

去何所道又惻愴何所悲漢書鵬賦注如淳曰陶者

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

鈞之造器也良曰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理塊北

無際也陸機門有車馬客行云門有車馬客駕言發

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跡涉江湖投袂赴絕壑攬衣不

及裳拊膺携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問惻愴論

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昔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成

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栢鬱蒼蒼天道信崇替人生安

得長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太白此詩與陸機詩

相出入

故全錄

君子有所思行

齊賢曰樂府解題君子有所思

言雕室麗色不足為久懽宴安

滿盈所宜敬忌士贇曰王僧虔技錄君子有所

紫閣連終南青冥天倪色憑崖望咸陽宮闕羅北極

齊賢曰東都賦結雲閣冠南山南山終南也王逸九

思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注青冥雲也莊子曰和

之以天倪咸陽縣在京兆府西四十里秦漢隋唐所

都士贇曰詩云終南何有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西

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嶺

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楚詞據青冥而據虹咸陽

即西都唐建都於此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勾陳

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

齊賢曰鄭康成云方百里為

同積萬井九萬夫漢宮闕

光迭曜而極星不移故

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

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萬井驚畫出九衢如絃直渭

士衡 樂府詩

思行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文選有陸

之作

疎曰長安立九市六在道西三在道東西都賦曰街
 衢洞達閭闔且于九市開場貨別隧分選詩直如朱
 絳絃王贊曰前漢刑法志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鮑照
 詩馳道直如髮袁淑詩信行直如弦書導渭自鳥鼠
 同穴東會千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三
 輔記秦都咸陽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浮橋南渡以法
 牽牛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絕齊賢曰堯治天下不知
 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江文通詩曰瑤草正翕絕
 琴賦曰瑤瑾翕絕士贊曰左傳火龍輔轂昭其文也
 五色此象昭其物也選詩文物共歲鞋廐馬散連山
 文中子曰大哉中國衣冠之所自出也
軍容威絕域齊賢曰唐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為二廐
 中又增置飛龍廐以張萬歲領那牧自正觀至麟德
 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入方四十八監食貨
 志正觀初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唐兵制天
 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處兵外有南衙北衙禁

軍王贊曰周禮六繫為廐廐一僕夫詩云乘馬在廐
 挫之秣之連山即祈連山也見二卷注前漢胡建傳
 軍容不入國張綽天
 台賦云逸彼絕域
伊臯運元化衛霍輸筋力歌鍾
樂未休榮去老還逼圖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不散

東海金何曾西飛匿齊賢曰漢書伊臯之徒曹子建
 陶衛青霍去病也記老者不以筋力為禮鮑照詩七

盤起長袖旋下列歌鍾曹植詩日圓景光未滿易豐
 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吳越春秋曰日中則移月
 滿則虧晉天文志日為太陽之宗書自朝至于日中
 昃疏曰日中則昃謂過中則斜側也陳子昂詩微月
 生東海幽陽始位昇圓光正東滿陰魄已朝疑王粲
 登樓賦白日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齊賢曰王仲
 忽其西陞

吾悲王贊曰齊景公悲牛山事見二卷注陸機詩惻
 愴論存亡周弘正送婦葬詩先後能幾時空使淚沾

臆唐至於天寶盛之極矣此詩乃戒
滿盈之作也可謂憂深思遠者矣

東海有勇婦

下關中有貞女又作賢女王贊曰
樂府正聲漢舞歌五曲有關中

有賢女魏曰明明魏
皇帝晉曰洪業篇
樂府詩

梁山感杞妻痛哭為之傾金石忽斃開都由激深情

齊賢曰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趙
破注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
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
家語云至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士贊曰劉向
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
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
則雖非五乘執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
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
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鬪獲甲首三
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

五乘之賓而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歸敵涉難止我
以利是汗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
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
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
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論
子隰侯重杖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
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
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
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
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
也深人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
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
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又崔豹古今注樂府杞梁
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則無父中
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
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作歌
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劉向新序楚熊渠夜行見
窟石以為伏虎鬪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

復射之矢摧無跡能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况人心乎東海有勇婦何慚蘇

子卿學劍越處子超然若流星捐軀報夫讎萬死不

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十步兩躩躍三呼一

交兵斬首掉國門蹴踏五藏行豁此伉儷憤粲然大

義明王贊曰漢書蘇武字子卿使匈奴單于欲降之

注鮑照詩捐軀報明主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

生之望鮑照詩白刃起相讎曹植詩素雪云飛詩云

悠悠蒼天鄒陽上書曰指誠變天地莊子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漢張耳傳野無交兵左傳未有

仗僂注伉敵也僂偶也漢董仲舒傳周道

粲然復與易男女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君飛章奏天庭捨罪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

籍竹帛已光榮士贊曰後漢仲長統傳表德行以厲

風俗晉桓温曰流芳百世潘岳詩流

芳未及歇曹植詩名在壯士籍漢書李陵曰雖古竹

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曹植求自試表名稱

垂於竹帛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

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王贊曰漢刑法志孝

文時太倉令淳于公

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

會逮乃罵女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

自傷悲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没人為官婢以

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詔除肉刑具

子南繁楚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

子持楫而前曰妾父聞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

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

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消乃攘

袂操楫而請簡子許之遂以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

寺

卷五

下

之歌其詞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
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
妾持樽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棹兮行
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孟子曰舜之子亦不肖

讓斬空衣有心竟無成

齊賢曰史刺客傳讓讓者晉人也事智伯甚尊寵之及智

伯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地漆智
伯頭以為飲器讓遁逃山中曰必為報讐而死乃
變姓名為刑人入官廁中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之則讓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
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釋去之居頃之讓讓
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嘗出讓
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使人問
之讓讓也於是乃數讓讓使兵圍之讓讓曰今日之
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讐之意
則雖死不恨于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
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
拔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

要離

殺慶忌壯夫所素輕妻子亦何辜焚之買虛聲豈如

東海婦事立獨揚名

齊賢曰通鑑外紀曰吳王僚子慶忌居衛養士欲報仇闔廬患

之伍子胥薦要離要離曰請君罪以逐臣殺臣妻子
焚之往投必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奔衛有
問與慶忌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
慶忌猝而投之江浮則又取而殺之如是者三慶忌
曰舍妻子為君忠也得來近吾謀也弱力敢加兵于
吾勇也赦之闔廬將厚賞之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
為故主殺新主不義粹而三入三出于江臣已辱矣
伏劍而死士贊曰吳越春秋吳王二年吳王前既殺
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
子高義願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
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
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大王患慶忌乎吾能
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今子之力不如也要
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

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
 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遂如衛
 求見慶忌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
 渡江中流要離力微坐與上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
 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于水中乃加于
 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
 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
 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
 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
 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
 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言訖遂投身于江未絕從者
 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俸
 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江淹書曰進不買
 聲名於天下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
 母孝之終也

黃葛篇

工贊曰樂府遺聲草木
 十一曲中有種葛篇

樂府詩

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纂青烟蔓長條綠繞幾百尺

上贊曰詩云綿綿葛藟在河之滸注云與也綿綿長
 不絕之貌箋云生于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
 絕

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

是襖為絺為綌服之無數即此意陸士衡詩曰揮手
 如振素精為絺粗為綌士贊曰古詩織織出素手扎
 扎弄機杼詩葛覃注曰精曰絺粗曰綌箋云服整也
 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以絺綌煩辱之事
 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說苑綿綿之葛在
 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縫為絕國衣遠寄日南客蒼梧大火落暑服莫輕擲

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

齊賢曰謝惠連詩縫為萬
 州九真郡蒼梧山見三卷注大火心星也心以季夏
 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張耀曰火中寒暑乃

退士贊曰琴操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江淹
 別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漢書武帝紀曰使絕國師
 古曰遠絕之國謂聲教之外詩七月流火注曰大火
 者寒暑之候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
 在前漢律歷志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
 終于尾九度唐地理志嶺南道有驩州日南郡梧州
 蒼梧郡記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曰絺綌也古
 詩過時而不採太白此詩忠厚之意發于情性風雅
 之作也今世蚍蜉輩作詩評乃謂太白詩
 全無關於人倫風教于是亦未之思耳

白馬篇

齊賢曰曹子建有白馬篇士贊
 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樂府注

龍馬花雪白金鞍五陵豪

齊賢曰周官馬八尺以上
 為龍漢書原涉傳諸豪及

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謂長陵安陵
 陽陵茂陵平陵此為五陵而霸杜皆不與士贊曰後
 漢馬皇后傳云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五臣選江淹別
 賦至若龍馬金鞍朱軒綉軸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

五陵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

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

良曰杜陵霸陵在南餘五陵皆在北故曰五陵漢書

曰徒更二于石豪皆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

蓋亦以強幹弱枝

非獨為奉山園也

秋霜切玉劍落日明珠袍

齊賢曰

拾遺曰越勾踐以白牛馬祠昆吾山之神以其山赤

金成八劍一曰掩日二轉腕三斷水四懸剪五驚鯢

六滅魄七却邪八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刻削土木珠

袍綴珠袍縫也士贊曰東方朔十洲記周穆王時西

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

齊賢曰說苑曰翟璜乘車

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尸子

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離虎士贊曰

鬪雞及萬乘事並見二卷注前漢于定國父子公曰

少高大其門令容高蓋車曹植詩曰仰手接飛猱

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遊遨

士贊曰漢書楊惲書曰酒後耳熱穀梁傳孟勞魯之寶刀賈誼傳秦刈民如草菅劇孟事見三卷注詩云

以邀發憤去函谷從軍向臨洮叱咤萬戰場匈奴盡

奔逃

齊賢曰漢武置弘農縣于秦故函谷關謂道形如函即荀卿所謂秦有松柏之塞唐志隴右道

洮州臨洮郡治臨洮縣今為西和州築長城起臨洮今在州西二十里由控峒山傍洮水東孫子曰百戰

百勝士贊曰函谷關及從軍事見二卷注臨洮水名漢唐以為塞在隴西仲長統傳曰豈可鞭笞叱咤唯

我所為者乎戰國策曰綬甲厲兵歸來使酒氣未肯

拜蕭曹

齊賢曰季布傳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周昌傳昌為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皆甲下之士

贊曰漢書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羞入原憲室荒淫

隱蓬蒿

齊賢曰外紀子貢家累千金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憲播

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病乎憲曰貧也非病士贊曰劉向新序曰原憲居魯環者之室笑以生

高蓬戶夔爨採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

見原憲原憲冠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决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

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

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遂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掩發行歌商頌

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

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受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阮籍詩優逸趣荒淫莊子翺翺蓬蒿之間趙岐三輔决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此詩

寓貶于褒寄揚于抑深得
國風之旨讀者宜細味之

鳳笙篇

十一曲中有鳳笙篇

樂府詩

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始聞鍊氣食金
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
窮已欲嘆離聲發絳唇更嗟別調流纖指齊賢曰王
作鳳鳴事見前注說文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
蓋其簧十二以應十二律其一以象開離騷注曰三
成爲崑崙丘謂崑崙丘三重故以名鳳翔于崑丘抱
朴子曰合金液唯金難得古秤一斤於今爲二斤率
不過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其又不起火但以
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都合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
足八仙人又曰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
於元君五星經曰天上白玉京黃金闕曹子建詩去

去莫復道謝靈運詩聯翩何窮已洛神賦曰丹唇外
朗士贊曰鮑照詩淮南王學長生服食鍊氣續仙經
真誥曰金液煉形神仙大真人傳曰仙方凡有九
品六名太清金液之華靈樞金景內經上界玉京注
曰玉京無爲天也古詩迢迢牛女星謝惠連詩去去
情彌遲吳越春秋勾踐將伐吳乃命國人與之訣而
國人悲哀作離別之聲鮑照詩倦客惡離聲陸機詩
藪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此時惜別詎堪聞此地相看未忍分重吟真曲和清
吹却奏仙歌響綠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應尋緜

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丘斷不還

士贊曰列仙傳王子

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遇
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于山中見
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緜氏山至是果乘
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時有童

李詩
八卷五
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
吹笙乘雲鼓氣吹日精長不歸秋山露冷沾君衣曹
植詩一往不復還
此篇遊仙詩也

怨歌行

齊賢曰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余代
為怨歌行士贇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

也漢班婕妤好擬之見文選王僧虔技錄相和歌
楚調十曲有怨詩亦曰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

樓
樂府詩

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侍寢金屏中

薦枕嬌夕月卷衣戀春風

士贇曰宋玉神女賦美貌
橫生燁乎如花温乎如瑩

注說文曰瑩玉色也禮記山立玉色漢羊勝屏風賦
曰屏風輪匝敲我君王重葩累秀香壁連璋飾以文
錦映以流黃宋玉高唐賦曰願
薦枕席卷衣事見本卷後篇注
寧知趙飛燕奪寵恨

無窮沈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

為空

齊賢曰古辭有怨歌行班婕妤好擬之成帝初即
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為婕妤好後趙飛燕寵盛

婕妤失寵稀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楚宋玉笛
賦武藝發沈憂曹子建詩曰去去莫復道憂沈令人

老即此意毛詩首如飛蓬王贇曰漢書班婕妤好自鴻
嘉後上稍淫內寵稀復進見趙飛燕譖婕妤好祝詛後

悼賦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
鵬鷖換美酒舞

衣罷雕龍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絃亦絕悲

心夜忡忡

齊賢曰西京雜記相如遷成都以鷓鴣裘
就揚昌賈酒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

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詩愛心忡忡王贇
曰七略雕龍赫注曰言操修鄒衍之術若雕鏤龍文

也此言雕龍者謂舞衣上之雕畫龍文也桓譚新論
神農削桐為琴繩絲為絃選七哀詩絲桐感人情樂

府有苦寒行飽照詩行子心腸斷詩云我心傷悲列子鍾期死伯牙絕絃又悲心更微此詩雖宮怨之體然寄興深遠怨而不諱其得國風之遺意歟

塞下曲六首

王贊曰樂府遺聲征戍十五曲中有塞下曲

樂府詩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

齊賢曰漢西域傳天山冬夏常有雪王贊曰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草子赤之

陽華行人十曲 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

下劍直為斬樓蘭

齊賢曰漢書傳介子齊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玉貪漢物

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既醉曰天子使私報王王

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三人從後刺之立死士

贊曰玉鞍見上注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辨其聲用漢書傳介子傳樓蘭王

嘗殺漢使者介子使大宛至樓蘭與其王飲酒皆醉使壯士三人刺之立死遂持其首還詣闕

其二

天兵下北荒胡馬欲南飲橫戈從百戰直為銜恩甚

握雪海上飡拂沙隴頭寢何當破月氏然後方高枕

齊賢曰過秦論曰并吞八荒師古曰八方荒忽極遠之地魏李伯謂張暢曰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暢

曰若虜馬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戰國策衛蠲過免甯橫戈而進楊雄諫曰北狄不服中國未得安枕高

寢士贊曰古詩胡馬依北風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史

趙世家百戰百勝之術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乃卧齧雪與

旃毛并咽之數月不死匈奴以為神迺徙武北海無人處武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

背有舉在馬故高枕而自適漢書張良曰君安得高枕而卧楊雄解嘲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此並用其

其三

駿馬似風颺鳴鞭出渭橋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

陣解星芒盡營空海霧消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

齊賢曰古今注曰始皇七馬一曰追風謝靈運詩鳴鞭適大河九域志渭橋在京兆高陵縣距府東北七十里天官書昴曰旄頭正義曰昴一星為旄頭胡星動搖若跳躍者胡兵大起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霧不塞望沒淫被泊而已漢宮室疏曰麒麟閣蕭何造又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閣蘇武傳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士贇曰鮑照詩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高

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像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猶善圖相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象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天驕事見三卷注

其四

白馬黃金塞雲砂遶夢思那堪愁苦節遠憶邊城兒

螢飛秋窓滿月度霜閣遲摧殘梧桐葉蕭颯沙棠枝

無時獨不見流淚空自知

齊賢曰古今注曰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也易節卦彖曰苦節不可貞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太冲詩邊城苦鳴鑼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上林賦沙

崇檉檉張揖注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王贊曰沈約宋書等從據黃金城周禮春官三曰思夢沈約詩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鮑照詩實是愁苦節惆悵憶情親謝元暉詩曰故人心不見

其五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齊賢曰漢書匈奴至秋馬肥弓勁則入塞漢文帝叙傳曰龍荒朔漠莫不來庭龍沙謂龍庭之沙鮑明遠詩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漢高祖斬蛇劍十二年一磨龍刃常如霜雪後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何願生入玉門關超妹亦上書上感其言召超還王贊曰淮南子天子之兵

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楊雄長楊賦曰天兵四臨前漢文帝紀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部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長五十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鮑照詩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貳師城取善馬至郁城郁城距之引還士不過什一二上書乞罷兵武帝使使遼玉門關口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屯燉煌帝益發十八萬給之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四十餘日宛邑人共殺王毋寡持其頭至貳師貳師取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壯牲三十餘匹立昧蔡為宛王而歸入玉門關者萬餘人馬千餘匹乃下詔封廣利為海西侯

其六

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漢皇按劍起還召李將軍

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橫行負勇氣一戰淨妖氛

齊賢曰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注漠北方流沙也楊雄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其泉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飽照詩曰天子按劍怒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任贊曰史記匈奴傳胡騎入伐匈奴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鄒陽書曰燕王按劍而怒李將軍傳匈奴入殺遼東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也避之數歲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名隴底左傳一戰而霸北史高琳為後周名將周文帝宴群公仍賦詩琳詩曰寄言寶車騎多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淨妖氛此六詩從軍樂之體也

來日大難亦曰日苦短也古辭云來日大難

口燥唇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遊

來日一身攜糧負薪長鳴食盡苦口隗唇今日醉飽

樂過千春齊賢曰言始者貧苦今幸權樂當思遠圖仙人相存以下皆寓言朱買臣獨行歌道

中負薪墓間曹植善哉行曰來日大難口燥唇乾韓詩外傳曰乾喉隗唇仰天而嘆灌夫傳口實娶召人具言灌夫醉飽事不容誅上贊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上春事見一卷

我遠學海凌三山陸懇五嶽乘龍天飛目瞻兩角授

以仙藥金丹滿握螭蛄蒙恩深愧短促思填東海強

街一木齊賢曰劉靈運詩越海凌三山五嶽泰山嵩山巨山華山衡山也黃帝乘龍上天抱朴子

日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乘雲駕龍上下太清莊子云螭蛄不知春秋司馬曰螭蛄寒蟬一名蜺螭春生夏死或曰山螭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山海經赤帝女名女娃游東海溺而不反化為精衛常街

西山木石以填東海王贊曰史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班固答賓戲曰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抱朴子曰合金丹之大藥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見二卷注道重天地軒師廣成蟬翼九五以求長生下士大笑如蒼蠅聲齊賢曰軒轅黃帝名莊子云黃帝問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顧下風滕行而退再拜稽首而問曰敢問治身奈何可以長久屈原上居曰蟬翼為重千鈞為輕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毛詩蒼蠅之聲王贊曰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疏曰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也鮑照詩途窮悔短計晚至重長生詩意謂黃帝猶知以道為重師問廣成視天位猶蟬翼之輕以求長生久視之術而下愚之士乃戀戀浮榮聞道而笑亦可哀矣

塞上曲

王贊曰樂府塞上曲者古征戍十五曲之一也

樂府集

大漢無中策匈奴犯渭橋五原秋草綠胡馬一何驕齊賢曰嚴尤諫王莽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得其中漢無策唐突厥傳叙曰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唐太宗初即位頡利將十萬騎襲武功太宗與高士廉房玄齡馳六騎出元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責其負約群酋見帝皆驚下馬拜翼曰刑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上突厥引退九域志鹽州五原郡領五原白池二縣王贊曰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與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漢書地理志五原郡屬朔方郡本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王贊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鮑照詩將死胡馬跡命將征西極橫行陰山側燕支落漢家婦女無華色齊賢曰前漢匈奴

奴傳應侯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匈奴名婁闕氏
言可愛如燕脂西河舊事歌曰失我闕氏山使我婦
女無顏色士贊曰漢書樂歌天馬練自西極漢書樊
噲顯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燕支
山事見四卷幽州胡馬客歌注

樂事多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

齊賢曰史記曰騾騎將軍過焉支千

餘三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瀚北海名
王贊曰史匈奴傳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
前事後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謝靈運詩叙賞心
樂事班固燕然山銘曰然後四校橫徂星流葶掃蕭
條萬里野無遺寇史匈奴傳驃騎將軍封於狼居胥
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注如淳曰瀚海北海名正義
曰按瀚海自一大海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禮
斗威儀曰其若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
謝玄暉詩江海既無波唐史突厥頡利自武德便橋
既盟之後貞觀中太宗思雪此耻乘其國亂乃命李

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節度六總管之師十餘萬征
突厥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襲定襄破之可汗脫
身遁嶺口走保鐵山靖督兵疾進襲擊之盡獲其衆
頡利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其國遂
亡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初破定襄帝喜曰
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取定襄古未有葦足漂吾渭
北之耻矣事見唐書李靖及突厥傳
此詩是美頌一時勳德借漢為喻也

玉階怨

謝朓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
復息士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

調十曲有玉階怨太白此篇無一字言怨而隱
然幽怨之意見於言外曉菴所謂聖於詩者此

歎

樂府詩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齊賢曰西都賦曰玉階彤庭西京賦金階玉階漢書
昭陽舍黃金塗白玉階傅長虞詩携手升玉階南都

李詩

卷五

十一

李詩

賦曰羅襪躡蹠而容與洛神賦羅襪生塵士贇曰漢書班婕妤好為趙飛燕諧退處東宮作賦自悼云華殿塵兮玉階苔後漢大秦國以水晶為柱食器水晶簾以水晶為之如今之琉璃簾也

襄陽曲四首

士贇曰樂府正聲清商曲有襄陽

仍為雍州夜聞諸女歌註因為之詞焉宋劉道彥為雍州有惠化百姓歌之謂之襄陽樂非此也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太白此詩述史而已

襄陽行樂處歌舞白銅鞮江城回淥水花月使人迷

齊賢曰九域志襄州襄陽郡治襄陽縣楊暉曰人生行樂耳白銅鞮曲名淥水漢水也士贇曰樂府都邑三十四曲有白銅鞮歌亦曰襄陽白銅鞮何晏景福殿賦淥水浩浩

身

山公醉酒時酩酊高陽下頭上白接離倒著還騎馬

齊賢曰晉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朝醉名之曰高陽池時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士贇曰頭接離白接也接或作捷離或作繼繼通作攤爾雅注曉攤江東取白頭翅背上長鞵毛以為捷攤名之曰白鷺縷

其三

峴山臨漢江水綠沙如雪上有墮淚碑青苔久磨滅

齊賢曰峴山在襄陽南十里晉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言詠終日不倦卒時年五十八帝哭之甚哀南州人征市人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其仁德所感如此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

李詩

峴山

峴山

碑立廟歲時祭享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王贊曰襄陽圖經漢江出自嶓冢謝靈運詩曰圖謀復磨滅

其四

且醉習家池莫看墮淚碑山公欲上馬笑殺襄陽兒

齊賢曰晉書習郁家有大池王贊曰南史垣崇祖傳曰自可拍手笑殺

大堤曲

齊賢曰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張柬之大堤曲曰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王贊曰樂府遺音都邑二十四曲有大堤曲

漢水臨襄陽花開大堤暖佳期大堤下淚向南雲滿

齊賢曰高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王贊曰樂府襄陽樂古辭云朝發

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春風無復情吹我夢魂散不

見眼中人天長音信斷

齊賢曰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人陸士龍詩鬢眼中人王贊曰謝玄暉詩故心人不見思玄賦天

長地久歲不留梁簡文樂府常歡林辭曰分手桃林岸遂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西流

宮中行樂詞八首

奉詔作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寶髻石竹繡羅衣

每出深宮裏常隨步輦歸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

齊賢曰古詩盈盈樓上女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美女篇曰羅衣何飄飄左傳寡人生於深

宮之中西都賦乘茵步輦應劭漢宮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與以行李白外傳開元中沉香

亭牡丹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士贊曰尚嬌金星見前注西都賦煥若列宿紫宮是羨晉天文志紫宮垣十五星紫微太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洛神賦披羅衣之璀璨長門賦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

身三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

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

齊賢曰十洲記承淵有金臺玉樓上林賦注翡翠大
小如雀雄赤曰翡翠雌赤曰翠江淹詩列坐金殿則古
今注鴛鴦匹鳥楚辭姱容修態緝洞房陸機詩洞房
結阿閣漢書泮冰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

身三

盧橘為秦樹蒲萄出漢官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

笛奏龍吟水蕭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齊賢曰上林賦盧橘夏熟櫻桃蒲萄羅乎後宮應劭曰伊尹書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大宛馬嗜苜蓿其國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改漢使來蒲萄苜蓿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傍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官秦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屋謝靈運詩序曰賞心樂事士贊曰史大宛傳宛蒲萄為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聚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前漢志絲曰絃竹曰管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馬融笛賦近世羌笛從羌起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苜蓿子鳳凰啾啾其聲若蕭書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東都賦聖上觀萬方之歡娛

李詩

身三

身三

其四

玉樹春歸日好金宮樂事多後庭朝未入輕輦夜相過

笑出花間語嬌來竹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嫦娥

齊賢曰其泉賦翠玉樹之青葱李善注漢武故事止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奔于月士贊曰樂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為詩太樂令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此曲

其五

繡戶香風暖紗牕曙色新宮花爭笑日池草暗生春

綠樹聞歌鳥青樓見舞人昭陽桃李月羅綺生自相親

齊賢曰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鮑照詩艷陽桃李節士贊曰鮑照詩文牕繡戶垂羅幕唐禮樂志天授為歌武后作也天授年號鳥歌者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昭陽殿名見前注長楊賦云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江淹別賦云羅與綺兮嬌上春

其六

今日明光裏還須結伴遊春風開紫殿天樂下珠樓

艷舞全知巧嬌歌半欲羞更憐花月夜宮女笑藏鈎

齊賢曰漢武故事土起明光宮三輔舊事桂宮內有明光殿成帝紀神光降集紫殿謝眺詩紫殿肅清陰三秦記曰漢鈎戈夫人手拳時人效之自為藏鈎風土記藏鈎之戲分二曹以較勝負若人備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為游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為飛鳥又曰為此戲必於正月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鈎

賦曰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鈎為戲殷敬順曰張與
 振詞眾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剩一人則往來於兩
 棚謂之餓鴟諸宮故事曰殷仲堪與桓玄共藏鈎一
 朋百籌桓明欲不勝惟餘虎探在顧愷之為殷仲堪
 參軍屬疾在解桓遣信請顧起射取虎探愷之來坐
 定語顧曰君可取鈎顧答曰賞百疋布顧郎取得鈎
 和朋
 遂勝

某七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宮鶯嬌欲醉簷燕語還飛

遲日明歌席新花艷舞衣晚來移綵仗行樂泥光輝

齊賢曰毛詩春日遲遲燕語曰唐制以宣政為前殿
 謂之正衙紫宸為便殿謂之上閣方其盛時宣政常
 朝日見群臣遇則望靈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
 喚仗入閣宰相押之出閣門進群臣隨之謂之喚仗

入閣中世宣政不復御王衙立仗
 之禮遂廢楊惲書曰人生行樂耳

其八

水綠南薰殿花紅北闕樓鶯歌聞太液鳳吹繞瀛洲

素女鳴珠珮天人弄綵毬今朝風日好宜入未央遊

齊賢曰漢書蕭何作未央宮上東闕北闕史武帝作
 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
 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壽山丘澤詩馳道闡鳳
 吹吳都賦嫋嫋素女韓詩外傳鄭交甫蕩漢皋臺下
 遇二女佩明珠大如荆雞那士贊曰家語舜彈五絃
 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女張衡思玄賦素女
 撫絃而餘音維摩詰經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
 出無量法明皇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及
 化之聲

醉左右以水頰而稍解投筆成文沈隱侯精切過前

大字寫

李詩

卷五

三三

清平調詞三首

齊賢曰樂史序太白事曰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

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移植於興慶池東

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從

詔選梨園中弟子沈着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

以教擅一時我擗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

貴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遂命龜年持金花

殿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三章白承詔宿醒未

解因援筆賦之龜年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

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頷歌辭意甚厚上因調

玉笛吹倚曲每曲偏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

真飲罷歛綉巾垂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

學士

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齊賢曰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崑崙見王母曰登已至於群玉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

之上先王所謂策府也楚詞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娥之佚女陸機前緩聲歌云北徵瑤臺女

身

一枝穠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

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齊賢曰孝成趙皇后本長安人爲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

成帝微行過陽阿主作樂凡飛燕說之召入宮大幸

許后廢立爲后後寵少衰樂史太白遺事曰白旣爲

此詞太真常吟之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耻曰始以

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絢奉拳如是耶妃驚曰何

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

甚矣妃頰然之上常三欲命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

止王贊曰傳者謂高力士指猶飛燕之事以激怒貴

妃子謂使力士而知書則雲雨巫山豈不尤甚乎高

唐賦序謂神女常薦先王之枕席矣後序文曰襄王復夢遇焉此云枉斷腸者亦譏其曾爲壽王妃使壽

李詩

卷五

三三

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斷腸矣詩人比事引與深切著明特讀者以為常事而忽之耳

月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

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齊賢曰名花指牡丹傾國指妃子沉香亭以沉香為之如栢梁

臺以栢香為之也傾國事李延年歌並見前士贊曰太白詩用意深遠非詞悟三百篇之首誦者未易窺其藩籬晦庵所謂聖於詩者是也清平樂詞宮中行樂詞其中數首全得國風諷諫之體如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是諷其金殿玉樓不為延賢之地使女子小人居之也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是諷其不好德而好色不聽雅樂而聽鄭聲也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是以飛燕比貴妃妃與趙飛燕事迹全相類蓋欲使明皇以古為鑒知飛燕之為漢禍水而不感溺於貴妃也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是諷其

與民同樂也今朝風日好宜向未央遊是諷其驟遊宴之樂而臨政視事於未央也是時明皇有聲色之惑多不視朝故因及之也言在於此意在於彼正得諷諫之體太白纔得近君當時人所難言者即寓諷諫之意於詩內使明皇因詩而有悟其社稷蒼生庶有瘳乎豈曰小補之哉

鼓吹入朝曲

鼓吹入朝曲即漢短簫鏡歌二十二曲中之鼓吹曲也太白

命題添入朝字耳或者謂諷永王入朝而作

金陵控海浦淶水帶吳京鏡歌列騎吹颯沓引公卿

槌鐘速嚴妝伐鼓啓重城

齊賢曰唐昇州今建康府楚共王埋金故曰金陵謝

元暉鼓吹曲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淶水古今注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以建武揚盛德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者也漢樂者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鏡歌

李詩

卷五

二十五

大字寫

鼓吹一章以賜有功諸侯鮑明遠詩賓御紛楓杏樂
 書曰梁陳田贖制獵日侍中三奏一奏鼙一鼓為一
 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王贊曰
 金陵即今之建康也吳大帝自京口徙此遂都焉建
 康志曰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陵章仲將景福殿賦
 淶水泱泱頽延年詩禁衛徒吳京樂府漢晉有短簫
 鏡歌二十二曲騎吹者即唐禮樂志所謂北狄樂皆
 馬上之聲自後漢以鼙吹為軍中樂馬上奏之毛詩
 鈺人伐鼓
 陳師鞠旅

天子憑玉几劔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

裾爛明星朝罷沐浴閑遨遊閭風亭濟濟雙闕下歡

娛樂恩榮齊賢曰尚書憑玉几周禮天子左右玉几魏志功臣賜劔履上殿萬石君傳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離騷登閭風而縹馬注閭風山名在崑崙上毛詩濟濟多士吳都賦曰朱闕雙立選詩朝野多歡娛孫綽天台賦雙闕雲聳以夾路鮑照詩雙闕以浮雲士贊曰詩云以遊以遊司馬相如大人賦登

閭風而遙集兮張揖曰閭風在崑崙閭闔之中此篇全得閭風之體其為諷永王璘人朝無疑末句歸美朝罷休閒歡娛如此恩榮如此其氣榮亦可見矣

秦女休行

詩魏朝協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擬之

樂府詩

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手揮白楊刀清晝殺讐家

羅袖灑赤血英氣凌紫霞直上西山去關吏相邀遮

壻為燕國王身被詔獄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

素頸未及斷摧眉伏泥沙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

何慚聶政姊萬古共驚嗟齊賢曰陸機詩鮮膚一何潤秀色若何餐劉琨詩右

手携龍淵揚脩篲曰流于載之芙蓉陸機詩輕舉乘紫霞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鮑照詩雞鳴關吏起羽

獵賦曰前後要遮易云履虎尾不啞人亨漢書爪牙
 信布唐百官志中尚署令掌供赦日樹金雞於仗南
 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絳幡長七尺承
 以絳盤維以絳繩將作監供焉擊擗鼓千聲集百官
 父老囚徒坊小兒得雞首者官與錢購或取絳幡而
 已書呂利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史聶政為嚴仲子報
 仇刺殺韓相俠累因自破面抉眼自屠出腸遂死韓
 取聶政尸暴於市問莫知誰聶政姊榮聞如韓市
 伏尸哭極哀曰是殺我父者我也以妾尚
 存之故重自刑以紀從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
 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于邑悲哀
 而死政之勞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
 姊亦列女也士贇曰漢刑法志詔獄逮繫長安王商
 傳語若虛詔獄枚乘七發曰此戲猶獸之爪牙也此
 言勇於報仇冒犯刑憲如履虎尾而不畏落虎之爪
 牙也隋書曰禮讓志遇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
 於閭門外之右集囚於
 闕前待鼓千聲釋焉

大字寫

秦女卷衣

齊賢曰樂府解題有秦女卷衣言卷
 衣以贈所歡吳筠歌曰咸陽春草芳
 秦女卷衣裳

天子居未央妾侍卷衣裳顧無紫宮寵敢拂黃金牀

水至亦不去熊來尚可當微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

願君采葑菲無以下體妨

齊賢曰漢書蕭何作未央
 宮西都賦紫宮是塚春秋
 元命包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外國傳斯調王
 作金牀上天竺佛精舍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漢書元帝行幸虎
 園闢獸後宮皆從熊逸出闕攀檻欲上殿左右皆驚
 走馬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
 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
 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蔓青菲土瓜此二菜者皆
 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

李詩

卷五

三七

惡時并棄其葉王贊曰劉向列女傳曰楚昭王夫人齊女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上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於是使返取符未還臺已壞沉水而死徵身奉日月飄若螢之光正出晉傳咸螢賦之意賦曰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耀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戩紫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大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兮踈外而盡誠此用其意亦比興之作焉觀其末章亦微而顯矣江淹詩思紅被徵身潘岳詩微身輕蟬翼

東武吟

一作出東門後書懷留別翰林諸公
贊曰東武吟即樂府正聲東門行也晉

樂奏古辭云出東門不顧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拔劍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餽糜斯足不求富貴也太白詩則自述其志也又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十曲有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吟

行

樂府詩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

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

士贊曰尚書序好古博雅君子孟子曰同乎流俗陶

潛詩賢達無奈何漢書鄭生長揖不拜左思詩功成不受賞楚辭晞白日兮皎皎左思詩皓天舒白日曹植通觀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垂三光之明實在陛下

恭承鳳凰詔歛起雲蘿中清切紫霄迥優游丹禁通

齊賢曰事始曰石李龍置鞍馬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口而頒行梁簡文賦曰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史記景帝居禁中禁中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于贊曰賈誼賦曰恭承嘉惠兮晉書晉元帝踐祚息諸侯賤批之曰諾草書若字字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詔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

君王

李詩

卷五

二十七

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

麗絕景錦衣入新豐齊賢曰顏延年赭白馬賦曰聲價隆隆孟子曰今乘輿已駕矣

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孫子曰金城十仞史記金城千里上林賦曰扈從橫行出乎四枝之中明皇常賜大白錦袍王贊曰史范曄傳驥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鮑照詩輝石亂烟虹後漢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乘屬車八十一乘千乘萬騎名曰鹵簿揚雄井泉賦於是乘輿乃登夫鳳凰兮而翳華枝流星旄以雷轟兮或翠蓋而鸞旗高唐賦曰晚為差翠為蓋史李斯上書曰中庶之寶馬臣得賜之漢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復行今子何如新豐見四卷注

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楊子雲獻賦甘泉

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齊賢曰顏延年詩倚巖聽緒風又曰山明望松

雪謝宣遠詩中堂起絲桐漢成帝時楊雄從上幸斗泉還奏甘泉賦以風選詩片善辭草萊咸陽秦漢所都今京兆咸陽縣是王公乃諸王三公也王贊曰曹孟德詩對酒當歌謝莊月賦絲桐練響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書微子之命與曰或休永世無窮孟子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賓客日疎散不得亟見之

玉樽亦已空齊賢曰王公賦奉明金馬者作之史記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于里末風之勢也王贊曰漢書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詳見一卷史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喜後進賓客口盈其門嘗美曰坐上客常滿樽才力猶可倚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

不慚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己

齊賢曰王公賦奉明金馬者作之史記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于里末風之勢也王贊曰漢書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詳見一卷史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喜後進賓客口盈其門嘗美曰坐上客常滿樽才力猶可倚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

齊賢曰王公賦奉明金馬者作之史記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于里末風之勢也王贊曰漢書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詳見一卷史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漢書孔融喜後進賓客口盈其門嘗美曰坐上客常滿樽才力猶可倚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此反其意而用之

吾尋黃綺翁

齊賢曰司馬相如傳昆弟諸公更謂王

左思齊都賦注東武大山皆齊之士風絃歌謠吟之曲名也王贊曰史刺客傳聶政曰士為知己死此詩乃太白放黜之後作此以別知己者抱才於世始遇而卒不合見知而不見用卒章曰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謝知已吾尋黃綺翁倦思不

耶鄆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賀曰樂府遺聲佳麗四十八曲有耶鄆

才人嫁為廝養卒

樂府詩

妾本崇臺女揚蛾入丹闕自倚顏如花寧知有彫歌

齊賢曰御覽云趙武靈王起崇臺九域志叢臺在磁州滏陽郡揚蛾蛾眉也杜預注左氏歇盡也鮑照詩容華坐消歇王贊曰崇臺在耶鄆蓋趙女也漢書高后紀趙王宮崇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曰叢蓋本

六國封趙王故臺也宋玉神女賦眉聯娟以蛾揚兮又神女賦擘乎如花温乎如瑩鮑照詩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深使師

耶鄆城深宮夢秋月君王不可見惆悵至明發

齊賢曰西

京賦金肥玉階宋玉高唐賦且為朝雲暮為行雨耶鄆縣在磁州東北之一里前漢晉義曰耶山名耶盡也耶山至此而盡毛詩明發不寐王贊曰江淹別賦應門閉兮玉階苔曹植詩朝雲不歸山耶鄆趙都城長門賦下蘭臺以屬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曹書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張衡詩路遠莫至倚惆悵袁淑詩沉憂懷明發此詩太白既黜之作也特借此發興叙其發遇之始末耳然其辭意瞻顧宗國繫心君王亦得騷之遺意歟

出自薊北門行

齊賢曰鮑明遠有出自薊北門行注薊故燕國王贊曰樂府遺

大字寫

或曰白且詩選別類英

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出自斷北門行太白此詞則必為開元天寶之際命將征伐吐谷渾奚怒吐蕃而作也

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

虎竹救邊急戎車森已行齊賢曰羽書羽檄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廣子陽詩羽書羽檄絕風俗通曰文帝時烽火通其與詩云戎車既安王贊曰北荒及明星見四卷注漢書長尺二寸用微名也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疾速也陶潛詩倏如流電驚絕照詩羽檄起邊城烽火人咸陽虎竹箭名見前寒下曲注鮑照詩分兵救朔方又要途問邊急詩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場兵威衝絕幕殺氣凌穹蒼齊賢

曰鮑照詩天子按劍怒古道將出征代人君親推其轂曰闔以外將軍制之謝萬曰四坐皆猛將史記匈奴傳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王贊曰晉書景帝紀景帝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視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此用其字漢鄒陽傳莫不按劍而相矜者說苑秦始皇按劍而坐楚辭心飛揚兮浩蕩漢書焉唐曰古之王者遣將也臨而推轂曰闔以內察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縱甲厲兵校勝於戰場漢書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潰圍西北逃走史匈奴傳處北地寒殺氣早降爾雅穹蒼列卒赤山下開營紫塞傍孟冬風沙緊旌旗

颯彫傷畫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齊賢曰七命曰赤山之精出自薊北

門行曰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又曰旌甲被朔霜詩悠悠旆旌十贊曰唐地理志開元二年復置松漠

都督府領州入以伏部分置赤山州紫塞事並
見四卷注江淹詩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 揮刃

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

報天子行歌歸咸陽齊賢曰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

曰西京賦彎弓射乎西羌史匈奴傳匈奴官號置左

右賢王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

傳介子斬樓蘭王事並見前漢書匈奴傳單于姓攣

鞮氏其國雜之曰椽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椽

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

椽黎孤塗單于種落者謂宗種部落也北史高琳詩

曰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氣此詩

天寶以前之作也有鍾之體焉

洛陽陌 二十四曲有洛陽陌 樂府詩

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

齊賢曰楚辭賦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于贊

曰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古詩回車駕言邁天津橋名

風俗通南北曰許東西曰陌水

經曰水北為陽洛陽洛水之北

北上行齊賢曰樂府征行曲太白

此詞則言從軍征役之苦 樂府詩

北上何所苦北上緣太行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

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崗齊賢曰九域志太行山在

懷州西京賦曰下嶄巖以

齟齬魏武苦寒行曰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

坂詰屈車輪為之摧士贊曰西都賦陵磴道而趨西

壙西京賦磴道邈倚而正東注磴道閣道也高唐賦

登嶢巖而下望兮棗據詩高巖暨穹蒼詩云陟彼高

崗

沙塵接幽州烽火連朔方殺氣毒劔戟嚴風裂衣

裳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齊賢曰此詩乃祿山初

反作也鑿齒指祿山奔

李詩

鯨指史思明崔乾祐之徒謝元暉詩曰奔鯨自此曝
 長楊賦曰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應劭淮南子
 注曰堯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窳窳類貙虎瓜
 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士贊曰繁欽
 述行賦茫茫河濱實多沙塵尚書宅朔方曰幽都唐
 地理志有幽州范陽郡大都督府縣名幽都鮑照詩
 烽火入咸陽分兵救朔方漢書地理志武帝開朔方
 郡殺氣見前注窳窳詩曰四面各千里縱橫起巖風
 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沾衣裳

雪裏悲號絕中腸尺布不掩體皮膚劇枯桑汲水澗

谷阻採薪隴坂長上贊曰劉楨詩水霜正慘當疑文
 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休慊思歸

戀故鄉又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陸機詩凝水結
 重澗積雪被長營漢書民謡曰一尺布尚可縫淮南
 子布衣掩形鹿裘禦寒曹植詩毛褐不○形澁漿經
 曰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脫落惟眞實在魏武帝

枯桑知天風翰曰枯桑無枝葉秦州記曰隴坂
 九曲不知高幾里張衡詩曰欲往從之隴坂長

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食饑飲零露漿歎此

北上苦停驂爲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顏覩天光齊賢
 曰古

詩還顧望舊鄉陸機詩曰饑待零露食王贊曰古猛
 虎行辭云饑不從猛虎食陸機詩猛虎憑林齧云隸
 臨岸嘆夕宿喬木下絲槍担鮮飲渴飲堅冰漿饑待
 零露食書王道平平謝靈運詩開顏披心骨按北上
 行者征行之曲言行役者之苦也太白此詩其作於
 至德之後乎隱然有國風愛君憂國勞而不怨厭亂
 思治之意讀
 者其毋忽諸

短歌行齊賢曰樂府詩古皆有此詞言人壽不
 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爲樂並自戒勗

之意太白此詞雖擬之然其辭意
 則出於騷肆爲誕辭以寄興而已

詩派光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蒼穹浩茫茫萬劫太極長
 麻姑垂兩鬢一半已成霜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
 吾欲攬六龍迴車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勸龍各一觴
 富貴非所願與人駐顏光

齊賢曰陸士衡歌曰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劫世也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麻姑見王方平年可十八九頭作三角髻餘髮散至腋神異傳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有不拔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辭曰馳六龍於三危兮朝西龍於九濱離騷曰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毛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小司命曰援北斗兮酌桂漿淵明歸去來詞曰富貴非吾願士贇曰曹植詩驚風飄白日光景變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道蒼穹天也楚辭莽莽茫茫之無涯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

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麻姑鬢成霜事未詳所祖恐只大人賦西王暉然白首之推也神仙傳天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天為之笑所以為電選詩迴車駕言蕙

空城雀

齊賢曰夜添先生樂府遺聲序論曰遺年者遠詩之流也今以義相從分二十五正門二十附門總四十八曲無非雅言幽思當採其目以俟可考今採其詩以入涼聲樂府內鳥獸二十一曲有空城雀却不言所始太自此詞則假雀以興孤介之士安於命義幸得祿仕以自養苟遭讒妬之患足矣不肯依附權勢踰分貪求也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群不隨鳳凰族

齊賢曰詩云鴻馬于飛哀鳴嗷嗷東晉詩放教林鳥受哺于子毛詩義疏曰鷦鷯今鷦鷯微小黃雀也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鷦鷯也關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又云巧婦又云女匠張茂先鷦鷯賦曰巢林不

李詩

卷五

三十三

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屈原惜誦曰鷺鳥鳳凰日以
 遠兮燕雀鳥鵲巢堂墮芳士贊曰莊子云鷓鴣巢于
 深林不過一枝大戴禮羽蟲三十六而鳳凰為之長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群鳥從
 以萬數故以**提携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齊賢曰家語曰孔子見羅
 者所得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
 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
 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處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
 網之患**食君糠粃餘常恐為鷺逐**士贊曰劉向新序鄭
 以投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
 得一石批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
 知也夫百姓餓死而耕暴背而耘豈為鳥獸哉粟米
 人之上食奈何去以養鳥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
 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穀之批不害食之粟也粟之
 在倉與民於我何擇莊子曰播之揚之糠粃在前又

在上為**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

齊賢曰歐陽堅石詩不涉太行險益

部著舊傳曰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
 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士贊曰呂氏春秋天地之
 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淮南子注曰太
 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選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艱
 哉何巍巍羊腸坂**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齊賢曰
 詰曲車輪為之摧**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士贊曰周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陶潛辭曰樂夫天命復奚疑
 謝宣遠詩來
 晨無定端

菩薩蠻

其詞猶存其所自始乎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

人樓上愁

士贊曰謝玄暉詩遠樹暝阡阡生烟紛漢
 漢謝靈運詩林壑變暝色古詩明月照高

樓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

亭 士贊曰詩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

別 士贊曰古樂府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灞陵見前注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

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士贊曰西京舊

記漢有樂遊苑陸機思歸賦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泥

李翰林集卷之五

李翰林集卷之六

東吳毛 晉子晉重訂

樂府

發白馬 士贊曰樂府遺聲車馬六世有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湧濤波

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 齊賢曰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

白馬津曹植七啓鐘鼓俱振簫管齊鳴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令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

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刺客傳荆軻入秦至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士贊曰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

李詩

卷五

三十五

樓 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

亭士贊曰詩云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陸機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

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

別士贊曰古樂府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灞陵見前注樂游原上清秋節咸

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士贊曰西京舊

記漢有樂遊苑陸機思歸賦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於洛泥

李翰林集卷之五

李翰林集卷之六

東吳毛 晉子晉重訂

樂府

發白馬士贊曰樂府遺聲車馬六世有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將軍發白馬旌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嶽滄溟湧濤波

武安有振瓦易水無寒歌齊賢曰九域志滑州靈河郡治白馬縣黎陽津一名

白馬津曹植七啓鐘鼓俱振簫管齊鳴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今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秦

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刺客傳荆軻入秦至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士贊曰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達天子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

李詩

卷五

三十五

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鮑

照詩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漢武內傳十洲在滄

流大海玄津之中諸仙玉女聚居滄

溟山海經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鐵騎若雪山飲

流涸漚沱齊賢曰泚水之戰苻堅曰我以鐵騎蹙而

夜兼行至漚沱河水合得渡在今深州王贊曰范曄

後漢書云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關之中

雪山山名在西鐵騎馬之帶

揚兵獵月窟轉戰畧朝

那齊賢曰長楊賦西曆月窟史記匈奴攻朝那塞殺

定郡在洛陽西千七百里有朝那城

倚劍登燕然邊

烽列嵯峨齊賢曰漢書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漢光

頭上有堯琴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

告曰烽士贊曰宋玉大言賦長劍耿介倚天之外江

淹詩倚劍臨人荒後漢書憲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

刻石勒功唐地理志貞觀二十一年以回紇諸部多

濫割部州置燕然州唐六典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

三十里其通邊境者築城以置之陸機詩崇臺鬱嵯

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

戈士贊曰班固燕然山銘經積嶺絕大漠史樂書武

王克殷反高車甲毀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

兵也漢黠布傳曰宜掃淮南之衆師古曰掃者謂盡

舉之如掃地之為

陌上桑樂府相和歌有陌上桑亦

出行亦曰採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按古詞陌

古今注曰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仁

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

李詩

見而悅之置酒欲奪馬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其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也恐仁初為趙王家令後為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為使君者郎君之稱本於漢惡言使君者猶今言使頭也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不同此其亦名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其說如玉箜篌上桑云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匡蓋合為一事也

美女渭橋東春還事蠶作五馬如飛龍青絲結金絡

不知誰家子調笑來相謔齊賢曰漢官儀諸侯五馬

轉青絲鞵樂府有調笑令王贊曰選詩美女妖且閑渭橋在長安見四卷注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為

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後漢馬皇后傳馬如游龍楚辭乘飛龍兮北征古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脚踟又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曹植詩曰借問誰家子詩曰誰浪笑傲又伊其相謔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使君且

不顧况復論秋胡齊賢曰陸士衡詩京洛多妖麗玉

出素手又纖纖擢素手羅敷歌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遇公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婦人當採桑以奉舅姑吾不顧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家奉金遺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仕五年始得還乃悅路傍婦人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死士贊曰神女賦苞溫

潤之玉顏曹植詩名都多妖女古羅敷行秦氏有好
 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曹植詩美
 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杜見素手皓腕約金環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漢王
 詡傳使君顯生殺之柄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君曹
 植詩父母且不願何言子與妻古羅敷行使君謝羅
 敷還可共裁否羅敷亦致辭使君
 亦何思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寒蠶愛碧草鳴鳳
棲青梧託心自有處但怪傍人愚徒令白日暮高駕
空踟躕齊賢曰蠶音將蟬屬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又搔首踟躕上贊曰
曹植秋興賦夕草起寒蠶之類毛詩注云鳳凰之性
 非梧桐不栖王粲詩白日忽已暝此六句乃是摠括
 一篇之意謂采桑之婦託心各自在矣路人挽之者
 亦何愚哉猶用世之士各有所從他人摠招之豈能
 動其心哉碧草青梧亦古羅敷
 行盛稱其夫家好美之意也

枯魚過河泣

齊賢曰樂府遺聲龍魚六
 而有枯魚却無過河泣字

樂府詩

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爲魚徒勞訴天帝

士贊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
 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
 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
 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
 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
 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
 飲酒臣恐其有豫
 且之患矣王乃止
作書報鯨鯢勿恃風濤勢濤落歸

泥沙翻遭螻蟻噬

齊賢曰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
 復還入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新序云齊人諫靖郭君曰海大魚場而失水陸居則
 螻蟻得意士贊曰鯨鯢兄一卷注劉向說苑春舟之
 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莊子神龍失水
 陸居爲螻蟻之所制楚辭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

於樓 萬乘慎出入相人以爲識

齊賢曰史張耳傳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

趙趙王朝夕相講較目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其焉甚慢異之趙相貫高等皆氣怒欲殺高祖漢入年上從東垣過趙貫高等乃壁人相人要之置上欲過宿心動問曰縣名何爲曰相人相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九年貫高怨家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治張敖之罪識一作誠士贊曰作識字是孔子曰小子識之義相人屬趙國師古曰本晉邑班彪趙真州賦曰醜柏人之屬名今聖高祖之不宿

丁都護歌

因史徐遠爲魯執所殺宋高祖使督護丁時牧殞之遠妻高祖長女也呼時至閣下

自同歛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都護其聲哀

聲廣其曲焉

雲陽上征去兩岸饒商賈

齊賢曰家宇記潤州丹陽舊名雲陽左魏都賦賄以

大字寫

商通注通物曰商居賈曰賈上贊曰越絕書曰曲阿爲雲陽縣謝靈運詩曉月發雲陽披潤州圖經丹陽山名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阮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又按後漢書地理志吳郡丹徒曲阿由拳注云于寶搜神記曰秦始皇東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始皇令因徙十萬人穿鑿其地表以惡名故改之曰由拳縣卽今丹陽也

船一何苦水濁不可飲壺漿半成土

齊賢曰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

見月而喘注云今之水牛唯產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喘也士贊曰鮑照詩已沒一何苦若哉不容身陸佐公石闕銘曰壺漿塞野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

玄黃于能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此言水濁而成泥也一唱都護歌心摧

淚如雨萬人鑿盤石無由達江滸君看石芒碭掩淚

悲千古

齊賢曰唐志作督護此意謂行船於河河水
 能得當熱而渴飲千古之人視盤石芒碭然豈不悲
 哉漢書高祖飲芒碭山澤間應劭曰芒音忙屬沛國
 碭音唐屬梁國二縣之界碭亦音宕士贊曰歐陽建
 詩痛天摧心肝詩云泣涕如雨毛詩注潞水滙此言
 江潞別江之滙也陸機詩掩淚敘溫涼太白樂府每
 篇必曠括一亭而作非泛然而言者此篇之意是詠
 秦皇鑿斗院以厭天子氣之事徒爾勞民鑿石而不
 知真主已在芒碭山澤間矣非人力之所能勝也觸
 熱拖船就飲濁水征夫之苦徒與千古之悲耳或曰
 詩者所以打人情而通風諭此詩乃是為章堅開廣
 運澤而作借秦為喻耳按唐史天寶初八淮南相庸
 等使章堅引淮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
 運船後大臣適漕渠發人血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
 蕭然怨怒二年而成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名其
 潭曰廣運太白之詩其為是歟吳孫權時亦嘗遣校
 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二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坂

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瑯閣今以首句觀之似詠此
 事然詩意重在末句故以秦事為證附註吳事於末
 云

相逢行

亦曰相逢行

士贊曰王僧虔技錄曰相和清調六曲
 有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邪行

胡騎五花馬 謁帝出銀臺 秀色誰家子 雲車珠箔開

士贊曰五花馬見三卷詩註曹植詩曰謁帝承明廬
 李肇翰林志學士每下直出門謂之小三跡出銀臺
 門上馬謂之大三跡唐翰林故事翰林院在右銀臺
 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技並藝術見召者
 之所處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艷曹植詩借
 問誰家子三輔黃圖曰三秦記明光皆金玉珠璣為
 箔金鞭遙指點玉勒近遲回夾轂相借問疑從天上
 落

一不矯羞初辭
杯 神語暖共街

來蹙入青綺門當歌共銜杯銜杯映歌扇似月雲中

見齊賢曰漢武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

春白鹿夾轂而行青綺門猶云青綺窓魏武短歌行

曰對酒當歌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激醪班婕妤詩新

裂齊紈素團團似明月王贊曰史銜杯相見不得親

酒接殷勤之歡謝玄暉詩雲中見紅樹

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胡爲守空閨

孤眠愁錦衾錦衾與羅幃纏綿會有時齊賢曰古詩

從軍張載詩纏綿思滿深者傷歌行微風吹闥春風

正澹蕩暮雨來何遲

齊賢曰高唐賦序曰妾住巫山

曰鮑照詩春風澹蕩飲思

願因三青鳥更報長相思

齊賢曰漢武故事曰三青鳥如鳥夾侍王母傍士贊

曰陶潛詩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

唯酒與長年蘇武詩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景不待人須臾髮成絲當年失行樂老去徒傷悲持

此道密意毋令曠佳期士贊曰曹植詩白日西南馳

須臾至今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司馬遷傳卒卒無

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吳志路統勸孫權

曰佳期張何詩

李詩

卷六

六

千里思

李詩

李陵沒胡沙蘇武還漢家迢迢五原關朔雪亂邊花

一去隔絕國思歸但長嗟鴻鴈向西北因書報天涯

齊賢曰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天漢元年目擊單于立歸漢使路充國等天子乃遣蘇武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既至單于益驕會縱王與虞常謀反匈奴中常與副張勝相知事發引勝單于怒欲降武等武不降從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羶羶乳乃得歸明年李陵降單于使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又自苦如此武曰必欲降武請即死於前陵嘆曰嗟夫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鴻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謝陵置酒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留匈奴凡十九歲鬚髮盡白陵在匈奴

二十餘年病死胡笳五拍曰鴻南征今欲寄邊聲
北歸今為得漢音士贊曰漢書李陵字少卿臨西成
紀人少時為侍中建章監大漢二年將步騎五千與
單于戰矢窮力盡遂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歿蘇武字
子卿以父任為郎天漢元年持節使匈奴留十九年
竟全節歸漢拜典屬國匈奴傳胡地沙鹵多古詩迢
迢牽牛星五原郡見前詩注鮑照詩胡風吹朔雪江
淹別賦至如一夫絕國詎相見期魏文帝詩慊慊思
歸戀故鄉此篇是詠蘇武歸漢李陵送別悲歎之意
未句鴻鴈向西北因書報天涯者是繫括陵與武書
所謂時因非風復
惠德音之語耳

樹中草

齊賢曰樂府遺聲草木
十一曲有樹中草

樂府詩

鳥銜野田草誤入枯桑裏

齊賢曰張平子思玄賦曰
桑未寄夫根生今并既凋

而已育古詞曰枯桑知天風士贊曰此謂桑寄生也
本草圖經曰桑寄生出弘農山谷桑上今處處有之

云是為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
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黃白色六月七月
結實黃色如小豆大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士贊曰漢書成

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也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

枝葉各自有枯榮齊賢曰謝靈運詩蒲稗相因依王

亦相因詩云枝葉本有害本實相撥曹植詩榮枯可
立須明皇之時諸王相繼誅戮此詩似有感而作也

君馬黃

齊賢曰齊錄漢短篇韶歌二十二曲有

齊曰定汝賴言文襄遣清河王岳會周將王思
政於長葛汝賴悉平也後周曰哲王出言高祖
之聖德也援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
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非駕車馳馬今我
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李
白之作其得古道乎如張正見蔡知君之流只

言馬而已按謝靈運云或聽號歌曲唯吟君馬黃
古人知音別曲見於賦韻者如此後世只于言

語上計較

樂府

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

齊賢曰詩

又亦白其馬士贊曰興者謂馬之毛色雖不同而其
為馬則一也人之才藝雖有異而其為人則均也左
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共作遊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照耀

高冠何絕赫

齊賢曰風俗通東西曰陌韓非子曰解

五色乘馬黃士贊曰此言俱以才藝而進仕於朝也
楚辭怨長劍兮擁幼艾荆楚故事宋玉為大言曰彎
弓樹扶桑長劍倚天外後各有千金裘俱為五侯客

齊賢曰孟嘗君傳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河平二年成帝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

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
故世謂之五侯鮑明遠詩五侯相餞送王贊曰漢書
樓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賓
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惟護盡
入其門咸得其驕心此猛虎落陷奔壯士時屈厄相
言仕於朝者各有所壯齊賢曰司馬遷書曰猛虎在
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
齊賢曰司馬遷書曰猛虎在
兄弟急難士贊曰此言士而遭厄猶猛虎之落奔雖
有牙爪無所復施而同時齊賢曰此言士而遭厄猶猛虎之落奔雖
善其身何取其為益者三友哉此詩其傷朋友之道
缺乎抑白遭評被謗之特所作也耶婉而不迫可謂
得困風之休矣

擬古下筆曰前陽夾緊鄭
先生曰始於太白

融融白玉輝映我青蛾眉寶鏡似空水落花如風吹

出門望帝子蕩漾不可期

齊賢曰詩鑿首蛾眉王維

可期士贊曰宋南平王約舞出佳人

安得黃鶴羽一

報佳人知

王贊曰魏文帝詩願飛安得翼韓詩外傳

佳人與者謂當盛年之時攬鏡自照嘆其顏色之美
好未有仇匹復傷世之閱人如水鏡之無心而人者
暫少忽老則似乎風中之花時難得而易失亦猶有
志之士當強仕之時而不得進用雖有致君之心無
自而遂君門萬里固不可期矣復曰安得黃鶴羽一
報佳人知者復冀夫在位之人或者能汲引而進之
於君側也其亦不忍自絕於君之意歟

折楊柳

王贊曰崔豹古今注橫吹胡樂也張翥

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

樂府

李詩

卷之

垂楊拂綠水搖艷東風年花明玉關雪葉暖金牕煙

美人結長想對此心淒然攀條折春色遠寄龍庭前

齊賢曰古詩攀條折其榮班固燕然山銘曰躡冒頓

之區落於老上之龍庭注老上單于五月大會龍庭

祭其先天地鬼神王贊曰謝玄暉詩垂楊蔭御溝又

逶迤帶綠水玉閨兒五卷注謝靈運詩美人遊不還

佳期何由致漢書薄姬傳漢王心懷然憐薄姬

少年子一贊曰樂府遺聲遊俠

青雲少年子挾彈章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

金丸落飛鳥夜入瓊樓臥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齊賢曰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流星言其疾顛覆之敵蒙記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

瓊樓瑶林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

河曲之中採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

今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王贊曰章臺

流星並見前卷注

孟子舜何人也

紫駟馬

贊曰樂府鼓角橫十五曲有紫駟馬

樂府詩

紫駟行且嘶雙翻碧玉蹄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

白雪關山遠黃雲海戍迷揮鞭萬里去安得念春閨

齊賢曰梁簡文有紫駟馬詩晉王濟善解馬性常乘

一馬者連錦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

障泥使人解去便渡古樂府和歌有度關山曲恨

藏關山無極又遷客海上流戍隴陰古今樂錄紫駟

馬曲蓋從軍遠戍懷歸之曲王贊曰孟子白雪之白

蔡琰胡笳十八拍關山脩阻分行路難淮南子黃泉

李詩
之埃上為黃雲古詩相去萬餘里江淹
詩渺然萬里遊別賦春閨闕此青苔色

少年行

十一曲有少年行

學府

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過燕太子結託并州兒

齊賢曰筑見七卷注史荆軻與燕太子別易水上歌
曰風蕭蕭兮易水寒禹平水土分九州如帝嚳之舊
舜以冀州南北調大分衛水為并州士贊曰史荆軻
傳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
軻嘗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狂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
若無人荆軻雖遊於酒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
善行之知其非庸人也會燕太子丹質秦怨而亡歸
求報秦王者謀於田先生田光偃行見荆軻曰願足
下遇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荆軻遂見太子互
見第一卷擬恨賦注可參看并州兒事見五卷注少

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擊魯句踐爭博勿相欺

曰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士贊曰古樂府遊俠
曲有結客少年場行古詩鬼絲生有待史荆軻客傳荆
軻遊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
之荆軻嚙之逃去遂不復會後為燕太子丹刺秦王
不中敗死魯句踐聞之私曰嗟夫惜哉其不講於刺
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
為非人也子
見所引非

其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

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齊賢曰西京賦及班固賓問皆
曰南望杜鵑非賦五陵徐敬詩

白馬耀銀鞍劉琨
有胡姬年十五詩

李詩

卷三

一亦春風回雨
落花時

白鼻騮

卷之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

就胡姬飲齊賢曰別賦龍馬銀鞍毛詩有馬曰顛注

帝得貳師天馬常以玫瑰石為鞍轡以金銀鑰石以

綠地九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士贊曰顏

延年羽林郎詩

錄鞍何煜輪

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

樂府詩

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齊賢曰洪州豫章郡記曰

五匡常心枯晉永嘉中忽更榮茂以為元帝中興之

瑞吳郡賦檄捕豫章九域志汝州魯陽關節魯陽公

與韓邁戰揮戈退日虞王贊曰照詩胡風吹朔雪

漢在超疏代馬依風庾仲雍荆州記曰其共有四關

管陽伊關之屬也張景陽詩朝登魯陽關江淹詩黃

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史准陰侯傳引兵半渡淮南

子黃泉之埃

上為黃雲

悲鳴相追攀白揚秋月苦早落豫章山

齊賢曰史記

且

李詩

卷之

十三

亦

豫章行

贊曰王僧虔技錄相和

樂府詩

胡風吹代馬北擁魯陽關吳兵照海雪西討何時還

半渡上遼津黃雲慘無顏

五匡常心枯晉永嘉中忽更榮茂以為元帝中興之

瑞吳郡賦檄捕豫章九域志汝州魯陽關節魯陽公

與韓邁戰揮戈退日虞王贊曰照詩胡風吹朔雪

漢在超疏代馬依風庾仲雍荆州記曰其共有四關

管陽伊關之屬也張景陽詩朝登魯陽關江淹詩黃

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史准陰侯傳引兵半渡淮南

子黃泉之埃

上為黃雲

悲鳴相追攀白揚秋月苦早落豫章山

齊賢曰史記

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

不呼父母也晉庾亮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

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上揚州白馬牽

旒旆古豫章行白揚初生時乃在豫章山王贊曰易

白馬翰如禮春官司常熊虎為

旗析羽為旌古詩白揚多悲風

本為休明人斬虜素

不閑豈惜戰關死為君掃兇頑精感石沒羽豈云憚

險艱

齊賢曰桓玄曰德之休明則肅慎貢其楛矢樂

府解題曰豫章行皆是傷離別呂氏春秋養由

李詩

卷之

十三

基射兕中石矢飲羽李廣居右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王贊曰休明見二卷注史吳起傳撫養戰鬪之士西京雜記李廣獵於冥山之陽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或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此言生於休明之世有征無戰之時素不閑習戰鬪之事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精誠所至
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此曲

不可奏三軍髮成斑

齊賢曰潯陽記曰有星墜水爲石丸城志南康軍有落星石史記注船上爲樓曰樓船王贊曰西京雜記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回四十里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落星灣在今南康軍城之右唐時屬江州及洪州輿地廣記曰昔有星墜水化爲石夏秋之交湖水方漲則星石泛於波瀾之上至隆冬水涸則可以步涉寺居其上曰法安院選詩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詩闕宮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也非史後魏李冲年四十鬢髮

班
 班

沐浴子

齊賢曰樂府遺聲遊使曲有沐浴子

樂府詩

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輝

齊賢曰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王臣曰察察潔白也汶音問垢塵也老子曰盛德容貌若愚良賈深藏若虛王贊曰楚辭浴蘭湯芳沐芳華淮南子至人之治也心與
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
齊賢曰漁父對屈原曰世人皆濁何

不濯其泥而揚其波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醲其醑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愈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滿安仁詩白首同所歸王贊曰詩云與子同歸滄浪釣叟即屈原詞所謂漁父者此詩全隱括漁父詞之意前詩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亦此意也其太白涉難後

李詩
之辭
乎

高句驪

齊賢曰隋書曰夫余王嘗得河伯女生之臣請殺之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不可越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不及朱蒙既寔國自號高句驪以高為氏都平壤漢樂浪郡王贊曰樂府遺聲蕃胡

四句有
高句驪

樂府詩集

金花折風帽白馬小遲回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

齊賢曰唐禮樂志有高麗樂樂書高麗國樂人紫羅帽飾以鳥羽紫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雜五色縞舞舞者四人二人黃裙襦赤黃袴長其袖鳥皮靴雙併立而舞舞賦曰長袖交橫又曰翩翩燕居拉搭鵲驚翻音篇輕貌拉杏飛貌又曰超趨鳥集言舞勢超趨如鳥疾速飛集王贊曰按唐禮樂志東夷樂有高麗百濟中宗時百濟樂工人亡散岐下為太常卿復奏置之然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襖裙縞章甫冠衣履樂有箏笛桃皮箏篋瑟篳歌而巳金花帽白馬廣袖者當時樂舞之飾即所見而詠之東海俊鷗名海東青此喻其舞之快捷如海東青之快捷也史記楚世家曰射噉鳥於東海則又字義之所自出

靜夜思

牀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齊賢曰古詩征人相顧白如霜王贊曰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擘蘇子卿詩遊子戀故鄉魏文帝詩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

綠水曲

樂府詩集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趣
樂府詩

淶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

李詩

卷六

十五

齊賢曰馬融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
杜叔夜琴賦初涉綠水中奏清徵張翰予賈生賦敢
不敬乎寄之綠水淮南子手會淥水之趣高誘曰古
詩也李善曰蘋水草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蕩
水于贊曰何晏景福賦淥水浩浩陶潛詩秋月揚
明輝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晉書蔡容照載記曰
蕩輕舟於
曲光之海

鳳凰曲

齊賢詩

羸女吹玉簫吟弄天上春青鸞不獨去更有携手人

影滅彩雲斷遺聲落西秦

齊賢曰毛詩携手同行鮑照詩鳳臺無還駕簫管有

遺聲王贊曰羸女弄玉也事見鳳臺曲註七恪公叔畢命於西秦

鳳臺曲

齊賢曰古樂序蕭史曲也

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特別有情

人吹綵簫去天借綠雲迎曲在身不返空餘弄玉名

王贊曰全篇皆隱括蕭史弄玉事仙傳蕭史得道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

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此詩專詠此事

從軍行

齊賢曰王僧虔宴樂和

齊賢詩

從軍玉門道逐虜金微山

齊賢曰陸士衡有從軍行王仲宣有從軍詩九域志

蕭州酒泉郡領玉門關在焉本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通典羈縻州有金微山隸振武軍

王贊曰李廣傳良家子從軍唐地理志玉門屬肅州酒泉郡貞觀元年省後復置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

置玉門郡僕固懷恩傳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酋領率衆降分置翰海縣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別

王詩

卷六

六

為善州以僕固歌濫拔延為

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

左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

環齊賢曰桓伊善笛撰落梅花曲尤盡巧妙呂波樓

玉對荷堅曰僕乃錄上人耳不足以辨大享王贊曰

鼓聲鳴海上兵氣擁雲間

古今樂府鼓角橫吹十五

曲有梅花落乃胡笳曲也

齊賢曰漢書徒蘇武非海

自馬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

秋思

琴操商調之曲

樂府詩

春陽如昨日碧樹鳴黃鸝蕪然蕙草暮颯爾涼風吹

天秋木葉下月冷莎鷄悲坐愁羣芳歇白露凋華滋

齊賢曰詩云有鳴倉庚注倉庚黃鸝也亦作驅蕙草

節蕙也楚辭曰翔翾兮然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古今

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謂其鳴如

紡緯劉休玄詩曰誰為客行夕屢見流芳歇潘岳詩

也或謂黃栗留一名倉庚陸機詩蕙草饒淑氣記月

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而

至鮑照詩安能行歎復生愁楚辭芳已歇而不比古

詩綠葉發華滋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此詩亦歎夫

有志者讀之當

共為之喟然也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

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齊賢曰荊州故燕國王贊

詩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賤妾氣箠守

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古樂府徵風吹聞聞羅幃自

三言
燕揚燕草者燕地之草秦桑者秦地之桑也燕北地
寒草生遲當秦桑低綠之時燕草方生如絲之碧也
秦桑低枝者與思婦之斷腸也言其夫方萌懷歸之
心猶燕草之方生妾則思君之久先已腸斷矣猶秦
桑之已低枝也未句則與此心貞潔非外物所
能動也此詩可謂得國風不浮不誹之體矣

秋思

身府詩

月北

坤筆

燕支黃葉落妾望自登臺海上碧雲斷單于秋色來

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征客無歸日空悲蕙草摧

齊賢曰西河舊事歌曰失我關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且于匈奴號也顏師古曰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廣志曰沙州燉煌郡壽昌縣西有陽關西北
有玉門關士贇曰燕支山名事見第四卷詩注江淹
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後漢書班超使西域
年老思土上疏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

門關注玉門關今沙州去長安三千六百里按春思
秋思二詩成婦詞爾征夫不歸春而秋矣登臺而望
木葉黃落矣秋高馬肥戎事興矣漢使之出關者亦
既回矣今而不歸是無歸之日矣蘭蕙乃女人所佩
以宜男者亦復就摧是一年之光景又虛度矣思婦
之心當如何其悲也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之
氣象安得復見於後世哉子見所注指以爲二公主
之事非也其說泛而無據且於詩意全不相着吾故
詳述之以俟後
世之幸太白云

子夜吳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子夜晉曲也士贇曰古今樂錄清商曲子夜亦曰子夜

吳聲四時歌亦曰子夜吳歌晉有女子名子夜
作是歌甚哀晉武帝大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
歌之子夜之音同於白紵皆清商調也故梁武
本白紵而爲子夜吳聲四時歌明此子夜亦有
晉聲者其實
不離清商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

蠶飢妾欲去五馬莫留連齊賢曰古詩娥娥紅粉粧

事全見前陌上桑註鮑照詩留連徘徊不忍散

其二夏歌

鏡湖三百里茵苜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

回舟不待月歸去越王家齊賢曰梁任昉述異記曰

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劉公幹詩芙蓉散

其華茵苜蓋金塘越絕書曰越王得採薪女西施鄭

旦以獻吳王九域志越州若耶溪即歐冶子鑄劍之

處王贊曰圖經鏡湖在會稽郡南二十里後漢馬臻

順帝永和九年為太守於會稽山陰二縣界築塘周

迴三百一十里以畜水吳越春秋越王使相者求羊

若耶之溪

洞而出銅

其二秋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齊賢曰唐志京兆府有長

安縣謝惠連有擣衣詩毛

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大也王贊曰古詩閨中

有一婦擣衣寄遠人王關見前註曹植詩妾身守空

其四冬歌

謂夫也陸機詩苦哉遠征人

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

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齊賢曰洮州臨洮郡治臨洮縣士贊曰古詩織織羅

素手詩云慘慘女手可以縫裳古樂府綿綿思遠道古詩所思在遠道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屬隴右道

對酒齊齊賢曰樂府相和歌三十曲

松子栖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

齊賢曰松子赤松子也九域志婺州金華縣金華山抱朴子云此山可以居神免五岳洪水之患王贊曰列仙傳亦松子神農時雨師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能坐在石上後易姓為呈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安期先生事見二卷註

浮生速流電倏忽變光彩王贊曰莊子其生若浮電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齊賢

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曹植詩顧瞻遺光彩天地無彫換容顏有遷改齊賢

地遠歲不留之意陶潛詩常有好奇容願對酒不肯

飲含情欲誰待齊賢曰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

日此詩其太白知非之作乎白少時見天台司馬承

禎謂其有仙風道骨繼見賀知章亦曰其為謫仙人

後從道家者流受圖籙自負為二十六天帝外臣有

志於仙術亦可知矣今而老之將至前說茫無寸驗

因思古之所謂仙人如赤松安期者亦不復再見於

世以知自古皆有死死者無不化所貴乎仙者特其

精神與天地同流耳反老還童留形住世之說誕也

李詩

卷六

七十一

李詩
此意而
作也

估客行

齊賢曰齊武帝石衣時遊樊鄧登祥後意
商曲估客樂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為布衣時常
遊樊鄧踐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
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故釋寶月善音律帝
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重為感憶之聲
為商旅行其辭二首亦曰昔經樊鄧後假梅
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二曰有信數寄
書無信長相憶莫作
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蹤跡

士贊曰古樂府估客知天風海水知天
寒詩云嗟余子行役一去字見題注

擣衣篇

此亦
婦詞也

閨裏佳人年十餘嚙蛾對影恨離居忽逢江上春歸

燕銜得雲中尺素書

齊賢曰嚙蛾嚙眉也禮記離羣
索居江淹詩袖中有短書願寄

雙飛燕古詩中有尺素書士贊曰楚辭將以
遺今離居古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玉手開

緘長歎息狂夫猶戍交河北萬里交河水北流願為

雙燕泛中洲

齊賢曰賈誼策可為長大息者漢書狂
天之言聖人擇焉唐志貞觀十四年平

高昌以其地置西州交河郡中郡督府河水分流繞
城下因各交河士贊曰唐書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中
都督府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開元中曰金
山都督府天寶元年為郡有守捉交河自縣北八十
里有龍泉館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經柳谷金沙嶺百
六十里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督府水皆北流入磧
及入夷播海古詩思為
雙飛燕銜泥巢若屋

君邊雲擁青絲騎妾處苔生

紅粉樓樓上春風日將歇誰能攬鏡看愁髮曉吹員

管隨落花夜擣戎衣向明月齊賢曰梁簡文詩宛轉青絲鞍士贊曰古陌上

榮曰青絲繫馬尾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又閨中有一婦壽衣寄遠人

明月高高刻漏長真珠簾箔掩蘭堂橫垂寶幄同心

結半拂瓊筵蘇合香齊賢曰石季龍起大武殿銀櫺金柱珠簾張景陽七命蘭宮秘

宇殿堂綺羅杜預左氏注幃帳也隋煬帝為太子聞文帝崩遣使資金合子署封以賜宣華夫人陳氏發

之合中同心結數枚繫元暉詩復酌瓊筵醴衣安夜醮賦曰金屏瓊筵梁書中天竺出蘇合香是諸香汁

煎之又曰大秦人採蘇合先竿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津與人展轉達中國不大香也士贊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

明星焉梁武帝歌曰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

合瓊筵寶幄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有便憑將金

剪刀為君留下相思梳摘盡庭蘭不見君紅巾拭淚

生氤氳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陽臺一段雲齊賢曰高唐賦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士贊曰禮記婦人或賜之蘭茝賜受獻諸舅姑又左傳燕姑夢

蘭專則知蘭者婦人所佩之花今天從軍誰與媚哉幽靈之情亦可見矣宋句曰明年若更征邊塞願作

陽臺一段雲意謂滔滔不歸則惟有托夢以從其夫於四方上下耳此亦極其懷思之形容也歟

少年行齊賢曰陸士衡有結客少年場行士贊曰樂府遺聲游俠三十一曲有少年行

君不見淮南少年游俠客白日毬獵夜擁擲呼盧百

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齊賢曰唐淮南道古揚州之地荀悅曰立氣岸

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士齊賢曰江淹別賦乃有劍客慙思少年報士呼盧事見前注又何無忌傳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樛蒲一擲百萬漢書傳郭解以軀藉死友報仇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莊子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少年游俠好經過渾成裝

東皆綺羅蘭蕙相隨喧妓女風光去處滿笙歌士贊曰王

逸荔枝賦曰洛宛少年漢書志曰秦地豪傑別游俠通姦江海別賦曰羅與綺今嬌上春楚辭光風轉蕙

泥崇蘭鮑照詩笙歌待明發驕矜自言不可有俠士堂中養來久

好鞍好馬乞與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盡為知

已黃金不惜栽桃李桃李栽來幾度春一回花落一

回新齊賢曰漢游俠叙曰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方指公侯眾庶觀而慕

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劉向說苑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士贊曰史册政姊曰士固為知己者死府縣盡為門下客王侯皆是

平交人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兒百

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戰士窮儒

浪作林泉民齊賢曰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厚憲謂子貢曰若憲貧也非病也古詩百年能

幾何陸士龍詩飄飄風塵士贊曰晉庾翼云不能自拔脚於風塵之表遮莫枝根長百

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

簪纓看取富貴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後名齊賢曰漢顯宗為太

子時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晉張翰曰使我存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士贊曰遮莫方

李詩

言也。遮音折。此篇末章十二句辭意迫切似非太白之作。具眼者必能辨之。

長歌行

陸士衡樂府有長歌行古今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

桃李待日開，榮華照當年。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

枯枝無醜葉，涸水吐清泉。大力運天地，羲和無停鞭。

功名不早著，竹帛將何宣。

齊賢曰：古樂府有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選詩東風播百草，後漢書鄧禹曰：願得効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王贊曰：潘岳笙賦：宛其死矣，化為枯枝。廣雅曰：馭曰羲和，傅玄曰：升歌曰羲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驪此言天運之速，光景易流也。

桃李務青春，誰能貫白日。富貴與神仙，蹉跎成兩

失。金石猶銷鑠，風霜無久質。畏落日月後，強飲歌與

酒。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齊賢曰：顧愷之與晉簡文同年而髮早白。晉文

問其故曰：松柏之姿，經霜尤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王贊曰：江淹賦：桃與李兮，嬌上春。古詩：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藥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又：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此詩意全出於此。富貴神仙蹉跎兩失，亦自自嘆之意。歐曹植詩：繁華將茂，秋霜瘁之。楚辭：白日既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謝惠連詩：金石終銷毀。晉周處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西馳，鮑照詩：徒有霜華無霜質。

長相思

集存詩

日色欲盡花含煙，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

柱蜀琴欲奏鴛鴦絃

齊賢曰史記趙王為秦王鼓瑟楊惲婦趙女善鼓瑟舞賦曰若瑟

柱為鳳凰形可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好鼓琴有琴臺在流溪正路金花寺北元魏伐蜀於此下管城溲得大舜二十餘口蓋以響琴也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

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列女之狀蜀都賦曰姬彈絃鴛鴦絃以雌雄也或曰成都雷氏善琢琴故曰蜀琴王贊曰楚詞思不眠以

此曲有意無人

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

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齊賢曰管書稱

康宿華陽江引琴而露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

與志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

遂以受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宜燕然山見前

同前三首

長相思

李白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欄微霜淒淒簾色寒孤

燈不明息欲絕卷帷望月空長歎美人如花隔雲端

佳則迢迢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淶水之波瀾天長路

隔雲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思摧心肝

日色已盡花含烟月明欲素愁不眠趙瑟初停鳳凰柱

蜀琴欲奏鴛鴦絃此曲有意無人傳願隨春風寄燕然

憶君迢迢隔青天管日橫波目今成流淚泉不信妾腸

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空餘牀牀中繡被卷不寢

至今三載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息黃葉

落白露點青苔

連之牛

且

不曲

不

相

不

相

不

相

不

柱蜀琴欲奏鴛鴦絃

齊賢曰史記趙王為秦王鼓瑟揚博婦趙女善鼓瑟舞賦曰若

柱為鳳凰形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好鼓琴有琴臺在流溪正路金花寺北元魏伐蜀於此下管城溼得

大鏡二十餘口蓋以響琴也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

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列女之狀蜀都賦曰

琴故曰蜀琴王贊曰楚詞思不暇以至蜀蜀琴司馬相如杜卓文君事

傳願隨春風寄燕然憶君迢迢隔青天昔時橫波目

今作流淚泉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

齊賢曰晉書嵇

康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後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謂絕倫遂以愛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宜燕然山見前注楚辭招魂妖光眇視目曾波五臣曰美人既為鼓

樂光彩橫出眇然遠視日若水波傳武仲舞賦眉連娟以增繞今目流涕而橫波王贊曰古詩迢迢牽牛

星史三王世家曰至其文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劉琨詩淚下如流泉又此曲悲且

長謝靈運詩楚人心昔絕越客今腸斷此亦成婦詞也詞意悲而不傷怨而不詩可謂得國風體矣

猛虎行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平調七曲

從野雀栖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樂府詩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腸斷非關隴頭水淚下不

為雍門琴

齊賢曰唐隴州汧陽郡汧陽縣有隴山相

憇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墳墓生荆

棘狐兔穴其中無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

淩險曰孟嘗君之尊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士贊曰隴頭水亦古樂府別離之曲正與

雍門琴相對其事則出後漢地理志漢陽郡隴州有大坂各隴坻註曰三秦記其坂九廻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孫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聯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遠望弟登高望旌旗繽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顛倒賢曰隴河迤河兩河非也曹植詩曰綺縠何繽紛士贊曰孔于家無旌旗繽紛下縷于地漢書董卓傳論殘寇乘之創秦人半作燕地因胡馬翻衝洛陽草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二月丁酉陷東京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安思順屯苑中鎮關中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衛送洛陽陳希烈張均張瓘皆降祿山以布烈相為相肅宗問李泌強敵如此何時可定泌曰臣觀賊所獲女子金帛皆輸

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士贊曰秦人半作燕地囚者唐都長安秦地也京師既陷則人被驅虜而歸於幽燕也胡馬翻衝洛陽草者一輪一失關下兵賊兵屯東京時牧馬於洛陽也

朝降夕叛幽薊城

齊賢曰一輪一失謂正月安慶緒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軍於靈寶西大敗乾祐遂克潼關火拔歸仁執翰以歸朝降夕叛謂至德二載正月安慶緒殺祿山即

廣平王叔與回紇葉護入洛陽慶緒走保鄴耿仁智說思明歸朝廷思明即因安承慶遣其將賈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河東節度高秀巖亦降十二月子昂至京師上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乾元元年六月李光弼以思明終叛陰使烏承恩圖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及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管說誘之諸將以自思明思明執承恩集將佐西向大哭曰臣以三十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

欲殺臣命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祿臣當自引兵就
太原誅之帝元三年再反正月猶稱大聖周王夏四
月更國號大燕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

自補應天皇帝士贊曰列子女媼氏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朝過

博浪沙暮入淮陰市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

兩臣覲到下邳受兵畧來投漂母作主人賢哲棲棲

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齊賢曰史張良者其先韓

王為韓報仇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

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良乃更姓名亡

匿下邳長常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

此為王者師矣且視之乃太公兵法良因習讀之遇

沛公畧地下邳西遂燒馬毀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常

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韓信淮陰

人也貧無行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

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

梁渡淮信從之梁敗又屬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

羽羽不用信亡楚歸漢漢王以為大將蒯通說信曰

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

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韓信

曰漢王遇我甚厚豈可向利而背義乎語微生畝謂

李詩

閣金鞍駿馬散故人

士贊曰江海詩寶書為君掩李善注云道學傳曰夏禹撰真靈

如鮑明遠詩古來共

有策不敢犯龍鱗窺身南國避

胡塵士贊曰韓非子說難篇夫龍之為靈可狎而騎

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人主亦

有之說者得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

矣齊宣德皇后令胡塵罕嘗思之

寶書玉劍掛高

長

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玄菴之印翰曰寶書真經也晉書庾翼曰此輩宜東

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齊賢曰宣城客之高閣者太白自道也嘗有贈宣城宇文太守及贈宣城趙太守悅詩晉羊祜都督荊州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遇十數王贊曰魏志陳矯為廣陵功曹使過泰山太守薛悛結為親友戲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却國君屈陪臣

有時六博快壯心遶牀三匝呼一擲

齊賢曰招魂

暴有六博王逸注崑音昆玉也穀簿箸以玉飾之方言曰秦晉間謂之博吳楚間謂之蔽或謂之箭或謂之碁博雅曰博箸謂之箭投六箸行六碁故謂六博鮑容博經曰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黑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又曰分曹並進道相迫成梟而年呼五白王逸注信勝為半漢書梟騎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五白博齒言已碁已梟當成半晉

劉毅於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舉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盡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換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擲荅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殊不快管子曰秋禁博塞漢書注曰行碁也

楚人每道

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

齊賢曰唐張旭善草書而好酒飲後號呼狂走索筆

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初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家藏耳王贊曰後漢二十八將傳成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三吳邦伯皆顧

盼四海雄俠兩追隨

齊賢曰通典曰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

用士贊曰鄴道元水經注曰吳興郡會稽郡謂之二吳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顧盼增其倍價西都賦鄉曲豪舉游俠之雄曹植詩曰飛蓋相追隨兩字蓋白與旭而兩也

蕭曹曾作沛中吏攀

龍附鳳當有時

齊賢曰漢書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耿純說光武曰士

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考其計因望攀龍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王贊曰漢書贊曰蕭何曹參起秦為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與依日月之末光為一代宗臣盛矣哉班固敘傳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古詩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茫茫愁殺人

齊賢曰唐志昇州江寧郡溧陽

胡雛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紵飛梁塵

齊賢曰唐志昇州唐禮樂志白紵

縣上元元年綠昇州州廢還隸宣州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也七畧曰漢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陸機詩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王贊曰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古今樂錄白紵歌梁武帝改為子夜吳聲四時歌詳見三卷注

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糶鼓會眾

賓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齊賢曰莊子任公為大鈎

巨編五十卷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王贊曰古詩為樂當及時任公釣魚事見一卷司馬相如長門賦曰交得意而相親按此詩似非太白之作用事既無倫理徒爾肆為狂誕之辭首尾不相照應脉絡不相貫串語意斐率悲鬱失據必是他人之詩窠入集中歲久難辨前輩識者蘇東坡黃山谷於懷素草書悲來乎笑矣乎等作嘗致辯矣愚於此篇亦有疑焉因筆於此以俟知者

子婦詞

王贊曰此篇即顧况棄婦詞也後人添增數句而意入於太白集中語俗意重

斧鑿之痕迹亦可見可謂作偽心勞日拙者矣子足証已詳茲不復註

百來有棄婦棄婦有歸處今日妾辭君辭君遣何去

本家零落盡慟哭來時路憶昔未嫁君聞君却周旋

綺羅錦繡段有贈黃金千十五許嫁君二十移所天

李詩

卷六

二九

自從結髮日未幾離君緬山川家家盡歡喜孤妾長
 自憐幽閨多怨思盛色無十年相思若循環枕席生
 流泉流泉咽不掃獨夢關山道及此見君歸君歸妾
 已老物情惡衰賤新寵方妍好掩淚出故房傷心劇
 秋草自妾為君妻君東妾在西羅幃到曉恨玉貌一
 生啼自從離別久不覺塵埃厚常嫌玳瑁孤猶羨鴛
 鴦偶歲華逐霜霰賤妾何能久寒沼落芙蓉秋風散
 楊柳似此顛顛顏空持舊物還餘生欲何寄誰肯相
 牽攀君恩既斷絕相見何年月悔傾連理杯虛作同

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浮萍失綠水教作若
 為流不歎君棄妾自歎妾緣業憶昔初嫁君小姑纔
 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

兄夫

齊賢曰馮衍娶比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與婦弟任武達

書曰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癘長疽自生禍殃謝靈運詩序云零落將盡阮籍率意獨駕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左傳奉以周旋張平子詩美人贈我錦繡段列子楚成王登臺夫人鄭子晉不顧王曰顧吾與汝千金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天父母也蘇少卿詩結髮為夫妻謝靈運詩登棧亦陵緬韋昭國語注緬循邈也楚詞惆悵兮私自憐史記三王之遊若循環劉越石扶風歌據鞍長嘆息下淚如流泉更

李詩

卷六

三六

始誅劉伯升光武言笑如常惟枕席上有淚痕古有
關山曲古詩照我羅床幃洛神賦光潤玉顏發表錄
異或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烘黠廣南盧亭夷人
獲活瑁瑁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
帶於左臂上飲饌中有蠱毒甲自搖動後卷於使宅
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古今注鴛鴦水
鳥鳥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更謂之匹
鳥詩相彼雨雪先集維葢曹植詩賤妾當何依芙蓉
蓮花晉書蒲柳之質望秋先零陸韓卿孺子安歌歲
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阮嗣宗詩惟齊便心悲選詩
餘生幸已多曹植雜詩寧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玉臺新詠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

李翰林集卷之六

初林集卷之七

東吳毛 晉子晉重訂

歌吟二十八首

襄陽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襄陽歌宋隋王誕作

樂府詩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
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

似泥

齊賢曰唐地志襄州襄城郡襄陽縣有峴山在

襄陽縣南十里世說接羅衫隋樂志梁武在雍童謠曰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兒義師興實以鐵騎揚州士皆面縛如謠言及卽位更造新聲帝自為三曲後漢周澤嘗臥疾齋官其妻哀澤老疾窺問所苦澤怒以犯齋禁遂收詔獄謝罪當世語曰生世不諧為太

李詩

卷之七

始誅劉伯升光武言笑如常惟枕席上有淚痕古有
關山曲古詩照我羅床幃洛神賦光潤玉顏發表錄
異或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烘黠廣南盧亭夷人
獲活瑁瑁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
帶於左臂上飲饌中有蠱毒甲自搖動後卷於使宅
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於海畔古今注鴛鴦水
鳥鳥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更謂之匹
鳥詩相彼雨雪先集維葢曹植詩賤妾當何依芙蓉
蓮花晉書蒲柳之質望秋先零陸韓卿孺子安歌歲
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阮嗣宗詩惟齊便心悲選詩
餘生幸已多曹植雜詩寧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玉臺新詠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如我長

李翰林集卷之六

初林集卷之七

東吳毛 晉子晉重訂

歌吟二十八首

襄陽歌

齊賢曰唐禮樂志襄陽歌宋隋王誕作

樂府詩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
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

似泥

齊賢曰唐地志襄州襄城郡襄陽縣有峴山在

襄陽縣南十里世說接羅衫隋樂志梁武在雍童謠曰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兒義師興實以鐵騎揚州士皆面縛如謠言及卽位更造新聲帝自為三曲後漢周澤嘗臥疾齋官其妻哀澤老疾窺問所苦澤怒以犯齋禁遂收詔獄謝罪當世語曰生世不諧為太

李詩

卷七

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王贊曰已上事並見五卷襄陽曲註霍去病
傳會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鷓鴣杓鷓鴣杯百

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齊賢曰鷓鴣水鳥

之形山海經黃山有鳥其形如鷓鴣青羽赤喙人舌能
言名鷓鴣鏤杯為之形今人以海螺如鷓鴣形作之
亦曰鷓鴣杯並酒器名也王贊曰左氏傳曰絳縣人
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
生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
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太白詩曰百年三萬六
千日者意蓋此出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醱醉此江

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齊賢曰高麗有鴨頭綠

故漢襄平城東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
口六百里南至鴨頭綠江其水如鴨頭綠也漢西域傳

大宛國左右以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毛詩
為此春酒劉向新序曰紂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
以望十里士贊曰醅釋名酒未漉也糟酒滓也王充
論衡紂釀酒積糟因為丘此形容嗜酒思想之極云
耳

千金駿馬換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車傍側掛一

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歎黃犬何如月下

傾金壘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

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齊賢曰潘安仁

舉韻望鳳儀以擢形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
管以象鳳翼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管從羌起羌人伐

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李斯
臨刑謂中子曰雖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

兔豈可得乎詩我姑酌彼金壘庚信至北方愛溫子
昇韓山寺碑曰惟韓山寺一片石堪共語王贊曰羊

誰能憂我
身後事金
鳥銀鴨并
死反

公事見第五卷
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
玉山自倒非

人推舒州杓力士鎗
李白與爾同死生
襄王雲雨今

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齊賢曰唐舒州同安郡阮籍
詩梁王安在哉古歌曰巴東

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
士贊曰世說劉尹云
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末謝謏不妄交接有時獨酌曰

人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晉山公曰
嵇叔夜醉若玉山之將頽楚襄王事見一卷注宋歐

陽永叔曰落日欲沒岷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
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于清風

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
其橫放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南都行

南都信佳麗武關橫西關白水真人居萬商羅鄴闌

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

齊賢曰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光武舊里以

置都焉謝玄暉詩江南佳麗地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柏揭其束注武關山為關

在西東觀漢紀長沙定王中子買為春陵節侯至其孫考侯仁以春陵地勢下濕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

許之以蔡陽白水鄉為春陵侯國傳至南頓侯實生光武故識稱白水真人漢志曰南陽好商賈召父富

以本業西京賦北關甲第當道直故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士贊曰曹植詩壯哉帝王居住

麗殊百城漢書論曰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為白水真人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也

世祖所起之處鄴市中空地一曰居也崔豹古今注關市垣也古詩西北有高樓陸機詩甲第崇高闈

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與五殺名播天壤間

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

齊賢曰張華曰陶朱公家在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云

是越之范蠡史蠡滅吳乃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
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無何致產數千萬乃懷
其重寶間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晉獻公滅虞虜百
里僕以為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僕亡秦走宛楚
鄧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僕賢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
里僕在焉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穆公
釋其囚與語國事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
夫世說王疑之妻謝道韞曰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
郎妾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光武適新野聞后美
心悅之更始元年遂納為后禮記楊休玉色南都賦
曰遊女弄珠於漢臯之曲事見一卷注楚辭美人飲
醉未頰醜士贊曰張協詩曰名與天壤俱楚辭容則
秀雅雅朱華鮑照賦
曰詎前輝之朱顏

清歌遏流雲豔舞有餘閒遨遊

盛宛洛冠蓋隨風還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

臥龍客長吟愁鬢斑齊賢曰漢志南陽郡宛縣故中
伯國尤武起於宛都於洛陽遂

以宛為南都故曰宛洛紅陽縣本侯國師古曰紅翕
音踰白河即白水河劉表在襄陽築臺名呼鷹蜀志
諸葛亮字孔明南陽人先主嘗訪士於司馬德操德
操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伏龍諸葛孔明也鳳雛龐
士元也習鑿齒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盛弘之荆
州記曰鄧城西七里南有獨樂山諸葛亮嘗登此山作
梁父吟士贊曰謝靈運詩清歌辨梁塵列子秦青撫
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范曄詩流雲起行蓋詩
以越以遊古詩遊戲宛與洛瑤園西都賦曰冠蓋如
雲曾植詩冠蓋相追躡又輕裾隨風還曹植詩走馬
長檄晉志諸葛亮家于南陽鄧縣號曰隆中好為
梁父吟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
也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
先主遂詣亮後魏李冲年四十而鬢髮斑白

江上吟

木蘭之枻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樽中置千

斜載妓隨波任去留

齊賢曰蜀都賦木蘭侵桂注木蘭大樹葉似長生冬夏榮上林

賦沙棠櫟樹注沙棠狀如棠黃華亦實其味如李無核楚辭桂櫂兮蘭枻廣記漢成帝與飛燕戲太液池以沙棠為舟以紫文桂為楫棹畢卓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便足予一生矣士贇曰楚辭蘭桂兮桂舟陳琳檄隨波飄流陶潛詞曷不委心任去留 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

無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

齊賢

曰九域志鄂州有黃鶴山黃鶴樓圖經云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此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史記離騷者難與日月爭光可也左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曰在南郡華容縣士贇曰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又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黃鶴樓在鄂州西南隅黃鶴山七南齊志云仙人了安乘黃鶴過此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張

伯松見揚雄方言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史世家楚靈王作章華臺曹植詩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

丘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

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齊賢曰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為過海使判官風

飄至洲島問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洲上有又祝山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皆帶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東萊士贇曰後漢桓譚傳欲搖大山而渡非海詩云諫浪笑傲謝靈運詩復協滄洲趣此遠者之詞也漢水無西非流之理功名富貴不能長在亦由是乎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

轉歌

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
 青縈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
 和鳴聞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碧雲去千門萬戶
 皆春聲齊賢曰史記武帝作建章宮其北治天池漸
 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
 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謝玄暉詩紫殿肅陰陰曹子
 建詩好鳥鳴高枝士贊曰瀛洲紫殿皆宮苑名並見
 玉卷詩註西都賦雕玉真以居櫺西京賦翠楹玉砌
 郭璞爾雅注鳳凰應德鳴和江海詩日暮碧雲合
 漢書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暉耀紫清
 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

鶴還過蒞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

鳳笙

齊賢曰漢志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鎬
 阪是沈約宋書應雲五色者太平之應玉清隱

書曰金宵鸞紫清唐制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
 仗皆帶刀振仗列于東西廊下每日以四十二人立
 內廊閣下號曰內仗天子出則有細仗黃麾仗舞鶴
 賦舞飛容於金閣籍田賦天子御玉輦丘希範詩輕
 黃承玉輦鮑明遠有舞鶴賦尚書蕭韶九成鳳凰來
 儀樂書曰舜作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
 鳳翼所以應十日之數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
 象鳳聲蓋其簧十二以象十二律其一以象閏土贊
 曰漢高帝紀曰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王十年
 拾遺記穆天子御黃金瑩王之輦從朝及暮而窮宇
 宙之內徧焉通典秦以輦為人君之乘漢因以雕玉
 為之方徑六尺蓬萊蒞石當時宮苑名列仙傳王子
 晉好吹笙作鳳凰鳴

李詩

卷七

六

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

詠涕泗漣

齊賢曰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

如意擊唾壺為節壺邊盡缺漢書項莊舞劍為樂詩涕泣漣漣士贊曰賈誼策行出乎烈士

鳳凰

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

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

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漢舊儀天子六整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王贊曰曹植詩謁帝承明

廬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

齊賢曰九重言天子有九

門一關門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城門五皋門六庫門七階門八應門九路門詩云謔浪笑傲梅福傳登

文石之陸涉赤墀之塗禮天子赤墀漢給事曰暮入對青瑣門其門刻為連環而青塗之天子制也士贊

曰班固二都賦序雍容揄揚著於後嗣禮冬宮王宮九重之制九雉宋玉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

賦右平左掖青瑣丹墀漢書曰赤墀青瑣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錢中于逸

楚辭注曰文如連環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

玉鞭齊賢曰唐天驕監御左右六閑分二廄一曰祥麟二曰鳳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晉明帝有

七寶鞭士贊曰杜子美詩麒麟受玉鞭注云杜陽雜編載代宗嘗幸興慶宮於樓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

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

就舒之則頭尾如繩雖以斧鑿鍛所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以蠶聯繡為囊碧玉絲為鞘又曰涼州記

咸亨三年發張駿陵得鞭飾以珊瑚觀此事則世人知宣太白之時必嘗乘御廄之馬而揮此鞭矣

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

齊賢曰史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

李詩

卷一

二

以先生為狂，朔日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高廬之下，金馬門者，宦者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周為老聃，越為范蠡，齊為鷓夷，子夏侯湛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也。

西施宜笑復宜嚙，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齊賢曰：莊

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逃。史記女無美惡，入宮見如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如王。贊曰：楚辭：嬈曰宜笑，蛾眉曼只。又既合，聘今又宜笑，只又眾女嫉蛾眉，今古詩自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傳及前後詩，某序其意自見矣。

幽歌行上新平長史兄粲

幽谷稍稍振庭柯，涇水浩浩揚湍波。哀鴻酸嘶暮聲

急，愁雲蒼慘寒氣多。齊賢曰：九域志：郿州新平縣有

九域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揚陵縣入渭。士贊曰：爾雅：稍，稍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權長而殺也。謝朓詩：稍稍枝早勁。書：浩浩懷山襄陵，楚辭：衝風起兮水揚波。詩：云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古詩：角聲起蒼野，秋雲愁不飛。記：月令：寒氣總至。憶昨去家早為客，荷花

初紅柳條碧，中宵長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

齊賢曰：後漢百官志：中二千石，月奉百八十斛。又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士贊曰：主父偃傳為客甚困，陸機嘆逝賦：余將寧知流寓，變光輝。胡霜蕭颯繞客衣，寒灰

李詩

寂寞憑誰暖落葉飄揚何處歸

齊賢曰選詩光輝有五色又旗甲被胡霜

古詩落葉辭柯王贊曰荒雲詩傳端生光輝劉廙傳起烟於寒灰之上揚雄傳惟寂惟寞傳玄詩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何晏詩從風飄揚

吾兄行樂窮曠旭滿堂有美顏如

齊賢曰揚博書曰人生行

玉趙女長歌入綵雲燕姬醉舞嬌紅燭
樂耳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張衡南都賦齊儻唱兮列趙女逸詩雖有姬姜姬周姓也美齊姓也後世遂以姬為美女王贊曰日暮日曛日旦日旭楚辭滿堂今美人宋玉賦苞溫潤之玉頰陸機詩玉顏倂瓊姿詩云有女如玉史李斯書曰佳冶窈窕趙女不近於側也成公綏琵琶賦曰飛龍列舞趙女駢羅張衡賦女娥坐而長歌舞賦展清聲而長歌左傳齊人伐北燕人歸燕姬舞鶴賦燕姬沮色巴童心耻

狐裘獸炭酌流霞壯士悲吟寧見嗟前榮後枯相翻

覆何惜餘光及棣華

齊賢曰詩狐裘蒙茸獸炭以炭為獸形如紅麒麟之類抱朴子

項曼卿入山學仙自言仙人迎我非天以流霞一杯與我飲輒不飢渴詩棠棣之華郭氏曰今關西有常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甘茂傳茂曰貧人大與富人女會續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獨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恨子明而得一斯便焉王贊曰禮玉藻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語林晉羊琇字雅舒景獻皇后從弟性豪侈洛下少林木炭貴如栗琇乃積小炭為屑以物和之作餅後何郡之徒共集乃以溫酒羹之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貴皆效之江總賦翠羽流霞之杯史記壯士一去今不復還詩常棣之華倫其反而曹子建詩榮枯可立須蒞機詩翻覆若波瀾阮籍詩餘光照我衣

西嶽雲臺歌送丹丘子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黃河萬里觸山

動盤渦轂轉秦地雷

齊賢曰西嶽華山崢嶸高貌謝玄暉詩天際識歸舟西京賦複

陸重閣轉石成雷王贊曰爾雅華山為西嶽書西廵狩至於西嶽注西嶽華山漢書黃河如帶張說華山碑曰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郭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

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箭射東海

齊賢

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親于洛河流鑿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休氣塞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圓甲之圖吐之而去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應瑞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黃三曰李蕭遠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出兩山首陽泰華也禹貢同為河至於海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山本同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今河中府有巨靈廟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顯鎮高掌速臨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薛綜注古語曰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踏離其下

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華山記其

三峯直上晴霽可觀河東賦河靈躩踞賜勿華踏襄師

古曰勿古掌字華襄二山名也王贊曰江淹書曰榮

光塞河史漢高帝紀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王

子年拾遺記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端

雲笈七籤華山高七千丈洞周回二千里名太極總

仙之天少昊為白帝治西嶽巨靈神手擘其上足決

其下以通河流以救民洪波之難仙掌之形傑然壁

目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野係在華州華陰

將鄜道元水經注左丘明國語曰華嶽本一山當河

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擘脚踏開而為兩今掌

足之跡猶在華嶽開山圖曰有巨靈胡偏得神之道

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顯靈首冠靈山者也嘗

有好事之士故升華舟而觀跡焉互見第三卷注三

峯却立如玉摧翠厓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

石作蓮花雲作臺

齊賢曰淮南子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神太白注少昊以金德王號

李詩

卷十

九

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華山有蓮花峯有雲臺觀王贊曰華山記山有蓮花峯又見二卷注唐開元記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

生明星玉女備灑掃麻姑搔背指爪輕齊賢曰列仙傳明星玉女

居華山脈玉盤白日升天葛洪神仙玉遠傳麻姑手爪不如人爪形皆似鳥爪蔡經心中私言若背大痒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王贊曰道書云中有度人不死之神丹丘生即元丹丘也明星玉女見二卷註東漢書百官志曰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誰當極其背痒者

語九重出入生光輝東來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或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齊賢曰周易闢戶謂之乾闥戶謂之坤闢皇神告錄曰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狀貌甚異高祖欽之從容

謂誰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神器已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疑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倘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為其佐帝曰先生安在曰隱居鄆杜間帝遂袖劍詣焉將不利於丹丘然先生道德弘遠貌若冰壺觀其儀貌心駭神聳代謁於苦宇之下拜未及起先生遂言曰吾父厭濁世汝羶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武德初密遣太宗訪焉則其室已墟矣天子之門九重仙傳拾遺曰嵩山北有大穴一雙嘗墜其中行十許日見草屋

一區有二仙對碁局下有數杯白飲叟告飢碁者與飲飲畢氣力十倍半年出蜀青城山歸洛問張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也王贊曰史記談天衍注云劉向別錄曰驪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范雲詩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十洲三島記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回五千里此喻元丹丘為仙人東來於蓬萊復西歸於華山也呼子先乘茅龍事見二卷註班固答賓戲曰泥

李詩
藩而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

元丹丘歌

元丹丘愛神僊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

齊賢曰唐許州潁川郡乃潁考叔所封唐潁州汝陰郡嵩山中嶽祠隸唐河南府登封縣距府一百二十里說文山小而高曰岑古白鴻頌茲亦耿介喬翮紫煙郭璞詩駕鴻乘紫煙子贊曰道書嵩高之東龍門之南有許古上高大四絕其非有潁水竟聘許由之處又有壇暉列仙傳嘯父贊曰丹丘翼輝紫烟成蓋

三十六峯長周旋長周旋躡星虹身騎飛龍耳生風

橫河跨海與天通我知爾遊心無窮

齊賢曰太白寄嵩山焦鍊師詩序曰余訪道少室盡登三十六峯左傳奉以周旋春秋元命包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辨命論曰星虹樞

電曹景宗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覺耳後生風東都賦超大河跨崑崙莊子廣成子曰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王贊曰戴延之西征記嵩山其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劉向列仙陶安公傳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安公騎之東

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

血白骨相撐如亂麻

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范陽十二月陷洛陽十五載六月陷京師明年三月祿山在洛陽廣平王入洛陽大陳兵於天津橋劉盆子傳白骨蔽野漢書天文

志死人如亂麻王贊曰揚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砂揚燄天津見一卷注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

李詩

卷三

三

衢蔡文姬詩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棘白骨不知誰
縱橫莫蓋履漢書武帝五子贊秦始皇卽位三十九
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
骨長城之下此祿山陷京師時作也 我亦東奔向

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關

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齊賢曰吳國孫

權故都建業也谷永策曰黃濁四塞覆冒京師陸士衡有豪士賦王贊曰古詩浮雲蔽白日漢書黃霧四塞莊子曰出於東方入於西極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此太白避亂東土時言道路艱阻京國亂離而

東土之太平自若也扶風乃三輔郡意豪士亦必同時避亂於東吳而與太白銜盃酒接殷勤之歡者呂氏春秋曰光眡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揚朱孫贖王彥倪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扶風

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作人不倚將軍勢飲

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眾客吳歌趙舞香風吹

齊賢曰漢武帝徙豪茂陵郭解貧不中詈吏恐不敢不從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

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陳遵者酒每大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

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遵曰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乃令從後閣出士贊

曰蜀志諸葛亮傳司馬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鮑照詩握若手執盃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唐李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鮑照詩入珍盈羅組綺有紛錯重吳歌趙舞見二卷十八首

注原嘗春陵六國特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

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齊賢曰史記齊威王少子田嬰封於薛曰靖郭君子文立

曰孟嘗君招致諸侯賓客數千人趙惠王弟勝曰平原君封於東武城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魏昭王

李詩

少子無忌封為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黃
歇事楚頃襄王王卒考烈王以為相封春申君客三
千入上客皆躡珠履士贊曰賈誼過秦論當是時齊
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公子皆
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於是
六國之士為之謀以通其意索隱曰六國韓魏趙燕
楚齊也夫孟嘗君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
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漢谷永傳齊客隕首公門
以報恩施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
笑飲君酒為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
心齊賢曰孟子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改當我哉大戴
禮曰孔子惕然揚眉毛詩揚之水白石鑿鑿班超
傳單于脫帽徒跣黃石事並見前卷注王贊曰楚辭
撫長劍芳玉珥列子曰雞朱子羽方畫拭管揚眉而
望之清水喻目白石喻齒詩其實離離事見史留侯
世家意謂良未達之時惟圮上老父知之黃石則直

以老父為
黃石公也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洪波洶湧山崢

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齊賢曰海賦餘波洶湧西
都賦念石崢嶸天台賦仍

羽人於丹丘王逸曰丹丘晝夜常明王贊曰陸機詩
置酒高堂蓬萊瀛洲滄洲皆仙境見東方朔十洲三

島記洪波見後註雲笈七籤天台亦城山係第六洞
天在天台縣丹丘海外神山也王子年拾遺丹丘千

年一燒至聖之君以為大端楚辭
仍羽人於丹丘今留不死之舊鄉光中乍喜嵐氣滅

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

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祗將疊嶂鳴秋猿齊賢曰
會稽土

地記云邑在山陰故以名世說有一道人從都下還
 東山經吳中雪下諸道人問之壹公曰風雪固所不
 論乃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自皓然王子
 猷居山陰夜大雪睡覺開室命酌四望皓然士贊曰
 會稽山北曰山陰謝靈運詩對嶺臨迴溪桃花源避
 秦人事見前卷注此八句是詩其圖寫之狀江淹詩
 何用苦心魂左傳心之精爽是為魂
 魄任助詩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
與君對此懼未
敢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
溟渤
齊賢曰屈原漁父云行吟澤畔詩云明發不寐
 澌靈運詩皎皎明月心又遊赤城進帆詩揚帆
 采石華鮑明遠詩穿池類溟渤注溟渤二海名士贊
 曰左傳曰岱未歌也謝靈運詩芳草亦未歌又念離
 情未歌馬融廣成頌曰方餘望連舳舟張雲帆施蛻
 情十洲三島記滄海外別有圓海繞山其冰色正黑
 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博
 物志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古稱渤海

白毫子詩

淮南小山白毫子乃在淮南小山裏夜臥松下雲朝

食石中髓小山連絲向江開碧峯巉巖綠水迴余配

白毫子獨酌流霞杯齊賢曰王逸楚辭序曰招隱士
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

王安好士八公之徒著作篇章分造辭賦或稱小山
 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大雅小雅神仙傳王烈嘗獨
 之太行山忽見山破石裂青流蘇吐如髓烈取食數
 丸如桃大因携少許歸與嵇叔夜即與烈往視之
 山已復如故烈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仙經曰神山
 五百年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

拂花弄琴坐青苔綠蘿樹下春風來南牕蕭颯松聲
 起憑厓一聽清心耳可得見未得親八公攜手五雲

去空餘桂樹愁殺人

齊賢曰郭景純遊仙詩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

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正青歸去來詞倚南牕以寄傲郭正稱法真曰各可得聞身難得而見神仙傳淮南王安召天下方術之士有入公請門皆須眉皓白門吏先察以白王王使難問之曰我王尚欲求延年長生不老之道今先生年老似無駐顏之術入公笑曰問王尊禮賢士故遠致其身何以年貌逆見嫌耶王必若見年少今則少矣言未竟八公皆變為童子年可十四五色如桃花門吏走白王王迎登思仙之臺執弟子禮北面叩首願道君哀憐八童子乃復為大人曰吾一人能坐致風雨書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嶽一人能束虎豹致蛟龍役鬼神分形易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冰不濡刀割不中一人千變萬化恣意所為行宮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灰水為銀水鍊入石飛騰流珠乘雲駕龍浮於太清之上在王所欲時雷被伍被誣告安反天子使宗正持節治之八公曰可以去矣師白曰升天八公與安所踏山石皆陷成

跡安臨去問八公曰可以將交親俱至彼便遣還否八公曰但不得過五人即以左吳王春傳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還劉安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王贊曰古詩白揚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梁園吟

我浮黃雲去京闕挂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

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平臺為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

園歌 齊賢曰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海賦波如連山漢梁王都睢陽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

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晉灼曰在城中

東北角有修竹園兔園九域志南京睢陽郡治宋城縣有平臺複宮三十六王粲詩憂思壯難任魏武帝

詩對酒當歌又憂思難忘王贊曰漢書注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西京雜記梁孝王好營

李詩

卷三

六

宮室苑囿之樂作羅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
山有膚寸石落狹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
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
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此梁園名之所
由始 却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淶水揚洪波浩蕩

迷舊國路遠西歸安可得

齊賢曰淶水古曲也士贊曰此乃太白觸景而吟阮

籍蓬池詠懷之全句耳今錄其略于下徘徊蓬池上
還顧望大梁淶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漢書地理志
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滄岳詩
浩流何浩蕩莊子曰舊國舊鄉望之悵然古樂府百
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唐都長安在西北遠雖京國
故發西歸安可得之嘆也所謂身在江海而心存魏
闕者 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平頭奴子
搖大扇五月不熱疑清秋玉盤楊梅為君設吳鹽如

花皎白雪持鹽把酒但飲之莫學夷齊事高潔

齊賢曰易

云樂天知命故不憂古輕薄象淋杏舖被玉盤傳
綺食上林賦柿棗楊梅釋明帝與崔浩語至中夜賜
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
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於首
陽山士贊曰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平頭奴
子擎履霜古詩不如飲美酒被服絁與素 昔人豪

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荒城虛照碧山月古木

盡入蒼梧雲

齊賢曰魏公子無忌封為信陵君墓在
東京開封府禮記葬葬蒼梧之野歸藏

啓筆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士贊曰史記魏
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封為信陵君仁而下士當
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於魏高祖始微少
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嘗祠公子為
置守塚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此言耕種者
以後事也晉陶淵明嘗作集聖賢羣輔錄內有戰國
李詩

四家魏信陵君無忌其一也
謝元暉詩曰雲去蒼梧野
梁王官闕今安在枚馬

先歸不相待舞影歌聲散綠池空餘汴水東流海

賢
曰雪賦序歲將暮時既昏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乃置

青酒命賓友召辨生廷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西

漢志河南棗陽縣汴水在西南東漢永平十二年修

汴渠王景築堤自棗陽至于東海口千餘里士贇曰

阮籍詩籊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漢枚乘傳以病去

官復遊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武帝即位乘年

老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漢本傳司馬相如以警為

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詞賦

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陽枚乘

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容游梁得

與諸侯游士居居數歲乃考子虛之賦陶潛詩
沉吟

歲久不待人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此事淚滿衣黃金買醉未能歸連呼五白行六博分

曹賄酒酣馳輝歌且謠意方遠東山高臥時起來欲

濟蒼生未應晚
齊賢曰古詩沉吟聊躑躅謝靈運詩
沉吟為爾感謝玄暉詩滄浪盡沾衣

江文通詩零淚沾衣裳招魂曰良藥象積有六博分

曹並進道相迫成梟而卒呼五白毛詩我歌且謠晉

書桓溫請謝安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

崧談之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
愧色士贇曰曹孟德詩但為君故沉吟至今謝玄暉
詩馳輝不可接
何况隔兩鄉

鳴臯歌送岑徵君

時梁園三尺雪在清池

變離騷敘此篇曰鳴臯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

之所作也白天才俊麗不可矩矱然要長於詩

而文非其所能也蓋賦近於文故曰大鵬賦辭
非不壯不若其詩盛行於世至鳴臯歌一篇本

未楚辭也而世誤以為詩因為出之其略曰蠶
螟朝龍魚目混珍媼母衣錦西施負薪此諄諄
效屈原卜居及賈誼弔屈原語而
白才自逸蕩故或辭而去之云

若有人兮思鳴臯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競不可

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舫齊賢曰河南府陸渾縣有
鳴臯山雪賦曰踐霜雪之

交積四愁詩曰何為懷憂心煩勞洪河黃河也柳都
交反小船也詩謂河廣曾不容舫于贊曰楚辭若

有人兮山之阿陸機詩積雪被長巖
魏伯陽周易參同契曰龍鱗狹獵起邈仙山之峻極

今聞天籟之嘈嘈霜厓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

湧滄溟之波濤齊賢曰詩峻極于天莊子頽成子游
曰敢問天籟乎子綦曰天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已也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士贊曰
王文考靈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鮑照詩嘈嘈長鼓

鳴謝靈運詩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陸機
詩長風萬里舉滄溟者海之別名見前注玄猿綠

巖聳談峯岌危柯振石駭膽慄魄群呼而相號峯崢

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窟齊賢曰蜀都賦熊羆咆其
陽楚辭虎豹鬪兮熊羆咆

王贊曰上林賦玄猿素雖陸機詩玄猿臨岸嘆楚辭
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五臣文選海賦或挂

習於巖窟之高濤又
巖巖巖偃高濤送君之歸兮動鳴臯之新作交鼓

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行兮何待若反顧之

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東洛齊賢曰九域志
南京睢陽郡有

清冷池謝惠連雪賦梁王游兔園置旨酒命賓友召
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漢贊大雅卓爾不

群王贊曰楚辭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今中洲樂府
古辭云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又願十里

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梁園中征軒兮歷見上注西都賦曰大雅宏達於茲為群

阻折尋幽居兮越嘯粵盤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風兮

寂萬壑齊賢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巾猶衣也士贊曰禮記儒有

幽居而不淫謝靈運詩連嶂疊嘯粵謝莊月賦素月流天顧愷之傳人問會稽山水答曰千巖競秀萬壑

爭流望不見兮心氛氳羅冥冥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

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寡

鶴清唳飢鼯嘖呻竟獨處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

齊賢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舞鶴鳴賦唳清響於丹霄注唳鶴聲也力計反蕪城賦增聞鷹聽注題鼠士贊曰楚辭東方朔七諫哀時命曰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又莊

思哀時命曰蛟龍藏於深淵兮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蠓蟻

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齊賢曰屈源十

爭食乎楊子解嘲曰執蠓蟻而嘲龜龍說文在壁曰蠓蟻在草曰蠓蟻蠓鳥與反蠓從顯切雜書曰秦失

金鏡魚目失珠張景陽雜詩銀釵與璠魚目笑明月楚辭嫫母媵而自好一日黃帝妻貌甚醜嫫音謨

越王得採薪女西施鄭旦以獻吳吳滅歸楚士贊曰說文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此言雞聚族而鳳無隣以

喻小人也黃帝愛幸之吳越春秋西施越之美女也楚辭諒不聰而蔽壅兮使讒諛之自得自前世之嬖賢

兮謂杜若之不可佩妬嘉冶之芬芳兮嫫母媵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纔妬入以自代白意祖此

若使巢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蹶躅於風

塵哭何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

齊賢曰許由巢父皇甫謐逸士傳堯

時巢父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號巢父周易蒙卦用說桎梏左傳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蹤蒲結切躡私列切史記吳伐楚入郢申包胥知秦乞師立依於廷慟哭七日夜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發兵敗吳左太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王贊曰巢由堯時之隱者夔龍堯時之臣此言巢由若不以讓天下為高則亦將如夔龍之役人之役而勞力於風塵之中也釋文足械曰桎梏曰桎梏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史李斯傳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太白此句意出此莊子古之所謂得志非軒冕之謂也今之所謂得志軒冕之謂也謝眺詩志狹輕軒冕莊子聖人躡躡為仁躡躡為義疏曰躡躡用力貌晉使翼曰自不能後脚於風塵之外史魯仲連却秦事見二卷注

吾誠不能學二子沽

名矯節以耀世今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今飛來

長與君兮相親

齊賢曰後漢逸民傳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塵埃之中自致寢區之外與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後漢崔駰傳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家語孔子之鄰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鳴臯歌奉餞從翁清歸五厓山居

府陸渾縣有

鳴臯山

憶昨鳴臯夢裏還手弄素月清潭閒覺時枕席非碧

山側身西望阻秦關

齊賢曰四愁詩側身西望涕沾裳秦關函谷關及武關也士贊

謝莊月賦素月流天泰關見第一卷注

麒麟閣上春還早著書却憶伊

大字為

陽好青松來風吹古道綠蘿飛花覆煙草

齊賢曰漢宮室頽天

祿閣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又漢宣帝畫功臣於麒麟閣史記韓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九域志伊陽縣在西南二百六十里古詩綠蘿結高林王贊曰史老子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又莊子著書十萬言又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我家仙翁

愛清真才雄草聖凌古人欲臥鳴臯絕世塵

齊賢曰我家仙

翁即所謂從翁者後漢張奐長子芝伯英善草書王贊曰芝尤好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王贊曰仙翁指其從翁清也李氏派出老瞞故稱仙翁晉王羲之清真有鑒裁續仙傳云儒謂之世道謂之塵釋謂之劫鳴臯微茫在何處五厓狹水橫樵叟身披翠雲裘袖拂紫煙去去時應過高少閒相思兮 三花樹

齊賢

大字寫

曰嵩少乃嵩高山少室山鹿茸事類曰漢世有道士自外國將貝多子於嵩山脚下種之實一年三花沈休文詩安仁採樵路士贊曰陶潛詩今復在何處宋玉賦主人之女為承日之華上翠雲之裘郭璞詩駕鴻乘紫煙三花聚頂乃脩煉法或曰相思而撥一日之心思則三花為折故云

勞勞亭歌

在江寧縣南十五里古送別之所一名臨滄觀

金陵勞勞送客堂蔓草離離生道傍古情不盡東流水此地悲風愁白楊我乘素舸同康樂朗詠清川飛夜霜昔聞牛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苦竹寒聲

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

齊賢曰輿地志新亭隴有遠望樓一名勞勞樓後為

臨滄觀在江寧縣南毛詩野有蔓草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文選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

李詩

卷七

七

人康樂謝靈運邀袁宏乃謝尚疑誤牛渚在太平州
采石磯晉温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然犀角照
之見水族奇形異狀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獮與
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文辭
藻拔駐聽久之造問焉答曰是臨海郎宏謂詩即其
詠史之作也尚即迎升舟與之談論宏父勗時為臨
海令士贇曰詩云彼黍離離南史謝靈運襲封康樂
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袁家郎指袁宏晉書袁宏
字彥伯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
寄此詩意乃太白自自比於靈運而又自嘆其才不減
彥伯而無謝尚之見知劉宿空簾寄情歸夢亦可哀
矣子見謂康樂謝靈運邀袁宏乃謝尚疑誤者豈當
時逐句看詩不曾將
前篇混融而謬和

橫江詞六首

學府詩集橫江詞六首

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

於瓦官閣

齊賢曰孫巨督牛渚作橫江橋蘇峻反濟

將軍以督此渡韓擒虎自橫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
盡拔姑熟蓋采石在太平州當塗縣距建康八十五
里即古牛渚也瓦棺寺古碑云昔有僧誦法華經以
瓦棺葬於此棺上生蓮花又云江左浮屠莫先於瓦
棺者晉武時建以陶官地在秦淮北故名瓦官誤而
為棺寺中有閣高三十五丈士贇曰郡縣志橫江浦
在和州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處董卓傳論曰倒
山傾海金陵覽古昇元閣一名瓦棺閣乃梁朝建高
二百四十尺

其二

海潮南去過尋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

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齊賢曰尋陽今江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士贇

李詩

卷七

七

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狹中渡即今餘杭也海賦波
若連山乍合乍散士贊曰本華海賦云海童遊路馬
銜當蹊天吳乍見而待佛蝎象暫曉而閃屍快帆摧
檣戲風起惡呂向注曰海童馬銜天吳踞豫並海神
也圖經天門山在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又名
蛾眉山夾大江東曰博望西曰梁山又浙江在錢塘
葦子云浙江即浙江取其曲折以為名江源自歙州
界經甯又東北流入于海江濤每日晝夜再上常以
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時月三日十七日極大小則水
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數丈每年八月十八日
數百里士女共觀舟人漁
于浙濤隔浪謂之迎潮

再丑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綠何
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齊賢曰橫江館乃采石津官舍
王贊曰虞羲詩瀚海愁雲生楚

辭順風波以南非今霧背海以
紛紛郭璞江賦尋風波以窮年

再六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

動公無渡河歸去來齊賢曰古語月暈而風礎潤如
雨玄中記東方之東大海魚行

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行魚尾遇魚尾產則百里水
為血嶺表錄異海鯨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
餘尺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南海貨路經調黎深闊
處地名海心有山阻東海濤險而急亦黃河之三門
也又見十餘山或出或沒初甚訝之篙工曰非島鯨
魚背也果見雙目閃爍鬚鬣若簾朱旗危沮之際日
中忽雨霖霖舟子曰此鯨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
來若兩耳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突兀孤遊吸波則洪
漣蹴踏吹滂則百川倒流山謙之冊陽記江寧縣非
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

也陶潛有歸去來辭士贊曰郭璞江賦駭浪
暴酒驚波飛薄公無渡河詳見三卷詩注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

齊賢曰越州會稽郡句踐所都

蘇州吳郡闔閭所都今浙東西之地皆吳越也士贊曰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王粲賦登茲樓以四望

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

士贊曰漢武帝歌曰秋風

起兮白雲飛江淹別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月下

沉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今

人長憶謝玄暉

齊賢曰謝惠連詩沉吟為爾感謝玄暉詩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詩餘霞散

成綺澄江淨如練士贊曰淮南招隱賦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東山吟

大江寧城三十五里晉謝安携妓之所一云醉遊謝安東山

携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

墳荒草寒白雞夢後三百歲洒洒澆君同所歡酣來

自作青海舞秋風吹落紫綺冠彼亦一時此亦一時

浩浩洪流之詠何必奇

齊賢曰太白注土山云夫江寧城二十五里晉謝安携妓

之所韻語陽秋云安登台輔於土山遊集今土山在建鄴建鄴事實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遊東

山臨安圖記所載東永安西永安二巖為安石之東山以安石嘗於此遊題名之耳自安至太白三百餘

歲又本作五百歲非士贊曰東山在建康府上元縣三十里丹陽記晉太傅謝安別墅在焉安放情立壑

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晉書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

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雅志未
就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蜀吾嘗懼不全
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
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
吾疾殆不起乎尋薨謚曰文靜陶潛挽詩荒草何茫
茫五子彼一時此一時也臨康詩曰浩浩洪流帶我
邦畿安石志在東山太白志在青山故有此作但浩
浩浩流是嵇康詩蓋白志在青山則不以邦畿為奇
也

僧伽歌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

齊賢曰紀聞錄僧伽大師西域

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譯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
州臨淮縣信義坊乞地施禪前寔伽藍於標下掘得
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
寺中宗聞名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嘗獨處

一室頂上有一穴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
出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中又以絮窒之師嘗濯足
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
令於寺起塔俄而大風欲起鼻氣滿長安中宗問近
臣近臣奏僧迦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欲歸中宗心許
其鼻頓息尚香馥烈五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卽今
塔也中宗問萬迴曰僧伽是何人口觀音化身士贊
曰傳燈錄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
惟本則阿僧祇燒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
而入道以音聲為佛事但以此士有緣之衆乃謂大
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生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
手執楊枝混下縮流或問師何姓答曰我姓何又問
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
南州吳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今掘地果
得古碑云香積寺卽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
摠證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為寺額景龍二年
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
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叉三人御書

寺額三年三月三日太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
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去臨淮言訖異香騰
襲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也曰觀音化身耳
三車者羊車鹿車牛車也義見妙法蓮花經引喻云
問言誦呪幾千徧口道恒河沙復沙
齊賢曰西國祇
河佛嘗對此河說法以河沙譬喻故金剛經云知恒
河中所有沙數七寶曰北史佛圖澄傳妙通玄術善
誦神 **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
齊賢曰西
竺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皆提達磨南天竺國齊至王第一
子承尊者旨往震旦泛重溟凡二周寒暑乃達南海
與梁武不契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僧神光晨
夕參承斷左臂置前師曰諸佛最初末道為法忘形
因與易名慧慧可以正法眼付之有偈曰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復曰自離南
印來之東上為法求人際會未諳如愚若訥今得汝
傳授吾志已終言已與徒來徃禹門千聖寺端居而

折頭陀寺碑李善江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斗數煩
惱士贊曰東漢書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屠道
不殺伐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
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帝於是遣使天竺國問佛
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為梵王英始信其術中國
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和帝好神數祀浮屠老子百
姓稍有奉者後 **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
齊賢曰佛家說戒生定定生慧晉佛圖澄呪鉢水中
生青蓮花花色曜目士贊曰妙法蓮花經精進修淨
戒猶如護明珠維摩詰經寶積偈曰 **意清淨貌稜稜**
目淨修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禪定

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
齊賢曰胡孫藤乃藤杖手所執者士贊曰維摩詰經
云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世說孫興公見林公稜
稜露其爽心經云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教戒經云受諸飲食當如服藥勿生增減

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散盡波羅

夷再禮渾除犯輕垢齊賢曰傳燈慧可大師有一居士來設禮曰弟子身經風恙

請和何懺辨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士贊曰史斷生傳家

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晉灼曰落魄落託義同泊薄通用六祖惠能大師曰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

白雲歌送劉十六歸山

楚山秦山皆白雲白雲處處長隨君君入楚

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齊賢曰湘水出唐桂州興安縣海陽山也至於全州又北

至於洞庭士贊曰謝眺詩雲端楚山現陶隱居詩曰山中多白雲漢書湘水出零陵張衡詩欲往從之湘

水湘水上女蘿衣白雲堪臥君早歸齊賢曰毛詩薦與女蘿施于松

柏鮑照詩雲臥恣天行王贊曰楚辭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意劉十六楚人而遊於秦送其

歸山者歸楚山也

金陵歌送別范宣

石頭巉巖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盤走勢

來秀色橫分歷陽樹齊賢曰圖經云石頭在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綠江圖云石頭

城南抵淮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吳大帝築以貯寶貨軍器有戍軍晉中興嘗為險要必守之地徐爰釋

問畧曰建康非十里有鍾山後更名蔣山蔣子文之神也輿地志清溪源發鍾山諸葛亮謂吳大帝曰秣

陵地形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所都也和州歷陽郡治歷陽縣建康圖經西至本府界十里自界首

至和州八十三里從采石而濟蓋南北往來要津士贊曰西都賦灤斷巖巨石顏毛長詩傳曰巉巖石高

峻之貌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六十里按輿地志云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死事於此吳大帝為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此山本無草木東晉時刺史還任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邵守各有差一
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跡
名北山齊周顯隱於此
隨東流齊賢曰按紀年自孫權定都建鄴傳四主五十九年而宋代之高祖傳八主六十年而蕭齊代之高帝傳七主二十四年而梁代之武帝傳四主五十六年而陳代之武帝傳五主二十三年而隋并之凡三十九主三百四十五年功名事迹隨流水而逝王贊曰按史書自吳大帝建都金陵後歷晉宋齊梁陳凡六代共三十八主此言四十餘帝者併其間推尊者而混言之也三百秋者自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歲至陳禎明三年己酉共三百三十二年吳亡後敬三十八年總三百六十七年詩人造辭遺意舉成數而言耳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
白馬

小兒誰家子泰清之歲來關囚

齊賢曰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

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身染粗料理江東謂殺羊角為早茨塵陳也隋氏姓楊羊也王贊曰曹植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白馬小兒指侯景也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後逸其有奔駒必低頭不前及王僧辯至石頭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進泰清氣武帝年號時遭侯景之難囚於臺城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崩于淨居殿乃泰清三年
金陵昔時何壯哉席卷英豪天下來冠

蓋散為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

齊賢曰楚威王埋金於此故曰金陵

謝玄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陳平傳高帝過曲逆曰壯哉縣過秦論席卷天下之勢江淹恨賦哀金輿及玉乘史記為之金輿總衡以繁其飾謝玄暉玉座猶寂寞王贊曰建康志秦始皇時望氣者

古言

言金陵有天子氣使朱家鑿山為瀆以斷地脉改金陵為秣陵晉謝安傳淮淝之役劫寇望之而土崩瀾頽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漢鄴食其傳曰豪英賢材皆祭為之用西都賦曰冠蓋如雲陸機詩曰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劉廙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傳曰起煙於寒灰之上

亂如麻天子龍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齊賢曰漢天文志死人如亂麻南史韓擒虎入金陵後主逃於井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麗華孔貴妃同乘而上又曰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素大倫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廣客對貴妃等游宴共賦新詩以為曲調習而歌之其曲有五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璧月之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士贇曰左思詩咄嗟後雕枯史天官書秦始皇十五年彗星西見又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圖經景陽井在

法寶寺或云白蓮閣有小池方丈餘或云在寶輝寺寶輝亭前陳末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隋兵舊傳云纒有石脉以帛拭之作胭脂痕一名暗片又名辱并樂錄玉樹後庭花與堂堂黃嬪擊金釵兩臂垂凡四曲皆陳後主所作嘗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為曲

此地傷心不能道目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南山老上贊曰楚辭日極千里今傷悲淮南招隱賦春苑生兮萋萋木華海賦呼吸萬里吐納靈潮南山按毛詩注即終南山也此篇似非太白之作今附卷末

大東風

笑歌行

蘇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賈休書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栖之流近見

李詩

卷五

三五

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已下詞格
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怪。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曲如鉤古人知爾封公侯君
不見直如絃古人知爾死道邊張儀所以只掉三寸
舌蘇秦所以不墜二頃田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見滄
浪老人歌一曲還道滄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謀此身
虛作離騷遣人讀笑矣乎笑矣乎趙有豫讓楚屈平
賣身買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齊餓死終無

成君愛身後名我愛眼前酒飲酒眼前樂虛名何處
有男兒窮通常有時曲腰向君君不知猛虎不看机
上肉洪鑪不鑄囊中錐笑矣乎笑矣乎甯武子朱買
臣叩角行歌背負薪今日逢君君不識豈得不如佯

狂人

齊賢曰應劭風俗通曰順帝末京師童謠云直

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張儀魏人嘗從楚

相飲楚相亡璧意儀蓋之執儀掠笮數百不服釋之

歸妻曰喜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妻曰視

吾古尚在不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洛陽人
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
而慙後出說六國合從秦為從約長相六國行過洛
陽車騎聲於王者妻嫂是弟不欺仰視秦笑謂嫂曰
何前屈而後恭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秦嘆曰使我
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楚辭漁

李詩

卷七

三五

李詩
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屈原為左懷王
左徒同列爭寵而讒之王孫屈平平憂愁幽思而作
離騷離騷猶離憂也史記豫讓謀事智伯智伯甚尊寵
之及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讓變姓名為刑人
入宮塗廁袂七首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問之則
讓也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
行乞於市襄子出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
必讓讓也數之曰子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
已足矣子其自為計讓曰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
恨襄子大義之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屈平見放江南
作離騷自投汨羅而死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
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
蓋衆獨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竟遲天下於
許由巢父聞之臨河而洗耳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
首陽田而臥死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
一杯酒也遂曰如錐之處囊中甯戚叩牛角而歌曰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位布單衣適至計
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威公聞之載
歸與語大悅授之以政朱買臣吳人家貧擔柴薪行
日讀書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
四十餘矣妻怒曰如公等終祿死津中買臣不能留
聽去數歲買臣隨上計吏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
邑子嚴助薦買臣召見拜
中大夫箕子佯狂為奴

悲歌行

悲來乎悲來乎主人有酒且莫斟聽我一曲悲來吟
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君有數斗酒我
有三尺琴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悲來
乎悲來乎天雖長地雖久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

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且須
 一盡杯中酒悲來乎悲來乎鳳凰不至河無圖微子
 去之箕子奴漢帝不憶李將軍楚王放却屈大夫悲
 來乎悲來乎秦家李斯早追悔虛名撥向身之外范
 子何曾愛五湖功成名遂身自退劍是一夫用書能
 知姓名惠施不肯千萬乘卜式未必窮一經還須黑

頭取方伯莫謾白首為儒生

齊賢曰左傳有酒如澆論語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樂書中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漢志三十斤為鈞四斤為石史記蔡澤曰食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魏武樂府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語曰天生有命富貴在天又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又敬子

去之箕子為之奴史記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為
 中郎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世萬戶
 侯豈足道哉楚懷王信上官大夫讒疏屈原頃襄王
 立遷原江南李斯具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
 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兔
 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外紀句踐滅吳反
 至五湖范蠡辭王曰臣不復至越國矣君憂臣勞君
 辱臣死昔若王辱於會稽臣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
 已濟請從會稽之罰乃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徒屬乘
 舟浮於五湖莫知其所以終王命工以良金為范蠡狀
 而朝禮之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項羽少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季父項梁怒之羽曰書
 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
 梁教羽兵法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
 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又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
 不陷風雷雨電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遺而對徧為
 萬物說說而不休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時漢方
 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

乎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後渾邪降縣官費
家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
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乃賜式絹四百丈式又
盡復與官上以式終長者召爲郎中元鼎中代石慶
爲御史大夫相溫謂王垺
曰王掾當作黑頭三公

李翰林集卷之七

李翰林集卷之八

東吳毛 晉子晉重訂

歌吟 五十三首

秋浦歌十七首

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

齊賢曰唐志武德四年析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

池州秋浦土贊曰浚韋志秋浦隋縣名唐置池州池陽記曰秋浦帶郡城南連驛道為舟楫之路曹植詩中野何蕭條古客愁不可度行上東大樓正西望長詩蕭蕭愁殺人

安下見江水流

齊賢曰譚子新論曰人有聞長安之樂則出門西向而笑士贊曰王粲詩

回首望長安

寄言向江水汝意憶儂不遙傳一掬淚為我

達揚州

齊賢曰吳人以我為儂

士贊曰詩云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注云兩手曰掬韻釋在手曰掬

身二

秋浦猿夜愁黃山堪白頭清溪非隴水翻作斷腸流

齊賢曰九域志池州貴池縣有清溪鎮浮丘公與黃帝遊黃山駐天都峰今有浮丘仙壇士贊曰圖經黃山舊名山在歙縣西北百二十八里宣州太平縣南三十里高千一百八十仞郡志其山有摩天屨曰之高宣歙池饒等州並是此山之支脉山有水源三十六溪其一為浙江之源清溪在池州盛約記云清溪南來九華東引洪流環繞沃野彌望隴水事見一卷愁陽春賦注胡兆秋浦志序曰九華五松清溪秋浦玉鑑之潭水車之嶺成紀曰筭之陂太白樂天故之論文垂釣問山弄水登覽還躡隱然在人耳目山

川風物清 欲去不得去薄遊成久遊何年是歸日雨

淚下孤舟

士贊曰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于野乎將薄遊于朝乎謝朓詩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頻延年詩易為久遊客憂念坐歎曰

身三

秋浦錦駝鳥人間天上稀山雞羞淥水不敢照毛衣

齊賢曰虞衡志南中有一錦鷄一名金鷄形如小鷄項鬃毛金色身紅黃相間極有文彩目微白湖南非亦有之意錦駝即此類也博物志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士贊曰唐書突厥頡頏曰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此形容錦駝鳥之美山雞之所不如也

身四

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

士贊曰左思詩星
星白髮生于鬢垂

其五

秋浦多白猿超騰若冰雪牽引條上兒飲弄水中月

齊賢曰蜀都賦猿狖超騰而競捷士贊曰吳都賦猿
父哀吟猿于長嘯狖麕果然騰踔飛超莊子肌膚若
雪冰

其六

愁作秋浦客強看秋浦花山川如剡縣風日似長沙

齊賢曰九域志越州東有二百八十里有剡縣王子
猷在山陰雪夜憶戴安道在剡便乘船訪之望門而

逐世說顧長康從會稽還入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
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霧蔚唐潭州
長沙郡治長沙縣盛弘之荆川記曰長沙西岸有麓
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巖迴環泉澗倚有礬石每至
嚴冬其水
不停霜雪

其七

醉上山公馬寒歌寧戚牛空吟白石爛淚滿黑貂裘

齊賢曰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
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士贊曰山簡事見五卷註寧戚
歌事見四卷
鞠歌行註

其八

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奇天傾欲墮石水拂寄生枝

齊賢曰列子天傾西北漢蔡邕曰欲墮不墮遇王果
張衡詩桑木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注根生謂
寄生也本草桑上寄生一名寄屑王贊曰秋浦志李
元方嘗刻碑于有待巖謂齊山大泉凡十一而半
巖為勝秋浦千重嶺而水車嶺為最奇巖壁之號十
五而有待為大壑之號九而上清為最洞之號十四
而潛虬為奇又有洞五曰半巖曰寄隱曰子昭曰妙
奉曰翠微翠微特高尤宜登眺則知太白之詩為紀
實宋詩人郭詳正嘗追和秋浦歌亦稱此曰萬丈水
東嶺還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生水寄生枝
見六卷註

其九

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盡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

齊賢曰下云江祖出魚梁即此江祖朝野僉載曰梁
庾信至北方曰惟罽山一片石可共語王贊曰劉孝

標廣絕交論歷萬古而一選

其十

千千石楠樹萬萬女貞林山山白鷺滿澗澗白猿吟

君莫向秋浦猿聲碎客心齊賢曰尹子曰上積則生
樞楠豫章陶隱居云石楠

葉如枇杷上林賦豫章女貞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
落王贊曰漢書趙后傳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于
泉

其十一

邏人橫鳥道江祖出魚梁水急客舟疾山花拂面香

齊賢曰晉羊祜屯襄陽成羅之半王贊曰新安郡
志自睦州清溪縣界至歙州皆鳥道紫紆晉書陶侃

本詩

卷八

四

母傳侃少為尋
陽吏嘗監魚梁

身十二

水如一匹練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
士贊曰家語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此用其字壇經曰陳人仙謂六祖曰若要結塔只願平天不願平地祖云我只平天我不平地

身十三

淶水淨素月月明白鷺飛郎聽採菱女一道夜歌歸
齊賢曰古詩素月流天毛詩白鷺于飛吳華賦或喻淶水而采菱淮南子歌採菱發陽阿也士贊曰何晏景福殿賦淶水浩浩楚辭涉江採菱發陽阿謝靈運詩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其十四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烟
齊賢曰此言方士煉丹爐火熾然照曜天地時有紅星紛起于紫烟之中赫赤赧面愧赤乃叛反猶言懶
仙傳贊紫烟成蓋或曰赫即吳音也歌者助語之辭
爐火恐只漁人之火子見
以為煉丹之火恐非是

其十五

白髮三千丈綠愁似个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
士贊曰此詩帶形泥跡之人多致疑三千丈之語蓋詩人遣興之辭極其形容耳觀者當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可也第二句云綠愁似个長意亦可見後聯云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活活脫脫真作家手

其十六

秋浦田舍翁採魚水中宿妻子張白鷗結且映深竹

齊賢曰宋武帝紀大明中孝武哀高祖所居陰室照玉燭與羣臣觀之床頭玉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顥盛稱帝儉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西京雜記閻慈王獻高帝白鷗黑鷗各一隻疑其罕見今湖南多有之士贊曰唐書太宗怒魏徵曰會須殺此田舍翁請農父也釋文白鷗形似雉白花紋而尾長班固西都賦曰招白鷗詩蕭蕭雉目注曰兔網曰且此乃刺時之詩謂夫妻罔利于水陸之間生意盡矣寄興深遠觀者留意毋忽

其十七

桃波一步地了了語聲聞聞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

齊賢曰漢食貨志六尺爲步士贊曰陶隱居詩山中多白雲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南溟連

齊賢曰九域志循州有博羅山

浮海而來博羅山故名廣州亦云有羅浮山士贊曰峨眉山見前三卷詩註列于西極之國漢書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雲笈七籤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洞周迴五百里名朱明鑿真之天是蓬萊之一島也堯時洪水浮海而來泊于羅山二山相合故曰羅浮山即抱村子葛洪煉丹得道處在惠州博羅縣莊子南溟者天池也
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
齊賢曰孔靈符會稽記赤城山色皆赤狀似雲

霞懸溜千仞謂之瀑布天台賦赤城霞起而建標九
疑山一名蒼梧山在道州寧遠南六十里士贊曰雲
笈七籤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入千丈洞周迴五百里
名上清玉平之天即桐栢王真人所理葛玄仙翁煉
丹得道處上應台宿故名天台在台州天台縣記檀
弓舜葬于蒼梧之野傳以為南越地今屬廣西梧州
蒼梧縣也洞庭瀟湘意渺綿三江七澤情洄洑驚濤洶湧
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不動亦不旋飄如隨
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可到三山巔齊賢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注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為震澤子虛賦楚有七澤毛萇曰逆流而上曰剡洞孔安國書傳順流而下曰汾士贊曰長沙志洞庭之水緒為七百里日月出入其中圖經瀟水去零陵縣三十步源出九疑山至永與淋水合湘水在零陵北十五里其原自全來永與瀟水合二水合

流謂之瀟湘瀟湘者水清潔之名也羅含湖中記湘水至清潔五六丈下見底了了石子如粳蒲白沙如霜雪赤坼若朝霞郭璞山海經注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顏延年詩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謝靈運詩水涉盡洞沔潘岳詩軒流隨風飄左傳心搖搖如縣旌晉王子猷曰興盡而反三山指海中三神山也西峰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湲東厓含脊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綿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寂聽無鳴蟬士贊曰楚辭下崢嶸而無地又觀流水之潺湲謝靈運詩石橫水分流又石淺水潺湲漢息夫躬傳狂夫鳴譁于東厓芊綿字見一卷注周易注始于冥昧莊子曰隱几臥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如在

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

齊賢曰天台賦

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又曰仍羽人于丹丘
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梅福為南昌尉後棄
官歸壽春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
為仙其後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趙炎為少府故比于福世說周伯仁嘗道桓茂倫曰
嶽嶽歷落可笑人也士贊曰青雲士見二卷注史東
方朔傳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若待功成佛衣去武陵
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

桃花笑殺人

齊賢曰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左傳叔向拂衣從之士贊曰謝靈運詩

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武陵桃源事並見二卷注

永王東巡歌十一首

璘少失母肅宗自養視之長聰敏好學貌陋其不能正視既封領荆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

乃偽唱之作十首第九首

扶風詔璘即日赴鎮賊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
中四道節度使少府監竇昭為副璘至江陵募
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
在所山委璘生宮中十事不通曉
有窺江左意肅宗聞之詔璘還觀上皇于蜀璘
不從其子襄成王剛鸞
金陵即引舟師東下甲十五千趨廣陵以渾惟
明李廣琛高仙琦為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
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因發怒曰寡
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
威落筆署字何耶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
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
丹陽遣將元景珪拒戰不勝璘遣瑤等與成式謀招諭
動明年肅宗遣官者啖廷瑤等與成式謀招諭
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錡在廣陵有兵千餘廷
瑤邀錡屯楊子成式又遣裴戎以廣陵卒三千
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閱士璘與公等從王豈
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

大字寫

李詩

卷八

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于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駟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使吾等名挂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于是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璠使賔追躡之廣琛由我德王故不敢來戰遂命歸國耳若逼我且來死道者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束鞏人執二炬影亂水中埋者以信告璠軍亦舉火應之璠疑王師已濟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覺其給復入城具舟楫使佛貍衆趨晉陵諫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陵使仙琦逆擊之銑合勢張左右翼射璠軍遂敗仙琦與璠奔鄱陽司馬閉城拒璠怒焚城入之叔庫兵據將南走嶺外皇甫旉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璠中矢被執旉殺之傷亂其所害仙琦逃去璠未敗時上皇下詔降為庶人徙置房陵及死旉送妻子至蜀上皇哀悼久之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旉執吾弟不送之蜀

而擅殺之何耶由是不復用璠等皆休諫

李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

靜江漢翻爲鴈鷺池

賢曰唐史元宗郭順儀生永王璠通鑑天寶十五載十月甲

子太子即位于靈武改元至德丁卯上皇制以璠爲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四道節度使十一月璠至江陵十二月甲辰璠擅引舟師東巡太白時計盧山璠迫致之璠敗丹陽太白奔亡至宿松石林燕諾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一豹尾二凡八物史記船上建樓曰樓船漢有樓船將軍士贊曰詩棧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箋云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春官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爾雅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龍虎也西京記武帝昆明池習水戰中有戈船樓數百艘此詠李詩

李詩

卷八

九

永王出師首篇表之以天子遙分龍虎旗者夫子作春秋書王之意也太白忠君之心于此可見百世之下未有發明之者故書于此江漢翻為鴈鷺池者但形容上句鴈鷺且安跡于江漢其靜可知而揚子見乃引吳元濟鷺池為注事非矣今刪去

其二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齊賢曰九域志

三川鎮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戰國策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此洛陽之三川也昭祿山據洛陽陷長安北虜即祿山也天文志死人如亂麻晉書光熙元年十一月惠帝崩皇弟熾立是為懷帝明年改元永嘉七月以平東將軍瑯琊王廙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二年劉元海僭號于平陽稱漢四年元海死子和嗣弟聰弒和自立五年六月劉曜入京師百官士庶死

者三萬餘人帝蒙塵于平陽七年正月聰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遂遇弒自洛陽傾覆豫州刺史閻閔挾秦王鄴自宛趨長安六年九月奉為皇太子承制選置改元建興懷帝崩問至即位遣劉蜀拜瑯琊王睿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改建鄴為建康四年八月劉曜通京師十一月帝送賫于曜乘羊車出降蒙塵于平陽五年十一月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不姓觀之故老或歎欷流涕後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以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為聰所害十一月帝遇弒明年三月凶問至瑯琊王即皇帝位士贊曰史秦滅二州置三川郡漢武五子贊奉始皇即位三十七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永嘉晉懷帝年號時五胡亂華劉聰稱帝于平陽五年劉曜王彌陷京師懷帝蒙塵于平陽中原衣冠之族並南奔時亂于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盡胡沙齊賢曰謝安未仕時

李詩

卷八

九

盤桓東山孝武拜侍中都督楊豫徐亮青五州幽州
 三燕國諸軍事八年符堅入寇戎卒六十萬騎二十
 萬九月至項城安以弟石為大都督玄為前鋒督與
 其子謝琰桓伊等將兵八千分拒之符融克壽陽堅
 留大軍項城引輕騎八萬就融遣朱序說石等序私
 謂石等曰若百萬眾盡至誠難為敵今乘未集宜速
 擊之石等從序言十一月玄遣劉牢之率五千騎趨
 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待之牢之直渡擊破之斬
 成分兵簡其歸路秦步騎赴淮水死者萬五千秦逼
 淝水為陣謝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
 水此乃持久之計若移陣小即使晉兵得渡以決勝
 負不亦善乎堅遂麾兵却兵退不可止玄琰桓伊等
 渡小擊之融馳騎卒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餘兵遂
 潰玄等追至青岡秦兵大敗自相墮藉者蔽野塞川
 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
 死者十七八復取壽春文選詩談笑却秦軍士贊曰
 謝安高卧東山事見七卷注漢書匈奴傳嚴尤曰胡
 地沙鹵多乏水草晉書謝安傳時符堅率眾百萬欲

下淮北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恐色
 茲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客圍碁賭別墅遂游
 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
 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覆放床上
 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以破賊
 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
 此物如

身王

雷鼓嘈嘈喧武昌雲旗獵獵過尋陽

齊賢曰唐鄂州江夏郡有武昌

縣周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教為鼓
 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鄭司農謂雷鼓雷靈六
 面昔東海流波之山有獸其音如雷命之為夔黃帝
 得之以作鼓概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周司常熊虎為旗帥都建旗大司馬軍吏載旗考工
 記熊旗六旂以象伐則旗初不以雲為章也而云爾

亦猶虹旌霓旌取其高而已獵獵飛動貌江州尋陽
 郡武昌至尋陽七百里士贇曰周禮春官大司樂雷
 鼓靈鼗禮大禮張衡東都賦雲旗拂霓圖經武昌即
 今鄂州初吳孫權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曰武昌陸機
 詩頌宮何嘈嘈王父考魯靈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
 碑倉曰嘈嘈衆聲也鮑照詩獵獵晚風道廬山記江
 州郡木大江之北尋
 水之陽故曰尋陽
秋毫不犯三吳悅春日遙看五
色光
 齊賢曰史記項伯入見沛公公曰吾入關秋毫
 不取有所以近晉書温嶠議遷都豫章二吳之豪
 請都會稽余嘗攷之吳王夫差都姑蘇吳王濞都廣
 陵孫權都建鄴是謂三吳王贇曰漢高祖紀秋毫無
 所取取通監晉穆帝紀慕容恪軍令嚴明秋毫不犯
 漢高帝紀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史記正義曰京房
 易述曰何以知賢人隱顯師古曰四方常有六雲五
 色異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魏文帝詩丹霞夾明月
 華星出雲間上天垂
 光彩五色一何鮮

身四

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春風試暖昭陽

殿明月還過鳩鵲樓

齊賢曰諸葛亮曰秣陵地形鍾阜龍蟠石城虎踞謝玄暉詩金

陵帝王州楚辭帝子降兮北渚西都賦曰昭陽特盛漢書注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謝玄暉詩金波麗鳩鵲上贇曰金陵事見七卷上林賦過鳩鵲望露寒張揖曰昭陽鳩鵲樓殿名皆在長安此四句詩意是景承王謂金陵亦古帝都今為丘墟王其訪此當觸黍離之悲藹然見于言外

身五

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

地更喜賢王遠道來

齊賢曰二帝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俱未回長安也西都賦

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古詩古墓犂為田松栢權為薪河南洛陽也時祿山據洛陽王贊曰五陵高祖太宗高宗中宗肅宗之陵寢也張孟陽詩北望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古詩綿綿思遠道此詩自欲飄永王為勸王赴難之舉如本傳中所載廣琛等語是也詩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太白有之矣

其六

丹陽北固是吳關盡出樓臺雲水間千巖烽火連滄

海兩岬旌旗繞碧山

齊賢曰太平州有丹陽鎮潤州今為鎮江府東南六十四里有

丹陽縣京口記云回嶺入江懸水峻壁北望海口實為壯觀因曰北固于此號北固山王贊曰括地志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即今鎮江府圖經丹陽山古雲陽縣也秦時亦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

繫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天寶初號丹陽非晉漢之丹陽也漢丹陽郡治宛陵晉丹陽郡治秣陵山多赤柳故名北固山在鎮江府北望迴嶺下臨長江其勢險固即府治所據及其露寺基建康實錄梁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遂改名非顯輿地志北固樓在北固山上天色晴明望見廣陵城如青霄中鳥道相去五十里今有望海樓在府治宋蔡襄經此題曰望海樓城中最高處旁視甘露金山如屏障中盡出信江南之絕致也後改曰連滄觀是又摘太白詩語而名之太白之詩信紀實之作也

其七

王出三山按五湖樓船跨海次陪都

齊賢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蓋豫章江為南江岷江為中江漢江為北江同入彭蠡入于海震澤一名太湖一名五湖在蘇州吳江縣東應劭曰船上施樓故為樓船揚州廣陵郡漢之江都東至泰州九十里泰州東至海百七里以其近

故曰跨海易師左次無咎左傳過信為次士贊曰圖
 經三山在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謝玄暉有晚登三
 山還望京邑詩晉王濬樓船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即
 此處舊經謂貢湖荏湖胥湖海梁湖金鼎湖鄆善長
 謂長塘湖上湖扁湖與太湖而五葦昭云胥湖蠡湖
 泚湖滬湖就太湖而五虞仲翔云太湖之水通五道
 謂之五湖建康志序云
 坐鎮江淮以為陪都 **戰艦森森羅虎士征帆一一**
引龍駒齊賢曰禮記虎賁之士士贊曰通
 監梁侯温曰金陵形勝戰艦所聚

其八

長風掛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齊賢曰宗慈曰
類乘長風破萬

里浪翻靈運詩掛席拾海月士贊曰陸機詩長
 風萬里卷海賦掛帆席漢書董卓傳劉山傾海 **君看**
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齊賢曰晉咸熙五年
吳龍驤將軍王濬下

巴蜀東北二十餘萬士贊曰史秦紀浮江下觀蘆柯
 渡海渚晉書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洛修
 船艦濬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又畫
 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慎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
 濬為龍驤將軍于是統兵順流
 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遂降于濬

其九

鄒倫別是一格偽屑無疑此篇用事非倫句調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

漢却似文皇欲渡遼齊賢曰齊地紀秦始皇作石橋
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

石下海石去不速神鞭鞭之漢元封五年冬行南巡
 狩登蓋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鮪臚

千里薄殺陽而出儼陽江州射蛟浦上積水相傳漢
 武放樓船于此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稱天皇而未

嘗渡遼渡遼乃文皇也否則上古天皇氏曾渡遼乎
 博洽者更考之士贊曰史秦始皇紀今年祖龍死

李詩

卷八

三

蘇林注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又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按天皇當作文皇蓋高宗稱天皇未嘗伏遼被唐史太宗文皇帝嘗親征遼東帝渡遼水身到城下城潰以其地為遼州

其十

帝寵賢王入楚關掃清江漢始應還初從雲夢開朱

邱更取金陵作小山

齊賢曰張景陽詩朝登魯陽關注使仲雍別州記曰其北有

因歸魯陽伊瀾之屬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漢南郡今江陵府有華容縣雲夢澤在荆州麻葛江夏郡志西陵縣有雲夢澤水屯江陵則雲夢澤也史記諸侯朝天子于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代王人代邸諸侯王未戶故曰宋謝玄暉詩黃旗映朱邸王遠楚辭序曰招隱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王晉曰史夏紀江漢朝宗于海注正義曰括地志云江水源出岷山南流至益州即東南流入蜀至瀘州東流

經三峽迤荆州與漢水合漢水源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崦冢山又雲夢上為治注引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平土在水去可為耕作賦之治索隱曰按雲與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連或合稱雲夢耳舊注據左傳云昭王寢于雲中又楚子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各別也韋昭曰雲夢今為縣屬江夏南郡華容今按地理志云江夏有雲杜縣是也漢書傳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入公之徒感慕其德名竭材智者述篇章分其詞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或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其十一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

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齊賢曰晉明帝有七寶鞭瓊筵見上洛陽在北江漢在西南風

起則胡塵掃矣晉書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只遠來士質曰左傳南風不競楚師敗績晉書明帝紀

李詩

卷八

七

帝切而聰哲元帝所寵異數嘗置膝前屬長安使來
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
從日遠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
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
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後人因之謂帝
所為日遠宋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玉璣世頗
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為辯其是否獨其詩自
序云半夜水軍來海陽滿旌旆空名適自娛迫脅上
樓船從賜五百金燕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讀夜
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
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欲其
交遊款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若談笑靜胡沙之句
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寇
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後固未
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璉之
得報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秦於末
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

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蜀稱八月癸巳皇太
子即皇帝位于靈武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

自蜀郡大赦以
蜀郡為南京

胡塵輕拂建章臺聖主西巡蜀道來劍壁門高五千

尺石為樓閣九天開

齊賢曰史記樗里子卒葬于渭南草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

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
其西武庫正直其墓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
二月陷東京明年陷潼關天子西幸祿山遂陷京師
九天言高出九天之上士贊曰三輔故事建章宮在
長安中劍門
事見一卷注

其二